武俠世界

夜鶯計劃 「夜鶯」是什麼？綽號？暗語？不！這是一項令你怎樣也意料不到的驚人行動！



$2.00

887

◀編 後 話▶

馬雲先生今期別出心裁，題材另創爲本刋精撰「鐵拐」巨著「夜鶯計劃」，故事內容相當突出，新穎傳奇，驚險緊張，呂偉良三俠等人在旅程中偶然聽到「夜鶯計劃」這句暗語，撲朔迷離，不明其故！但當他們捲入這件事的漩渦中，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這是一件牽涉國際間的驚人陰謀，行動令人咋舌！三俠等人在這事件過程中，出生入死，是他們歷險生涯從未遇過最刺激的一次！

***　　***　　***

「鐵骨冰心」長篇俠情故事接近尾聲，今期情節又起高潮，變生肘腋！寇英傑與郭彩綾重逢後的際遇使你莫測高深，旖旎纏綿，感人肺腑！「風雷堡」情勢緊迫，風起雲湧，一場驚天動地的戰火即將燃起，風雲變色！請留意本故事的精彩賡續發展吧！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是春江萬里情故事之二「連心劍」，這是一部比上篇「桃花劫」更精彩，更詭奇的小說，內容充滿恩仇愛恨，奇情異趣，有綺麗的兒女私情的描寫，更有激烈打鬥的場面，莊諧並重，使你愛不釋卷！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格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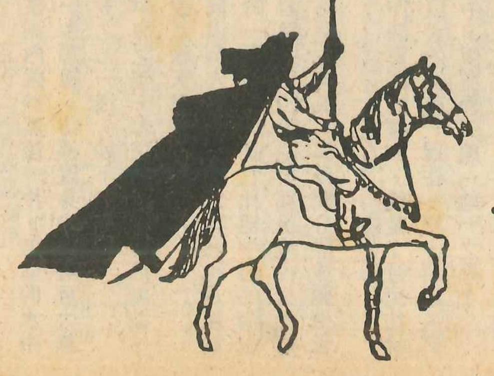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七樓之一　電話：5110086

·定閱價目·
連郵：一年52期NT.$728元　半年26期NT.$364元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8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夜鶯計劃

馬雲·文
盧令·圖

遊魔術島

旅遊業又稱無烟工業。一個懂得利用本地優點去吸引外來遊客的政府，他本身必須有一套完整的計劃。在這方面，意大利政府應該是相當成功的。

除了人所熟悉的羅馬，威尼斯水城之外，呂偉良等三俠現在要遊的，却是比較「冷門」的旅遊勝地！

既屬「冷門」，爲什麼又稱爲「旅遊勝地」？

原來在意大利國外，遊客並不太熟悉

遇怪事情

這個地方；但在意大利國內，由於政府的銳意發展，三俠目前所到的「加比利島」，已變成旅遊勝地！

加比利島位於意大利半島西南，在意大利國內許多宣傳小册子上，稱它爲「魔術島」。呂偉良等三俠也就是給這種宣傳所吸引。

要到加比利島去，得先到一個沿岸小鎭，那小鎭叫蘇蘭杜。

由蘇蘭杜乘渡海輪，大約要經過壹小時左右的水程，才可以窺見加比利島的輪廓。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覺得這裏並無什麼特別的地方。

再航行二十餘分鐘，三俠坐在渡輪上，已可以看見島上的建築物。

那是一些依山而建成的屋宇，就像香港人常見的半山區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就是這種的屋宇沒有香港半山區那麼高。

登上小島之後，三俠開始覺得旅遊社的宣傳有誇大之嫌！

當初他們以爲：既然稱得上魔術島，一定是充滿了神秘的地方，但眼前所見，並無奇特之處，亦無迷幻的感覺！

小島的背面，全屬石山岩穴，削壁之下有個高僅二呎，寬約三呎的岩洞，半浸在水面之上，裏面一片漆黑。若言神秘，也許最神秘就是這個地方了。

果然，負責帶三俠來此旅遊的導遊，安排三俠進入這「奇洞怪穴」一遊！

當地人仕特別製造一種類似獨木舟的小艇，每艘可載客四人，由專人將小舟穿過洞口。

由於那個洞口離水面只有兩英呎高，所以人置小舟上，還得特別小心，進洞穴時，必須將身子伏下，否則好容易「撞崩額頭」。

過了洞口，當然可以抬頭了。但是，奇在何處？

裏面既是一片黑暗，試問又有什麼可觀？事前三俠亦感到懷疑！

但一經入來之後，根本無須嚮導多作介紹，三俠亦已領悟到其中奧妙！

原來這是被壓在小島之下的一個天然岩洞，下面是水——地中海的海水，上面是堅固無比的石——形成這個加比利島的岩石。但是，由於結構奇特，於是奇景就此形成！

首先說這裏的面積約有二萬方呎左右，但進口處只有一個——就是那個三英呎的洞口。因此，即使在日間，坐在小舟之上，進入這兒之後，也是伸手不見五指！

然則，進入此間又有什麼可以一開眼界？

原來洞內雖然黑漆一片，但望向水中，却是一片翠綠，彷彿置身於一塊巨大無比的翠玉之上一樣，妙不可言！

地中海之美，本來就美在碧海無波，水平如鏡這種天然環境裏。

眼前這洞穴之內的海水雖然也是屬於地中海的一部份，但是它比地中海的海水更靜，因爲這兒四周絕大部份均由天然岩石造成圓型的屏風，與外間分隔成兩個世界。

要作個更好的譬如，就是：這兒彷彿被一隻巨大的「碗」罩住一樣，所以人們置身其中，便有昏天黑「地」之感！

但是「光」與「空氣」又從何而來。

「光」是由水底另幾處洞口透入的，「空氣」則由進口處透入。

由於淺水以下的其他洞口有光射入，在海水中造成折射。所以水底有光，水面無光，於是人坐小舟上，伸手不見五指，但俯首下視，則見碧光泛濫，有如置身一塊巨型翠玉之上一樣。確是美妙得很，另有一番感受！

洞內，這時也有其他幾艘小舟在內，但彼此只是「僅聞其聲，不見其人」，有的也只是憑水中碧光依稀可見人影而已！

旅遊社所以大事宣傳這是「魔術島」，道理可能就在這奇妙的水洞中。

三俠正欣賞着洞中奇景，划舟的人却在引吭高歌。

歌聲在洞中造成回音，在聽覺上又產生了一種奇妙的感覺！

突然間，阿生却留意到兩個男子的談話聲，這陣談話聲似乎來自不及數尺處，顯然屬於另一艘小舟之上的人。

由於洞內一片黑暗，划舟的人又在唱歌，所以對方根本可能不知道阿生等人離他們不遠。

其中一人道：「夜鶯計劃如何？」

「準備好了！」另一人道。

「有問題嗎？」

「相信不會吧！」

「什麼時候開始？」

「七月十一日正午十二時。」

「集合地點呢？」

「……」另一名男子的答話竟然被划舟人的歌聲掩蓋住了。

阿生拚命集中精神聆聽，但無法可以再聽到一些什麼。

看來對方已將小舟划開，洞內只可以聽到一些回聲——划舟人信口唱出的歌聲的回聲。

阿生當時心裏在想：「這兩個男子是什麼身份？他們剛才所談的，又是一些什麼計劃？」

「夜鶯計劃」，這是什麼名詞？暗語麼，還是一項行動？

七月十一日正午十二時——這是阿生唯一最清楚的時間。

但是，地點呢？

如果「夜鶯計劃」是一項驚人行動，那麼，對方兩個人的身份，可能是：一個是傳遞訊息的，另一個是負責行動的。

總之，阿生一時之間，無法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滿意的結論。

阿生忽然對呂林二人道：「我看我們還是走吧。」

林愛莉正俯首注視水中奇景，聽阿生說要走，自然覺得奇怪？

甚至負責帶他們到這兒來遊覽的人，也說道：「我們剛剛才進來，怎麼這樣快就走。」

阿生可以直接對呂林二人解釋他的想法，却不能對嚮導說出他自己的身份。

其實，阿生只不過想及時趕到洞口守住，看看剛才那兩個「神秘人物」是誰而已！

但回心一想：這亦未必有用。

一則洞內雖然一片黑暗，但從水影中黑影幢幢這一點忖測，最少亦有數艘小舟在此遊覽，而這等小舟未必在同一時間離開這裏。

二則即使他們遲早必須離開這裏，經由洞口出去，但剛才阿生「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又如何分辨出他們是誰？

三則阿生再望向唯一的洞口，現在這時候仍不斷有載住遊客的小舟又出又入，試問又如何查知對方的身份？

阿生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呂偉良也插

咀道：「是的，這裏也沒有什麼可看，我們還是早些出去，吃了午餐，再去別處看看！」

於是嚮導叫划舟的人把小舟划出去！

林愛莉再也沒有意見。

事實上眼前奇景十分單調，水中一片碧綠，像一塊巨大的「透明翠玉」，這就是每個遊客前所見到的了。

阿生雖然明知出了洞口也無濟於事，他根本無可能查到剛才那二人是誰。剛才那二名提及「夜鶯計劃」的人，可能已經先他們出了洞口，也可能還有一段長時期留在這黑暗的洞中。

想到「他們」可能仍留在這洞中，阿生頗後悔剛才自己的提議！

但是，阿生又豈可出乎爾反乎爾？

阿生所以在刹那之間想留下來，是希望在洞內漫遊過程之中，再有機緣「聽到」二人的談話聲，儘管阿生依然看不見對方是誰，却認得不久之前才聽過的聲音。

可是，划艇的人已開始回航！

當小舟出了洞口，各人彷彿又從黑夜中走向了白晝。

這情形有點像我們日間由電影院內走出來，眼部的神經有點兒不習慣！

阿生四下裏注視，目的自然亦只有一個，就是希望看見有一艘只坐了兩至三個人的小舟。

他所以有這種想法，是由於那二名神秘男子所談的，既然是一項秘密，自然不可能有第三者在場，即使有第三者，他也只可能是負責划舟的人。

但划舟的人通常都是一邊划舟，一邊唱歌娛賓，藉此在洞內製造「回音」，讓遊客們一新耳目。所以很少理會小舟上的人的交談。

因此，阿生首先注意的，就是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內在洞口出入的小舟上的人，尤其是只坐了兩至三個人的小舟！

豈料阿生眼前所見，差不多全是只坐了兩至三個人的小舟。

由於小舟船身太小，根本不可能再坐上更多的人，像三俠現在這樣，連嚮導和划舟的人在內，共坐了五個人的，少之又少！

阿生既失望又迷惑！

唯一能知阿生心裏事的，相信亦只有一個，他就是呂偉艮！

原來剛才呂偉艮同意阿生的提議——離開那黑暗的怪洞，就是知道像阿生如此好奇的人，不可能突然之間嚷着要走的。

因此，當小舟出了洞口之後，呂偉艮就利用他們師徒二人才聽得懂的方言去問阿生：「你是否又發現了什麼？」

阿生從實說了。

呂偉艮聽了也覺得奇怪？

他怔怔地說：「七月十一日，距離現在還有……十天而已！」

「是的，夜鶯計劃到底又是什麼意思？」阿生沉吟道。

林愛莉這時也注意到了，就只有嚮導與划舟的意大利人聽不懂。

林愛莉道：「別自尋煩惱吧，可能又是一宗無關重要的閒事。」

阿生不以爲然，這件事大有可能是一宗陰謀，只是，一時之間他實在想不通而已！

× × ×

午餐時份，阿生食而不知其味。

呂偉艮看見他一直呆怔怔地想，不禁問道：「你仍在分析『夜鶯計劃』？」

「是的。」阿生直言道：「此事必與一項大陰謀有關！」

「何以見得？」呂偉艮一邊食，一邊問阿生。

阿生分析道：「第一，『夜鶯計劃』必然是一項行動，否則不會約好什麼時間開始。第二，若非大計劃，何必選擇這地點交代？傳遞訊息的人，顯然表現得一派小心。第三，最後被問及集合地點，這表示這項行動，必然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可能有許多人參加，否則，何必預約集合地點？」

「然則，你打算報告巴黎總部麼？」呂偉艮又問。

「我正這樣想！」阿生道。

林愛莉插咀說：「我說你簡直是自尋煩惱！」

「我以爲阿生未必捕風捉影，」呂偉艮道，「這件事看來確實有點古怪！」

「事情發生在十日之後，屆時便可分曉，」阿生道，「如果我置諸不理，只怕會後悔！」

林愛莉道：「如果你以此向巴黎總部報告，相信他們一定以爲你神經可能有毛病！」

「但我仍會堅持成見，」阿生頑固地說：「像我這種人，向來習慣了敏感。第六感覺在暗示我，此事非同小可！」

林愛莉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呂偉艮知道阿生不會無中生有，所以始終站在他這一方面。

午膳後，三俠依照嚮導早已爲他們安排好的秩序，登山觀光。

他們首先由嚮導以小型汽車，送上山腰！

香港人如果有機會到過台灣旅遊的，一定對「橫貫公路」的沿途風光難以忘懷！尤其是那一段臨崖建築的單程路，人坐車子上，俯首望崖下，彷彿置身於雲霧之間。

如果未到過台灣的，倒也不妨到大嶼山一遊。當乘坐巴士登上昂平寶蓮寺的時候，俯首下望，仍覺刺激非常！

現在三俠由車窗下望，只見崖下怪石嶙峋，烟水凄迷，景色雖然奇麗萬狀，但膽小的總是難免會感到脚軟！

這麼狹窄的山道，實在也只可以讓較小型的汽車通過，而且還要由駕駛技術一流的司機控制，否則後果堪虞！

車子停下之後，各人改坐「吊椅」登上最高的山峯去。

吊椅不大，每張僅坐一人，由山腰到山頂的鐵索懸空而上。

吊椅離地僅丈許，而且速度十分緩慢，置身其中，新奇而不驚險，倒也刺激！

阿生因爲念念不忘「夜鶯計劃」之謎，所以眼前出現的每一個旅客，他都以懷疑的目光注視着對方，想像到對方可能就是黑洞中談及「夜鶯計劃」的人。

「夜鶯計劃」由七月十一日正午十二時開始——這謎一樣的對話一直困擾着阿

生，他無法可以想像出此事的眞正答案。

直至到返抵旅店時，阿生仍然神經質地留心着每一個旅客的一舉一動。

翌日，各人乘渡輪回程，阿生在小輪之上，留意到兩個男子在一角喁喁細語，由於距離關係，阿生不可能聽到對方說些什麼。當然，他更不能無緣無故地靠近對方。

小輪泊岸了。

阿生留心着那兩個人的一舉一動。林愛莉却注意到阿生的神態，心裏不免在想：這小子太過煩惱自尋！

在蘇蘭杜鎭的小輪碼頭上，阿生故意墮得較後，目的自然在監視二個可疑人物的動態！

阿生留意到那兩個操英語的男子，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約四十餘歲，像是歐洲人，身邊有個女人，可能是他妻子。

另一個年紀約三十餘歲，却顯得較神秘，架上一副黑色太陽眼鏡。

他們在碼頭上告別。

表面上並無可疑之處，他們像結伴而遊的朋友分手時一樣，揮手告辭。

但是，由於阿生有着一定程度的敏感，因此在常人眼中看似無關重要的事，也變得可疑！

尤其是當那兩個男子告別時說過一句「一星期後再見！」

阿生屈指一算，「一星期後」就是七月八日，與「七月十一日」這關鍵性的日子十分接近，因此，在阿生的想法忖測下，可疑的事情也就變得更加可疑起來！

阿生不知道較年青的男子往何處去，只知道那個年紀較大的，要到羅馬去。

因爲當二個男子告別之時，那個女的加上一句：「羅馬見吧！」

這也等於告訴阿生：他們下次將在羅馬會面。

阿生在胡思亂想中，被林愛莉催促往前走。

原來大家早已上了汽車。

× × ×

三俠按照原來計劃，本來就要經羅馬，然後到北部的威尼斯一遊。

威尼斯是世界聞名的「水都」，尤其是經由荷里活電影宣傳過之後，更加聞名，可惜那兒交通不便，既無國際機場，各國航機也很少經過該處。因此，三俠必須先到羅馬，然後再由羅馬乘火車才可以到達。

由羅馬坐火車須時十多小時。如果不怕危險的話，也可以坐「國內航綫」的老爺飛機到威尼斯隣近的機場去。

然後改乘「水上的士」到威尼斯。

三俠由於對舊式螺旋槳式飛機沒有信心，早已打算乘火車前往，因此他們必須先到羅馬去。

到了羅馬之後，阿生再也忍不住了，立刻掛了一個長途電話到巴黎去。

與阿生通話的，是國際特警隊巴黎總部裏坐第二把交椅的副總監范梅力！

范梅力知道對方是阿生，竟然有點喜出望外地說：「好兄弟，你怎麼知道我們正在到處找你？」

阿生難免感到驚奇：「怎麼？你……你找我？」

「是的，我們只知道你在意大利國境之內旅行，却不知道你們離開米蘭市之後到了何處去，」范梅力道。

阿生說：「我現在羅馬。」

「我曾致電羅馬分部，爲什麼他們沒有你的消息？」范梅力說。

阿生道：「我們只是今天才到達這裏，請問有什麼吩咐？」

「這裏巴黎總部曾接獲羅馬分部一項報告，詳情魯尼隊長會告訴你。」范梅力又在電話中問：「你可知魯尼是誰？」

「羅馬分部的行動隊長，我聽過他的大名，但未見過其人。」阿生道。

「我把他的電話號碼告訴你，你們連絡好之後，自會明白。」范梅力於是對阿生說了一個電話號碼。

阿生記下了，正待追問是怎麼一回事，范梅力却叫他不必多問，因爲在電話中不宜說得太多。

阿生本來想告訴范梅力關於「夜鶯計劃」的事，但范梅力已經把電話掛斷了。

阿生本來想再叫酒店的接綫生將電話接上，但回心一想，正如范梅力剛才所說：電話中不宜講得太多，以免隔牆有耳。

因此，阿生準備與國際特警隊羅馬分部的人連絡好之後，再作道理，如果能够在羅馬分部的秘密辦事處用長途電話與巴黎通話，相信保密的程度可能更爲可靠。

於是下一個電話便接到國際特警隊羅馬秘密辦事處去。

阿生終於找到了魯尼——他是國際特警派駐羅馬的行動隊長。

魯尼雖然未見過阿生，却在內部通訊中知道阿生是個不平凡的特警隊員，所以十分有禮貌地，與阿生約好如何會面。

魯尼既然在總部出版的內部刋物中見過阿生的照片，所以他來酒店找阿生總比較方便得多。

阿生剛放下電話，就有人叩門。

阿生開門，進來的是他師父呂偉艮。

呂偉艮問阿生：「你已向巴黎總部報告過魔術島的奇遇麼？」

「還沒有說出來，總部已有新任務派來。」阿生聳聳肩，把手一攤，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但是，那口氣還未嘆完，林愛莉又接踵而來。

她說：「我們決定暫時不去威尼斯，先在這裏玩兩三天，你怎麼樣？」

阿生瞥了他師父一眼，苦笑道：「給你猜對了，愛莉姐，我是自尋煩惱！」

「怎麼？」林愛莉把眼睛睜得大大的，「果然有麻煩？」

「是的，總部有新任務！」阿生道：「不是魔術島那件事。」

「你可知道是什麼事？」林愛莉問。

「我不知道。」阿生說，「羅馬分部就快會派人來了。」

「反正我們想留下來玩幾天再說，你用心執行你的新任務再說吧！」呂偉艮安慰着阿生。

三俠就是這樣喜歡自由自在的人，他們不喜歡受到太多的限制，所以，他們的旅程也是由他們自己安排的，隨時可以更改。

以前他們也遊過羅馬，但有太多好去

處至今尚未去過。

這次林愛莉適逢其會，打算留下來仔細觀光一下，尤其是那些街頭噴泉。

遊美國只可以看到二十世紀的文明，要看古蹟一定要到羅馬。

因爲美國只有二百年歷史，根本沒有什麼古蹟供欣賞！

但羅馬可不同了，只要信步走過街頭，眼前盡是古代遺蹟。

別的不說，單是那些石雕像就夠大開眼界。

石像噴泉林林總總，雕功細緻，刻畫入微，全是古代藝術家的心血結晶！

石像噴泉幾乎每一條街頭巷尾都可以見到，甚至可以利用它來辨別每一條街道，而無須記唸不上口的街名。

其中自然以「特來噴泉」最多人「欣賞」，這可能與荷里活電影的宣傳有關。

在荷里活電影「羅馬之戀」一片中，正是以「特來噴泉」爲外景。一經渲染，外國遊客到羅馬，幾乎都以此作爲必遊之地！據說這也是一個「許願之泉」，只要投下三枚硬幣，閉目虔誠地許下一個願，一定可以心想事成云！

於是「特來噴泉」竟然變成一座「老虎角子機，」每天都有不少遊客到這兒來許願，把一枚枚的硬幣自動「進貢」！

其實，這情形在意大利人看來都是相當可笑的，遊客不但太過迷信也太幼稚！

但無論如何，每年意大利政府就是靠這些古蹟，賺入數以億計的外匯！

事實上，除非遊客對古蹟沒有興趣，否則一定非到意大利不可。

意大利除了羅馬城之外，還有龐貝城，威尼斯等，都值得一遊。

回頭再說呂偉艮等三俠，他們本來只安排旅遊數國，但想不到越遊越感到興趣濃厚，原來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的地方，這麼奇怪的事物，都是非看不可的。

現在阿生決心留下來等一名國際特警隊長到訪。

呂林夫婦二人也明白阿生這青年人的性格，他喜歡做的事，做起來份外有勁，何況這又是阿生的「工作範圍」呢！

因此，他們希望阿生能一邊旅遊觀光，一邊爲國際特警隊貢獻出他的智慧，爲人類社會盡一份力量！

三俠談話間，又有人敲門。

阿生前往應門，進來的，是兩名歐洲人。

他們都各自持有由國際特警組織巴黎總部簽發的證件。其中年約三十餘歲的一個，就是與阿生通過電話的魯尼隊長。

另一個較年青的叫包靈，是魯尼的助手。他們同屬羅馬辦事處的特警人員。

魯尼自稱在國際特警組織內部發行的刋物中，見過三俠的介紹文章與圖片，所以他認識三俠，尤其尊敬呂偉艮。

雙方寒暄一番之後，呂林夫婦二人正待退出，好讓阿生與魯尼談他們的工作之際，魯尼突然把呂林二人留下來。

魯尼說道：「我本來已將此事向總部報告，目的是要求他們派人來協助偵查這件事的眞相，但現在總部既然指示我與你們連絡，我知道你們三位也是向來合作慣了的。既然你們是三位一體，兩位又何必匆匆告辭呢？」

呂偉艮聽到魯尼這麼說，也只好暫時留下來。

魯尼於是開始描述羅馬分部發現的那件「怪事」！

原來國際特警組織羅馬分部的人，曾於數日前無意中截獲一項無綫電密碼。

如所周知，國際特警隊的成立，主要是愛好自由的國家，爲了對付世界性罪惡而設立的一個國際保安組織。

因此，各地的國際特警隊，他們的辦事處都是秘而不宣的；一切工作也是保密的。

而截查無綫電通訊，正是國際特警隊的秘密工作之一。

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環境四周空間，每一分每一秒，都有無綫電波來來往往，只是我們如果沒有儀器，根本就感覺不到而已！

例如收音機，就是「儀器」之一。

只要你把收音機上的指示器較準，自然可以收到各大電台的廣播。

不過，電台的廣播都是公開的；天空中無數的電波之中，有許許多多非我們所能理解的。有些更加須要十分周密的精細儀器，才可以將此等電波截獲，然後加以分析！

國際特警隊羅馬分部的無綫電專業人員，日前所截獲的一項無綫電報，就可能是一個國際犯罪組織的秘密通訊！

根據魯尼隊長分析，此等電報所用的密碼絕非一般商用密碼，而是一項「須經專家細心分析，然後始可譯出」的密碼。

例如我們打電報到外地，可以到電報局去。那就是商用密碼。

但是，世界上各國所用的密碼，多到難以勝數！因此就有所謂「密碼專家」。

他們會根據各種資料，判定密碼的內容以及性質等等。

好像有些間諜用的密碼，往往令到「專家」們亦爲之一頭霧水！

但在國際特警隊裏面，這批密碼專家全是一流人才！他們掌握豐富的資料與經驗，每天二十四小時不停的截查，分析各地的無綫電通訊。

日前羅馬分部所截獲的一連串無綫電密碼，顯示出一項陰謀正在進行中。

所謂「密碼」，顧名思義，自然是秘密的；一經被人偵悉，便無秘密可言。

但除商用電報密碼之外，很少有人將其他密碼公開。

即使甲國截得乙國間諜的密碼，爲了以後繼續偵查得更多資料，也只是「佯作不知」。但是，假如乙國懷疑該組密碼已被敵方偵悉，他們亦會立即改用另一組不同的密碼。

日前國際特警隊截獲的密碼，經專家分析後，認爲絕不簡單！

該種密碼第一次被截獲時，專家立即進行分析研究，發覺原文如下：——

「禿鷹已歸來！」

第二次截獲時，譯出的原文則是：「小松鼠病倒了！」

第三次：「夜鶯必須加緊進行！」

阿生聽到這裏，立刻像觸電似的，呆了一陣！

呂林二人自然更加明白阿生的意思，但三俠都沒有阻止昆尼說下去！

魯尼繼續說道：「第四次截獲的，原文是：『夜鶯將於七月十一日正午十二時起飛！』……」

「又是七月十一日十二時？」阿生再也忍不住衝口而出。

魯尼和他的助手都怔了一怔！他們實在想不到阿生有此反應。

阿生未說出「魔術島」的奇事，先問道：「你們肯定這些代號沒有譯錯吧？」

「當然不可能錯。」魯尼說：「凡是給我們截獲的密碼，都經專家小心分析，以辨別它的性質屬於那一類。尤其是新發現的密碼，我們份外留意其動態！」

呂偉艮和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又與阿生互望了一眼。

魯尼也發覺三俠的眼色絕不尋常！

魯尼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可能是巧合，但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件事巧合到這種程度！」阿生於是開始說出魔術島的奇遇。

魯尼聽了也覺得阿生注意到的人，可能與此事有關。

「夜鶯」可能是一種代號，偶然相同是不足爲奇的。

但「七月十一日正午十二時」，這時限沒有理由是「偶然巧合」的。

也就是說：兩者之間「二而爲一」的可能極高。

室內各人呆了半晌，然後他們才開始研究這件事的性質。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本來不打算插手此事的；他們預備遨遊羅馬，一邊等阿生辦妥了公事之後，然後同遊威尼斯水城。

但現在，夫婦二人覺得這種事實在太過耐人尋味，他們亦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了。

「夜鶯計劃」是阿生最早聽到的代名詞，想不到魯尼提及的密碼中，竟然還不止「夜鶯」這一個代號。

還有什麼「禿鷹」、「小松鼠」等等，到底又是代表了一些什麼？

呂林二人決心協助阿生調查此事眞相，魯尼隊長自然表示萬二分歡迎！

由於三俠過去的合作與默契，早已有案可稽，所以，魯尼隊長對他們更加有信心！

但是，這件幾乎就是「無頭公案」，如何着手偵查？

沒有綫索可供參考的案件，相信全世界的警探，都會暫且放下；但是，國際特警隊却非地區性警探，他們習慣了「主動出擊」！

正如魯尼隊長說：「如果我們不及時查出此眞相，七月十一日便有可能發生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慘劇！」

阿生亦有同感，所以他必須在七月十一日之前，了解此事的來龍去脈。例如什麼是「夜鶯計劃」？什麼是「禿鷹」？什麼是「小松鼠」？……等等。

事情越顯得神秘，三俠就越覺得有興趣；他們都是不畏艱難的人，尤其是富有挑戰性的工作，他們都勇於接受。

但是，現在他們如何下手？彷彿狗咬龜一樣，眞的是無從下手。

唯一的綫索，只有：阿生所注意過的兩個神秘人物，將會在七月八日在羅馬重聚！

那麼，這項未知的陰謀，會否在羅馬城內「上演」？

阿生巳將他所見，對魯尼和他的助手說過了。

魯尼道：「唯一對我們有利的，就是你見過那兩個人。」

但林愛莉却說：「除非你肯定在黑洞中說話的正是這兩個人，否則，你甚難確定他們與『夜鶯計劃』有關。」

甚至呂偉艮也說：「是的，許多人分別時，都會順口說後會之期。那二個人說一周後羅馬再見，不能證明他們與此事有關！」

阿生則覺得有一種自信心，覺得那兩個人極有可能就是黑洞中聽過的口音，加上他們在小舟上鬼鬼祟祟地說話的神態，就更加可疑！

不過現在除非見到他們，否則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因爲到羅馬來的人這麼多，如何去逐一查出人家的底子？

再說：那雙可疑的夫婦未必是旅客，他們可能是羅馬人，居住在本市，只到「魔術島」去渡假的。然則，就更加查無可查。

因爲兩處地方同在意國境內，一般來說，在國內旅行，無須作詳細的登記；除非是出國。

出國須有身份證明文件，自然有根有據，所以一切登記亦比較可靠，否則，那一定是僞造的證件。

但在國內旅行，根本無須什麼文件，一切登記自不可靠，即如情侶們到旅店談心，他們在登記册上必塡上「夫婦」。可是，侍役從未限令他們交出結婚證書。

就憑了這個道理，阿生所遇見的人，除非再傳奇性地出現，否則也可能查無可查。

但是，這件事的嚴重性巳經越來越明顯了。對方不但在通訊方面用上罕見的密碼，還在黑洞中秘密傳訊。

凡此種種，都顯示出事件的神秘性，其後果肯定不尋常！

爲了澈底了解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魯尼隊長又邀三俠，到他們的辦事處去一次。

專家們的意見，以及辦事處所存放的資料，希望對此事的偵查大有帮助。所以三俠亦欣然接受魯尼的邀請。

× × ×

三俠與國際特警隊的專家們舉行了一連串的會議！

他們都希望想出一個辦法來，查出「夜鶯計劃」的眞相。

但是，在他們以往的經驗之中，從未遇上過如此棘手的案件！

他們根本無從下手，亦不知道案件所涉及的性質。

三俠只好回到他們居住的酒店去。

時已入黑，三俠希望在靜思中想出一個好辦法來。

因此，當他們回到酒店之後，便各自

回到房中去。

他們在分析：「夜鶯」、「禿鷹」以及「小松鼠」等等代號，到底何所指？

「夜鶯」顯然與「夜鶯計劃」有關。特警隊所截獲的密碼中簡稱「夜鶯」可能只是節省時間與字數。

但「禿鷹」又是什麼？

「禿鷹回來了」，會不會是指一個人？然則這個人必然是十分重要的人物。

阿生躺在床上默默地想。

驀地他自床上跳起來。

他正待衝出房間去，突然有人叩門。進來的是呂偉艮。

「師父，我正要找你。」阿生一看見呂偉艮，就急不及待地說。

呂偉艮也說：「我過來找你，也是想到一些關鍵。」

「什麼關鍵？」

「你還記得那四封密碼電報麼？」

「記得，記得十分清楚。」

「第一封『禿鷹已歸來』，分明是指某一個人。」

「對了，我也正在這麼假想着，此人必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封『小松鼠病倒了』，這是指什麼？」呂偉艮反問阿生。

「小松鼠可能是代表另一個人。」

「是的，而且，這個人一定是與事主有關；不會代表歹徒集團中的人。」

「有個小字，會不會……」

阿生正在沉吟中。

呂偉艮已接續阿生的語氣說了下去：「會不會是代表一個小孩？」

「嗯！」阿生拍腿叫了起來，「對了，我正在這樣想。」

「然則，這可能是一宗驚人的綁票勒索大陰謀！」

阿生道：「然則，他一定是個大富翁，歹徒稱他是『禿鷹』的人；『小松鼠』可能是他的兒女吧？」

「不錯，這想法十分接近，」呂偉艮道，「你快些通知魯尼隊長。」

阿生於是去打電話。

林愛莉這時亦由隣房過來。在此之前她一直與她丈夫討論着這件事，後來作了一個假定然後才過來找阿生。

阿生已用電話通知魯尼到酒店來。

三俠現在開始有些眉目了，他們覺得一個國際綁匪集團正在策劃着一宗綁票勒索的案件。然則，對象是誰？

「要找出對象絕不困難。」呂偉艮的語氣令阿生大感驚奇！

阿生問：「難道你已想到那一個富翁將被綁票？」

「首先我們必須確定：此事將在何處發生？」呂偉艮道。

阿生說：「百份之九十會在本市——羅馬城內發生。」

「那麼，必須本市警方合作，」呂偉艮說，「相信本市警方最了解那一個富翁有被人綁票的資格。」

林愛莉也插嘴道：「是的，他們的兒女之中，萬一有人病倒了，就更加證明我們的想法不會錯。」

阿生忽然又問：「但是，爲什麼一定要選擇七月十一日進行？」

「可能這是一個重要的節日，也可能是歹徒認爲最適當的下手日子。」呂偉艮又說：「這件事看來必須與本市警方合作，然後才可以事半功倍。」

「是的，只有本市警方比較了解羅馬上流社會的情形。」阿生道，「等會兒讓我們跟魯尼隊長商量一下。」

林愛莉道：「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查明白：七月十一日究竟是個什麼日子？假如該日有什麼慶典的話，對象未必限於富翁，大有可能是一個政府首長之類。」

「如果涉及政府首長，大件事了！」阿生說道：「那有可能將我們現在的忖測全部推翻下來。」

呂偉艮也說：「是的，如果『禿鷹』是代表某一名政要，那麼，『夜鶯計劃』未必是一項綁票行動。」

「是暗殺！」林愛莉接着說，「那才是眞正大件事！」

「那麼，『小松鼠』這代號，亦有可能代表一名職業槍手。」阿生道：「所以第三封電報催促加緊進行。」

呂偉艮道：「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在七月十一日以前，查出此事的來龍去脈，然後設法防止它發生。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不久，魯尼帶了助手，一齊再到酒店來！

他們集中在阿生的房間中，三俠把他們的想法說了出來。

魯尼聽了，也覺得三俠的想法有些根據。

但魯尼道：「羅馬警方有許多黑社會份子混在其中，如果通知了他們，只怕打草驚蛇。」

呂偉艮道：「這也沒有辦法，不通知他們，很難查出其中眞相。」

阿生道：「我們只須把高級警官找來，他們應該可靠一些。」

「讓我試試跟他們連絡一下吧！」魯尼道。

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

但是，當魯尼致電找一位警官費里時，他既不在辦公室，亦不在家。

費里警官是魯尼所熟悉的意大利人，他們過去曾合作過。

魯尼仍不想太多人知道此事，理由基於下列各點：——

第一，如果這是一項國際間諜案，意國政府中有不少貪污敗類，很易消息外洩之後，變成打草驚蛇。

第二，在國際特警隊眼中認爲重要的事，地方警局未必重視。

第三，以國際特警隊的工作作風，只有地方性的警方向他們求助，他們很少向地方性的警方求助。

第四，魯尼如果早已準備與羅馬警方合作偵查此事，根本不會向巴黎求助。

但是，魯尼現在既然聽了三俠這麼說，他也只好順從一下他們的意見。不過亦只限於找他相信的一位警官而已！

三俠雖然覺得魯尼有些古怪，但也不會過份責怪他。

他們都知道意大利人的個性，造成意大利各級政府機構之中，有不少官員爲黑社會所收買、利用。

這就是魯尼之所以不敢過份信任羅馬警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世界著名的「黑手黨」，其成員也幾乎淸一色意大利人。

有不少在美國獲得釋放的「黑手黨魁」，已回到他們的家鄉——意大利。

這等罪魁隨時會東山再出，也隨時會幹出一些驚天動地的事情來。

因此，三俠把事情連想到「黑手黨」方面去，亦非絕無根據。

呂偉艮道：「假如事情牽涉及黑手黨，那就更加痳煩了！」

「所以我們更加不能不小心從事，」魯尼說，「據我所知，意國政府機構之內，有不少黑社會份子潛伏；縱然他們不是黑社會，也可能被收買。」

「那麼，你去找你的朋友商量，仍然有用。」呂偉艮道：「因爲如果他把消息洩漏出去，你們可以從截獲的電報中得到一些啓示，這比較目前的形勢總好些。」

魯尼沉思一會兒，道：「是的，要打破這個悶葫蘆，只有這樣。」

他們一直討論到午夜，魯尼才帶着助手離去。他們約好明天早上再連絡。

魯尼走後，三俠仍在仔細商量。

×　×　×

翌日，魯尼帶着助手到酒店來。

呂偉艮道：「找到你的朋友麼？」

「在電話中與他連絡過了。」魯尼道，「我們約好在他辦公室見。」

「他的辦公室？」阿生問，「他的辦公室在何處？」

「當然是警局裏。」魯尼又解釋：「我們在電話中談過了此事之後，他表示警局中存放的資料中，可能會對我們有點用處。」

「什麼資料？」

「就是本市各大富翁的資料。」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終於同意一齊到警局去。

×　×　×

在羅馬警局之內，警方人員顯得很淸閒的樣子。

魯尼隊長帶同三俠等人，根本無須經過任何傳達，已直達費里警官的辦公室。

意大利人往往就是這樣子：愛理不理的神氣！

這一切可以從街上以至辦公室內的工作情形見到。

爲什麼他們會「懶懶閒」的？也許是與「民族個性」有關吧。

費里警官招呼各人在他的辦公室內坐了下來。

不久，一名小厮捧了咖啡入來，可算得「招呼周到」。

費里從檔案中找出一疊文件，對各人道：「這是本市富翁的名單。」

魯尼道：「最近有什麼特別的案件發生麼？」

「沒有。」費里警官道，「但黑手黨已很久未有鬧事。」

呂偉艮担心這位警官的態度，萬一他也被收買，他們將一無所獲。

但是，呂偉艮已將這點預算在內，希望還有時間。

當時只是七月四日，離「夜鶯計劃」的預定日期，還有一星期。

一個星期之內，他們如果還沒有辦法查出眞相，就只有看看七月十二日的早報了。

因爲事情必在七月十一日發生，翌日早報必有刋登此消息。

也許全世界的報紙都有，那麼，這必然是一件大事！

爲了早些查出來龍去脈，三俠已決定不再「保密」。

雖然魯尼爲此而感到有些不高興，還好他也了解三俠的用心艮苦！

費里警官把名單展示，其中包括了快意車廠的董事們在內，足有十多頁。

每一頁最少有十多名非富則貴的人仕的記錄在內。

費里甚至還對魯尼道：「若非你和你朋友的身份特殊，休想看到這份名單。」

「你怕我們對他們不利麼？」魯尼開玩笑地對費里道。

費里說：「事實上這些人之中，有不少曾被綁票，勒索了巨欵。」

「都得手？」阿生好奇地問。

費里面上紅了一陣，道：「那未必盡然，有些富人靜悄悄滿足了綁匪，連我們警方也給他們騙過了！」

三俠心領神會，再也無話可說。

魯尼因爲懂看意文，所以正在細閱那些文件上的記錄。

文件上印有「高度秘密」等字樣，按規矩不准帶出警局去，所以魯尼必須跑到這兒才可以細閱其中內容。

魯尼看完之後，問費里：「有辦法知道那個富翁最近由外地回來麼？」

「不可能。」費里道：「除非他們出國，若在本國旅行，很難查記錄。」

魯尼道：「我以爲你不妨細查一下機場的出入境記錄。」

「太廣泛的調查，必須驚動我的上司。」費里爲難地說：「但你似乎不想太多人知道這件事。」

阿生插咀道：「這件事可能只是我們國際特警隊捕風捉影，根本是杞人憂天而已，所以，我以爲不必過份保密。」

阿生此語一出，登時又令到魯尼有點迷惑！

他們本來談好了必須小心保密，爲什麼阿生會對費里這麼說？

但是，呂林夫婦二人却明白了阿生的眞正用心。

三俠難得之處就在乎合作時互相有默契，許多時候，許多事情，他們根本不必宣諸於口，彼此只須一個眼色，或者一言半語的啓示，對方已盡悉其想法。

費里不知道阿生的用意，聽他這麼說，便道：「既然如此，我可以跟局長談談。只有他才可以澈查羅馬機場的記錄。」

魯尼瞪住阿生，問道：「你不怕打草驚蛇麼？」

「隊長，不必太担心。」阿生說：「這是唯一打破悶局的方法。如果我們能查出那一個富翁剛由外地回來，又再進一步查出誰個富翁的子女最近病倒，此事自有答案。」

呂偉艮和林愛莉既然洞悉阿生心中的想法，也就處之泰然！

呂偉艮還插咀問：「七月十一日是個什麼重要日子？」

「我一時之間也記不起來。」費里沉吟道：「但記憶中……」

他一邊又翻着案頭的日曆，道：「應該是無關重要的。」

呂偉艮道：「七月十一日至今尚有一周，假如在這一周時間內，有任何懷疑，請閣下設法與特警隊連絡。」

「這個當然！」費里道：「魯尼帮過我們警方不少忙，現在他有要求，我們亦必盡力而爲，你放心好了！」

各人最後與費里告別。

離開了警局，魯尼難免會怪責阿生。

他質問阿生：「爲什麼你改變初衷？這件事豈可放棄保密？」

阿生反問道：「你看過了那份名單了麼？」

「是的。」

「看出了一些什麼？」

「我不明白你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懷疑那一個富翁可能被綁架？」

「我怎麼知道？」

阿生道：「所以我們必須放長魚絲，否則如何可以釣到大魚？」

「你懷疑費里？」

「不！目前沒有理由懷疑任何人，但我們也不能太過相信任何人。」阿生說道：「如果你所講屬實，此事必有反應。」

阿生的意思是：如果意大利警方內部有奸細，那麼，此事張揚出去之後，歹徒有可能改變他們的計劃。

萬一歹徒眞的改變了他們的計劃，那麼，他們可能發出「第五封電報」。

但是，魯尼的担心亦非全無理由。他担心此事萬一讓對方知道了之後，歹徒集團可能知道國際特警隊的專家們已查出了他們所用的密碼，那麼，他們又豈會再自投羅網？

但無論如何，一切已成定局。魯尼爲了魯重三俠，也不想再嚕嗦了……！

阿生又說：「現在我們可不能等羅馬警方的進一步消息。」

魯尼問道：「你以爲我們應該怎麼樣做？」

「先到你們辦事處去。」阿生道：「我想再會會密碼專家們。」

魯尼不知道阿生又想如何，但卻沒有理由阻止他的行動。

於是三俠又一次到國際特警隊派駐羅馬的辦事處去。

× × ×

國際特警隊的密碼專家自從上次與三俠會過了面之後，雙方不再感到陌生。

當時正在秘密辦事處內當值的專家只有一人，其他只是助手！

三俠早已從魯尼口中了解到，這裏有五位專家，他們每日當值六小時，一日二十四小時不停在此當值。

每日有四個人輪班值日，另一個人休假。

由於羅馬是個重要的城市，也是國際特警隊的重要收聽站之一，所以這裏的儀器都是十分新式的。

三俠現在會見的專家叫布朗，是個德國人。

國際特警隊既然是個世界性的大機構，自然容納許許多多不同國籍的人才，只要他們志願獻身於和平。

布朗年已半百，但精神很好，看上去只不過四十而已。

阿生問他：「有什麼新發現？」

「是指『夜鶯集團』麼？」布朗反問阿生。

他們無所名之，唯有叫歹徒們爲「夜鶯集團」。

阿生點點頭。

布朗道：「沒有，他們僅先後發出了四封電報，未見有第五封。」

「電報來自何處？」

「可能來自科西嘉島。」

「那是法國屬地。」作爲國際特警隊員的阿生，自然明白世界地理。

「是的，但由於通訊時間太短促，很難有進一步發現。」布朗的意思是：他們很難查出更詳細的發報地點。

三俠覺得此行又是白費。

他們與布朗談了很久，依舊是一無所獲。

魯尼已在他的辦公室內，調動了一批特警隊員主動出擊——到有關方面查察當地一些富翁的動態！

魯尼的企圖十分明顯：只要某富翁最近由外地回到羅馬來，而他家中可能又有小孩病倒了，就與他們的假設相符。

過去有過無數的例子，不少大案就是在一連串的假設中被破獲的。

阿生看見魯尼忙作一團，也十分欣賞他的工作態度。

事實上，這件事也是魯尼等人主動的向巴黎總部提出報告的。

呂偉艮等着要跟魯尼告別，但魯尼正吩咐工作給他的手下們。

因此，三俠現在只好獃在一旁。

呂偉艮低語阿生：「我們必須自己再想想辦法，等下去未必有用。」

「是的，時間越來越短了。」林愛莉也說：「說不定七月十一日是世界大戰降臨之期！」

阿生道：「目前我們要把偵查的範圍縮小，但在未有任何頭緒之前，如何可以把偵查範圍縮得更小。」

呂偉艮本來不想在第三者面前故意與阿生唱反調。

但是，目前這「第三者」既然是林愛莉，他覺得無妨。

因此呂偉艮道：「阿生，我覺得目前不但不能將偵查範圍縮小反而要擴大。」

阿生怔了一怔：「爲什麼？」

「因爲我再想深一層，覺得『夜鶯計劃』不可能如此簡單。」呂偉艮道：「試想想，匪徒如果要綁架一名富翁，何必用電報到處傳訊息？這必然是項大陰謀。」

「政治陰謀？」阿生吃驚地瞪住呂偉艮。

呂偉艮道：「目前還無法可以肯定，但既然有此想法，我們必須將偵查範圍推得更加廣泛一些。」

阿生雖然在國際特警隊伍內享有盛名，但他之有今日這成就，完全多得他師父的教導，有了基礎之後，再接受一連串的

訓練，然後才可以事半功倍。

因此，阿生對別人可能未必口服心服，但對呂偉艮卻例外。

甚至目前亦在場的林愛莉，他們之間亦常常發生口角。

林愛莉雖然比阿生年紀稍大，但兩人同是一派孩子氣。

他們已不止一次地，爲了某些問題吵鬧得面紅耳赤！

呂偉艮了解自己愛徒的個性，也曉得他至今已長大成人了。所以往往在第三者面前，不會跟阿生唱反調。

但眼前林愛莉既是自己人，又是自小見到阿生大的，自然例外。

等到魯尼與手下們交代完了之後，呂偉艮才對他說：「剛才我們談過了，可否將調查範圍推廣一些？」

「你的意思是——」魯尼的反應很快，「是否担心到它牽涉到一些國際問題上面去？」

「是的。」呂偉艮道：「所以，我希望你注意一下那些各國派到羅馬的外交人員。」

「嗯！」魯尼沉吟道：「其實這件事在未查明眞相之前，任何一種可能性都存在。除非綁票，暗殺之外，也可能涉及販毒，走私等等。」

呂偉艮道：「根據阿生在黑洞內無意中聽到的對話，再加上四次截獲的電報分析，我以爲涉及綁票與政治暗殺的成份比較高。」

阿生也說：「如此大陣仗的暗殺，肯定是非同小可！」

林愛莉道：「如果一旦意大利現政府被推翻，後果又如何？」

魯尼毫不考慮地說：「自由世界又弱了一環！」

呂偉艮道：「所以站在你們的立場，必須向這方面着手調查。」

「是的，如果涉及意國現政府危機，我們更加非小心處理不可！」魯尼又說：「只要有此可能，我們也得以第一時間先通知巴黎總部。」

阿生說：「目前未知事情眞相如何，必須先行收集資料，可否找一份外國派駐羅馬使節的名單？」

「可以的。」魯尼說，「同樣可以向警方正式討來。」

呂偉艮道：「我們要一份更詳細的，包括每個外交人員的家屬近況。」

「你的用意是——」魯尼眨眨眼，在思索呂偉艮的眞正用心。

呂偉艮道：「萬一在某人的家中有人病倒，『小松鼠』之謎大概就有了一些頭緒。當然，這亦有可能只是一名職業槍手的代號。比如說：他們準備聘用『小松鼠』負責是項行動，但該殺手突然病倒了。不過，我以爲這可能性不大！」

「爲什麼？」魯尼所以這樣問，是由於他們之間早已討論過這問題。

較早時，他們都認爲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呂偉艮解釋他爲什麼忽然會有這種想法：「如果我們再想深一層，假如『小松鼠』是一名負責暗殺的殺手，萬一他病倒了，『夜鶯計劃』又豈可『加緊進行』？所以，我覺得此事必與殺手無關。」

但是魯尼也有另一個不同的見解。

他說：「第三封被截獲的電文中提及的『小松鼠病倒了』，會不會是『某殺手已報到』的意思？」

呂偉艮道：「既然他們有一套密碼通訊的方式，相信除了代號之外，已無須再作其他轉彎抹角。」

阿生也說：「是的，他們用密碼連系，目的是掩人耳目，再用上代號，已顯得格外小心，如果再用字眼代替，似乎不合情理。例如日期時間，我以爲不可能是假的。」

「那麼，我就照二位的意思去做吧。」魯尼暗示他已同意了師徒二人的意見。

於是，魯尼隊長立刻又與當地警方——羅馬警局連絡，要求他們循正常手續，把一份駐當地的外交官員名單的副本，送到特警辦事處來。

神秘密碼　奇異代號

轉眼又到了七月十日。

這是一個關鍵性的日子，距離「七月十一日十二時」尚有不足三十小時。

但是，國際特警隊和羅馬警方的一切努力等於白費。

三俠只可以從旁提供意見，如果在這陌生的地方要他們自己動手去查，亦未必可以得心應手的。

魯尼的特警隊員們，根據當地警方的提供，已對一些外交人員作了一連串的調查，但所得的結果卻十分意外。

根據他們的忖測，假定某一名外交官被代號爲「禿鷹」的話，那麼「小松鼠」就有可能是其家中成員或兒女。

三俠又忖測，歹徒萬一要綁架，外交官的兒女有可能是目的物之一。那麼，只須查出誰個外交官的兒女病倒，就會知道此人必是歹徒動腦筋的對象了。

但是，魯尼和他手下所查得的結果，就是最少有四個外交官的子女們正在臥病中。因爲天氣不正常的影响，羅馬不少人都正在服藥看醫生，外交官和他們的子女也都是人，病了又有什麼出奇？

三俠聽了確實有點啼笑皆非！

他們呆在魯尼的辦公室，瞪住壁上的電鐘發獃！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這三個足智多謀的俠士竟然一籌莫展！

爲什麼如此緊張了？

也許根本就沒任何重大的事情發生。

但是，巴黎總部和羅馬警方也感到事態有點不尋常！

那並非由於阿生在黑洞中無意間聽到那兩個人的對話，而是由於密碼電報中的啓示。一切顯得太不尋常！

阿生道：「我們還在等什麼？」

「我也不知道！」林愛莉忽然覺得自己非常之愚蠢！

呂偉艮喃喃地說道：「如果明天——七月十一日有事發生，現在是前夕了，對不？」

阿生不明白他師父的意見，只點一點頭！

呂偉艮又說：「他們——歹徒集團爲

什麼要用電報密碼召來各方精英參加他們這項行動？」

阿生答：「因爲他們的人事前分散在各地。」

「最後應集中在何處？」

「極可能在這裏——羅馬。」

「那麼，今天是前夕，人也該到齊了。」呂偉良道：「現在他們可能正在商量行事的步驟，對嗎？」

「是的。」

「如果羅馬警探消息靈通的話，綫人們現在已經發生了一定的作用。」

聶尼坐在室內，一直不作聲，聽着三俠的談話。

這時候他忍不住說：「我剛與他們談過，警方全無消息。」

「所以我有更多的理由，相信事情可能會發生在一些外交家的身上。」呂偉良順手拈起一張副本。

副本上所印，全是外國派在羅馬的外交人員名單。

連日以來，國際特警隊員包括阿生與呂林二人在內，對此等人員的名字，早已耳熟能詳，因爲他們已分頭調查過各人。

他們發覺最少有五個外交官在近半個月以來，先後到羅馬以外的地區旅行，或者回國述職。

因此，如果他們是歹徒口中的「禿鷹」，最少就發生「目標糊塗」的毛病！

爲此羅馬警方已開始在教廷和銀行界這兩方面展開戒備。

羅馬警方非常担心，歹徒的行事目標可能在教廷，更大的可能是銀行方面。

三俠不反對羅馬警方的想法，反正在揭盅之前，沒有人知道事情如何發生，以及在何處發生。

也就是說，任何一種可能性存在的機會都是有的。

羅馬警方同時也在綫人方面着手調查，偵查一些可疑的綫索。

全世界一流警探也無法擺脫「綫人」的協助，羅馬警探更加有更大的百份比是依賴綫人破案的。

但是，「重金」徵求之下，綫人仍無任何頭緒。

呂偉良等三俠一直注視着每天的發展，當他們曉得綫人沒有任何消息之後，更加担心這是一宗國際陰謀！

因爲只有國際性的陰謀，然後才可以避過警方綫人的耳目。

現在，事情已經到了最後攤牌的階段了。

呂偉良忽然問昆尼：「美國大使館方面的保安措施如何？」

聶尼會意地說：「你担心歹徒的對象是美國大使？」

「有可能的，他們樹敵最多。」呂偉良道：「有時受他們援助的國家也在憎恨他們，眞是難明！」

聶尼道：「羅馬警方已加强每一間大使館的安全措施。」

阿生道：「據我所知，美國人自己也非常之小心！」

林愛莉道：「可不知警方有沒有通知各大使館人員，叫他們自己小心？」

「這些日子以來，刼持大使館人員的事不斷發生，相信不必通知，他們亦會小心防範！」聶尼道。

阿生道：「除了美國之外，你以爲還有那一國大使處於危險地位？」

「蘇聯。」聶尼順口說了。

「是的。」阿生道：「他們館內的情況又如何？」

「天曉得！」昆尼聳聳肩，「蘇聯人最不合作。」

聶尼一名助手插咀道：「根據警方說：蘇聯人甚至不答任何問題。例如警方偵查館內有沒有人病倒，他們也不答。」

「美國呢？」阿生問。

助手指指副本：「美國人較大方，大使甚至直接在電話中答覆每一個問題。」

呂偉良看看副本，也說：「是的，這裏有詳細記載。」

副本上寫下警方與特警隊人員的聯合調查結果。

美國大使館的情形如下：——

美國大使最近由華盛頓述職回來。回到羅馬的日期是七月二日。

國際特警隊密碼專家截得的第一封密碼電報也在同一日。

那封電報：「禿鷹已歸來」，當然有可能是報導美大使的行踪。

但副本上另一項來自機場的記錄，蘇聯大使也在同一日下午回到羅馬。

而英國大使則於前一日，由法國尼斯渡假歸來。

所以，如果「禿鷹」是美大使，亦有可能是英蘇二國大使。

更奇的是英美二國大使館內，均有人病倒了！

只有蘇聯大使館內情形不詳，因爲他們館內有醫生，警方根本亦無從查出其中眞相。

舉世大使館同樣享有外交特權，警方縱然有一千一萬個理由，亦不可能入內調查。警方萬一得不到對方的合作，只有派人在館外四周戒備而已。

此外就是通知他們可能有不幸事情發生。

但英美兩國大使館館內人員十分合作，當大使明白了國際特警隊與羅馬警方的眞正用意之後，便將館中各人的情況據實報告。

因此，特警隊知道二國大使館中都有人病倒，目前均正在看醫生，服藥。

如果「小松鼠」是某一國大使的家人，到底是指其妻還是其子？

因爲美國大使的女兒病倒了，英國大使的妻子亦病倒。此外還有一些大使館中人亦因時疫而臥病床上。

國際特警隊與羅馬警方人員亦因此給弄得腦筋糊塗起來！

呂偉良忽然又問昆尼：「有沒有跟各大使館的人談過，七月十一是個什麼日子？或者將會有些什麼活動？」

聶尼道：「有是有的，但他們都表示該日沒有特別活動。」

阿生道：「據我所知，百份之九十以上的外交人員，他們的活動都是奉命保密的，因此，他們的說話絕不可靠。」

聶尼點頭道：「是的，所以我們只能在道義上通知他們小心戒備，却不能做得更多！」

室內又再度回復了沉寂。

三俠在沉寂中思索！

這班人似乎一籌莫展，而時間却在無情的靜寂中溜掉！

明天！明天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

也許明天根本就沒有什麼重大的事件發生，也許明天是一個極其平凡的日子。

但是，國際特警隊和羅馬警方已盡其所能，向有關方面作出警告。

他們包括各國大使館，富有的商人以及意大利政客。

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道：「如果大使館是目標之一，他們是否可以避免有事發生？」

聶尼道：「照計他們已知道了歹徒行事的時間，應該可以避過的。」

呂偉良又問：「那麼，有甚麼事情是不可以避免的？」

「例如大使由他的寓所到他辦公的大使館中去。」聶尼忽然又說：「難道有人要綁架某國大使？然則，目的何在？」

「目的當然在於政治。」呂偉良又沉吟道，「假如對象是美國，情形會變得更複雜！」

阿生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問聶尼道：「有沒有通知酒店？」

「爲何要通知酒店？」聶尼惘然問。

阿生道：「我知道有許多大酒店都有他們自己的保險庫。專爲旅客存放一些十分貴重物件而設。」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反應也快，他們想起了一些酒店的保險庫是定時開啓的，立刻就道：「對了，只有酒店的保險庫才是定時開啓的，快些通知警方。」

聶尼一邊叫助手致電羅馬警方，一邊說道：「我們已先後通知銀行界，商業鉅子，大使館等等，就是疏忽了酒店。」

電話接通了。

聶尼接過了聽筒，對方是費里警官。

費里警官已奉派專責處理這件事，他的上司自然是由於他過去有過與聶尼合作的記錄所致。

費里警官在電話中了解聶尼的意思之後，說道：「這裏有好幾間高級酒店，他們都設有代客儲存貴重物件的保險庫。」

「你有他們的名單麼？」聶尼問。

「有的。」費里道，「但我須要一些時間在檔案中找出。」

「好極了！」聶尼又問：「在你記憶中，有那一間有此設備？」

「希臘愛神酒店是無須再查的，我記得，他們有定時開關的保險庫。」費里警官說道。

「那麼，我們就由那裏開始吧，」聶尼道，「爲省時起見，我們將在希臘愛神大酒店會見你，你把其他名單帶來。」

費里只答應了一句，電話就掛斷了。

× × ×

希臘愛神大酒店是一間頗具規模的大酒店，東主是一名希臘船業鉅子。

這裏有一間保險庫，他們爲安全計，規定每日只能在某一時間開啓一次；不能早過那時間，也不能遲過那時間。

因爲酒店一日二十四小時均有客人住，正如機場一樣，有飛機到達，他們就要接待旅客們。因此，如果不加以限制，又隨時可以開關的話，當高級負責人不在現場時，就會出毛病！

聶尼和三俠看過了由費里警官帶來的一份名單。

名單上總有五間酒店設有爲貴客收藏貴重物品的保險庫。

眼前這一間——希臘愛神大酒店，便是其中之一。

根據名單上所示，這間「希臘愛神」與另一間棕樹大酒店的保險庫，都是規定在正午十二時開啓的。

「正午十二時」——這與國際特警隊截獲的電文中，最後一段相符。

第四封電文是：「夜鶯將於七月十一日正午十二時起飛」。

另一方面，阿生無意中聽到的一段黑洞中的對話，那二名不知名的神秘男子也有提及到「七月十一日正午十二時」這時間。

國際特警隊與羅馬警方連日來不斷地研究，他們不但相信這兩件事絕非巧合，更加相信這是個關鍵性的時刻！

現在既然有兩家大酒店的保險庫均規定每日十二時開啓一次，會不會目標即在於此？

呂偉良等人經過了一番研究之後，認爲這個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

他們正在詢問，調查中，不經不覺又到了當日的「正午十二時」，因此他們因利乘便，有機會一睹希臘愛神大酒店的開關保險庫時的情形。

每天這個時間，大堂近地牢處，都有一隊荷槍實彈的保安人員。

他們在警戒中，注視着酒店職員將旅客的貴重物件搬出搬入。

一名經理級的高級負責人，將保險庫大門鎖上了之後，又要明天中午然後才再開啓一次。

當然，凡是託存貴重物件於保險庫的旅客，都獲得通知，假如過了規定時間，他們又必須再等一日。

三俠覺得：目前的情況是很特別的，主要是由於罪案還未發生，因此他們不可能調查旅客要求代存的物品是否貴重。

有些人很奇怪，未必一定是非常貴重的物品才要求酒店方面代爲保存。例如一箱很普通的衣物，暫時無須應用，他們亦有可能煞有介事地，要求代存。

三俠忽然又覺得有些「離題萬丈」，酒店的保險庫雖然定時開關，但未必是目標之一！他們不該把視綫集中於此。

但是，到底歹徒的目標何在？他們的視綫應該放在那一方面？

三俠有些不知所措！

最後，他們與羅馬警方取得了默契，就是設下了無綫電通訊中心，以便隨時連絡。

國際特警隊方面已想到了在最後關頭時，歹徒可能做到的「破壞行動」，例如擾亂或割斷電話綫等等。

因此，他們改用保密性的波段，以無綫電互相連絡。

翌日就是「七月十一日」——這是謎一樣的「重大日子」！

至今爲止，他們還想不到這一日究竟

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有道「防範勝於治療」，許多治安當局也把對付匪徒當作疾病一樣，希望能做到事前的防範，總好過事後的緝捕！

但是，話說得容易，做起來却絕不簡單；這一次就是一個好例子。

事前羅馬警方獲得國際特警隊的知會，明知有事發生。

但是，他們出盡了九牛二虎之力，竟然無法查出這是怎麼一回事，既無從防範，亦無從偵查！

看來一切惟有等待。

等待到在事情發生了之後，是否太遲了？

當事情發生了之後，也許無法可以加以補救！

財物的損失倒還其次，萬一有人命死亡，試問如何補救？

三俠自始至終就在國際特警隊羅馬辦事處之內。

他們在這「最後時刻」，已連續第二天沒有返回原來居住的酒店去。

睡覺，吃飯都在特警隊的秘密辦事處之內。

但是，警方始終沒有消息。

七月十一日早上七時，阿生剛剛紮醒，他發覺魯尼正在講電話。

呂林夫婦二人也在會客室的沙發上半睡！這時也醒來了。

阿生等晁尼放下電話之後，問道：「有事發生麼？」

「沒有，放心吧！」魯尼笑道：「警方已設立了臨時指揮部，任何一處可疑地方有事發生，都可以調來足夠的人手。」

阿生伸個懶腰，舒了一口氣！

電話忽然又响了。

魯尼的助手照例是最先接聽，然後才交到魯尼手中。

但這一次，助手一邊將聽筒交到魯尼手中，一邊却說：「是巴黎打來的長途電話。」

「巴黎的？」魯尼怔了一怔！

阿生自然明白，「巴黎」可能是國際特警隊巴黎總部的意思。

魯尼迅速接過了聽筒，道：「我是魯尼，誰啊？」

對方說道：「我是范梅力，魯尼隊長，請你小心聽着，這是十分重要的指示！我們剛接到美國分部的報告，今日十二時正，將有一架空軍專機在羅馬機場降落。我忽然想起你們前幾天發給總部的一項報告：七月十一日正午十二時，是否即此時刻？」

「對啊！」魯尼道。

「那麼，你們立即與羅馬美國大使館連絡吧！」范梅力道，「也許這就是你們要找尋的答案呢。」

「美國分部的報告，怎麼說？」魯尼問。

「分部的報告很模糊，主要還是因爲你們那份報告所引起。」范梅力說：「由於你們『七月十一日正午十二時』這謎樣的時限，我們總部已通知各地國際特警隊，收集一切可能有關的資料送回總部來分析。今天較早時，美國分部獲得一項來自可靠人仕的情報，知道有一位美國政府要人，將於今日正午十二時，乘空軍專機在羅馬機場降落，目的地則是伊朗！」

「你的意思是說：軍機只在此加油而已。」

「有可能的。但不敢肯定。」范梅力又說，「因爲美國政府一切保密，所以我們所知的亦有限。不過無論如何，這個時間與你們所注視的一樣。」

魯尼一邊與范梅力對答，一邊利用電話錄音機錄下。

他的目的只是要讓三俠他們聽聽。

答案似乎找到了。如果歹徒等待的就是那位「美國要人」，那麼，這次行動大概是一次暗殺行動！

然則，那位秘密道經此地的美國要人又是誰？

三俠經過一番商量之後，決定分頭行動。

他們要魯尼與羅馬警方連絡，然後他們又匆匆趕往機場去。

機場四周看來並無異狀。

但是，除了阿生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之外，呂偉艮與林愛莉夫婦二人都是江湖中人，對許多常人看不出的事，在他們看來亦有另外一番感受！

當他們在機場四周巡視了一遍之後，只覺得「殺氣冲天」！

一些人看來都無關重要，但是三俠幾乎可以肯定，他們有槍在身，而且正對機場內虎視眈眈。

阿生看看腕表，時間已經是上午十時〇五分，還有不足二小時，便是關鍵性的時刻——七月十一日正午十二時。

連日以來，有關人等對此時刻都份外敏感。

有時阿生會天眞地想：這時刻來得太慢，如果它已成爲過去，天下就太平！

但現在，他又覺得，這時刻來得太快了。

因爲他至今爲止，仍未查到那位乘坐「美國空軍專機」來此的「重要人物」究竟是誰。

魯尼巳經去查了，但魯尼至今仍未與三俠他們再連絡。

阿生正在呆想之際，突然有人迫近了他身邊。

他之所以一直未注意，是由於剛才太過集中精神去想。

直至他背後的人發出了低聲的警告：「小心啊！小心，你只要輕輕一動，立刻就沒命活下去！明白了嗎？」

阿生如夢初覺地一怔！

畢竟他也是個受過訓練的人，他問：「請問什麼事？兄弟。」

阿生力持鎭靜，對方却在背後推動了一下，他感覺得到那是一支槍管。

槍管藏在衣袋中，阿生根本就見不到他背後的情形，但憑經驗，却可以感覺得到。

「何必稱兄道弟，上車吧！」背後的人推動了一下。

忽然有一輛房車停在阿生面前，車前坐了一名司機之外，後面也坐了另一名彪形大漢，戴上了黑眼鏡。

背後的人警告阿生切勿企圖反抗，否則會死於亂槍之下。

因爲除了阿生能見到的人之外，還有其他槍手已暗中注視這邊。

阿生身上沒有武器，即使有，他也沒有機會去使用。

他束手就擒，被人押上了汽車中去。

阿生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呂林夫婦二人見到剛才的情形。

如果他們見到了，大概也不一定立刻就伸出了援手。

正如剛才那人說，現場上不止三幾個「同黨」，也許呂林二人早已發覺。

這些人，肯定不會是警探。

在正常的情況下，警方人員，一定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然後宣佈拘捕疑人的理由。

但憑剛才所見，眼前這些人都鬼鬼祟祟的，根本見不得光似的。

上了汽車，車窗的黑簾立即放下，因此阿生見不到外邊的情形。

車子正在開動。

現在左右兩旁，坐了二名槍手，加上前面的司機，共是三個人。

他們一言不發，只是搜過了阿生的身，知道他沒有武器。

阿生忍不住問：「你們到底是誰？」

「你呢？」他左邊一名槍手問道：「我正要問你。」

「我是個中國人，你們爲什麼拘捕我？」阿生故意當他們是警探。

「中國人？」槍手在冷然一笑之後，面色一沉，又問道：「你剛才在機場幹什麼？」

「機場是公衆地方，我四處瀏覽一下，有何不對？」

「但是，我們知道你另有目的，除非你直言不諱，否則你休想離去。」

「然則，你們的目的又何在？」

「現在是我們問你，不是由你來問我，你必須弄清楚。」

「嗯……」阿生在悄悄地考慮，應否表明自己的身份？

他想過了，如果對方是警探，他表明身份之後可能立即獲得釋放。

問題是：對方根本不可能是警探。

他又想過了，如果對方是某國的特務又如何？

假如他們是美國特務，他們爲了保護本國要人，這做法當然有理由。

但萬一是美國敵方的特務，他們出現於此的目的何在？

不言而喻，深信必與暗殺行動有關。

因此，阿生在未明對方身份之前，決定隱瞞自己的特警隊員身份，以免招來殺身之禍！

對方不再作聲。

阿生一直留意到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談，可惜他們却像三個啞巴。

阿生引他們講話，但他們充耳不聞。

車子中央也落下簾子，因此阿生彷彿坐在囚籠中一樣，根本見不到外界的一切事物，只知車子正在開動而已。

到底他們是誰？

到底他們要押阿生往何處？

阿生一直在想，但是始終想不出答案來！

× × ×

魯尼帶同助手們開車趕到機場來的時候，已是上午十時三十分左右。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正在四下裏找尋阿生的下落。

但是，他們巳先後找了不少時間，依舊見不到阿生的影子。

阿生很少這樣不辭而別的，因此呂林二人非常担心！

他們本來約好，在分頭巡視了機場內內外外一遍之後，回到停車場原來的車子裏集合，以等待魯尼等人的來臨！

開着車子先送他們到機場來的是一名特警隊員。

但是，當呂林二人回到車子裏去之後，發覺阿生還未回來。

當初他們還以爲阿生未巡視完畢，這時可能仍在機場外圍地區巡視四周環境，但是，當呂林二人等得不耐煩時，往四下裏找，仍然見不到阿生的影子，這才心感不妙！

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

當魯尼與呂林二人會面之後，再一次的搜索行動亦告展開。

但是，依舊無結果。

先前讓呂林二人見到的「可疑人物」，剎那之間竟然變得不知所踪！

毫無疑問，他們也知道有人注意到他們的身上來了。

可能也就是因爲這樣，所以他們才格外小心地，隱藏起來。

呂偉艮暫時不去理會阿生，先問魯尼：「與警方連絡過嗎？」

「警方似乎無權過問。」魯尼說，「這可能是高度機密！」

「有沒有與美國大使館連絡？」

「有是有的，但他們不肯證實是否有專機在這時間降落。」

「他們眞是自作孽！」

魯尼說道：「事到如今，我們必須分頭工作，你二位先去找阿生，這裏交給我們！」

「阿生可能出事，也可能追踪一個可疑人物入了市區。」呂偉艮看看腕表，「希望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魯尼也看看腕表，距離他們一致認爲「關鍵性的時刻——正午十二時」，尙有一小時二十五分左右。

呂偉艮對林愛莉道：「我們到機場大堂去看看吧！」

魯尼道：「我也陪你們走一次。」

「你去做你的事好了！」呂偉艮說道，「關鍵性的時刻將到，我們必須處處提防！」

「我們仍有時間！」魯尼又說，「我反正要與機場警崗連絡一下。」

於是三個人走進了機場大堂。

機場大堂人來人往，顯得頗爲熱鬧。

他們三個人，分頭去找阿生。

魯尼在機場內遇上了一些當值的便衣警探，由於彼此認識，魯尼於是道明來意，叫他們也留意一名中國青年的下落。

但是，警探們都說未見到一個中國青年人；不過年紀較大的，則有一個，他是美國一名特務，正在機場人羣中戒備。

魯尼也知道，美國警探中有中國人，但他仍然問道：「你怎麼知道他是美國特

務？」

「大使館透過政治部，知會過我們。聽說他們有個政要即將來此。」那名警探說。

侖尼想不到在警局中查不到的事，在這裏却無意中查到了一些頭緒。

他又問：「那個美國政要是誰？」

「天曉得！」警探聳聳肩，「他們只聲明派人來這裏，只爲了戒備，別無作用，希望我們不致發生誤會！」

「那要人何時抵達？」

「聽說正午十二時。」

「乘專機？」

「不清楚。」

「你的上司是誰？」

「嗯！」警探忽然朝那邊一指，「他剛好來了，你瞧！」

侖尼回頭一看，是一名副局長——羅馬警局中坐第二把交椅的人。

侖尼當然認識他，他叫古格列。

侖尼向古格列查問了一些關於美國人的事，回頭又向他備案：「我有個特警隊員阿生在這兒附近失了踪，請知會你的人代我找找。」

那一邊，呂偉艮突然跟一個人招呼。

「咦！怎麼你們也來了這裏？」一個中國人在機場一角出現。

呂偉艮亦以極其詫異的口吻問道：「是的，這麼巧！你來此公幹麼？」

「嗯！你們好吧？很久沒有見面了。呂太太呢？」那個中國人顯得一片關心。他放眼四望，又問：「還有阿生……」

呂偉艮一邊跟他握手寒暄，一邊道：「我們正在找阿生。」

林愛莉此時亦由那邊過來，她也四下裏找尋莉生的下落。

這個中國人並非別人，正是三藩市一名華裔警探李漢。

李漢任職於三藩市警局之際，曾得到三俠不少的幫助，也因而破了幾宗棘手案件。所以他們這一次異地重逢，照理是談得份外熱烈才對。

但是，李漢似乎有任務在身，說了幾句，便匆匆走開。

呂林夫婦二人始終找不到阿生。

侖尼由那邊過來，對阿生不明下落一點，確是難明底蘊。

呂偉艮看看腕表，不經不覺又到了十一時許，將近中午時份了。

正午十二時——這可能是爆炸性的時刻！

呂偉艮迫得暫時忘記阿生失踪的事，他問侖尼：「到底在美國空軍專機中的人是誰？」

侖尼道：「我剛才亦以此問題問過羅馬警局副局長古格列，我以爲他一定知道，想不到他也說一無所知，他們只奉最高當局命令，在此小心戒備而已。」

呂偉艮也知道羅馬的富米齊諾機場是世界上有名的敏感機場之一，主要還是由於過去經常發生事故的緣故。

事實上單靠意大利警察是難以達到保安目的的，否則過去也就不會發生一連串的不幸事件。眼前機場上出現了像李漢這一類人物，正好表示美國爲了保護專機內那位要人的安全，亦不惜親力親爲。

由於身爲羅馬警方首長的古格列亦無法說出專機內的「要人」是誰，更加顯出這件事充滿了神秘性。

「正午十二時將到了！夜鶯計劃亦快要開始！」呂偉艮提醒侖尼。

侖尼也感到有點心慌意亂，阿生的突然失踪，以及「正午十二時」的來臨，都有如一顆計時炸彈在身邊爆發一樣。

那一邊，忽然有一輛汽車匆匆開到，打從機場的特別入口處開進去。

那個閘口通常是供警方使用的，沒有特別通行證，休想從該處經過。

那是一輛黑色的美國大房車，有外交標誌，車頭上也懸上了美國旗號，這正好表示美國派駐意大利的大使，此時正在車內。

車子通過特准入口處之後，直駛向警戒森嚴的特別停機坪。那兒正是停放着一架美國空軍專機的地方。四圍軍警林立，等閒人休想越雷池半步。

大房車停在專機一旁，車內走出一個彪形大漢，首先將車門拉開，讓大使由裏面走出來，然後迅速登上專機。

專機正在加油。

侖尼和呂林夫婦等人一直在担心，也一直在不斷忖測，到底將會有一些什麼事情發生？

假如「夜鶯計劃」果眞依時上演，那麼現在距離最後時刻已不足二十分鐘了。

意大利保安人員在戒備，美國特務人員也在步步爲營。

更加緊張的，應該是國際警隊人員，還有呂林夫婦二人。

呂偉艮覺得歹徒要在這裏機場下手，似乎太過冒險；他們即使避得過意大利保安人員，亦難避開美國特務的監視。

此外還有國際特警隊。

要全部避開這些人的監視，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那麼，歹徒將在何處下手？

唯一的可能就是：已經在專機做了手脚。

於是呂偉艮又問：「加油人員是誰派出的？」

侖尼道：「都是美國人安排的特別技術人員，並非機場油站的人。」

呂偉艮聽到侖尼這麼說，固然放心，但也因此而更加迷惑。

目前正在那架美國空軍專機中的「要人」，究竟是誰？

一般來說，能够出入機場的人，都必須經過當地保安人員的嚴格審核，也就是說，持有出入機場證件的人，都是有根有據的。

至於油站加油員，自然更加受到嚴密監視。照計他們不可能作怪。

但是，目前美國人的保安措施，竟然會周密到這個程度。由此亦可見，機場內殊不尋常，空軍專機裏的人，難道是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的行踪不會如此神秘，誰要飛往伊朗去？

呂偉艮經過一番忖測之後，覺得專機內的人極有可能是基辛格！

只有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才會負上特殊外交任務，忽東忽西的到處亂飛，也只有

這個傢伙最喜歡故作神秘！

呂偉艮忽然覺得他們浪費了時間，其實他們早就不該獃在這裏，如果專機內果眞就是儎住基辛格的話。

基辛格這個猶太裔的美國人無論在美國本國或者世界人仕的心目中，其所作所爲一直引起世人的爭論。但無論是功是過，呂偉艮也覺得他的重要性並不太大！

然則，「夜鶯計劃」未必就是志在於此。

即使歹徒的目的果在於此，相信亦不易下手。現場上的環境，令到他們必須付出極大極大的代價才可得手。

於是呂偉艮在這最後時限裏，想到市區方面去！

他走過去向侖尼問道：「現在是什麼時間？」

侖尼明白他意思，說道：「還有十分鐘便是正中午時份！」

呂偉艮道：「市區裏有些什麼事情發生？你可知道？」

「假如有的話，我一定知道。」侖尼指指他的汽車，「我汽車裏有無綫電話，與市區保持連絡。」

呂偉艮感到迷惑，那並非因爲阿生的突然不知所踪，而是「夜鶯計劃」行將開始，可惜到了這最後時刻他們仍不知其內容。

然則「夜鶯計劃」，可能是一項靜悄悄進行的陰謀，抑或是一宗驚天動地的暴行？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正在沉思中，美國大使已從那架美國空軍專機中走了下來。

加油工作已告完成，看來專機又要起飛了，但機中的「要人」自始至終沒有露過面，這是什麼道理？

是爲了安全理由吧？也可能是爲了其他原因。總之，那個要人就變成了謎一樣的神秘人物。

正因爲他太過神秘，所以國際特警隊才更加爲之担心不已！

沒有人知道專機中的「要人」是誰，更加沒有人知道「夜鶯計劃」是否爲了對付這位「要人」而設計。總之，專機又要起飛了。

令人担心的是：專機距離「正午十二時」這危險時刻尚有數分鐘便要起飛。數分鐘後便是「夜鶯計劃」開始了！然則，數分鐘之後，將會有些什麼事發生？如果有事發生，一定是在天空中。屆時專機是否會依時十二點正發生爆炸？

呂偉艮在胡思亂想中，看見專機正在起飛。

機場上的戒備，亦隨之而變得鬆弛下來，不過那只是表面上的鬆弛而已，國際特警隊方面仍在緊張狀態中。

至於羅馬警方，他們正將派駐機場的特遣保安隊伍人員召集，準備開返市區之際，時間已經非常接近正午十二時。

呂林夫婦二人以專機既已起飛，一切已成定局，在天空中可能發生的事，他們根本不可能伸出援手。事既至此，恐怕亦無法制止。

於是夫婦二人便回到停車場，準備返回市區去。

豈料就在此時，侖尼的汽車收到了一項報告，報告來自警方的臨時指揮部。

原來市區果然有事發生。

一間酒店的保險庫突然發生一次十分猛烈的爆炸！

警方所以組成臨時指揮部，目的是爲了取得連絡與行動上的統一。因爲自從「夜鶯計劃」被偵悉之後，羅馬警方與國際特警隊正携手合作。他們都希望可以及時採取行動，阻止一次罪惡的發生。

與臨時聯合指揮部保持連絡的，包括羅馬軍警單位以及國際特警隊。

侖尼的汽車中裝置了無綫電話，所以他及時知道了市區有事發生。

呂林夫婦二人獲得及時通知，坐上侖尼的汽車中來，直奔市區。

侖尼的汽車裝有警號，由於時間急迫，負責駕車的特警隊員拉响警號，以便沿途的汽車讓路，讓他們及時趕到現場去。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本來是坐在另一輛汽車中的，該車也是由國際特警隊員控制，但如今一旦有了事發生，侖尼把他們請到他的座駕車來，目的自然爲了容易商量對策。

初步消息顯示：一枚强力炸彈突然在一間酒店中的保險庫內發生爆炸。

至於該枚炸彈如何被人放置於保險庫內，以及其他詳情，他們仍未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大批軍警已把現場一帶加以封鎖。

呂偉艮明白那些酒店保險庫的情形，尤其是定時開關那種。

他想像到這是一項設計已久的陰謀，可能就是所謂「夜鶯計劃」的一部份。

到底那保險庫中有一些什麼值得歹徒冒這麼大的險？

歹徒已然採用爆破手段，目的自然是爲了炸開保險庫。但是，現在已驚動了大批軍警開到現場去戒備，他們最後的目的是否可以達到？實在大成疑問呢！

呂偉艮本來以爲「夜鶯計劃」的謎底終於揭開了，但是一經他在疾馳的汽車中冷靜地細心分析，又陷入迷惘之境！

侖尼沿途上一直把無綫電通訊器扭開，以便隨時了解現場上的情況。

呂偉艮看見他如此聚精會神，所以沒有跟他談及自己的想法。

但是現在，呂偉艮再也按捺不住了。

呂偉艮問道：「根據警方的報告，歹徒有沒有出現在現場之上？」

「沒有。」侖尼說：「現場上已由軍警控制，新聞記者也不准入內，相信歹徒更加難越雷池半步！」

呂偉艮道：「然則，他們目的何在？眞奇怪？」

侖尼道：「歹徒的目的很明顯，一定是保險庫內有些很名貴的東西！」

呂偉艮道：「但是經此一炸之後，他們如何可以達到目的？」

「嗯！」侖尼呆了一呆，「是的，在此情形下，他們有何能力强搶？」

「希望不會被我不幸而言中，這一招有可能是聲東擊西！」

「你的意思是——」

「換句話說，歹徒的目的，志不在此！」呂偉艮分析着說：「他們也許另有目

的。」

魯尼也給呂偉良提醒了，歹徒的目的如果在乎保險庫，現在他們如何下手？

思想間，車子已停了下來。

這是現場的街口，希臘愛神酒店即在這條街道之上。警方在此架起鐵馬，禁止任何車輛開入這一區。

魯尼出示身份證明文件，落車與呂林夫婦二人步行進入街內。

一位高級警官離遠就與魯尼招呼。

希臘愛神酒店內，秩序已逐漸恢復。一隊警探開入保險庫之內，檢查毀壞情形，發覺四壁無損，至於是否有物件失去，則正在檢點中。

但是，根據酒店中人稱：爆炸聲傳出後，警方人員迅速開到現場戒備，然後是酒店經理奉召開到現場將鋼閘打開。

由此忖測，歹徒根本沒有機會下手。

呂偉良更加相信自己的看法不會有錯，歹徒志不在此。

然則，歹徒的眞正目的又何在？

呂偉良正感迷惑之際，那邊又有人走過來。

此人正是費里警官，他剛接聽完一個電話，神色匆匆地對魯尼道：「棕樹酒店也出了事！」

「是怎麼一回事？」魯尼問。

費里道：「聽說又是保險庫出了事，我們快去看看。」

呂偉良心裏一凜，冲口而出：「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我以爲你們還是小心一點好！」

費里回頭問呂偉良：「你以爲我們應該怎樣做才對？」

「歹徒的目的志在擾亂你們的注意力。」呂偉良說。

「我們的確正感到疲於奔命！」費里警官道：「湊巧今天特別事務又多，人手不足分配！」

呂偉良聽到費里這麼說，更加担心不已。

無論如何，他們現在也得先趕往棕樹酒店去，因爲歹徒的眞正目的可能在於該處的保險庫。

由於警方老早已注意到幾間設有保險庫的大酒店，所以，一隊探員迅速開抵現場。

情形與「希臘愛神」相彷彿，只是保險庫內發生爆炸。

保險庫之內爲什麼會發生爆炸？道理十分的簡單，必是儲存在其中的一件行李中出問題。

換句話說：有人事先將計時炸彈放在寄存的物件之中。

假如兩間酒店保險庫內的爆炸都是同一帮人所爲，歹徒的眞正目的大概在於澈底擾亂警方的視綫。因爲兩者發生的時間差不多，所以屬同一帮歹徒所爲是絕對可能的。

呂偉良本來就一直在懷疑歹徒另有目的，現在看看兩家酒店差不多同一時間發生同一樣的事情，心裏更覺可疑。

呂偉良於是有一種直覺，覺得事情不會如此簡單！

最低限度，事情不會局限於眼前這兩家酒店的保險庫之內。

眞正的危機究竟發生在何處？

呂偉良固然不知道，就是魯尼他們亦無法可以預測。

呂偉良亦只能將他的想法告訴魯尼和警方。

禿鷹回巢　松鼠失踪

阿生在莫名其妙中被人押走。

當他被人由汽車上帶下來時，阿生仍然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直至到他被人推入一間黑房中，阿生眼看那人就要將房門關上，他才忍不住問：「喂！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你遲早總會知道的。」那人說：「我們暫時沒有時間跟你嚕嗦！」

「那麼請等一等，聽我說幾句……」

但是，那人沒有等到阿生說完，已將鐵門關上了。

由於另外有人在旁持槍監視，所以阿生不敢反抗，眼看那人將門掩上。

以後，外面一直聽不到聲音。

阿生感到納罕，却又無可奈何！

房間裏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阿生忽然聽到一陣脚步聲，他立即將眼睛湊近門縫處，發覺一個少女在門外走過。

阿生試把她叫住，雖然他難以祈望有什麼奇蹟發生，却也希望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那少女年約十五六，但歐美女子一般都是早熟的，所以，看上去已是亭亭玉立了？

她聽到阿生的第一聲呼叫也確實吃了一驚，甚至不知聲音來自何方。

不過那少女顯得非常冷靜，當她曉得有人被囚禁在房中的時候，便立刻停下脚步來問：「你是什麼人？」

「小姐，對不起，你想知道我是什麼人，我首先要知道你是什麼人。」阿生說道。

那少女有點啼笑皆非，道：「現在是你求我還是我求你？」

阿生道：「那是另一回事，我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我是被一班人强行擄回來這裏的。」

「好吧！讓我告訴你吧，這裏是美國大使館。」少女說：「現在輪到你告訴我你是誰了！」

阿生差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這是美國大使館？

那麼，剛才將他押來此地的人，豈不就是美國特務？

美國特務爲什麼要這樣對付他？

對了，一定是美國人對他發生了誤會，否則不會出此一着。

但是現在外面爲什麼沒有人？

看剛才各人神色匆匆，大概他們另有「要務」在身吧？

至於「要務」亦不難想像得到，因爲機場上正有一架美國空軍專機。

正停在富米齊諾機場加油的美空軍專機，機內儎住的，正是一名美國政要。那麼，美國特務們的小心翼翼，似乎又有大條道理！

阿生雖然從門縫處僅可見到少女的面

頰，但憑他的經驗，也相信她並未說謊，她確實是美國女郎。

阿生於是將自己的特警身份告訴她。

那女郎可能從未聽過「國際特警」這名稱，難免半信半疑。

阿生担心稍後會有其他人出現，那時事情可能又生變化。因此催促那少女先放他出來再說。

少女好奇心特別重。

她在猶疑。

阿生再三慫恿她，說道：「我身上又沒有槍，也沒有刀，你怕什麼？我所講的全是眞話，你如不相信，大可以致電到國際特警隊辦事處去查查，自然證明我的身份。」

「我從未聽過什麼國際特警隊這名堂。」女郎道：「我只聽過國際刑警。」

「兩者性質大同小異，而且，總部均設在巴黎。」阿生解釋道：「最大的分別也許是：我們的工作是秘密的，如果你仍有懷疑，還有一個方法，可以證明我的身份。」

「什麼方法？」

「致電羅馬警局，找着高級警官費里問問，自會明白。」

「嗯！」女郎沉思一下，很快又說：「請你再忍耐一下。」

阿生聽到他的步聲離去，心裏不敢存有太大的奢望，因爲她即使眞的致電警方，只怕警方的權力也伸不進大使館來。

唯一只希望美國大使回來，這少女將阿生的身份告訴他。

阿生知道美國特務有時太過小心，他們可能認爲阿生是個危險人物，所以先押他回來這裏囚禁起來，然後查明身份再放人。

他們寧願做錯了，也決不肯吃虧。

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們，就是往往因此而惹起人們的反感。

也就是由於這種種不循正軌的做法，而引起了美國國會議員對該局的責難與調查。

阿生又担心那女郎不會去致電警局，只是向武裝守衛查問一下。

武裝守衛有可能也是一名特務，他的反應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阿生感到絕望！

現在似乎只有等待美國大使回來了。

只要美國大使知道這件事，相信阿生的生命是絕不會有危險的。

又過了片刻之後，步聲再一次在外面響起。

這似曾相識的脚步聲，給阿生帶來振奮。

步聲在門外停下來。

有人把門打開。

阿生感到意外地，瞪住了那個美國少女？

美國人做事據說最喜歡出人意外，然則，這少女的做法確實也令阿生大感意外。更奇的就是，眼前除了她之外，再無別人。

少女很大方地對阿生說：「跟我來吧。這是你難得的機會。」

阿生不大明白她這番話的意思，但終於也跟隨着她一齊走了過去。

他們一邊併肩走，那少女一邊說道：「我父親和其他人都有重要的事情出去了，所以我說這是你最好的逃走機會！」

阿生道：「如果她們知道你放走了我，會責難你的，那時豈非難爲了你？」

少女道：「如果他眞的是個國際特警隊員，只須叫你上司打個電話來交代一下就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這件事可能只是一場誤會而已！」

「請問我應該如何稱呼你？」

「叫我安娜好了！」

「你是這大使館中的……」阿生想了想，覺得大使館中的女職員似乎不會如此年輕，所以頓住了，說不下去。

「我是美國大使的女兒！」安娜嫣然一笑，「希望你不會因爲父親他們如此對待你而憎恨我！事實上我也不喜歡他們的所作所爲。」

這時候，二人已步至靠近前門的地方，安娜突然向阿生打出了一個手勢，要他止步。

這是一幢舊式的建築物，靠近前門的通道上有窗，由此可以窺見前門之外的情景。

安娜的手勢令到阿生也忍不住望向窗外，發覺那兒有二名便衣人員，大概是儎械的美國特務，任務是保護這大使館。

安娜立即又示意阿生，跟她轉到後面去！

阿生跟隨安娜，在大使館內轉彎抹角，走向後門。

安娜不斷在埋怨她父親，把她當作犯人一樣，今天算是最自由的了。

阿生同情她，但却也担心大使館內有人，所以步步爲營！

將近到達後門時，突然有人影閃動一下，可惜阿生和安娜二人都沒有留意到，準是那人反先注意到二人的行動了，所以身形一閃，躲了起來。

阿生和安娜仍然一無所覺，他們只注意到後面有沒有人追來，以及二樓上的動靜。

由於安娜是這間屋子裏的主人，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吸引住阿生，她望向東，阿生不會望向西。

正是由於二人過份疏忽了來自前面的危機，以至當他們走過轉彎處之際，阿生突然被人迎頭一棒，打得他滿天星斗。

阿生身不由主地昏倒過去！

安娜回頭想走，立刻被人抓住，她想叫喊，但那人以一方手帕掩住了她的咀脚，她叫不出聲音來。

她嗅到一陣濃烈的歌羅芳氣味，然後便軟綿綿地倒在那人的懷抱中。

刹那間不知從何處閃出了三四個人，一場急促而低聲調的爭論即告展開。

「快把他們搬上車去。」

「連這傢伙也搬走？」

「是的。」

「何必多此一舉？只要女的够了！」

「別嚕嗦，這小子可能認得我們，快些……時間無多了。」

於是七手八脚的，阿生和安娜很快就被那班人由後門抬上二輛早已預備好的汽車，風馳電掣而去。

×　×　×

羅馬富米齊諾機場的禁區之內。

美國大使安格魯正由保鏢陪同下登上他的座駕車去。

車內除了司機之外，還有二名中央情報局的特務頭子。

這些人都是奉命開到機場來戒備的，現在一切已成過去了。他們也可以暫時鬆一口氣了！

大使進入車廂後，一名特務頭子向他報告：剛才機場外面發生了一些危機，可能有人要對在此加油的空軍專機採行動，但為美國特務及時發覺，將疑人秘密押走了。

特務頭子所講的人，當然就是阿生。

司機開始把車子由特別的貴賓閘口離開機場，那閘口並非每一個人或者每一輛汽車都可以隨便通過。但這是一輛懸美國國旗，以及有外交部簽發的標貼的汽車。

大使安格魯沿途向特務頭子查問美國特務在機場捕人的事。

因為他是美國派駐意大利的最高級外交官，決不能明知屬下做出「失禮國家」的事而置諸不理。

安格魯現在就顯得非常不高興。

他以質問的口吻問身旁一名特務頭子：「你們怎麼知道他是個問題人物？」

「憑我們的經驗！」那特務頭目說：「此人無論在行動，目光中的洩露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是個可疑人物。」

大使又問：「你們將他如何處理？」

「秘密拘押在大使館之內，回頭我們會對他展開秘密偵訊。」

「你們瘋了！怎麼可以直接把他囚在我的大使館之內？」

「你放心吧！他不會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只要我們查明他沒有可疑，我們會用另一套辦法秘密遣走他。他最多像發夢一樣而已！」特務頭子又解釋道：「事實上當時我們為了照顧機場上的安全，沒有足夠人手去看管住他。」

大使心裏有氣，卻又無可奈何！

他知道年來中央情報局派到外國去的特務們，往往就是做出一些太過份的事，而惹起了別人的反感。難怪國會也在生氣了！

回到大使館內，特務正要將阿生押來仔細審問之際，這時才發覺那間房內空空如也！

「他溜掉了！」特務向他的頭目報告道。

特務頭目這一驚非同小可！

其實比特務頭目更為吃驚的，卻是美國大使安格魯。

因為安格魯這時才發覺，他的女兒安娜這時亦同告失踪！

一時之間，他們也想不通這是怎麼一回事。

大事搜索之下，發覺大使館後門有被人撬開的痕跡。

既然一無所獲，唯一的辦法就只有報警。

但是，當安格魯剛想執起聽筒之際，電話忽然就在此時響了起來。

「誰？」安格魯問。

「你是安格魯先生吧？」對方問。

「是的，是的，你是……」

「別問我是誰，我只想你小心地聽着：你的寶貝女兒在我手中，你想找她談談嗎？」

安格魯沒有答話，聽筒中傳出安娜的聲音。

安娜顯然受過驚？

她抖着聲音道：「爸爸，我還好，你不必掛心！他們對我很禮貌！」

「他們是誰？」

「我也不知道。」

安格魯還想問下去，但對方顯然已經從安娜手中奪過了聽筒。

那男子說道：「大使先生，你報了警麼？」

「還沒有。」

「那好極了，你剛返家，我們都十分清楚。」

「你想怎樣？」

「我們當然有目的，否則不會冒犯你。」對方又說：「第一，你不能報警，即使報警也沒有用的。以美國特務神通如此廣大，相信你們如果沒有辦法，意大利警方更加沒有辦法。第二，不要用任何詭計偵查我們的電話來源。如果被我們發覺，連絡即告中斷，令千金的安全就失去任何保證。第三，這電話講的太久了，今晚在此等我們的消息吧！」

對方講完即刻收綫。

安格魯呆在一旁！

他突然指着那特務頭目破口大罵！

「都是你做的好事！為什麼會把一名來歷不明的人帶回這裏。」安格魯道。

沒有人知道當時的情形，所以難怪安格魯想像到他女兒的失踪，大有可能與阿生有關。

特務頭子也把駐守大使館的人召來查問，可惜那二名特務只注意屋前，卻忘了屋後。

大使館四周本來也派有警方人員保護，但是當日羅馬各處所發生的事似乎份外多，所以各區出現人手不足現象。

富米齊諾機場，希臘愛神大酒店等處，都須要大批警方人員開到現場去。可能就是因為這種緊急抽調，而至出現了真空現象，給予歹徒可乘之機！

事到如今，神通廣大的美國特務們，也頓然變得一籌莫展！

報警是必須的步驟，但聽了剛才那人的警告之後，安格魯又有點猶疑！

羅馬警方的能力如何，安格魯和在座的特務頭子們，當然心中有數。

羅馬警局的保密制度是否不健全，他們當然也都非常清楚。

因此，經過商量，權衡過之後，他們決定不再報警了。

但是，安格魯是一名高級外交官，在他身上發生的事，他必須向美國國務院報告。

尤其是這次綁架行動，極有可能與政治有關，所以安格魯立刻通知美國政府。

美國國務院知道了此事之後，立即透過有關方面分別通知國際特警隊以及意大利外交部。

通知意大利外交部是正常手續之一。

通知國際特警隊，目的是要他們從中協助偵查此案。

不久，魯尼帶人趕到大使館來。

美國大使安格魯和特務人員分別向魯尼提供事發後的情形。

魯尼有點恍然大悟。

為什麼希臘愛神大酒店和棕樹大酒店的保險庫，都先後發生爆炸？

為什麼兩間一流大酒店不約而同地先後發生爆炸之後，經檢查都未見有財物上的損失？

呂偉艮就曾經懷疑此是「聲東擊西」之計，只是一直想不出歹徒的真正目的何在而已！

現在魯尼覺得呂偉艮並非神經過敏，而是反應敏捷。

歹徒的真正目的原來就在於此。

然則，這就是「夜鶯計劃」的焦點所在了。

那麼，「禿鷹」顯然是指美國大使安格魯。

安格魯曾回華盛頓述職，國際特警隊秘密電台所截獲的第一封密碼電報「禿鷹已歸來」，大概是指安格魯已由美國返回羅馬住所。

安格魯的女兒安娜日前曾染病，「小松鼠病倒了」，明顯地就是指安娜患病。

可惜在該段時間之內，羅馬外交界似乎出現太多的湊巧，例如有幾位外交官分別由渡假的地方，以及其本國回任。

又例如幾間大使館之內，均有人先後病倒。

國際特警隊和羅馬警方就是給這種湊巧弄得目標糊塗？

直至到現在，魯尼等人才知道所謂「夜鶯計劃」的焦點原來集中在美國大使館的千金安娜的身上。只可惜他們知道得太遲了！

那些神秘密碼，那連串的奇異代號，都已經被揭開了謎底，可惜當「禿鷹回巢」之時，「小松鼠」亦已告失踪？

而更不尋常的，就是被美國特務渲染的「神秘青年」。

美國特務們為了在安格魯面前表示他們「沒有做錯」，所以把阿生這「神秘人物」，也就描述得更加神秘、可怖！

由於當時沒有人在現場目擊事件的發生，所以富於想像力的美國特務們，更加把阿生形容得神通廣大！

甚至美國大使也相信那被特務囚禁過的人，順理成章地做了「內應」，將他女兒綁走。

雖然至今為止，各方面仍未知道歹徒的真正目的何在，但是，他們卻從魯尼口中知道「夜鶯計劃」相當大規模，而且極有計劃，絕非一般歹徒所能做到的。

因此，安格魯相信歹徒的「盤口」一定不會如此簡單！

假如他們志在錢，相信數目一定十分之龐大。

假如他們的目的並非在乎錢，又是為了什麼？為求達到政治目的麼？

美國人在迷惑中感到可怖！尤其是當魯尼講述了截聽神秘密碼的前因後果之後，美國人開始想像到這事可能與世界的恐怖組織有關。

世界性的恐怖組織，包括了巴勒斯坦游擊隊，日本赤軍以及阿拉伯恐怖份子等等。

總而言之，安娜的被擄，令到美國人處於被動的地位。

意大利外交部接到了美國國務院的通知之後，立刻派出精練幹探趕到現場調查。又由於美國政府的特別通知，一切採取保密措施！

也就是說：除了少數高級警官之外，羅馬警局中很少有人知道美國大使館裏面出了事。

因為美國特務過份「神化」那個「神秘青年」，令到魯尼懷疑他就是「突然神秘失踪」的阿生。

魯尼的追問，美國特務的詳述，再加上衣飾外型的印證，魯尼終於證實那就是國際特警隊員阿生，而非「內奸」。

安格魯當知道阿生的真正身份之後，更加責怪在場的美國特務人員。

但魯尼卻說：「有他與令千金在場可能會更好，他是個機智而勇敢的特警隊員。在巴黎總部我們的記錄中，他是個傑出的人物。問題只是我們仍無法肯定他們是否一齊被綁走！」

「無論如何，今天晚上相信對方必與我連絡。」安格魯道：「屆時我相信我們會知得比較詳細。」

由於阿生的「下落」有了一點眉目，於是魯尼立即通知呂林夫婦二人。

意大利警方最精艮的探員，都奉召秘密開入美國大使館去。

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偵查：——

第一，有多少人由後門進入美國大使**館？**

這點可以從後門留下的指紋，地板上所留下來的足印等等查到。

第二，從指紋中查驗歹徒的來龍去脈，看看他們之中是否有些有案底的罪犯在內，由此而確定歹徒是屬於何種組織。

第三，除了後門以及附近的通道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地方曾被歹徒涉足？

最後一點，不但是意大利警方注意偵查的焦點所在，也是美國人最關心的。

因為萬一歹徒曾進入大使館辦公室等處，文件櫃等地方必有他們的指紋留下。

萬一他們曾到過該等地方，也就等於歹徒的目的絕非如此簡單，而可能還偷拍了大使館內的文件等等秘密。

結果，意大利警探與國際特警隊的聯合偵查，加上美國特務的旁證：證明歹徒只在後門一帶活動，並未摸進大使館辦公室以及二樓的臥室去！

從通道一帶的凌亂足印可以看出：當時進入大使館的歹徒最少也有四個人，而且沒有過份掙扎、搏鬥的跡象。

至於第二點——是否有案底的人所為呢？

經由印取到的指紋，與警方犯罪檔案記錄對證後，發覺對方絕非是黑社會罪犯，亦不是有案底的人。

然則，他們是何方神聖？

答案可能在黃昏之後就會知道了。

因為根據歹徒的電話，他們將會在晚上再與大使連絡。

屆時大概安格魯會知道一些這班人的來龍去脈！

不過，意大利政府由於事件重大，牽

涉到外交官身上，因此顯得份外緊張，儘管意大利警探平時表現得懶洋洋的，但到了這時候，也變得萬二分地緊張！

安格魯大使爲了女兒的安全，一再向羅馬警方表示，只要歹徒所索的欵項數目不大，他絕不會計較，只求人口平安！

但意大利政府却不像他這種想法，他們認爲這是「國家的恥辱」，決不會對歹徒作任何的讓步。

只有立場超然的國際特警隊憑事發前後種種跡象忖測，認爲此事絕不簡單！

老於世故的老江湖呂偉艮，幾乎可以肯定這不會是一宗普通常見的綁票勒索案件。

在鐵拐俠盜呂偉艮的一生之中，耳聞目睹的還不計在內，只是經他插手過的這一類案件，也有過不少宗。

假如歹徒們爲了錢，他們有太多更方便而安全的門路和做法，根本用不着如此大陣仗闖入美國大使館來。

不知道內情的人可能不明白，任何闖進大使館的竊賊，萬一被殺，只要驗明正身，幾乎沒有人加以追究。

因爲大使館是享有特權的地方，連當地警察也無權闖入半步，除非得到大使的同意。

目前最顯而易見的事，就是這件事已進行策劃了不少時日。

假如進一步證明：兩間酒店保險庫內的計時炸彈與此有關，更加可以確定這是一宗十分龐大的驚人陰謀！

呂偉艮和林愛莉雖然因爲阿生的失踪而有點担心，卻未感到意外，因爲他老早已料到這是一宗有計劃的行動。

他們唯一感到意外的，就是阿生竟然因爲美國特務的橫行霸道，而直接牽涉在其中！

無論如何，事情發生到這裏，總算暫時告一段落。「夜鶯計劃」的謎底雖未完全揭開，也多少有了一些眉目！

現在所要等待的，就是歹徒集團的討價還價，以確定對方的眞正目的何在。

美國人很少承認他們愚蠢，但這一次却有多少例外。

此事發生之前，美國大使館和其他幾個駐羅馬的大使館一樣，同樣獲得羅馬警方的通知，知道有所謂「夜鶯計劃」這回事。

同時，國際特警隊也曾爲了安全理由，先後查訪過各大使館人員的動態，但他們無法說出該計劃的詳情。

當時美國人曾半信半疑，直至到大使館方面接到華府通知，知道有位政府人員當日乘空軍專機降落在羅馬富齊米諾機場加油，時間竟是接近正午——這正是「夜鶯計劃」開始的「危險時刻」！

由那時候起，安格魯開始相信來自國際特警隊的情報。

安格魯的想法就是：有人將這位「要人」的行踪探悉。然後將情報出賣給某國特務，於是有人計劃將要人陷害。

偏偏那位行踪詭秘的政府要人就是國務卿基辛格。

基辛格爲什麼要鬼鬼祟祟的，到伊朗去？

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地方，反正他這個人一直就習慣了詭詭秘秘的，什麼「穿梭外交」，什麼「秘密外交」，一切奧妙之處，亦只有他自己才會心裏明白。

總之，當日坐在空軍專機中的要人並非別人，正是他。

因此，羅馬最高保安當局和美國大使館獲得這消息之後，都大爲緊張，立刻加派人手到富米齊諾機場去佈防。

尤其是美國大使安格魯，他更加以爲「夜鶯計劃」就是有人要對付基辛格的代號，爲了保護這位國務卿，他指揮大使館中絕大部份保安人員到機場去，反而疏忽了大使館裏面的安全。

直至現在，安格魯才恍然大悟，歹徒的眞正目的，並不在乎基辛格，而是他的女兒。

可惜一切已經太遲了！

呂偉艮和林愛莉自然想象到阿生的處境，他可能被歹徒誤會，以致一齊擄去。否則又如何能由囚室中逃出？

既由囚室中逃脫，又未見向特警隊連絡，當然是被歹徒一併擄走。

阿生雖然機智過人，但是歹徒集團這次的行動如此周密，相信有關方面連發夢也想不到，阿生假如被擄，相信他就是有三頭六臂，亦難以扭轉局勢！

各方面忙足了一個下午，歹徒會不會改變了主意？歹徒一直沒有再與安格魯連絡。

安格魯始終獃在電話機旁，然而電話一直沒有响過。

他開始有點担心，歹徒會不會改變了主意？

有可能的，大使館是個大目標，今天這麼多人出出入入的，歹徒一定知道他們是誰。

如果歹徒知道安格魯與警方連絡上了，他們可能又改變主意。

呂林夫婦二人並非什麼特殊人物，但他們在這方面的經驗都比許多人要豐富。

他們與疊尼商量好之後，三個人開車駛往美國大使館。

呂林夫婦二人和疊尼只是爲了邀請安格魯共進晚餐。

這個時候，安格魯就是吃龍肉也覺得不是味道兒。

但是呂偉艮在大使館中對他說出了一個可能性，令到安格魯也爲之心服口服。

呂偉艮認爲：歹徒所以不致電給他連絡，可能已知道他們與警方連絡上了。

然則，警方可能在電話中做了手脚，例如偷偷錄音，窃聽以及追查來源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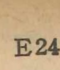
因此，歹徒不會就此送上門來，以免落入警方手中。

呂偉艮有見及此，便以朋友身份請這大使到外面共吃晚餐。

事前沒有說出目的地，也不准美國特務暗中保護，更不會讓警方人員隨從左右，目的當然只有一個，就是要歹徒跟他們連絡。

疊尼將車子開到一間高貴餐室，事前還要確定警方和美國特務都沒有跟踪前來，他們才一齊入內擇座而坐。

這家高貴餐室是須要事先留座的，呂林夫婦等人並非名流貴賓，更加沒有留座



，但他們懂得門路，所以得心應手。

唯一的門路就是鈔票。

意大利流行的貨幣是「里拉」，一里拉所值有限，大約一千里拉才兌換七元多的港紙，因此，疊尼的出手，不會這麼「低」。

疊尼早已得到呂偉艮的面授機宜，所有「銀彈」都是美鈔。

這些銀彈把那些穿上晚禮服的部長們，都一一軟化了！

於是原來留給某伯爵的餐桌，都自動讓給了他們。

呂偉艮如此安排，目的當然不是爲了吃一頓晚餐那麼簡單。

那兒有足够使用的電話，只要外面有電話來找某一位食客，侍者會將活動的電話機撥到你面前來，插上插頭讓你安坐在座位中接聽，而無須跑開半步。實在方便之至。

但是，呂偉艮的心血，看來又是白費了！

那一頓晚餐眼看就要吃完了，還沒有人打電話來！

呂偉艮和疊尼都確定了，特務們和警探們並未跟踪他們，爲什麼歹徒還不趁此機會與安格魯連絡？

呂偉艮有些担心！

更担心的是疊尼，因爲美國人和羅馬警方一切唯有相信他，萬一安格魯有何不測，他的責任固然重大；憑這三個人是否足够保護這位大使先生，實屬疑問。

但是，呂林夫婦也有他們自己的想法。他們覺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不冒一些險，也勢難有所成就。

歹徒的心理和做法，他們也自問最清楚了解，因爲憑過去的歷史，他們不但做過被動，也做過了主動。

所謂「被動」就是被人擄去；所謂「主動」情形正好相反。

因此，他們想像到，由安娜被綁那一刻開始，美國大使館可能一直被人監視住；這也是「爲什麼歹徒一直未與安格魯連絡」的最好答案之一。

那麼，當他們由大使館起程來此之際，只要美國特務和警探不跟踪他們四個人，相信歹徒一定會悄悄派人跟踪到餐室來才對。

除非呂偉艮的估計完全錯了！

但現在看來，呂偉艮的估計確有可能是錯了，因爲一直沒有任何動靜。

「看來我們必須另想辦法！」安格魯焦急地，低聲說道。

疊尼也說：「是的，如果他們要跟你連絡，這是唯一的，最好的時刻。」

安格魯經疊尼介紹過之後，早已知道三俠的來頭和爲人；他當然相信，這三個中國俠士，尤其是身爲國際特警隊員的阿生。

無奈他更關心他唯一女兒安娜的安全，所以他突然又作了一個提議。

他對疊尼和呂林等人說：「我看，他們可能還有懷疑，不如讓我獨自留下，也許會有奇蹟出現亦未可料！」

呂林二人和疊尼覺得這樣太危險，但卻又無可否認，這是唯一可以令歹徒出現的最佳辦法之一。

呂偉艮靈機一觸，道：「如果現在讓你留下來，他們疑心更大，不如我們先行結賬離去，然後你再選一間酒吧或路邊茶座，去自斟自飲！」

安格魯也覺得這樣比較順理成章。

於是，疊尼召來侍役結賬。

呂林夫婦二人自始至終，對他們身邊出現的每一個人都十分注意；因爲這些人之中，有可能有歹徒集團的人在內。

他們由大使館把安格魯請出來，也就順理成章地，負上一切安全責任．萬一安格魯有什麼不則，試問如何交代？

因此當離開了餐室之後，疊尼首先問安格魯：「你打算到何處去？」

「任何一間僻靜的酒吧！」安格魯道，「只要他們肯出現就行。」

「讓我們先行爲你選擇好嗎？」疊尼一邊開車，一邊說。

「你要派人跟踪我？」安格魯道。

疊尼道：「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我保護你不會像你們的特務那樣。說好了之後，我自會教你怎麼樣做。」

「到了現在，我已經沒有了主意。」安格魯嘆氣道。

疊尼熟悉羅馬每一個角落。

他選擇了一間酒吧，指定安格魯回頭必須到那兒去。

但是，疊尼並不直接將他送往該處，只是先在車上選好了地點。

然後，疊尼透過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他的特警隊員化裝成酒徒，先後往該酒吧之內喝酒，暗中負起保護之責。

阿生和安娜剛欲走出美國大使館後門，遭到歹徒暗算。

最後，魯尼又故意把車子開到大使館附近的街口停了下來。

安格魯獨自下了車。

他左張右望，覺得後面好像有人跟踪他，但他不知道對方的身份。

後面那些可疑的跟踪者，可能是警探，也可能是放心不下的美國特務，更可能是歹徒。

但無論如何，安格魯必須依照計劃行事，這是事先約好了的。

於是他故意左閃右避，拐彎抹角的，穿過了兩個街口。

最後截停一輛街車，匆匆跳上去。

他有如驚弓之鳥地，令司機將他載往一間酒吧去。這位司機還不知道他原來就是堂堂的美國大使安格魯。

安格魯與呂林等人分別後，魯尼只用車上的無綫電話指揮特警隊員依計行事。魯尼並未趕往那間酒吧去！

呂林夫婦二人一邊注意車前車後的動靜，一邊在心裏想：歹徒爲什麼不與安格魯連絡？

憑他們的經驗與感覺，必然有人悄悄跟踪着他們的。

呂偉艮忽然靈機一觸，對魯尼說：「可否在前面街口停一停？」

「兩位想往何處？」魯尼一邊開車，一邊問道。

「我們想先返酒店休息。」呂偉艮道，「這件事有你負責，相信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了吧？」

林愛莉也會意地說：「是的，我們委實太過疲倦，反正今天晚上相信也沒有什麼結果，還是明天再作打算吧。」

魯尼聽到他們這麼說，也沒有辦法，只好在街口停車。

夫婦二人下了車。

他們併肩而行，彷彿對羅馬街頭的夜景很欣賞！

走過一處噴泉，呂偉艮忽然停住了脚，摸摸口袋。

忽然他又向他的妻子問道：「你有硬幣麼？」

林愛莉一邊打開手袋，一邊問道：「要來幹什麼呢？撥電話麼？」

「不！要來許個願！」呂偉艮一本正經地說。

但是，林愛莉知道她丈夫並非那種人，他不會如此迷信！

不過，她終於給了他一些硬幣。

呂偉艮接過了，口中唸唸有詞，然後把硬幣先後投入噴泉之中。

這是公衆場所，所以任何人均可在此站立；但呂偉艮早已留意到有個人亦步亦趨地，跟住他們越走越近。

這也就是呂偉艮所以要「許願」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必須給予「機會」，讓後面的人過來跟他們作進一步的接觸。

「先生，你想許個什麼願？」一個男子面無表情地跟他搭訕。

身爲異地遊客的人，隨時隨地都會遇上這種情形的。

若在平時，呂林夫婦二人自然是毫不感到驚奇！

但現在不同平時，他們心裏明白，跟他們搭訕的人，可能巳經跟踪他們一個頗長時期了。只是直至現在才跟他們接觸而巳！

呂偉艮順口答道：「我有個同伴無故失了踪，想知道他是否平安？」

「你的同伴是個怎麼樣的人？」

「二十餘歲，中國人。」

「如何失踪？」

「太愛理閒事，給人抓去了。」呂偉艮沒有望向那人。

他非常明白這種人的心理，如果瞪住他，他可能產生錯覺。

另一方面，對方決不止一個人，附近必有其他人在旁監視。

那人又問道：「你的朋友與誰人在一起？」

「一個美國少女。」

「你想他平安回來麼？」

「當然！」

「那麼，爲我們送個口訊吧！」

「送給誰？」

「安格魯。」

「你想講一些什麼？」

「叫他單獨與我們會面。如果他再要花樣，他的寶貝女兒就會沒命！」

「我聽他說，他要去喝酒解悶，爲什麼你們不直接找他？」

「我們知道一直有美國特務保護他，我們不會冒這種險！」

「那麼，你想我怎樣？」

「如果他沒有辦法擺脫美國特務的糾纏，最好由你來做我們的中間人。」

「爲了我同伴的安全，我似乎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你眞聰明，但切勿自作聰明！」那人冷然說道，「我們只須要你代傳口訊，當我們的交易成功了之後，你的同伴亦自會安然回來。」

「你想我怎樣代勞？」

「告訴安格魯，我們不要錢，須要的是各式各樣的武器。」

「武器？」呂偉艮意外地吃了一驚！

「是的。」那人又說，「我們要美國人用武器交換安娜小姐的性命，你去告訴安格魯吧！我們自會等你回音。」

「你們須要一些什麼武器？」

「先去問他願意不願意，回頭我們再給他一張清單。」

「然則，我們如何連絡？」

「我自有許多方法可以把你找着。」

那人很有把握地說。

「好吧！」呂偉艮說道，「我會設法說服安格魯，但我只能盡力而爲，並無把握。」

「放心好了，安娜是他心肝寶貝，你只要十足傳話，不折不扣，他根本沒有選擇之餘地！」

那人說完，用力將最後一枚硬幣扔進了水池之中，然後走了。

呂林夫婦二人瞪住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的街頭上。

附近還有幾個可疑的黑影，這些人影都在較遠處聚集起來……

呂林二人於是匆匆到街口處截了一輛街車；他們不再回酒店去。

不久，街車停在一間酒吧門外。

林愛莉沒有落車，只有呂偉艮一個人

下車走進酒吧去。

呂偉艮找着了安格魯，然後匆匆將他帶了出來。

在塲扮成酒客的國際特警隊員們，並沒有阻止他們離去。

呂偉艮偕同安格魯，登上原來的街車，匆匆離去。

在街車之上，呂偉艮悄悄將「口訊」向安格魯傳達。

安格魯恍然大悟地說：「原來他們的目的並不在乎錢！」

呂偉艮試探地問道：「你打算如何應付？」

「的確令人感到爲難！」安格魯嘆口氣道，「這件事，擺得十分明白，他們是反政府份子。如果我們供給他們的武器，豈非與意大利現政府爲敵？這個萬萬做不到！」

「但是，他們會對付令千金。」

「那是另一回事！」

「無論如何，此事不宜公開。」

「我明白的，小女的生命與你朋友的都同樣地重要！」

「報警麼？」

「當然不會。但我會報告我上司——國務院必須知道此事。」

「叫他們切勿傳了出去，否則雙方可能再無轉圜之餘地！」

「我會叫大家保密的。」安格魯又說，「請代轉告魯尼隊長，看看他們國際特警方面有什麼艮策吧！」

後面有一輛車子亦步亦趨，呂偉艮當初以爲是魯尼的國際特警所控制，後來才知道是美國大使館的特務們。

那個綁票集團的人果然機靈得很，難怪他們一直不敢與安格魯接近，原來美國特務自始至終都在暗中保護着這位大使。奇怪的是魯尼他們一直未發覺這班美國人在暗地裏跟踪。

呂偉艮叫街車司機先送安格魯返回大使館，然後再返酒店。

× × ×

費里警官手上正持着一份清單。

他面對着的，正是一間被炸得七零八落的保險庫。

這是「希臘愛神大酒店」的保險庫，庫內所有代客儲存的物件均毀爛不堪！

費里警官手上的清單，正是酒店經理部交出的，上面列有代儲存的物品名稱，以及物主的姓名等等。

原則上必須是「希臘愛神」的住客，然後才享有這種資格；非住客酒店是不會代存物品於該保險庫的。

因此，費里警官希望利用這份清單，找出放炸彈的人。

他用點名方式，召集每一名曾託存物品於保險庫的人到塲，然後叫他們認回託存的物品——儘管巳毀壞不堪，還是要逐一細認。

費里的想法很簡單，只要某一件物品未有人認領，他就可以根據名單追查此人的來龍去脈。

但事實上，發生爆炸的物品，並不在名單之內。然則，該物品又是誰放入保險庫中去的？

費里警官不知憑什麼理由和綫索，突然將數名旅客扣留。

那數名被扣留查詢的旅客被帶返警局中去，自然是大呼寃枉！

據他們說：旅客根本不准進入保險庫之內，一切託管的行李，均經由侍役挽入保險庫裏面去。因此，最可疑的，應該是挽行李入內的侍役。

費里警官也早已明白到這一點，所以才會有此一着，故意扣留數名託管行李的旅客。

原來這正是費里警官聲東擊西之計。

費里警官充份利用了一個人的心理弱點，當某一件事發生了之後，如果是局外人，尤其是途經此地的旅客，他們幾乎必抱住「事不關己，已不勞心」的心理。

但相反，如果將他們扣留，他們立即由「局外人」而變成爲「局內人」，在聲聲「寃枉」中，勢必力求脫身之計。

費里警官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故意把數名旅客押回到他的辦公室來，然後讓他們分別在幾幀照片上辨認。

那幾幀照片分別屬於「希臘愛神大酒店」的侍役的。

根據酒店的提供，這數名侍役，當日都在該段時間——接近正午這一段時間值勤。他們也曾代客將儲存的行李挽入保險庫之內。

正是由於代旅客挽行李進入保險庫的，有數名侍役之多，所以，費里才感到頭痛。

現在費里就是要分頭盤問這數名旅客，根據登記託存物件的名單，他們的行李都非常接近爆炸的位置。

費里警官查問各旅客，主要有下面數點：——

第一，當他們將行李交到侍役手中時，在他們的房間，還是大堂？

有些旅客親自將準備託存到保險庫的物件先挽落大堂，然後交給侍役的。但也有人召侍役到房間中來。

第二，託存的件數，是否與名單上登記的，完全相符？

這一點至爲重要，因爲假如件數不相符，即表示侍役可能從中作怪。

第三，從侍役名單上認出他們的照片，看看誰代挽他們的託存物件進入保險庫，以及當時的詳細情形。

費里警官要了解當時的詳細情形，就是要判斷那一名侍役較可疑！

旅客們接受警方的隔離問話時，由於事態嚴重，所以不敢怠慢。因爲如果稍有差池，他們的行程便勢必受阻。

因此之故，費里警官這一次所獲得的資料十分豐富。

最後，被帶回來問話的旅客，都獲得釋放？

警方下一步的行動，就是跟踪被費里警官認爲可疑的侍役。

被跟踪的侍役，都是曾代客從房間中將託存的行李挽落大堂，然後在主管人員面前登記之後，存入保險庫的。

費里警官認爲這輩侍役最可疑。因爲由房間至樓下大堂這一大段路，侍役有太多的時間與機會可加以利用。

但無論如何，費里警官不打算採取任何行動，以免打草驚蛇！

因爲阿生和安娜仍在歹徒手中，所以警方的行動更加要小心！

連串的釘梢工作由警探執行，但如果稍有可疑的話，費里警官就會立刻通知國際特警隊方面的魯尼，由特警介入。

棕樹酒店方面的偵查程序，也是這樣。警方的偵查工作就是如此這般地秘密展開。

× × ×

呂偉良還沒有醒來，床頭的電話就響個不停。

對方是個陌生男子，他告訴呂偉良，一張名單已送到他的房間裏。對方要呂偉良立刻交到美國大使的手上去。

呂偉良半坐起來，望向房門門脚處，果然發覺地板上有張紙。

呂偉良想問多一句也不可以，對方迅速把電話掛斷了。

林愛莉也被電話鈴聲吵醒，落地將紙片拾起交給她丈夫。

呂偉良發覺上面寫了不少武器的名字，例如美製M十六型自動步槍，點四五口徑手槍，榴彈炮，手提輕機關槍，手榴彈，計時炸彈等等，一張橫頭單開列了數十種不同名稱的各式武器，看得呂林夫婦二人眼花繚亂！

「他們要這些東西幹嗎？」林愛莉自言自語地說。

「大概不會是爲了打刦用的，打刦無須用到這一類武器。」呂偉良瞪住那份名單說。

林愛莉道：「然則，他們絕非普通匪黨或者黑社會之流。」

呂偉良道：「是的，我早已想到了這點，一個普通的匪黨組織，不會擁有如此龐大的無綫電通訊設備。由他們用無綫電密碼連絡這一點忖測，已可以想到這班人絕不簡單！」

林愛莉問道：「那麼，你以爲他們是一些什麼人？」

「反政府份子！」

「有組織的革命黨？」

「差不多了。」

「然則，我們應該怎樣做？」

呂偉良道：「假如意大利現政府貪污腐化，意大利人民自會在大選中倒他的台。我們只是外人，當然無權干預內政的，但是，年來蘇聯和他的跑腿們借故帮助各國人民攪革命，把這個世界弄得亂七八糟的，其實每次無論成功與失敗，眞正得益的，只是蘇聯人自己！」

「看來我們必須趕快與魯尼連絡。」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我們仍得小心從事，否則阿生會有危險！」

這時候，電話又響了起來。

是魯尼打來的。

他說：「美國人調來大批特務，我担心事情會因此而惡化！」

呂偉良也知道中央情報局往往對「國外事務」表現得過份關心，這次一定又是他們不放心意大利警方，所以才調來大批「CIA」。

呂偉良在電話中只表示要見魯尼，但他叫魯尼不必開車到酒店來接他們。

呂偉良約好魯尼在一間餐室相見。

電話掛斷之前，林愛莉用手輕拍她丈夫的肩膊，呂偉良立即會意。

他們的視綫放在門脚之下。

門脚之下的門縫露出一綫光，那兒有兩點黑影出現。

那二點黑影是一個人的一雙足。

這等於說：有人駐足門外，正傾耳竊聽這房間中的情形。

林愛莉一躍下床，立刻就要採取行動，但給她丈夫一手抓住。

呂偉良這時剛好與魯尼講完了電話，聽筒掛上時發出了「叮」的一聲。

門縫下的足影迅速消失。

林愛莉頓足埋怨，埋怨她丈夫不該阻止她。

但呂偉良自有他的理由。

美國酒店大部份已改用按鍵式電話，但羅馬一流大酒店仍有不少採用舊式的圓盤式電話。剛才放下聽筒時發出「叮」的一聲，正好表示這些電話機已經有些陳舊了。

呂偉良低聲勸告他妻子林愛莉不要太衝動，否則反而會誤了大事！

呂偉良一邊小心摺疊好那張「勒索清單」，一邊催促他妻子梳洗。

十餘分鐘之後，呂偉良不但穿好了外出的衣服，還在房間中做了手脚。

三俠喜歡旅遊，住過不少一流大酒店，自然明白大酒店的管理情況。

一般大酒店，是不准閒雜人等登上客房部份去的，即使是找人，也得先通過侍役。

憑此忖測，剛才門外出現的可疑人物，有可能是一名服務於該酒店的侍役。

因此，呂偉良想到手上的「勒索清單」，亦有可能是此人送來的。然則，上面可能印有他的指紋。

呂偉良約見魯尼，除了商量營救阿生的步驟之外，就是要他將「勒索清單」影印幾份。除了交一份副本給美國大使之外，呂偉良要魯尼查驗紙上留下的指紋。

他認爲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綫索，只要查出紙上的指紋，最低限度也可以知道酒店中是否有內奸。

如果證明有的話，這件事就易辦了！

但在另一方面，他必須通知美國大使安格魯。

魯尼把「勒索清單」帶返他的秘密辦事處，影印之後，再交到化驗室去。

呂偉良就帶了副本到美國大使館去。

安格魯雖然愛女情切，但看了那份副本之後，也爲之皺眉！

「這的確是別開生面的勒索。」安格魯道：「他們爲什麼不要錢？」

「也許有了錢之後，他們也買不到武器，所以他們索性直接要武器。」呂偉良又說：「最新式的武器大部份由貴國製造，所以他們選擇你，也有道理！」

「但是，這些武器豈可隨便供應他們？」安格魯瞪住那份副本，說道：「若照此名單所列，數目足以裝備一個戰鬥營的軍隊！」

「下一步可能還會輪到另一位大使級人物，如此這般，不久之後，他們可能擁有裝備一個師團人的武器。」

「嗯！我明白了，他們想作反。」

「是的，作反。說得動聽一些就是革

命！」

「我們豈可跟意大利政府作對？」

「然則，你打算怎樣做？」

「先向國務院報告。」

「聽說貴國CIA方面已派來大批特務人員。是嗎？」

「那只是例行公事。」

「我們勸你還是保密，一切必須在秘密中進行，否則令千金處境堪危！」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給他們這一大批武器。」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但你不可以直接拒絕他們。最好還是先拖一陣！」

「是的。」安格魯又問：「魯尼隊長呢？我想找他談談。」

「他正忙着一些事情，但我想，他回頭會來找你的。」呂偉良又說：「武器清單切勿讓警方知道。」

「爲什麼？」

「偸運武器入境是有罪的，相信你也不想弄壞美、意兩國的關係吧！」呂偉良笑了笑。

呂偉良不想讓警方知得太多，是由於對方可能是個「革命組織」。

凡是這一類全國性的地下組織，各政府機構之內差不多必然有人潛伏在內。

人的心理就是大多數不滿現實的，所謂「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當一個人不滿現實時，往往會諸多埋怨。

最容易被人埋怨的，當然是政府。

例如埋怨政府對他們照顧得不够周到啦，行政失當啦，政制落後啦……等等。總之就是「不好」！

但很少人會想到：換了另一種政制是否就必然好過現在？

聽到最多埋怨聲的地方，必然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地方。否則，人民一定是敢怒而不敢言的，豈敢口出怨言？

只要聽到有人埋怨，那些「職業革命家」就會蠢蠢而動！到處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正是「越亂越好」！

目前世界各國儘管政制各有不同，但大致上來說，只分兩種：——

一種是自由政制，縱然是君主立憲，人民還有自由選擇領導人的權力，政府有錯，人民隨時可以倒他的台。

領導人如果做得不好，下次大選休想再有人擁護你！

人民不喜歡的，可以大聲疾呼！

只要你言之有理，當權者即使企圖壓制你，也有正義的輿論來支持你！

但另一種政制却沒有自由可言！統治者是變相的皇帝！

人民因無選舉權利，更無言論自由可言！

縱然你有勇氣指責當權者，但必須隨時準備戴上一頂「反革命」的帽子，甚至從此失踪！

人民的喜愛亦無選擇餘地，生活在那種環境底下，你只須想着如何僞裝自己，如何去奉承當權者，就可以活得長久些。

目前世界雖然還有所謂「中立派」，無奈以蘇俄爲首的極權世界，對他們的傾覆一點也不會放鬆；因爲所謂「中立國」，他們的生活還是自由的。

傾覆者就是充份利用自由世界的弱點，無孔不入！不滿現實的人，自然亦成爲他們收買的最佳對象！

現在綁架了阿生和安娜的人，可能就是意大利國內的地下組織。

無論他們的後台老闆是否蘇俄人，總之，他們的要求已充份表露出，這帮人必然是個武裝的非法組織。

呂偉良一向對政治不感興趣，他覺得每一個政府有每一個政府的優點，每一種政制有每一種政制的好處，善惡悉隨人便而已。

但是年來可能是受到了國際特警隊的影响，也可能是旅遊的地方太多，對各地環境有了實質上的比較。

因此，他也覺得自由世界確實有值得維護的地方！

夜鶯悲鳴　紙上乾坤

魯尼已從化驗人員手上取過了報告。

報告指出，那紙上最少有五個人的指紋，其中兩個就是呂林夫婦二人。

至於其他三組，最少有一組是個女子的十個指紋。

現在魯尼要安排一些特警隊員到酒店裏去工作。

那間噴泉酒店就是呂林夫婦二人下榻的地方。

特警隊員的任務就是：要取得酒店一些侍役的指紋。

尤其是曾在四樓值勤的侍役們。因爲呂偉良夫婦是住在四樓的。

要取得侍役的指紋並不困難，只要到四樓去開間房，扮成遊客的身份，略施小計便可以完成了任務。

魯尼盡可能不去麻煩羅馬警方，就是担心打草驚蛇！

國際特警隊的任務，已經由偵查「夜鶯計劃」進一步發展成「拯救阿生」的行動。

魯尼知道美國人也正在獨自處理這件事。他們表面上似甚尊重羅馬警方，但美國特務行事又豈肯受制於意大利人？

魯尼也有他們的目標，那就是除了拯救阿生之外，還要協助美國人救出安娜，帮助意大利政府偵破那非法組織。

意大利也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否則，他們的秘密辦事處又怎麼可以設在羅馬？

呂林夫婦二人返回他們稅居的噴泉酒店時，魯尼也陪着他們回來。

魯尼帶了助手。

他們手上挽住一個公事箱。裏面有各式各樣的儀器。

各人先到呂林夫婦二人的房間，呂偉良小心地把門關上。

呂偉良離去時做過手脚，所以如果有人偸過入來，或者搜查過他們的衣箱文件等，一定會留下痕跡。

但是，經呂偉良檢查過之後，發覺並無可疑之處！

他們再進入隣房去。

隣房就是阿生居住的那一間。

呂偉良發覺阿生的行李有被人搜索過的痕跡，於是示意魯尼和助手在四周印取留下的指紋。

較早時由魯尼授意，僞裝遊客到這兒來開了一間房的特警隊員，這時亦與魯尼他們連絡上了。他們都是極優秀的偵探全才，加上早有準備，儀器就在手上，所以，答案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出。

呂偉艮担心偷入阿生房間的人，終會有可能發覺阿生的身份是國際特警隊員，那時對阿生的安全就有問題。

由於帶進來的儀器既方便又新式，所以魯尼和他的助手很快就找出了答案。

較早時到酒店來的特警隊員，已取得在四樓當值的侍役的指紋。因此，現在就有得比較了。

他們發覺留在「勒索清單」上的指紋之中，留有編號「四二六」侍役的指紋。

這等於說：這份變相勒索函件，最低限度也是由「四二六」號侍役負責傳送給呂偉艮夫婦的。

至於留在阿生行李上的一組指紋，也是屬於「四二六」的。

換句話說：「四二六」可能是地下組織的一名成員！

他的任務大概是：傳遞訊息，以及在酒店中做內奸。

從搜查阿生行李這一點忖測，該非法組織的人，可能對阿生巳起了疑心！

「四二六」號侍役仍在當值，所以他們必須格外小心。

阿生的房間是與呂林二人所住的一[illegible]租下來的。

現在阿生雖則不在，但呂偉艮一直將它保留下來，寧願納空租，因爲他不知道阿生什麼時候回來。

魯尼爲了避免打草警蛇，下令特警隊員耐心等待「四二六」下班，然後悄悄去跟踪他。

× × ×

阿生甦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正躺在地上，身畔坐了一個人。

她就是安娜。

安娜善意地瞪住他，問道：「你怎麼樣了？朋友。」

「大概還沒有死掉吧？」阿生摸摸後腦，又問道：「我怎麼會在這裏？」

「我們被人綁架了！」安娜道：「這就是囚室！」

阿生坐直了身子，放眼四望，發覺四周密不透風。

門是鐵的，門上有孔。

門的高處有抽氣設備，那是唯一提供空氣給這斗室的地方。

阿生道：「見過他們的人麼？」

「見過了，他們對我說：只要我好好地合作，包保平安。」安娜又說：「他們曾問及你是誰，我只稱你是我朋友。」

「謝謝你！」阿生不敢說得太多，他担心隔牆有耳。

安娜的意思也等於告訴阿生，她並未洩露阿生的特警身份。

阿生又問道：「你可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安娜聳聳肩，苦笑道：「天曉得！可能他們的目的在乎錢。」

「你救我總算救得合時，最低限度現在有個人陪伴你！」

「是的，現在也許是你報答我的時候了。」

「要我救你出去？」

「我知道，像你們這種人，一定有辦法的！」

安娜所指的「這種人」，自然是指國際特警隊隊員。

因爲阿生曾將眞正身份告訴過安娜。

阿生苦笑一下：「現在這情形，恐怕我們插翼也難飛！」

鐵門在响。

有人入來。

門外站了三個人，兩個握槍，在旁虎視眈眈，一個走在前頭。

走在前頭的一個對阿生和安娜說：「你們都站立起來。」

二人站了起來。

那人又說：「跟我走，小心點，不要企圖反抗或逃走。否則，你們會被亂槍殺死！」

安娜走在前，阿生走在後，他們在監視下被押出去。

來到一間房，房內坐了一些人。

阿生放眼四望，似乎都是意大利人。

一個年約三十餘歲的意大利人，留了鬍子，看上去十分老成！

他好像是這班人的首領。

但阿生所注意的，並非這個人，而是房間中的另外兩個人。

那兩個人也一度望住阿生，令到阿生有些忐忑不安。

他們正是阿生在遊魔術島時，回程蘇蘭杜鎮的小輪上，遇見過的兩個人，當時他們曾鬼鬼祟祟地，躲在一角細談。

從那時候開始，阿生巳經非常注意他們，但後來他們分別了。

分別時又說過「一周後羅馬再見」，當時阿生巳經有些懷疑他們正是在黑洞中用密語交談的人。

眞想不到現在這裏見到這兩個人。

阿生極力避過他們的視綫。

似是首領的人問安娜：「你想快些離開這裏麼？」

「當然想。」安娜道。

「那麼，請聽我說，寫封信給你父親吧！」那人說。

「你要我說些什麼？」

「你在信中說：你十分同情我們，叫他無論如何，一定要滿足我們的要求。」

「美國政府不會支付太多錢給一個外交官的，我勸你放過我吧！」

「你弄錯了，我們不是要錢。」

「然則，你又要什麼？」

「我們須要武器。」

「武器？」

「不錯，我們知道美國人有錢，但你們製造的武器更實用。」

「是不是我寫了信就可以走？」

「當然不是，你寫信給你父親，叫他快些辦妥這件事。」

「好吧！我寫，但，我有條件！」安娜忽然又說：「[illegible]你們[illegible]答應我，我立刻就寫。」

「你有什麼條件？」

室內所有的人都感到有些意外地，瞪住了安娜。

阿生自然也明白，以目前他們的處境，又怎麼會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從安娜的言談中，阿生早巳覺得她是個敢作敢爲的少女。

想不到現在她果然是挺起了胸膛說話：「我想知道，你們現在當我們是什麼東西？」

室內各人又是一怔！

「你們？嗯……」那首領說：「你當然是一位大使千金。」

「既然當我們是人，爲什麼把我們作狗一樣看待？」安娜有點生氣地說。

「哦，原來你不喜歡那間房！」首領對身邊的人說道：「換一間像樣的給他們吧！」

「我要有兩張床，有枱，有椅。」安娜又說：「最好還要有窗，我不習慣住沒有空氣的地方。」

「好吧！你們都照小姐的意思去辦！」首領又說：「信寫好了，交給我看過才送出。」

有人先出去準備好房間，也有人分別將阿生和安娜押走。

但是，就在這刹那間，有個人喝住：「慢着！把他留下來。」

阿生心裏一凜！

他的一顆受驚的心，差些兒就要由心房跳了出來。

說話的人自座位中站直了身子。

此人正是阿生在蘇蘭杜小鎮渡輪上見過的兩個神秘人物其中之一。

他盯實了阿生：「我們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

「嗯！」阿生想過了，他不能識穿他們，否則處境會更加危險！

因此阿生說：「對不起，我並不認識你。」

另一個在沉思中，恍然地說道：「對了，洛加，記得我們在蘇蘭杜鎮的碼頭上嗎？」

叫洛加的人比較年青，大約三十餘歲。至於剛才說話的一個，年紀較大，當時也是帶了一個好像是他妻子的女人。

洛加也想起了。

他問阿生：「你曾跟踪我們到加比利島去，是不？」

「我跟踪你？」阿生苦笑搖頭，「我只不過到有魔術島之稱的名勝去旅遊，我爲什麼要跟踪你呢？」

洛加仍舊以懷疑的目光盯實阿生：「難道一切只是凑巧？」

「老實說，我根本沒有注意到你們也曾到該處去旅遊。」

「你到底是什麼人？」

「中國人，遊客。」

「那麼，你爲什麼會在大使館之內出現？」

「你問得好啊，這件事應該先問問那些混蛋美國特務。」阿生生氣地說：「我在機場附近觀光，突然被美國人押上車，强行囚禁在美大使館之內，還好這位小姐救我出來。想不到還不及走脫，就給你們打暈！」

室內各人互相交換着眼色！

從眼色中可以看出，大部份的人都很相信阿生的話。

只是那個首領又問安娜：「爲什麼你是你的朋友？」

安娜道：「他講的雖然是實情，但我覺得他這個人不錯，所以，我才放了他，事實上，我們巳經交上了朋友，這有什麼不對？」

意大利人比起美國人更加開通。他們看見安娜如此天眞，也忍不住笑了！

首領道：「我還以爲你們結識了不少日子，現在才知道你們初相識。然則，你要不要我將你們分開兩間房？」

安娜道：「不！千萬不可，只要一間房，兩張床就够了。」

阿生也覺得未免太過隨便，西方少女雖然很大方，但阿生反而有點不好意思。

室內的人都作會心的微笑！

阿生當然明白他們笑什麼，但安娜却佯作不知地，又說：「我不習慣一個人睡一間房，尤其是陌生的環境，我怕黑！」

首領對阿生說道：「我暫時相信你的話，但如果給我查出你不是遊客，你得小心！」

阿生終於被人帶走。

他和安娜一齊，被人帶到一間房去。

這一間不是剛才那一間四周密不通風的囚室，而是一間頗大的睡房。

房間四壁雖然灰落壓封，但最少也有個窗口可以通風。

門是在外加鎖的，他們顯然仍難獲得自由。

房內有個洗手間，兩張床，一張枱和兩張椅子。

枱上放了紙筆，還有信封。

把安娜押入來的人示意她：立刻就要她開始寫信給父親！

阿生等到押解他的人走了之後，首先走到門後傾耳細聽。

當他確定門外沒有人監視時，又開始在室內作了一項檢查。

阿生初步確定這裏沒有竊聽的裝置，但門被人在外[illegible]鎖上了。

窗門上有鐵枝，窗門是木製的舊式百頁窗門，被人以木條交加釘上，封住了。

也就是說，窗門不能開啓，但由於那是舊式的「百頁窗」，所以站立窗前，倒還可以呼吸到一口新鮮空氣，而且還可以透過百頁窗的空罅，看見街上一些情景。

總之，這裏比起剛才那一間囚室，總是好得多了就是。

阿生巡視了一遍之後，心裏巳經有數了。

安娜低聲說道：「你有辦法帶我逃走麼？」

「逃走未必有把握，」阿生說：「但我會設法叫人來救我們出去。」

「你眞的有辦法？」

「試試吧！」

安娜到窗前看看，心裏也了解到阿生打算怎麼樣做。

「讓我立刻寫一張賞格！」安娜低聲說：「任何人拾得此紙，只要他帶到美國大使館，即可得一千美元！你以爲這樣好不好？」

「好是好的，但不是現在，」阿生指指那椅子，「你先坐下來，寫信給你父親，他們很快就會派人入來。」

安娜於是坐下來寫信。

阿生站在窗前凝思！

他想過了，只要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其他事情就好辦了。

但是，百頁窗的空罅只能讓他們俯視街上一部份景物。

阿生對羅馬的街道並不熟悉，因此他無法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也許安娜說得對，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看街上這麼多人經過，只要有一個人肯帮帮他們，他們脫險的機會就大。

但是，這種嘗試只限於一次，假如萬一失敗了，後果就難以想像。

從現場上的估計，下面街上離此約三四丈之間，那麼，這兒大約是三樓吧！

下面街上有人過，亦有車過，但車子不多，這表示它不是主要街道。

這條街也跟羅馬市區許多街道一樣，道旁有石像雕刻，也有噴泉。

對了！阿生靈機一觸，這些噴泉和石像，就是最好的辨別街道的辦法之一。

因為羅馬街上的石像和噴泉是個個不同的；也就是說，每條街與每條街的石像和噴泉，都不相同。

阿生只要能將這一點向救援他們的人說得明白點，他們就會按址前來，將他們救了出去。

但是，問題却是如何表達這一點？

寫字於紙上，然後投落街上，可能是辦法之一，但如何保證路人一定注意由此投下去的紙團？又如何保證它落入警方之手？

思想間，安娜已經寫了一張字條遞過來。

雖然阿生提醒過她，不要引起外面的人的注意。但安娜覺得若不趁早辦妥此事，等到她寫好給她父親的信之後，相信對方已將紙筆收回，那時就會欲寫無從了！

因此，安娜首先匆匆寫成了以下一張字條：——

「拾得此字條的人，請即往美國大使館，保證可獲得賞格美金一千元正。條件是謹記這裏的地址。這兒街邊有個小童石像噴泉……」

以下便是安娜本人的親筆簽名。

安娜還寫了一個信封，信封面是一些令人觸目的字句。

上面寫着下面的字句：「這裏是美金一千大元！」

阿生也覺得她的做法可能是對的，這件事做得越早越好！

阿生看過了之後，立刻將字條放入信封之內，然後由百頁窗的縫罅中，滑落街上！

由於角度關係，阿生和安娜都看不見街上到底是否有人注意到他們投下的信。

不過阿生多少也覺得有些奇怪，在正常的情況下，如果有人注意到樓上有紙片飛下，必然會下意識地抬頭仰望的。

但是，現在似乎毫無動靜！

是那個信封太過輕飄飄，還是風太大的緣故，以至吹往了別處？還是擱在屋外的凸出部份，沒有掉到街上？

阿生覺得他們可能做錯了，也許剛才應該寫多幾張，不加信封，讓字條隨風飄揚而下，如此一來，也許有更多的機會讓路人拾得。

就算每張賞格美金一千元，寫得十張八張也不過一萬八千而已，難道還担心美國大使負担不起麼？

阿生這樣想着，立刻又想叫安娜再多寫幾張。

但是，這時候突然有人開門進來。

是那位首領，他催促安娜寫信給她父親安格魯。

安娜為了避免對方生疑，只好照他意思去寫了一封信。

那個意大利人安慰他們在此暫住，又說事情很快就會過去。

阿生果然沒有料錯，安娜完成了那封給她父親的信之後，對方便順手將信封，信紙和筆等文房用具都一一收回。

安娜果然做得及時，只是不知她的求救信是否收效而已！

× × ×

兩項重要的跟踪，似乎都注定要失敗了！

第一項是由羅馬警方展開的，對象是「希臘愛神」和「棕樹」兩家大酒店的侍役。費里警官認為可疑的人。

第二項是由國際特警執行的，無獨有偶，被跟踪監視的對象也是侍役。

只不過後者是另一間酒店的侍役，他是呂偉艮等三俠稅居的酒店——噴泉酒店四樓的侍役，編號「四二六」。

奮尼派人跟踪了「四二六」兩天，發覺他一切生活顯得十分正常。

他沒有與任何可疑的陌生人接觸，每天落班之後，便返家休息。

但是，由於指紋的印證，奮尼肯定他是個問題人物；他越是表現得鎮定而沒有破綻，只有表示他「道行高深」而已！

奮尼覺得他們可能疏忽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細節，因此必須從頭做起。

他把數名曾奉派跟踪過「四二六」號侍役的特警隊員召來。先叫他們把跟踪過程約略說了一次，叫人一一記錄下來。

「四二六」號侍役之所以被認為正常，是由於他的日常生活顯得極之有規律。

首先他每日下班時，先到酒店員工的更衣室，換回自己的衣服，然後進入洗手間去，數分鐘後出來，最後離開酒店。

進洗手間似無可疑之處。有些人習慣起床後第一件事便坐洗手間，有些人却在忙完了公事之後才解決。

「四二六」號侍役顯然屬於後者。每日工作完畢之後才進洗手間，這顯然是他的習慣！

然後，他踱步回家去。

每天他返家時，必在街口一間店子門前購買一包香烟。

這看來亦無可疑之處。許多人就是習慣了光顧一個烟檔。

但是，奮尼覺得這些表面看來無關重要的事情，其中都有古怪！

主要還是由於「四二六」號侍役分明是個奸細，為什麼沒有人與他接觸？

國際特警隊所以一直不採取行動，就是等待着他「自動帶路」到藏參地點去，屆時才將歹徒一網打盡！

但是，這傢伙竟然好整以暇的，到底是何道理呢？

奮尼於難明之餘，又悄悄指揮手下進行電話竊聽。

但是，「四二六」號侍役返到家中之後，多數時間只看電視，聽唱片，連電話也很少很少去用。特警們自然聽不到什麼綫索。

國際特警隊唯一的收穫似乎就是以下一些關於「四二六」的資料。

「四二六」號侍役叫卡達，未婚，二十四歲，在該酒店服務不足一年。服務記錄頁好，家中有父母弟妹。

除此之外，連卡達的朋友也查不到。的確令人失望！

國際特警隊很少這麼「失威」的。

奮尼在召集手下會議之前，本來約好呂林夫婦二人也來參加。但呂林二人却去了美國大使館，臨時失約。

奮尼也知道三俠的過人智慧，許多事情有他們插手之後都迎刃而解。

但是這一次，阿生被人綁架，呂林二人又要帮着美國大使去了，奮尼惟有自己動腦筋！

奮尼覺得「四二六」號侍役卡達可能是地下組織散佈在各大酒店的衆多內奸之一而已。除了他之外，必然還有其他奸細，潛伏於各大酒店之內，為該組織秘密服務。

最易見的事實就是：羅馬警方也正在跟踪兩間酒店的侍役。

國際特警與羅馬警方之間有過默契，只要他們有任何發現，一定通知對方。

現在羅馬警方既然未有任何通知傳來，自無任何發現。

因此，奮尼惟有重新再部署一番。

他首先約定了羅馬警方的費里警官。

奮尼要求費里派人到噴泉大酒店去，公然搜索阿生的房間和行李，必要時還可以將行李帶回警局代存。

費里問：「為什麼要我這樣做？」

「只有你採取行動，我監視的人才會有新的行動，只要他有新的表現給我看，我然後才可以找出破綻來！」奮尼說。

費里過去和奮尼合作得十分愉快，所以對他的要求自難拒絕。

但是費里却說：「我帮了你，你又怎樣帮我？我這邊也毫無進度！」

奮尼說：「照我估計，地下組織在各大酒店佈下不少奸細，他們既屬同一組織，只要我這方面有進度，他們遲早會被一網打盡！」

於是費里警官立刻親自帶人趕到噴泉酒店去。

費里找着酒店經理，表示接到綫報，懷疑有個中國遊客有問題，要搜查他的行李。

經理自然不敢擋駕，叫人開門叫讓費里警官帶人入內搜查。

事實上阿生已數天未見人面，酒店方面也覺得奇怪，但呂林二人肯付房租，他們也沒有理由硬要追究下去！

費里煞有介事地，搜索過阿生的行李之後，追問阿生的下落，經理自然提及呂林二人，無奈呂林二人已外出。

費里當然知道呂林夫婦二人已去了美國大使館，他只不過「演戲」而已！

費里警官演完這一幕之後，便帶人走了。以後的事，他交給奮尼自己去理。

奮尼這一次為審慎計，親自負責跟踪和監視行動。

他發覺「四二六」號侍役卡達下班之後，像往常一樣，先行更衣，然後進了洗手間。

洗手間就在更衣室隔隣。

由於事前的安排，那兒早已有着一名國際特警隊員。

表面上彼此都在不同的間格內如厠，其實特警隊員負起了監視之責。

秘密終於發覺了。

卡達在如厠時，順便在一張小紙上寫報告。

在旁窺伺的特警隊員目睹他將那小紙片夾在一張鈔票之內。

後來卡達離開酒店，如常地踱步返回家去！就在街口買香烟時，奮尼和他的特警隊員終於找出了答案！

香烟小販是個身裁肥胖的意大利中年男子。他看見卡達這位熟客，立即從內格取出一包香烟遞給卡達。

這情形看來並無不妥之處，但奮尼因為接到在洗手間內監視卡達的特警隊員的報告，知道其中奧妙就在乎香烟與鈔票之間。

卡達在洗手間寫好的紙片夾在鈔票內，那麼，烟販特別從烟格後面取給他的一包香烟之內，相信亦另有文章。

一般人買香烟的情形大致是：放下鈔票，從架子上取去一包你所購買的香烟。

但是，剛才奮尼他們看見的情形，似乎有些例外；為什麼胖烟販要由架子後面另取一包香烟給卡達呢？

毫無疑問，這種間諜傳訊手法足以表示出這名烟販就是中間連絡人。

於是奮尼決定用耐心去等待這胖子的下一步行動。

果然，胖子烟販在卡達離去後，趁住又沒有人客到烟檔前之際，偷偷望了那鈔票一眼，發覺內中夾有字條，立即揚聲把老妻叫了出來，他自己則溜到後面去。

這是家庭式的小生意，奮尼担心後面有後門，叫一名特警隊員，跑到後面去監視。

但未及三分鐘光景，已看見胖子烟販再度出現屋前。

原來他只是內進加衣，然後騎了一輛機動脚踏車（電單車），匆匆而去。

奮尼親自駕車跟踪，胖子烟販似乎一無所覺。

到了一條街道盡頭處，胖子烟販擺好車子，然後竄入一間舊樓去。

奮尼正在打量着該處四周的環境之際，竟然發覺隣近道旁也停了一輛似曾相識的汽車。

奮尼認得這是警探用的私家車。

車內坐了三個人，從輪廓看，其中一人似是費里警官。

奮尼立刻落車走過去，果然是費里和他的助手們！

「眞有緣，又在這裏見到你！警官先生。」奮尼笑了笑，彎着腰望向車內。

費里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別太過張揚；助手則推開了車門讓他上車去。

奮尼一邊坐進車裏去，一邊說道：「警官先生，謝謝你帮了我一個大忙！」

「不必嚕嗦了，如果你的目標就是前面街口那間舊樓，我們的目標可能一致！」費里道：「剛才進去的胖子，可就是你要追踪的人？」

「正是，他是個中間連絡人。」魯尼隨即把胖子烟販與酒店侍役連絡的間諜手法向費里警官說了一次。

費里警官也將探員跟踪「希臘愛神」和「棕樹」二家酒店侍役的經過，約略道出。

費里警官口中的酒店侍役也是狡猾得很，自從警方從遊客口裏獲得資料之後，最少有數名侍役被密探秘密監視和跟踪。

但是，他們就像卡達一樣，一切顯得平凡而且正常。

不過，費里警官並不因此而罷手。反而疑心更加大！

為了找出幕後主腦，警方仍以極大的耐心等待下去，一直沒有動手抓人。但探員却分別在兩間大酒店門外，設下了空前嚴密的監視網，對可疑侍役進行監視和跟踪。

結果警方發覺侍役們每天上班時，必到更衣室換上制服。制服的口袋中，必有一紙密碼，那是一項當日的工作指示。

接受「命令」的侍役看過了一紙密碼之後，必將紙條撕毀，投入水厠中冲去，然後若無其事地，如常上班工作。

然則，誰將這一紙密碼的「命令」分散於可疑侍役的制服口袋中？

是一名侍役領班。

此人叫非爾，他配有若干名侍役衣櫃的鎖匙。每揀着更衣室沒有人之際，便進行分發命令的工作，與此同時，每次他也順手從各人的衣櫃中，取去當日的工作報告——那是由各侍役寫成的。

當然，並非每一名侍役都是非爾的手下，只有數名而已。

更衣室之內，每一名侍役或領班，均配有一個綱櫃；每個鋼櫃均有一枚鎖匙，由各人保管，以便上落班時使用。

警探於獲悉此中內情之後，立即向費里警官報告。

費里肯定非爾這位領班是個小頭目，必與地下組織有連絡，於是集中監視他。

但是，他竟然一直沒有動靜，直至到今天才悄悄溜到這兒來，想不到國際特警隊的目標，竟然亦在於此。

毫無疑問，眼前街口那幢舊樓就是地下組織的一個連絡站！但却未必就是囚禁阿生和安娜的地方。

無論如何，費里警官於會合了國際特警隊之後，確定了這是一處關鍵性的地點，於是派人暗中將那幢舊樓重重包圍。

大批警探和國際特警隊員偽裝成各式人物，埋伏在附近街頭巷尾，注視着每一名在舊樓出入的人，對他們展開跟踪，監視！

舊樓樓高三層，窗戶密封，一看就令人產生了神秘的感覺！

各國製片家都喜歡跑到這古城來拍外景，為了讓觀衆們在視覺上獲得美感，鏡頭多數對住一些古蹟與美景！

其實，羅馬仍有許多舊樓，不少橫街窄巷就像澳門差不多，與香港的高樓大厦比較一下，總是覺得古老落後！

眼前這幢舊樓就是不大惹人注目的地方，但警方却發覺這裏有前後門，還有橫門。由於位處單邊，又是路口，簡直四通八達。也因此之故，警方的監視更加要小心翼翼！

大批神槍手出動，分派到隣近幾條街道的樓宇屋頂去埋伏。

警方分別用無綫電通話機與各方面保持密切連系，只要一聲令下，他們就會與國際特警隊人員採取連串行動。

×　×　×

美國大使館內。

在大使安格魯的辦公室裏面，除了大使本人和他的主要助手之外，還有兩位貴賓，他們就是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

安格魯是在收到他女兒安娜的來信之後，才派專人秘密邀請呂林二人到這裏來的。

那封信就是安娜在綁架集團的人監視下，匆匆寫成的。目的無非催促安格魯，快些依照單上的軍火數目，準備好換回人質。

安格魯大使已將此事向國務院密告。美國政府當然不會答允供應地下組織這麼一大批軍火，因為明顯地，這是對意大利政府不利的。

但是，安格魯却又非常担心女兒的安全，因此只有求助於呂林夫婦二人。

安格魯非常明白呂林二人的底細。知道他們與國際特警隊方面的關係密切，加上阿生又同時被綁架集團一併擄去，因此非常順理成章地，讓他們湊在一起合作。

呂偉艮接過安格魯交到他手上的信，立刻就感到有一種奇異的感覺。

安格魯告訴他，此信是由一名小童送到大使館來的。

小童已被查明只是路邊一名無關重要的頑童，為賺取數百里拉的小賬，而為一名神秘男子將此信送來。

里拉是意大利的貨幣單位，年來由於各國受到世界性通貨膨脹的影响，幣值極不穩定。有時每一千元里拉價值七八元港幣，但目前牌價又跌至五元七八角之間。

因此，數百元里拉的小賬，只是數元港幣代價，那神秘男子的出手，也不算低了。

但當美國特務追踪時，那神秘男子已失了下落！

不過令到呂偉艮產生奇異感覺的，並非送信人，而是紙上似乎另有乾坤。

原來呂偉艮為人向來胆大心細，尤其是對付這一類案件，算得上是相當有經驗！何況這又涉及阿生的安危，他也就更加小心翼翼了。

呂偉艮覺得信紙之上有凹痕，這表示在寫這封信之前，有人寫了另一封信。

呂偉艮不知道安娜在此之前寫過求救信，因為直至到現在為止，大使方面一直沒有接過任何求救信。

但是，呂偉艮在看過安娜寫給她父親的信之後，覺得那些凹痕上的字體與安娜現在眼前的字體很近似。

這是一種航空信箋，一本有數十頁之多。質地很薄。年來原子筆流行一時，寫字時稍為用力一點，下一頁就會留下了凹痕！

呂偉艮心裏既然生疑，立刻就亮了燈，細心加以研究。

凹痕頗深，若非上面寫了字蹟，幾乎可以在燈光之下將原文讀出；但現在上面寫了許多字——是安娜在監視下寫給她父親的信上的原文。因此看起來，也就份外吃力！

縱然如此，呂偉艮仍然細心地忖摸。經他再三分析之後，總算把其中意思找到了。

呂偉色發覺那是一封求救信，但安格魯力稱並未收到該信。

呂偉良憑經驗可以猜測得到，那封求救信可能被疏忽，亦可能被對方截回。否則，一千元美金的賞格，沒有人拒絕接受的。

不過呂偉艮最重視的，還是最後一段，就是提及該處環境那一段。

呂偉艮不熟悉羅馬街頭上的環境，但大使館中却熟悉。

於是，他們決定先去找到信中凹痕所示的字句：「……這兒街邊有個小童石像噴泉……」之所在。

大使館中有不少職員本來就是變相特務，為了工作上的便利，一般都必然對當地的環境非常之熟悉。

因此，只要大使一聲令下，這班人要找的地方，也就輕而易舉地找到。

就當呂林夫婦二人被美國特務帶到那處路邊去「參觀」一個石像噴泉時，他們的踪跡和動靜立刻就被另一班人注意到。

這班人並非別人，正是羅馬警探和國際特警隊隊員們！

還好當時費里警官和魯尼隊長都在汽車之內，他們老遠已認得呂林夫婦二人——雖然他們扮成遊客，而美國特務則扮成另一批遊客與嚮導，但仍逃不過魯尼和費里的耳目。

至此，呂林等人立刻被秘密請到汽車中去。

魯尼忍不住問：「你兩位大概到了這時候，不會真的還有心情欣賞街景吧？」

呂偉艮道：「你們大概也不會無端獃在這裏看女人大腿吧？」

車內揚起一陣笑聲，但很快就沉寂下來。

因為又有人進入那幢被監視的建築物去。

費里警官道：「大家別浪費時間，你們是否也有了綫索？」

呂偉艮於是把信中凹痕所示的綫索，對各人說了一遍。

費里警官和魯尼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道：「這麼看來，這兒不但是連絡站那麼簡單，極有可能就是大本營。」

魯尼道：「我們既然異途同歸，證明一切努力並未白費！」

費里道：「看來時機已告成熟，我們動手吧。」

於是美國「CIA」特務，羅馬警探以及國際特警隊人員等三方面，臨時組成了聯合指揮部，逐漸把包圍圈縮小。

各處屋頂上的神槍手奉命緊急戒備，立刻就要展開行動。

由於屋內情況未明，警方担心裏面的人擁有槍械，因此先行暗中勸請隣近的居民暫時避開，以免萬一發生槍戰時，會沙塵滾滾，殺錯艮民！

現場上外弛內張！

現場之內——那幢引起三方面不約而同地，同時追踪而來的三層高樓之內，似乎仍未發覺他們的行藏已告敗露。

屋內的人正在進行對阿生的迫供，審訊！

事情首先開始於安娜投落街上的一封求救信。

原來那封求救信並未直接落到街上，難怪阿生當時因為路人沒有反應而生了疑心！

綁架集團首領早已想到安娜可能有此一着，但他們沒有揭穿她，反而故意造成環境上的便利，讓安娜發出求救信，也讓她故意投落街上。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安娜和阿生兩人安心地在這裏，等人來救他們脫險。

這是任何人都難免的心理反應，求救信既然已發出了，若非迫不得已，決不會再作無謂的犧牲。如此一來，阿生和安娜二人最少會有一個時期安定下來。

這樣，看管他的人，大概也可以安枕無憂了。

安娜草草寫成的求救信，不錯是由窗口投出的。

但是，由於事前的巧妙設計，窗外另有安排，令到由罅縫中投出去的信，結果還是沒有掉落街上，反而由二樓掉入同一直綫的一個窗口，跌回屋內去。

這情形阿生和安娜當然見不到，亦無法可以事前知道其中詭計。

對方將安娜的求救信截獲之後，仍然

新系機構諸位作者支領稿酬請移玉步

敬啓者　敝社為配合發展業務計劃，將原有新街五至九號舊樓拆卸改建新大厦原日設在新報大厦二樓之會計部現暫遷移「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工業大厦十一樓」照常辦公，凡新系機構屬下：新報、新夜報、新星日報、新電視、新知新文摘、新科技、武俠世界、藍皮書、環球文藝諸位作者敬希自即日起，駕臨新址支領稿酬是荷。

新系機構會計部謹啓

不動聲息；直至到他們收到了另一項報告，才將阿生和安娜分隔開。

這項報告是來自酒店方面的。

他們派駐酒店的奸細，將警探搜查阿生房間的事，向這裏的首領報告。這時他們仍未知道阿生的特警身份。

但與此同時，他們竟然接到另一項報告，指證阿生原來是一名國際特警隊員。

儘管阿生極力否認，但對方卻嚴刑迫供！

阿生慘受皮肉之苦！

曾經在蘇蘭杜鎮渡海小輪上見過阿生的兩個意大利人——菲拉維與洛加，越想越覺心驚，他們以為阿生既是國際特警隊員，又如此湊巧地在小輪上相遇。

那麼，阿生必然是奉命，千里跟踪他們！

但阿生卻極力否認了這一點。

任何人也會有同一樣的想法，就是阿生既是一名特警隊員，又自始至終地跟踪住他們，他們的「夜鶯計劃」能否完成，實屬疑問。

阿生現在可以有更多機會聽到洛加與菲拉維二人的聲音了。

這二人的聲音，正是阿生在黑洞中「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

現在阿生差不多可以肯定，當時在黑洞中說話的，就是洛加與菲拉維二人。

後來阿生有機會再在小輪及碼頭上遇見他們，但絕對想不到現在竟然會變成他們的階下囚。

阿生無計可想，任他如何否認，對方還是要迫他說出有關方面準備如何對付他們這班人。

阿生把心一橫，說道：「是的，你們可沒有猜錯，我們國際特警方面，自始至終一直在追查着你們的『夜鶯計劃』，包括你們那四項密碼通訊！」

「你總算說了眞話。」洛加道：「那就等於說，你們已查出了我們的密碼？」

「是的，什麼夜鶯，禿鷹，小松鼠等等代號，我們也瞭若指掌！」阿生說：「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的話，你們現在已被我們的人重重包圍住了。」

「你是說：你的人連這裏也知道了？」洛加半信半疑。

阿生道：「是的，不怕坦白對你們說吧！我們已將這地址在求救信中說得非常明白。」

「求救信？」室內各人互相望了一眼，立刻發出一陣笑聲。

笑聲過後，洛加把一封信展示：「你所講的求救信，是否就是這一封？」

阿生看了一眼，立即渾身一凜！

他見過安娜所寫的求救信，現在也很易就認出正是這一封。

洛加冷然一笑，道：「你可知道這兒是幾多樓？」

「三樓。」阿生說。

洛加指指那邊窗口，道：「這窗外有一條滑槽，與二樓一個窗口下面連貫起來，像郵筒一樣，歡迎你們投寄求救信。」

室內的人發出了一陣陣得意的笑聲！

阿生是唯一笑不出聲的人，甚至此時已感到絕望！

在另一間房裏，一名首領人物正在面對住安娜，咬牙切齒地說：「你可知道我們為了你而浪費了不少時間麼？」

「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安娜歇斯底里地叫起來。

她只不過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女，世故未深，更抵受不住精神上的重重壓力。因此，現在她的精神亦幾陷於崩潰！

安娜捧着頭，閉上了眼睛，張大了咀巴，流着眼淚！

那首領彎下腰來，瞪住她，氣極了！

就在這時候，一名大漢入來，不知道在首領的耳畔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首領面色大變！

他匆匆跳到窗前，輕輕揭開窗簾往外望落街上！

街上佈滿了軍警。

裝甲車嚴陣以待，路口擺上了一排排的鐵馬。

毫無疑問，警方已開始採取行動，將這裏重重包圍！

首領回頭一手執住安娜，一邊發出了命令：「叫大家緊急撤退！」

屋內立呈一片緊張，各人忙作一團。

阿生和安娜又被數名大漢推在一起，同時受到警告，他們隨時可能被亂槍掃死！如果他們輕舉妄動的話。

阿生雖然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却不明白警方如何會找到這兒來。因為安娜的求救信分明未有落入有關方面的手中。

「後面也被封鎖，看來我們逃不掉了！」一名大漢匆匆向首領報告。

首領在驚慌之中也強作鎮定，叫各人將窗門打開。

然後，安娜和阿生分別被押至窗前，讓街上的人可以見到！

警方正開始廣播，要屋內的人舉高雙手走出來。

但是，身為首領的人却揚言，只要有人向屋內開一槍，阿生和安娜必有一個人先被他們開槍射殺。

首領居高臨下，聲音由窗口傳下，街上的人都可以聽得清楚。

附近街道上這時都禁止車輛通過，行人亦早已絕了跡。

唯一可以見到的，只是軍警的車輛，和穿上避彈衣的人。

神槍手分據各高處屋頂，枕槍以待，紛紛瞄準了屋子四周的窗口，但都不敢隨便開槍；那是為了阿生和安娜二人的安全起見！

這時候，阿生不斷在動腦筋，他不希望這僵局延續下去，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費里警官在廣播中要求屋內派人站出來談判，但屋內的人，却要警方派個代表入來！

他們討價還價之際，阿生被押在窗前，面對街上軍警。

阿生放眼四望，只希望見到他師父，但是呂林二人踪跡渺然！

這是二樓，由丈多高的窗口居高臨下望落去，視綫十分清楚。

較早時，阿生和安娜是被囚於三樓的。後來他們接受審訊，才被帶到二樓來。

可能由於局勢突然惡化，所以大部份的人都由高處下移。

阿生不明白這裏的實際環境，但以一般情況而言，這裏應該有天台，或是屋頂與隣居連在一起的，為什麼他們不由高處遁去？

正思想間，阿生已隱隱聽到一陣混亂的打鬥聲；這些聲音由三樓窗口傳出，所以阿生站在二樓窗口聽得份外清楚。

阿生回頭一看，有些槍手已紛紛衝上了三樓去。

毫無疑問，三樓有事發生。

槍聲乍然响起！

各處屋頂埋伏的神槍手紛紛發難！

阿生在一片混亂中見到一名槍手企圖將安娜押走，忍不住飛起一脚，勁踢向他的手腕，手槍立即應聲墮地！

阿生這做法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他雙手仍被繩子綑綁！

只要對方有槍在手，還未失去知覺，阿生準會吃子彈。

但是阿生有他的想法，他担心安娜被押走之後，成為人質，另一僵局亦可能因此形成。

因此阿生出其不意，趁住安娜還未押走，房間中的人亦已紛紛出去之際，先發制人！

安娜非常機警，眼看阿生將她身邊的一名槍手踢倒，立即順勢把另一名槍手推出了房門之外，同時亦順手把房門掩上。

被阿生出其不意地踢了一脚的槍手，迅速彎腰想拾起墮地上的手槍，阿生立即向他下頷又飛踢了一脚。

那槍手應聲倒下！

安娜搶先奪槍，她未替阿生解綁，先用槍指住剛從地上爬起的槍手。

外面一片混亂，阿生和安娜困在房間中，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況。

安娜一手持槍吆喝，禁止那槍手活動；一邊替阿生解開後面的繩子。

阿生臨窗高呼，表示他們安全，軍警大可安心衝入來。

房門關牢了，但奇怪何故沒有人闖入來。

直至到一陣槍聲响過了之後，不久有人在房門外招呼阿生。

聲音是那麼的熟悉，阿生於是過去開門，想不到竟是呂林二人。

原來他們由隣居屋頂與特警隊人員伺機而動，時機成熟之後，迅速撲入，除了在三樓與數名槍手發生一場遭遇戰之外，可以說直通無阻。

裏應外合，局勢迅速就受到軍警的控制！

阿生雖然受了皮肉之傷，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安娜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有的只是精神上的震驚！

她迅速由美國人用汽車送返美國大使舘去，與她父親會面！

呂偉良三俠並沒有像安娜一樣匆匆離開現場！

因為他們要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更要了解綁架阿生的人的身份。

對於這種事情，在三俠的生命中已不是第一次了。

因此，在事過情遷之後，他們又像平時一樣，不會像安娜那樣嚇破了胆！

軍警控制了現場之後，所有綁架集團的人沒有一個可以逃脫。

三層高的舊式建築物之內，最少有三十多人被捕；被繳獲的槍械超過十支。

此外警探們以時機成熟，亦紛紛出動到羅馬市區各處捕人。

被捕的人包括潛伏在各大酒店中的領班和侍役們。

還有負責連絡工作的胖子烟販等中間人。他們都是同屬一個地下組織的。

這組織只屬於初成立的，美其名為「革命黨」，其實首領却是個黑手黨徒！

他叫嘉西亞，在美國是個通緝犯。

嘉西亞逃回意國後，不甘雌伏，秘密召集屬下成立了這個所謂「革命黨」。不少無知意大利人，就此被他們利用。此中包括了洛加這一類人在內。

其實，他們根本就不知何謂革命。

嘉西亞只知道要打江山，武器是最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

因此，他們便策劃了這一次所謂「夜鶯計劃」！

「夜鶯計劃」主要就是為了綁架美國大使千金。

嘉西亞估計只要安娜落入他們手中，不怕美國人不就範。

根據他事後給意大利警方的口供，他認定安格魯大使為了女兒的安全，必然可以將名單上的武器偷運到意國境內，交給他們使用。

但是，根據國際特警方面的資料，認為嘉西亞所以要向美國大使下手，還有着另外兩個不足為外人道的目的：——

第一，報復美國將他驅逐出境。

第二，他存心在獲得該批美製武器之後，向意國政府提出「示威式」的證據，暗示美國在幕後支持他們在意大利國境之內「造反」。

假如一切計劃讓他們逐一完成的話，差不多毫無疑問，美，意二國的關係，勢必因此而惡化！

還好這件事被國際特警隊偵悉，還好他們的「夜鶯計劃」未能完成。現在兩國政府之間也都明白了。

由於嘉西亞底子被揭開之後，他的「黨徒們」也從夢中驚醒了！可惜他們知得太遲，現在各人均身陷法網，一切也只好留待法律來裁判了。

唯一不明白的，相信只有阿生。

阿生不知道是誰揭破了他的國際特警的身份。

因此，當魯尼等人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一定要費里查個明白。

費里曾向嘉西亞迫供，但他們死也不肯說出實情。

儘管如此，費里也是個聰明人，他已想到奸細就在他身邊。

費里警官在意大利警方躭了不少時日，知道警界中人品格參差。

如果有人出賣阿生，除了警局中的人之外，就只有國際特警隊！

但是，費里也曉得每一個國際特警隊員必須經得起多方考驗，然後才可以正式被錄用，他們決不會出賣阿生。

阿生的眞正身份也只有少數人知道，除了費里警官之外，就只有他的助手。

費里警官聽了阿生的意見，對他的助手說：「你去替我再痛揍嘉西亞一頓，如果他再不爽快些說出同黨的全部名單，在解上去庭之前，我會栽他一個企圖逃走的罪名，然後打他一個半身殘廢！」

助手聽了，果然獨自進入了警局中的臨時拘留所去。

助手事前根本不知道這是阿生的詭計，所以面對嘉西亞之際，低聲對他說：「首領，對不起，我又要動手揍你了，這是費里吩咐下來的，他要你說出同黨的姓名，今天晚上可能還要用大刑呢！」

嘉西亞因爲是要犯，警方安排他獨自囚在一間拘留所之內。而其他人則擠在另一間，都是在羅馬警局中的。

因此，當囚室門關上了之後，現在就只有嘉西亞與費里警官的助手波勒面對面講話。此外就只有門外一名守衞。

嘉西亞道：「波勒，我抵受不了，我已渾身傷痕，今晚之前你必須放我走！」

「但是，放走你之後，我如何交代？他們一定查出。」波勒低聲說。

「傻瓜，我怎麼會讓你獨自留下來？」嘉西亞低聲道：「我們一齊走，我在科西嘉島那邊，有許多個朋友，他們會帮助我們逃出意國。」

「好吧！那你等着，今晚有沒有機會再說。」波勒說。

「機會可以由你安排的，你是費里的助手，可以自由出入這裏……」

話猶未完，鐵門外傳來步聲。

「費里來了！」波勒道：「對不起，首領，我要演得迫眞些，否則他們會生疑，那時只怕你也逃不了……」

「別嚕嗦！快動手吧！」

「蓬！蓬！……」果然像打沙包一樣，波勒登時拳如雨下，把嘉西亞打得叫苦連天！

鐵門開處，果然是費里。

費里警官喝住他助手：「波勒，算了，不要再打了！」

波勒道：「怎麼？他還未招供呢！警官。」

費里輕輕一笑，道：「算了，他已經招了！如果你再打他，萬一他死了的話，誰來作生口對證？」

波勒不明白，但他跟隨了費里不少時日，倒也知道他的個性。

波勒知道費里每次出現這種笑臉，必有不尋常的事發生。

波勒心裏還未驚得完，費里已叫人入來，同時囚室也大放光明。

二名探員將波勒加上手鐐，繳去了他的證件與佩槍。

波勒沒有問「爲什麼」，因爲亮了燈之後，牆上出現了一個洞孔，阿生和魯尼等人出現在囚室的另一邊。

阿生在跟費里警官仔細商量過之後，知道費里警官爲人審愼，照計阿生的身份不會輕易洩漏出去的。

既然只有助手波勒一人知道，肯定「內奸」一定是他。

但是，凡事講證據，沒有證據，對方固然可以不認，也對大局沒有帮助，徒然打草驚蛇而已。所以才設下這計。

波勒果然上當了。剛才他和嘉西亞所講的每一句話，都被躲在隣室的費里警官，阿生和魯尼等人聽到。

波勒百詞莫辯，承認與嘉西亞同黨，將阿生的特警身份洩漏，差些兒還把阿生性命斷送了！

事情至此亦已告一段落。

嘉西亞和他的同黨均先後落網，他的「夜鶯計劃」沒有成功。

意大利人知道了他的底細之後，也恍然大悟，曉得他只是個投機者，並非什麼革命家。

安格魯大使終於可以與他的愛女安娜重聚，爲了感謝三俠仗義相助，他特別派人去邀請呂偉艮等三俠到大使館去，準備大排筵席招待他們。

但是三俠沒有去。

呂偉艮和阿生等三俠都不是那種人，他們並不希罕這種奉承。

安格魯不明白三俠的爲人，還以爲自己不够恭敬！

其實，即使安格魯父女二人親自到酒店去恭迎他們，三俠也一樣不會去。

正如阿生說：「我只是爲國際特警隊執行我的任務而已！」

呂林二人也是一樣，他們只相信「國際特警組織」的宗旨，決不會因爲私人的理由而賣命；當然更不會因爲安娜的「大使千金」身份而去冒險！

安格魯力邀不果，只有親自寫了一封信，寄到巴黎特警總部去，對阿生表示他父女二人的無限謝意！

只可惜，當巴黎方面把安格魯的電文轉來時，三俠又登上了他們下一個新的旅程——此時三俠已離開了羅馬！（完）

武林軼事

海雲・文
盧令・圖

蛇形刁手百戰揚威



近代有許多門派是摹仿昆虫野獸的，螳螂，鷹爪，白鶴比較著名，但在武林中人看，最厲害的却是蛇拳，這一個門派的拳術確有獨到之處，等閒之輩，不容易招架，它從北方傳到南方來，改稱「蛇形刁手」，又名「蛇形貂手」，實際上是同一種拳脚，不過在名稱方面略有更改吧了。大概是有些人覺得刁手的刁字含有狡猾的成份，不如改做貂鼠的貂，亦未可料，不管怎樣，這一個門派屬於蛇拳，那是毫無疑問的了，現時本港有幾間武館俱是這一派的，它們稱做「蛇貂派」，門徒甚衆。

照該派的武林高手梁家芳稱述，蛇形刁手遠在二百年前已經創立，即是淸朝嘉慶道光年間，嵩山少林寺的一個高僧綽號蛇僧，一生喜歡跟蛇相處，研究出這種武功，傳給俗家子弟邱龍光，再由邱龍光傳給梁少莊，再傳就是梁天柱，至於梁家芳，乃是梁天柱的侄兒，故此，他在武林裏面屬於蛇拳的人都知道有他這個高手，至於蛇拳能够享譽，全靠梁天柱，舊日梁天柱在南京國術比賽時，憑着一套蛇形刁手，得到全國的第三獎，當然不容易，故此，一舉成名，事實上梁天柱當時表演的蛇拳，只是普通形式，眞正纏着苦打苦鬥的蛇拳，比較他所表演的厲害得多。

照梁天柱所述，蛇形刁手出招就非常毒辣，故此，極少跟對方纏着打鬥很久，然後分出勝負來，往往一招取勝，如屬生死之間的決鬥，便以三十六招抓眼的絕技取勝，叫做白蛇吐信，表示抓眼的手指快如毒蛇的舌頭，至於普通形式打鬥，當然不會施展這種毒招，因爲雙眼給敵人捵盲之後，往往即時倒斃，發生命案，況且武林中人一向就以爲抓眼並非英雄之舉，寧願以別的招式取勝，因此，蛇形刁手的踭法和脚法，都有獨到之妙。

蛇形刁手有三十六種踭法，靠手踭取勝，照梁天柱師傅稱述，三十六踭包括四種，即是：「正踭，吸踭，帮踭，角踭」。分述如下：

正踭是以纏橋取勝的，對方落場交手，總是一手在前一手在後，前面的手就是手橋，暗指它是一座橋，一定要纏住過了這隻手然後能够搶攻，故此稱做橋手，如屬蛇拳，看見敵人擺出一前一後的橋來，就用自己的雙手往前一送，纏住對方，突然搶攻，用手踭打擊對方的臉孔或腴脅，那是從正面搶攻的，故稱正踭。

準確的打法是這樣子，假定敵人右手在前，左手在後，你向他搶攻，先用右手壓住他的右臂，然後用左手搭在他右臂的前半截，跟着進馬，自己的右手並不收回但却縮短，由於進馬的緣故，兩個身子貼在一起，瞬即用右踭向他的臉孔撞擊，那是正踭的準確姿勢，除非對方懂得化解這一招的拳術，實在不易招架，假定這一踭落空，立刻化爲劈空掌，用右手向對方頸動脈一掌劈下，他就倒下來，故此，正踭是搶攻的一種絕招，練習蛇拳，先要學習它。

吸踭則是誘敵發招，然後進攻的，暗示這種踭吸住對方的一對手，準確的打法是如此打出來的，先行用右拳出擊，故此打慢一點，誘惑對方搭橋，捉住自己的右手，或者使勁一拉，或者發另外一招反攻，你却在對方剛剛搭手還未拉住的時候瞬即用手壓住他搭上來的手，進馬用踭向他當中的胸部打去，身體略爲閃側，這一踭剛剛打中對方胸腹之間的劍骨，那是一塊軟骨，無法使它變硬，一踭就可取勝，對方只是倒下來，並非身受重傷，正好符合武林的原則。

値得注意的是這一點，你用吸踭側身取勢，向對方胸骨撞擊之際，不管這一踭是否打中，瞬即把拳頭從下邊翻到上邊來，立刻變成凸捶，剛好打中對方眼鼻之間，就算是一個極爲堅强的人，連續吃了兩招，胸部發生劇痛，眼鼻和口一齊流血，當然沒法再鬥，因此，連環踭是蛇拳中路出擊所獨有的手法，相當厲害。

所謂帮踭，暗示出帮助的意思，這一踭含有解圍的意味，如果你給敵人箍頸，立刻用踭把他胸脥之間撞擊，就算無法打中，即時靠近他，仍用那隻手抓住他的肩膊，把他整個人負起，放在肩上，向前拋出，便可脫身。日本柔道有一招叫做「煞落法」，就是這一類的招式。

角踭是暗示着這種手踭要看準角度出擊，或者撲攻對方的額角，又或向對方的腴脅之間有空位之處撞擊，必須誘敵深入，然後貼身打鬥。

上述的幾種蛇形踭化爲三十六踭，配合蛇形手，貼身作戰之際，一貼就貼到盡，跟對方僅有一尺那麼短的距離發招，事實上是很難防禦的，蛇形刁手最大的特徵就是如此，一貼就貼到盡，一離就離到盡，絕非普通拳脚那麼一擋一脫。

如果蛇形拳連發幾踭落空，便要飛躍離開，改用脚法進攻，蛇形拳的脚，非常複雜，含有：「抽腿，釘腿，彈腿，鈎鐮腿，倒勾腿，

纏腿，掛腿」。各種脚法，俱是一經施展，就希望一招獲勝的，如果脚法落空，立刻標馬貼身出擊，改用蛇形手或蛇形蹄，如是者連環出擊，手脚並用，攻勢非常淩厲。

說到蛇形手，那雙手跟蛇頭標出去的情形相同，故此，練習蛇拳，一定要先習練雙手，把手橋練到其快如風，從掌變成搶擊的雙指，或者由指掌急收變之為拳，都要極之快速，而且要在一隻手或一雙手已經打出之後，瞬即變化，不必收回，因此，這種拳脚的攻勢，是連環不斷的，一打就要分出勝負來。

蛇形手不一定抓眼，但却必須用手指接觸對方的臉孔，任何一個拳師的面孔絕對無法使它練到堅如鐵石，手指却可以經過長時期鍛鍊之後，非常堅實，用手指揷中對方臉上任何一個部位，都會發生痛楚，兩人打鬥，只要窒了一窒，立即打輸，因此，蛇形刁手的招式是刁鑽無比的，幾乎可以說每一招都是絕招。

這一門派還有器械，叫做梅花劍，雙頭棍以及單頭棍，俱是含有蛇形的意味，特別是棍法，最喜歡用標棍，那一條棍平時打出，並非伸到盡，忽然一標，把棍尖看做梅花槍，直刺過去，對方吃了這一招，就會倒下來，因為這一路棍法需要苦練標指，長棍等於自己的手指，靈活非常，且又堅如鋼鐵。

梁天柱憑着這一招的功夫，享譽之後，剛巧他的侄兒梁家芳也在金陵，便將本門的絕招教授給他，當同時在梁天柱門下學習蛇形拳的另有一人，叫做陳志光，此後，蛇形拳就由梁陳二人從北方帶到南方來，發揚光大。

後來梁家芳在九龍，創梁家芳健身院，教授梁天柱的蛇形刁手，有些人對這一個門派所知甚微，登門講手，互相研究，多數給他擊敗，因此，梁家芳的名氣就愈來愈响。至於陳志光，他是海員，一直都是在外邊走動的，但亦順便把蛇拳發揚光大。

至於決鬥，那就陳志光發生多次的苦鬥，比較家芳更加淩厲。

有一次，陳志光帶了許多貨物從九龍到元朗，那時仍是淪陷時期，走近青山之際，有一個日本守衛，看見他沒有點頭行禮，勃然大怒，趨前抓住他，想把他用脚絆倒，陳志光並不畏懼對方，迫他行禮道歉，但因他身懷鉅欵，害怕給日軍發覺，諸多盤問，引起麻煩，迫於施展蛇形刁手的連環蹄，一蹄把他打到歪歪斜斜，進馬另外一蹄，他就倒下來，那時幾個日本兵守衛，聞風而至，向他包圍，他就使用脚法，分別擊倒他們，運貨物也不要，突圍而出，到了日軍站起放槍射擊時，他已經越過大路，躲在樹林之內，瞬即從小路逃走。從這一點看，如果他的功夫稍為差一點，便會因此被捕，說不定捱了一番毒打，濺死在監牢之內。

另外一次，陳志光跟隨貨船到西德，泊在波恩港口，跟着起卸貨物，在船上把貨物送到起重機帶上碼頭的人，由陳志光負責，至於管理碼頭的苦力頭目，却是西德人，故意讓起重機把貨物留在半空中，遲遲仍不靠岸，希望船上的人看了不耐煩，走上碼頭講數，這種陋習，早有所聞，陳志光勃然大怒，立刻跨過跳板，走上碼頭，去跟他理論，一來言語不通，二來對方體型粗壯，經常毆打外來的海員，根本就沒有把陳志光看在眼內，三言兩語，便即動手，那個德國苦力頭目的拳脚非常兇狠，剛剛動手，就標馬上前，上邊兩拳，分別向陳志光左右額角的太陽穴擂擊，跟住用右膝提高，使用膝蓋骨向陳志光下體撞上，上下齊施，銳不可擋，陳志光發覺他用牛角拳出擊，已經預防他同時出脚，對方提高膝頭來，正合他的意思，因為他有一招叫做弹腿，並非擋格對方的膝頭，而是用脚去弹對方沒有提起來的那一條腿，陳志光苦練多時，一脚撑去，對方就吃不消，頹然倒下來，根本上由上邊發出的牛角拳，亦被陳志光分別用左右兩手豎高擋格，無法拔開攻勢，他吃了這一脚，倒地打滾，仍不服氣，立刻站起，標馬再打，但給陳志光用蛇形手搶攻，很快就破了他的左右雙拳，搶入內綫，用手抓住他的頭髮向下一拉，跟着自己的左脚提高，用左膝頂撞對方的下頷，一拉一撞，那種痛楚十分淩厲，這傢伙不能再戰了，好像一堆泥似的躺在地上喘氣，站在一旁看熱鬧的苦力，發覺陳志光如此厲害，不敢圍攻，那一次陳志光就憑着蛇拳取得勝利，立刻在波恩港揚威。

當時有一個南美洲的拳王在波恩港稱霸，黑白兩道都怕他三分，此人身型高大，拳快如風，渾身肌肉有如鋼鐵，體重三百磅過外，以前是巴西的拳王，不知如何流落在西德，便靠欺負良民過日，所有酒吧和碼頭都向他眞怕，他喚做鐵人卡力治，那時聽到有一個中國人以中國功夫擊敗苦力頭目阿祖，心裏有所懷疑，發生誤會，以為陳志光是一個彪形大漢，想在碼頭佔地盤，怒火攻心，立刻走向碼頭找陳志光交手。

那一艘貨船雖然泊岸，貨物太多，必須五個鐘頭然後把所用貨物搬到上面來，因此，陳志光仍然留在碼頭之上，指揮苦力跟船員合力搬運，起卸貨物。打倒苦力頭目阿祖不久，各人繼續工作，忽然有一個黑金剛模樣的人自遠而近，走到眼前來，另有一人傳話，陳志光略懂英語，知道他自稱阿祖的朋友，要找他算賬，陳志光懶得解釋，索性叫翻譯轉告，聲明隨時應戰，於是，三言兩語，就展開另外一場龍虎鬥。

卡力治恃着拳大如斗，認為非打不可，便即連衝幾步，左右進攻向陳志光的腰腹擂擊。

西洋拳有許多招數，有些拳王喜歡用左鈎拳，用左手對準對方的下頷，一拳打去，有如鋼鈎，另外一些拳王則向太陽穴發招，至於碰頭就向對方左右兩邊腰部用蟹形拳打出的拳比較罕見，陳志光險些吃了一拳，幸而他的步法靈活，未知對方虛實之前，絕不採取攻勢，不但不取攻勢，甚至守勢也不採用，只是移步換形，到處閃避，看準對方的虛實，再行定奪。因此，他的左腰雖然給對方拳頭擦過，沒有受傷，一閃再閃，他就看出這傢伙的優點和缺點來，認為最有用的方法就是盡量閃避，看花了卡力治的一雙眼，由於卡力治體型太過粗壯，頻頻轉身，未必吃力，至於陳志光，已經練習多時，隨時繞到對方背後，又再繞到前面來，絕不疲勞，這樣子苦鬥了一會，兩人始終沒有眞正交手，只是一攻一避，後來卡力治偶然有一個機會，左右兩拳，先後出擊，眼見陳志光身形一幌，仰面倒下來，喜出望外，正想俯下頭來，向他再打一拳，陳志光已經趁着倒下姿勢，一個鯉魚打挺，翻身躍起，乘着一躍姿勢，從斜裏跳起來，一個左脚向對方下體踢去，這傢伙再勇猛也沒有用，慘叫一聲，就此倒地發抖，需要立刻送到醫院急救。

看熱鬧的人一向知道中國的撩陰腿非常厲害，但却從來沒有眞正看見過如何發招，那時他們看得非常清楚，原來這一脚是要倒地之後彈起來然後踢出的，當然不是很容易踢的拳脚，非常佩服，有人出頭替陳志光跟碼頭苦力帮打完場，使不再鬥。後來陳志光在西德教授蛇拳，竟有二十多個德國人學習，總算是一段佳話。

中國的功夫深奧莫測，蛇拳的招式，另創一格，並非不易學習，只是它需要由基本做起，苦練橋手和脚法而已，有心學習這一流的人，按時苦練，必有所成。（完）

追

·朱羽·

炎炎驕陽烈　滴滴玉泉甘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天岳的七歲愛孫，為人擄去，遊俠齊曉天仗義援手，與得力助手劉子星、樊正追踪匪徒，在黑風鎮上，突有自稱是十二飛燕的彭立標、張翊奎、蕭貞、謝君武等求見，據他們說，擄走方家小孩的是他們的一位弟兄，而今那弟兄和小孩均不見依時返回，要求齊曉天與他們合作找尋，齊曉天以雙方雖是敵對立場，但現在大家目標相同，遂允携手，出發前，齊曉天暗遣劉子星繞道趕往目的地埋伏，他與彭立標等一道，抵埗後，各人分路搜查，齊曉天向蕭貞表示，他此行並非為了方家，全是為了磐石鎮，蕭貞問故——

齊曉天道：「磐石鎮是個很有人情味兒的地方，這麼多年來，地方上對我很好，我當然應該報答，嚴格地說，報酬我早在幾年前就已預支了。」

「齊曉天，你對我們『十二飛燕』了解多少？」

「不多。」

「那麼，就由我來告訴你吧，我們這回損兵折將，要帶走方小龍，也是為報答恩情。」

「哦？報答誰的恩情？」

「這……我們彭大哥交代過，不准說。」

「蕭姑娘，妳認為你們的作法對嗎？」

蕭貞仔細斟酌了一下，才回答：「在某一方面來說，也許不對，但是各人有各人的立場；在我們的立場來說，應該是對的。」

「不管動機是否對，手段却不對。」

「所以我們才損失了兩個兄弟。」

「這話怎麼說？」

「我們沒有亮槍，更沒有响槍，否則，那位拐七還能拔得出槍來嗎？」

「唉？」齊曉天嘆了一口氣。「為什麼要如此犧牲呢？」

「沒法子，彭大哥的吩咐，誰也不敢不遵從。」

沉默了一陣，齊曉天才說：「蕭姑娘，妳洩漏了一個大秘密。」

「哦？」

「我知道你們彭大哥不會輕易殺人，這豈不是對我很有利嗎？」

「錯了。」

「怎麼呢？」

「他不殺，我會殺，尤其是你。如我發現你對我們有絕對不利時，我就會先發制人。」

「謝謝你的提醒。」

二人已到了渡口，談話也就停了下來。

順着碼頭看過去，齊曉天一直在注意木樁，在碼頭邊，這種樁子是非常多的，終於，他在一根木樁上發現了一根草繩。

那表示，他們所要追踪的人，已經過河去了。

齊曉天不禁吁了一口長氣，就在這個時候，彭立標等人也從那邊走了過來。

「齊兄！」是彭立標先跑向前來問：「可有什麼發現？」

「沒有。」齊曉天把他自己所知道的秘密保守起來。「事實上也不可能有什麼發現。」

蕭貞的默然，就無異證實了他的話。

「以我看……」彭立標緩慢地說：「那夥人不在村子裏。」

齊曉天暗暗一怔，現在，他對彭立標另行估計了。彭立標不但有敏銳的觀察力，也有正確的判斷力，而且，他勇於接受事實，一點也不固執。

齊曉天沉穩地問：「彭兄不是認為他們不可能連夜渡河嗎？」

「我並沒有改變當初的判斷。」

「可是……」

「他們沒有渡河，但他們不一定停留在漁村裏。」

「彭兄怎麼知道，他們沒有停留在漁村裏呢？」

「沒有戒備，沒有狙擊，這是不合常情的，再說，對手也一定是久跑江湖的，他應該算計到我們的追緝行動，絕不會在這種地方停留的。」

齊曉天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把心中的秘密說了出來：「彭兄，以我看，他們已經連夜渡河了。」

「不可能。」彭立標說得斬釘截鐵。

「可能。彭兄何不就近找擺渡的梢公問問看？」

彭立標猶豫了一下，最後吩咐說：「蕭貞，你去敲門打聽一下，夜半驚擾別人，別忘了施以小惠。」

「我知道。」蕭貞立刻向渡口邊幾戶零星的家屋跑去。

樊正來到了齊曉天的身邊，悄聲問：「子星已經打聽出來了麼？」

「唔！」

「沒錯？」

齊曉天轉過頭來看了樊正一眼，示意他不要多話。

樊正的嘴吧却沒有閉上：「齊大哥，剛才繞了這麼一圈，我又把姓彭的看透了。」

「怎麼樣？」齊曉天對樊正的話題又有了興趣。

「他對江湖門檻摸得滾瓜爛熟，什麼花樣精都懂，是個高深莫測的老手。」

「唔，你看得不錯。」

「齊大哥，你可要對他防着點呀！」

「我知道。」

那邊，蕭貞已飛快地回來了，從她的步子就可以看出她帶了消息回來。

「怎麼樣？」謝君武迫不及待地問。

「唉！那夥人過河去了。」

「哦？」彭立標接過去發問道：「有幾個人？」

「五個大人，一個小孩，準沒錯，就是他們。死說活說，化了十塊大洋的擺渡錢。」

「五個大人？老七會不會也在其中？」

「問了好幾遍，梢公上了年紀，說也說不清楚。」

「過去多久了。」

「約莫兩個鐘頭了。」

彭立標沒有再問什麼，他的右手撫摸着下頦，似乎在思索一個什麼問題。

「彭大哥！」蕭貞又說：「那個梢公告訴我，不久之前，另外還有人向他打聽那夥人的行動。」

齊曉天暗暗一怔，他事先倒沒有想到在這兒會露出一個破綻。

熟料，彭立標竟然沒有追問下去，他緩步走到齊曉天面前，輕輕地問道：「齊兄！咱們該怎麼辦？」

齊曉天毫不猶豫地說：「當然要繼續往前追，我們也同樣可以化高價雇船渡河呀！」

彭立標神色凝重地說：「齊兄！我認為這樣盲目地追下去，不是辦法。」

「過河之後，只有一條路，路纔不會錯，目標也不會錯，怎麼算是盲目追踪呢？」

「至少，我們對於所要追緝的人，一無印象。」

「彭兄，我們實在不應該躭擱時間，這樣吧，還是請蕭貞姑娘再跑一趟，化高價雇一條船，我們立刻就趕過河去。」

「好吧！」彭立標答應得並不爽快。

蕭貞辦事很俐落，很快就辦妥了，還是那個梢公，還是那條渡船，六人六騎很快就渡過了子母河。河流湍急，水花飛濺，那位梢公的駕船技巧却非常高明，有驚無險，安然渡過，十塊大洋賺得非常輕鬆。

過河之後，立刻就上馬疾行，樊正故意落後，來到齊曉天的身邊，悄聲說：「齊大哥，這樣一來，不是把子星給扔掉了麼？」

「他會隨後趕來的。」

「趕得上嗎？」

「樊正，別忘了他的馬術比我們高明。」

「齊大哥，你看，追得上嗎？」

「追不上。」齊曉天毫不思索地回答。

「哦？」樊正吃驚了。「既然追不上，我們又何必作白耗精神的事？」

「樊正，你別問，我跟他們同行，是另有安排，另有目的的。」

「齊大哥，我信得過你，可是我弄不懂，我們最緊要的是要找回方小龍，這樣不會躭誤正事嗎？」

「不會。」齊曉天不但說得很肯定，而且充滿了信心。

「為什麼？」

「因為方小龍目前很安全。」

「齊大哥！他們一起又一起的都為方小龍而來，目的何在呢？」

「這也正是我要知道的事。」

現在，走在最前面的是彭立標，他突然勒馬停蹄，向後面高聲叫道：「齊兄，請過來一下。」

齊曉天連忙縱騎趕了過去。

齊曉天想以自己的眼光去發現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他沒有看出來。只得問道：「彭兄，有什麼問題嗎？」

「大問題，前面就是大凉山，我們騎着馬能够翻山越嶺嗎？」

「我剛才問過梢公，前面的人也騎着馬，他們能走山路，難道我們就不能？」

「齊兄，騎術有高低，而且有的人不一定有登山越嶺的經驗。」

「彭兄是担心我跟樊正嗎？」

「齊兄，我沒有看不起你的意思，這幾年你一直在磐石鎮納福，甚少走動，現在是深夜，又是山路，是怕齊兄不習慣。」

齊曉天倒不是一個喜歡在口頭上爭長短的人，淡淡地說：「試試看吧。」

這支追踪隊伍繼續前進，但是，齊曉天却不便退後了。他突然發現：彭立標找他來談論那些話，只是一個藉口；其實，對方還另有目的，什麼目的呢？齊曉天倒不想化費精神去研究。

他們現在巳經進入了大凉山的山區，山勢並不陡，道路也很寬，是盤旋而建的，仍然容得下兩騎並轡而行。齊曉天作了一個嚐試，當他加速前進時，彭立標並不追上去；當他慢下來，彭立標也慢下來，始終跟他保持並駕齊驅的形勢。

這個結果立刻就出現了；彭立標不願意齊曉天放單。

齊曉天了解這個結果之後，心頭並沒有不快，監視敵人是任何在外面走腿闖道的人必須具備的最起碼的條件。否則就完全沒有警覺性了。走了一小段山道，前面出現了一塊平地，四面繞着針松，好像是專門為那些需要休息的行旅而設的。

此時下弦月巳昇，視綫良好，彭立標突然一勒馬韁，同時舉手示意，這支小型馬隊立刻就停了下來。

「齊兄，你看。」彭立標的聲音很輕。

其實，當彭立標勒馬停蹄的那一瞬間，齊曉天巳經看到了，路旁有火。當然此刻那巳不算是火，充其量也只能說是餘燼而巳。

一個火堆巳經燒到只剩微弱的火星了，如果是前面那幾個人燒的，就太不留意了，臨走時應該將火撲滅才對呀！後面追來的人可以根據火堆的燃燒情況研判他們去了多遠，這點經驗都沒有嗎？

彭立標從馬上跳下，齊曉天也跟着一躍而下，他們同時去察看那個火堆。

昇火非為取暖，當然也不是為了煮食，那麼，他們燃火的目的何在呢？

答案很快就找到了，火堆旁有一堆煮過的草，那是草藥，其中有人生病，而且，病情很重，不然，他們絕不可能躭誤寶貴的時間，停下來。

「齊兄，你判斷他們距離我們多遠？」

「十里路。」

「如果他們之中有人生病，他們就不可能走得太快，距離也許更近。」

齊曉天憂心忡忡地說：「我很担心。」

「哦？担心什麼？」

「担心生病的是方小龍。」

「齊兄，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一個才七歲的小孩子，受驚受嚇，又日夜得不到休息，怎不可能生病？」

彭立標默然了，似乎很難接話。

「唉！」齊曉天沉重地嘆了一口氣。「大人之間縱有解不開的恩怨，又何苦牽扯到一個無辜的小孩子呢？不管動機如何，這種手段却是不可饒恕的。」

彭立標似乎是被逼迫開口了：「齊兄！我了解你的心情，更明白你的指責，我此刻無法向你多作解釋，將來你一定會明瞭……」

砰！山林間突然傳來一響槍聲。

夜深人靜，再加上空谷回音的震蕩，這一響槍聲聽來格外清晰，也帶來了一股懾人的威力。

只要是玩槍的老手，誰都聽得出來這一槍

是對天空發射的。那麼，這一槍的用意是警告，而非攻擊。

在槍聲響起的一瞬間，彭立標就打出了手勢，馬上的，以及站在地下的，都保持了原來的位置和姿態，誰都沒有移動一下。

在這塊平地的最前端，有一座小崗子，在蔚藍天空的襯托下，一個人影在崗子上清楚地出現了。

那人手裏拿着馬槍，槍口朝天舉着。謝君武掏出雙槍，向對方瞄準。

彭立標疾聲叫道：「君武！不要胡來。」

「彭大哥！我一槍就可以放倒他，用不着第二粒槍子兒。」

「君武！」彭立標的語氣非常嚴厲：「把槍收起來，一切聽我命令行事。」

謝君武沒有再頂撞，立刻收起了槍。

「彭老大！」對方發話了。雖然相隔約五十步，却洪亮得像在耳邊。「久違啦！」

彭立標揚聲問道：「閣下是那條綫上的朋友？」

「咱們也用不着套交情，」對方直來直去，毫不拐彎。「方天岳的孫子小龍在咱們手裏，你們也用不着追，如果追得太緊了，那我們就只有下手宰人。」

「宰誰？」

「先宰那隻離巢的飛燕。你們如果再往前走，就會在路中間看到他的屍體。如果你們仍然不顧一切地再往前追，我們就只有宰了方小龍。」

彭立標回過頭來望了齊曉天一眼，可以看得出來他是非常吃驚。

對方又繼續嚷道：「彭老大！你們打那兒來，就回那兒去，多的話我也不說了。咱們兄弟夥不願流血，請你們也不要太逼人。」

彭立標大聲回話：「你們的交代我可以作到，不過，我也有一個請求。」

「說吧！」

「先把咱們那位兄弟放回來。」

「請稍為等一下。」山崗上的人影消失了，似乎還要去跟他們的頭頭級人物商量。

齊曉天自始至終，都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表示什麼；他似乎在靜靜地等着彭立標的決定。

而彭立標也沒有和他商量的打算。

約莫過了五分鐘，山崗子上的人影再度出現，話聲也緊跟着傳來：「彭老大！你那位弟兄我們決定放，不過，你們立刻走回頭路。天亮時刻他就可以回到子母河的渡口。」

「但是有一個問題，我們如何能相信你們一定會兌現諾言。」彭立標的用意很明顯，他在施展緩兵之計，和對方拖延時間。

對方的回答却毫無轉圜餘地：「彭老大，你委屈點吧！人在我們手上，輪不到你討價還價。」

彭立標現在要和齊曉天商量一下了，但是當他轉過頭來時，齊曉天巳經不見了。

包括樊正在內，都不知道齊曉天是什麼時候離開現場的。

但是齊曉天去了什麼地方？去幹什麼？在場的每一個人心裏都非常清楚。

彭立標既無法制止齊曉天的行動，當然只有盡力掩護。於是他揚聲喊道：「朋友！你們的條件太苛刻，我們一時無法決定，讓我們商量一下怎麼樣？」

「好！我們等你一袋烟的時間。」

一袋烟的時間最多也只有十分鐘；如此短的時間齊曉天也許可以翻越到那座崗子後面去，但是，他又能作什麼呢？

「蕭貞！」彭立標輕喊一聲。

「大哥！」

「溜下馬來，盡快翻到崗子那邊去，在暗中照顧着齊大哥，要快！」

蕭貞一直隨後，前面有人擋住了她，即使崗子上的那人在監視，也不會發現她的行動。

彭立標派蕭貞去策應齊曉天？還是去監視他的行動呢？至少，蕭貞一定明白他的心意。

其實，彭立標的判斷並不正確，齊曉天根本就沒有翻越到崗子那邊去。那麼，他在何處呢？在針松的林間，和一個人在低聲交談。

那個人是劉子星。

「子星！」齊曉天說：「我眞沒有想到，你會來得這麼快。」

「齊大哥！你們過河沒多久，我就過河了。論起在山區跑馬，我可比你們快哩！」

「子星！我告訴你一個情況：小龍就在前面，我們被對方發現，他們現正以小龍的性命作威脅，要我們走回頭路，你想法子釘下去。用老法子作記號，我會設法子暗暗跟上來。」

「好！還有別的吩咐嗎？」

「子星！我們相識到現在，遭遇過不少驚濤駭浪，但是都不像這次兇險。因為有小龍在內，我們處處受制，一切都要忍受，千萬不要自作主張。」

「我明白。」

「好了，快去吧！一袋烟的時間，就要到啦！」

劉子星眞像「流星」一般快速，一霎眼就消失了踪影。齊曉天眼看着他跨上馬背，疾馳而去，却沒有聽到馬蹄聲。

當齊曉天回到現場時，彭立標一眼就看到了他，立即趕過來問道：「齊兄！你上那兒去啦？」

「去探探動靜。」

「怎麼樣？」

「看樣子我們只有走回頭路。」

「為什麼呢？」

「對方有好幾支馬槍，就算咱們不在乎方小龍那孩子的性命，咱們也休想闖過前面那道隘口。」

「你見到蕭貞了嗎？」

齊曉天這才發現彭立標竟然派蕭貞跟了去，怔了一怔，搖搖頭說：「沒見着呀！」

「哦！我怕你一個人行事不方便，派她去助你一把勁兒……」說到這兒，彭立標回頭望了一下。「她也就快回來了吧？」

他沒瞧見蕭貞的影兒，却看見山崗子上那個人影又冒出來了。

緊接着，那人的聲音又傳了過來：「一袋烟的時間巳經過去了，回句話吧！」

「彭兄！」齊曉天說：「讓我跟他說幾句，行嗎？」

「當然行，」彭立標毫不猶豫地說：「本來就要由你來作決定的。」

「朋友！」齊曉天一向說話都是文文靜靜的，現在大聲嚷嚷，頗不習慣。「你要我們立刻走回頭路，可以。不過，你也得答應我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報個萬兒過來。」

「為什麼？」

「你答應我們，只要一走回頭路，就立刻先釋放我們的伙伴，萬一你們不兌現諾言呢？咱們十二飛燕吃虧上當倒算不了什麼，若是連個主兒都找不到，那豈不是成了笑話？」

山崗上的人影倏地消失了。

齊曉天暗暗一怔，輕聲問道：「彭兄！你判斷一下，對面發生了什麼情況？」

彭立標道：「一定是他不敢作主，要去請示他的頭兒。」

「也許就是這樣一走了之。」

「會嗎?」

「說不定，你那位伙伴和方小龍早就走了，這幾個人留下來跟我們磨菇姑，拖時間。」

彭立標很吃驚地說：「太可能了，齊兄！我們應該怎麼辦?」

說到這裏，突見蕭貞如流星疾矢般跑了過來。她的確跑得很快，却也喘得厲害。

彭立標連忙跳過去，扶着她，疾聲問道：「蕭貞！看見什麼啦?」

「對方只有三……三個人，是留下來阻……阻路的，方小龍已……經被他們派人先帶走了。」

彭立標跺着脚說：「糟！我們上了當！」

「現在還來得及，」齊曉天指揮若定：「彭兄！你帶張亞奎從正面衝上崗子，老謝帶樊正從右邊迂迴過去，我跟蕭貞走左邊，咱們三路包抄。如果對方用火器，馬槍還擊，我們也立刻拔槍頂住。如果對方已經撤離，我們就緊追不捨。也許追不上方小龍，但是我們務必要把對方的來路摸清楚。」

彭立標翻身上馬，揚臂呼道：「亞奎！跟我走。」

他帶頭服從，別的人當然也都紛紛展開了行動。

蕭貞將坐騎帶到齊曉天的旁邊，高聲問道：「齊曉天！你爲什麼老是把我分配在你的身邊?」

「因爲我喜歡跟妳在一起……」下面他說了些什麼，連他自己都沒有聽到，一聲馬嘶把他的話聲掩蓋了。

崗子很快就越過了，三路人馬再度會合。他們既沒有遭遇襲擊，也沒有見到敵踪。顯然已經倉皇撤走了。

彭立標說：「齊兄！現在情況已經很明顯了，你逼他們報萬兒，他們立刻倉皇遁去，我們繼續往下追吧!」

其實，齊曉天並不希望追得太急，因爲劉子星已經追上去了，他實際上，已經掌握了敵踪。

蕭貞見他沉默不語，連忙催促：「噯！你趕緊拿個主意呀！」

「敵暗我明，敵先我後，追上去，我們很可能會遭遇到凌厲的伏擊。」

彭立標問道：「你是說，我們很可能會有死傷?」

「是的。」

彭立標道：「十二飛燕不在乎，由我打頭陣，你斷後。」

齊曉天道：「彭兄！你難道以爲我是貪生怕死之輩?」

「齊兄！我不是這個意思，事由十二飛燕所起，我們當然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不！還是由我打頭陣吧！」齊曉天以決斷的語氣說。同時，將他的馬位超前，以表示他的決心。

「齊兄……」彭立標似乎還有什麼說詞。

但他的話立刻被齊曉天的話切斷：「我們單行前進，每騎相隔五個馬身，千萬不要太靠近，途中，也不要高聲談論……好！我們上路了。」

按照實際情況來推斷，前面既然還有劉子星在追踪，他們就不會有任何危機。但是，意外事件必須愼重考慮，萬一劉子星出了差錯呢?敵人就很可能從容佈置埋伏了。

大凉山的山道是條古道，雖然雜草蔓生，路基還在，不算很難走，再加上阻路的雜草已被前面的人砍去不少，他們走起來速度較快。照這種情況判斷，他們應該很快就可以追上前面的敵人。

現在，齊曉天只想一個問題——前面的敵人是什麼來路?

沒有任何綫索，也沒有任何資料來幫助判斷，唯一的資料是對方用馬槍，是崇拜新火器，而不重視傳統武技的新派人物。

想到新派人物，齊曉天就頭痛；大凡這類人物也都不太注重傳統的江湖道義。

這支追踪隊伍進行得很快，却沒有任何聲響，馬蹄早就包了稻草，地面又沒有硬石子，此刻山風已起，縱有輕微的馬嘶，也被山風掩蓋了。

不知不覺間，他們已經過了大凉山的頂點，雖然他們沒有走過這條路，從山的形勢也可以看出，再往前走將是下坡了。

齊曉天突然發現了一樣東西——那是一根木樁，經過刀削，却並不整齊，揷在路當中。

這是劉子星的連絡記號，表示距離前面的敵人已經非常近。

齊曉天發現這根本樁時，微微一楞，但他很快地就將馬頭一帶，從木樁旁邊繞了過去。

「齊兄慢走！」彭立標在後面叫住了他。

齊曉天只得勒馬停蹄，回身問道：「彭兄！是發生了什麼事嗎?」

彭立標原本走第二位，這時趕到前面，指着路中間揷着木樁問道：「齊兄看見了嗎?」

「看見了呀！」

「齊兄！難道不明白這根木樁所代表的意義?」

齊曉天反問道：「你認爲有什麼特殊意義嗎?」

「哦！大概是齊兄少在江湖走動，忘記這些規矩了。如果這是敵人留下的，表示此路已封，任何人都不得通行。」

「哦！」

彭立標道：「如果是朋友留下的，則表示某種警告。」

齊曉天當然知道這不可能是敵人留下的。若是，劉子星一定先發現，他一定會在這根木樁上加點別的記號，使後面的朋友了解情況。

齊曉天一時沒有表示任何意見，因爲他發現彭立標並非等閑之輩，看來，他派劉子星暗中行動的情況並不能瞞住對方。

彭立標倒很沉得住氣，也沒有再說什麼，似在等待齊曉天的答覆。

沉默一陣，齊曉天不得不開口了：「彭兄！你所說的朋友，究竟是指誰呢?」

「齊兄！我並沒有指誰。我只是和你商量，看看是否有這種可能。」

「我看不可能，這條山路鮮有人跡，而且，你找的朋友沒有理由躲躲藏藏呀?」

「嗯，有理！那麼，這是敵人打出的嚴重的警告囉?」

齊曉天很肯定地說：「是的。」

「那麼，我們該如何應付呢?」

齊曉天拔起路中間那根木樁，扔得遠遠的，拍拍手說：「根本就不要當它一回事。」

「齊兄眞是豪氣干雲，咱們上路吧！」

齊曉天唯一的顧忌是怕追得太急使夾在中間的劉子星難以掩藏痕跡。如今這麼一耽擱，距離大概又拉遠了。

這是一次緊迫的追踪，也是一段辛苦的途程，終於，夜盡天明，太陽又從羣山背後昇了起來。

此時，大凉山已經越過了。

六匹馬在黃沙飛揚的平原上緩緩而行，經過長途跋涉，大家都有了疲態；即使人是還能支持，馬兒也乏了，速度自然緩了下來。

齊曉天心中盤算：大概彼此的距離是愈拉愈遠了。

彭立標一縱坐騎，來到他身邊，揚聲問道：「齊兄走過這條路嗎?」

「破題兒第一遭。」

「到玉川縣還有多遠呢?」

「聽說，下了大凉山，還有八十里地。」

「八十里?」彭立標似乎吃了一驚。「以現在的速度來算，最少還要半天才能到達。人縱然挺得住，馬兒也挺不住了呀！」

他說的倒是實話，滿眼黃沙，無水、無草、馬不進食、飲水，也許他們永遠也到不了玉川縣。

「彭兄的意思打算如何呢?」

「當然要追下去，不過，還是先找水草，餵飽了馬匹再說。」

「那豈不是要躭擱時間?」

「齊兄！那是沒有辦法的事啊！」

「好吧！爲了節省體力，我們大夥兒休息，派一個人出去找水草。」

大夥兒紛紛下了馬，派出去找水草的人是張亞奎。

其實，坐地休息比騎在馬上前進還要苦，因爲無樹遮蔭，沙地又火燙，前進的時候多少還有點兒風。只不過一會兒工夫，衣衫全濕透了。

張亞奎也很快就回來了，打老遠就開始嚷嚷：「我跑了一個大圈，除了黃沙就是紅土，根本就沒有水草。」

彭立標倒是個當機立斷的性格，立刻就說：「齊兄！既然如此，我們還是繼續趕路吧，耗在這裏可不是辦法。」

齊曉天當然同意。

張亞奎突然又說：「水草沒有找到，我却有了意外的發現。」

「哦?」彭立標立即疾聲問道：「什麼發現?」

張亞奎道：「在東南方，我發現了許多凌亂的馬蹄印。」

「馬蹄印?」彭立標重覆了一句，眼光却望着齊曉天，似乎在探測他的反應。

齊曉天問道：「老張！以你猜想，留下馬蹄印的馬隊究竟有幾匹馬?」

張亞奎沉吟了一陣，才答覆：「這……我可不敢胡亂猜想，我只是覺得奇怪，他們爲什麼要圍在一個地方繞圈子呢?」

「好吧！」齊曉天立刻作了決定：「我們過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張亞奎在前面帶路，大夥兒一起趕到發現馬蹄印的地方。初看，還看不出什麼名堂；再一細看，齊曉天不禁暗暗吃了一驚。

原來他發現馬蹄踐踏的地方，當中有一塊浮土。

彭立標也發現了，他嚷道：「齊兄！他們一定在這裏埋了什麼東西。」

「嗯！」齊曉天的看法也正相同。

「我們挖挖看，他們到底在這裏埋藏了什麼寶貝。」

彭立標一聲令下，張亞奎和謝君武立刻動手，樊正當然也不好意思閑着。沒有挖掘工具，權用短刀，粗大的樹枝代替。

不多久，就有東西出現了；赫然是一隻人脚。

每一個人的臉色都立即大變，尤其是彭立標；因爲這個被埋葬的死者很可能就是他們十二飛燕的弟兄。

挖掘的工作開始集中在屍體的頭部進行，挖掘得非常小心，唯恐破壞了死者的面部。

死者的面部終於顯露了，是個四十餘歲的中年人，並非彭立標那個被敵人擄去的弟兄。

從死者睜着的眼睛，肌膚的彈性，以及嘴唇的顏色來判斷，死者喪失生命的時間並不太久。

接着，整個屍體都出土了；死因也大白，肋下一刀致命，殺人者具有精湛的刀法。

彭立標緩慢地說：「齊兄！這個人是被我的弟兄幹掉的。」

「哦！」齊曉天自然相信對方的判斷。

「可是，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呢?」彭立標一面提出疑問，一面打了一個手勢。

於是，挖掘者又開始掩埋工作。

齊曉天沉吟一陣，作了一個大膽的假設：「也許，你那位弟兄抓住一個機會想逃，結果，他狙擊成功，逃亡並沒有成功。」

彭立標不表同意地說：「應該是不可能，如果不能帶着方小龍同逃，他就絕對不會蠢動。可是，帶着方小龍同逃的機會，可說絕無僅有。」

「那麼，他殺人的動機又何在呢?」

「猜不透。」

「你肯定……?」

「絕對可以肯定。」彭立標的語氣很有把握。「是我相處多年的弟兄，他慣用的刀法我當然摸得清楚，準定錯不了。」

齊曉天又想了一想，才以堅定的語氣說：「彭兄！情況愈來愈複雜了。不過，我們一定要拿定主意，趁我們體力還沒有完全消失，要盡快趕到玉川縣。」

此時，彭立標的臉色變得非常沉重，他搖搖頭說：「齊兄！只怕很難！」

「這話怎麼講?」齊曉天也有些莫名其妙了。

「以我們的體力來說，也許可以支持，但是，馬匹絕對無法支持……唉！剛才在大凉山山區，我們就該走回頭路的。」

齊曉天一時沒有說話，他想：以十二飛燕在江湖上的慓悍名聲來說，彭立標絕不應該如此氣餒，難道他還有什麼用意嗎?

蕭貞倒揷口了：「彭大哥！照你的話說，我們就等在這兒束手待斃?」

彭立標的語氣又突然堅決起來，他用力地一搖頭：「當然不能在這兒坐以待斃！」

「那麼，大哥又有什麼妙計呢?」謝君武一路上很少表示意見，這會兒也揷口了：「我對馬匹最有經驗，一冒白沫就完兒蛋，我看就快了！」

蕭貞一句，謝君武一句，然後張亞奎又來上一句，齊曉天冷眼旁觀，心頭突地一怔，莫非他們是有心在拖時間?……如果是，用意又何在呢?

齊曉天暗暗向樊正打了一個手勢，二人話也不說，拉馬就走。

彭立標立刻問道：「齊兄上那兒去呀?」

齊曉天冷冷地說：「天上是炙人的炎陽，地下是滾燙的黃沙，馬無一根草，人無一滴水，不管是進，是退，都得趕緊決定，不能耗在這裏呀！」

「齊兄的意思是……?」

「如果你們猶豫不決，咱們就在此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齊兄是進不是退?」

齊曉天冷傲地說：「姓齊的很少走回頭路，我要去玉川縣。」

齊曉天原想以這番話激起彭立標的豪氣，殊不知他的目的並沒有達到，彭立標竟然毫無反應。

「請！」齊曉天一拱手，回馬就走。

樊正跟上，八蹄掀動，揚起一陣塵烟，二騎又向前進發了。

彭立標他們並沒有跟上來。

齊曉天突地拍了一下腦袋，猛然省悟，彭立標明明是想跟自己分開呀！

他的猜測大概沒有錯。但是，彭立標爲什麼突然要跟他們分開，那可大費猜疑了。

齊曉天回頭看，肯定彭立標沒有跟上來，就將馬韁一緩，同時向樊正吆喝道：「留意路邊。」

「留意什麼呀？」

「留意子星給咱們準備的水草，他呀！一定會給咱們想到的。」

「他又到那兒去弄呢？」

「別爲他傷腦筋，他呀！比什麼人都精明，什麼事也難不了他。」

樊正的臉上立刻充滿了希望，在齊曉天說出這番話之前，他的精神已經非常萎靡了。

馬兒的蹄子在掀動時也非常緩慢了，這表示牠們的體力也將耗盡。如果馬匹倒斃，他們憑雙脚趕到玉川縣的機會將更小。

「齊大哥！我看我們下來牽着馬走吧！」

「不是辦法。」

「如果我們再騎着，不過五里路，馬兒就完了，只要牠們倒地，就永遠不會爬起來。」

「樊正！盡量往前走，聽我的話，我相信子星一定爲我們準備了水草。」

兩匹馬又開始前進了，蹄步顯得軟弱無力，而且，馬的嘴吧兩邊已經沾滿了白沫。齊曉天表面上雖然很鎭定，但他心頭却非常沉重，像目前這種情況，他委實沒有預料到，這都是粗心大意，才弄到如此狼狽。

不過，齊曉天對前途仍然充滿了信心，因爲劉子星不但馬術精湛，而且機警過人，他應該想得到後面兩個同伴的處境。

樊正嘟嘟囔囔地開口了：「齊大哥！我看十二飛燕那幾個人一定有什麼陰謀。」

「哦？你認爲他們有什麼陰謀？」

「也許，他們故意陷我們於絕境。」

「故意？」齊曉天心頭難免一動，不過，他很快就否定了。「不可能。」

「齊大哥！不要太相信別人，現在，江湖道上的人再也不講道義啦！」

「樊正！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大長處，却很會看人，彭立標不是那種耍下流手法的人。」

「齊大哥！你這麼說，我可要跟你抬槓了，我在外頭闖蕩幾年，也最會看人。那個姓謝的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哦？你看出什麼來了？」

「他眼光不正。根據相書上說，凡是眼光不正的人，心術也不正。」

雖然是極度疲乏、饑渴，齊曉天竟然笑了起來：「樊正！你竟然還懂相法！」

樊正一本正經地說：「齊大哥！我可不是說着玩的，他們很可能假造一個情況，將我們引到這條路上來，你不能太相信他們呀！」

「不可能。」

「齊大哥！我說可能。」

「理由呢？」

「很簡單！十二飛燕也不是懦種，怎麼可能中途退却呢？」

齊曉天沒有再堅持他的看法，因爲樊正的話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十二飛燕犧牲了兩個弟兄的生命，在磐石鎭帶走了方小龍，如果小龍那孩子又落到別人的手裏，他們怎麼可能放棄追蹤呢？

答案應該是絕對不可能。

那麼，彭立標豈不是另有安排？說得現實一點，他們一定是另有狡計。

炎陽如火，黃沙如火，齊曉天被烤炙得週身燥熱，但他心裏却感到一陣陣的寒意。

樊正氣呼呼地說：「齊大哥！我們還是走回頭路吧！去找他們算賬！」

齊曉天的眼光突然發直。

原來他發現了一些吸引人的東西：一大桶水，一大堆麥稭，還有一個鹿皮作的水壺。

劉子星畢竟沒有讓他失望。

水是萬靈妙藥，的確使人興奮，在這一瞬間，齊曉天的精神立刻抖擻起來。

馬匹對於草料和飲水也是敏感的，雖已疲累，饑渴已極，也發出了低聲的嘶鳴。

在火熱的炎陽烤炙下，大地顯得非常沉寂，麥稭的咀嚼聲聽來很有韻律，齊曉天拿起鹿皮水壺，拔開瓶塞，想了一想，又將水壺遞給樊正。

樊正露出貪饞的目光，但他並沒有伸手去接水壺，誠懇地說：「大哥！你先來！」

「不！你先喝。」

一種命令式的，微帶慈性的鼓勵，使得樊正接過了水壺，仰頸就喝。

樊正一口氣最少喝了半壺，這才將水壺遞給齊曉天，雖然他滿面汗污，却是目光清明，神色大振了。

齊曉天正要喝水，却有一個聲音吸引了他，那是馬蹄聲。並不是如奔雷般疾驟的蹄聲，而是零星的、盤旋的，馬上人似乎在等待什麼，觀察什麼。

他循聲望去，看到了，一共有兩匹，距離他們約莫半里之遙，陽光刺眼，他還無法分辨對方是何許人。

就在這時，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兩匹馬倒了下去，樊正也倒了下去。

水裏有毒，這是齊曉天立即的反應。

他沒有後悔，也沒有暴怒，只是緩緩垂下右臂，讓水壺裏的水流盡，然後舉起空壺來假裝牛飲狀，隨手又將水壺一丟。

那兩匹馬還在觀望、等待。

齊曉天也倒下了，由此可見，他對敵人的反擊是積極的，他根本就不去察看樊正和馬匹的情況，立刻就施展了誘敵之策。

零星的馬蹄聲起跑了，逐漸到了面前，齊曉天以手背擋住眼睛，在指縫間偷覷，看見了馬上人，赫然是謝君武與張亞奎、

齊曉天心頭的怒火開始燃燒起來：彭立標滿口江湖豪情，原來是這樣卑鄙的人！

謝君武與張亞奎下馬來了，沒有交談一句，只是默默地察看齊曉天和樊正。

「老謝！不用看啦！這種藥靈得很，一到肚子裏就發散，少說也要睡上一天一夜，才會醒。」

齊曉天心頭暗想：還算不錯，只是迷藥，而不是毒藥。雖然不算狠毒，却更卑鄙。

「好吧！老張！把他們馱上馬背……」

張亞奎不等同伴的話說完，就過來抱齊曉天，齊曉天雙拳同出，封住了對方的眼睛，然後一脚踢向謝君武。

這種一箭雙鵰的攻擊方法的確非常厲害，齊曉天一招得手，就絕不放鬆絲毫，在張亞奎面部猛敲幾拳，一直把他敲昏爲止。

這邊謝君武下頦處被踢了一脚，連打了幾個踉蹌，等他稍稍鎭住心神，齊曉天已經撲過來了。

戰鬥很快結束，一個被擊昏，一個被征服，勝利者竟然是齊曉天。

「老謝！」齊曉天的左手叉住對方的領子，將謝君武撳在地上。「說吧！這是怎麼回事？不用讓我動手，一動手就沒有你好受的。」

「齊曉天，我說出來你也未必信。」

「說吧，我分得出眞假。」

「哼，連我自已都不相信這是事實。」

「我會相信。」齊曉天一個字一個字有力地說：「老謝！太陽大，地面燙，不要變成烤蕃薯，快說吧！」

「你眞會相信我的話？」

「我說過了，眞話，假話我分得出。」

「話得從頭說起，十二飛燕的弟兄得過方老爺的恩惠，只要他吩咐一聲，咱們就是赴湯

蹈火，也在所不辭，冒險，賣命，那更不用說了。」

謝君武這番話，教人聽得糊糊塗塗的，既然如此，十二飛燕因何又要帶走方天岳的孫子呢？

「齊曉天！你吃驚了是不是？我就知道你會吃驚，先沉住氣，後面還有更令你意外的事情哩！」

「快說吧！」

「到磐石鎭方老爺子家裏帶走方小龍，是他老人家的意思。」

「你說什麼？他要你們帶走他的孫子？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

「我說的都是眞的，我就知道你不會信，當初我們每個人都不相信竟然會有這種事。」

「方老爺子沒有說理由。」

「沒有。事實上方老爺子教我們替他幹事，已經不需要任何理由。」

「他吩咐你們將方小龍帶到何處去呢？」

「沒有。咱們彭老大曾經小心翼翼地請示方老爺子，他說以後會陸續下達他的指示。」

齊曉天委實不相信，他凝視着謝君武，想從對方的神色間看出虛實，最後他下了一個結論，如果謝君武想編一個故事來搪塞，也編不出這樣一個奇峯突起，動人心弦的好故事。

那麼，他的話是可信的。

不過，齊曉天還是提出了疑問：「既是方天岳教你們去的，拐七爺怎麼會放槍打倒你們的人呢？這好像說不通吧？」

「也許那個瘸子，並不知道內情。」

「方小龍從你們手裏又丟了，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非常意外的事……」

「方老爺子知道了嗎？」

「他已經知道了。」

「哦？他怎麼交代？」

「他吩咐我們從這條路上追下來。」

「哦！原來是他的安排。如果他有什麼詭計，可以盡量去玩，盡量去耍，又何必把我拖進來？」

「這……我就不知道了。」

「那麼，水裏面放迷藥又是怎麼回事？」

「我眞的不知道，彭老大教我跟老張過來看看，如果你們昏倒了，就放在馬鞍上馱你們回去。」

「回何處？」

「自然是回黑風鎭。」

「你們有水，有糧嗎？」

「有，事先我們並無準備，也不知道彭老大是打那兒弄來的。」

情況已經明朗了一些，不過，這還是一個迷陣的開端，齊曉天盤算着，是不是要繼續走下去。

答案幾乎是肯定的——即使是能進不能出的迷陣，也還是要走下去。何況，有一個情況已經激起了齊曉天與生俱來的好勝心，方天岳在玩詭計，却要自己來淌渾水，他是不會服氣的。

究竟是不是方天岳在玩詭計，那也需要證實。迷陣自然需要走到底了。

走迷陣當然要探路，於是他又繼續問下去：「你們回黑風鎭，難道方小龍的死活都不去管了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

「彭立標沒有說出理由？你們也沒有問原因？」

「十二飛燕的弟兄一向如此，只聽從彭大哥的話，從來不許問理由的。」

「好！現在我們該談到切身問題了。我應該如何處置你？」

謝君武倒是一點也不示弱，毫不在乎地說：「齊曉天！我姓謝的也是一個人物，難道要我哀求饒命嗎？」

「不！我沒有那個意思。你告訴我許多事情，我應該道謝，而且……唉！總之，我不知道如何處置你，你最好提示我一下。」

「隨便你。」

「對了！我又如何救我的同伴呢？」

「不用救，他只是昏迷，不是死，到了一定的時間就會醒過來的。」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問題，你跟張亞奎已經過來很久了，彭立標和蕭貞怎麼也不跟過來看看動靜呢？按照時間判斷，你們出事的可能性非常大。」

謝君武閉上眼睛，他仰躺着，強烈的陽光照射着他，他的眼睛的確也疲勞了。

可是，齊曉天放開他，站了起來。

謝君武並沒有立刻站起來，也許他已經有些發昏了。

齊曉天將他們的兩匹馬牽了過來，一匹馱着樊正，一匹自己騎，在臨走的時候，他輕揮皮鞭，在謝君武的肩頭上抽了一下。

這個方法很靈，謝君武立刻跳了起來。

齊曉天大聲地吼着說：「老謝！現在你如果要睡覺，你會一睡不醒，好好地照顧你的同伴吧！」

說完之後，齊曉天打馬就走，他不是走回頭路，而是繼續往前，他的勇氣實在可嘉。

「嗳！嗳！」謝君武大聲叫着：「不能再往前走了呀！再往前走，你只有死路一條。」

「不會的，這兩匹馬吃飽，喝足，精神抖擻，再跑一百里地也不成問題。」

「可是你呢？……」

「放心，我支持得住。」

齊曉天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個絕不走回頭路的人。

方小龍在前面，他也只有一直向前。謝君武說了許多，他不能不信，却也不能全信。

他對前途充滿了信心。

前面還有劉子星。齊曉天始終信賴他的精明，劉子星不是一個顧前不顧後的人。如果他本身面臨了困難，他也會想到後面有同樣的困難。那麼，他一定會顧到後面的同伴。

現在，齊曉天只有一個概念，盡快追上去，追上去，他的頭有點暈，但他咬牙支撐着。

响午的炎陽能把人烤出油來，但是，齊曉天還是支撐過去了。馬兒的速度並不快。由於齊曉天握韁的手已沒有力，馬兒在沒有指揮的情況下，當然不可能掀蹄狂奔。

齊曉天的頭已經垂了下來，他的眼睛並沒有閉上，而他的視綫已經不正常了，所看到的是一遍火紅。

突然，馬兒停住了，有人將他從馬上抱下來，齊曉天半昏迷的意識中立刻想到了劉子星，他興奮地叫了一聲，那只不過是張開了嘴巴，並沒有發出聲音。

有人在餵他喝水，接着，又是冷水毛巾爲他擦汗。

在這種情況下，水是萬靈妙藥，齊曉天的神智逐漸清醒，視綫也逐漸恢復了。

他突然發現，這個人並不是劉子星，而是蕭貞。

「妳？」齊曉天大吃一驚。

「怎麼啦？」蕭貞表露了由衷的關切：「靜靜地歇一會兒，吃點餅，再上路。」

齊曉天驚疑地四處張望，在他的想像中，彭立標也一定跟來了。

但是，四週並沒有別人。

「你在看什麼呀？」

「就妳一個人來？」

「嗯！」蕭貞點着頭，臉上浮着笑，她的情態和先前完全不同了。

「是彭立標敎妳來的?」

「是我自己來的。」

「哦?」

「當我知道你繼續往前之後，我眞是急死了，就立刻帶了水和乾粮趕了上來，幸好你的馬兒跑得並不太快，還敎我趕上了。」

水已經喝下去很久，齊曉天憑藉經驗去判斷，水中並沒有滲進什麼藥物，於是他又開始去吃那塊乾餅。

蕭貞並沒有閑着，她用冷濕的毛巾去擦拭樊正的額頭，又用滴水去濕潤樊正的嘴唇。

齊曉天一面吃餅，一面向她問道：「他會死嗎?」

「不會。」

「他要昏迷多久?」

「也許要到明天早上才會甦醒。」

「妳爲什麼要來帮助我呢?」

也許是問題來得太突然，使得蕭貞楞住，一時說不出話來。

「不管怎麼樣，我都很感激你，蕭貞！如果妳不方便說，就不必說。」

「我也說不出爲什麼要來帮助你。」

「蕭貞！妳的行爲背叛妳的彭大哥嗎?」

「是的。」

「那麼，將要得到何種懲罰呢?」

「也許是死。」

「如此說，我不是負疚太深了嗎?」

「用不着內疚，」蕭貞的聲音很輕，却更動人。「都是我自願的。」

「妳變得好快。」

「哦?」

「妳原先像一個母夜乂，現在，却如此溫柔。」

「我畢竟是一個女人。」

「蕭貞，」齊曉天站了起來，「我們就在這裏分手嗎?」

「不！我要跟你往前走！」

齊曉天心頭一動，這莫非就是她的目的?哼！女人眞是有千百種性格和面貌。

「你在懷疑我?」蕭貞的反應倒很快。

齊曉天道：「蕭貞！不管妳的動機如何，妳總是救了我，我就必須報答。說吧，我能爲你作什麼?」

「曉天！」她親暱地叫着他的名字，「這正是我要說的話。」

「哦?」

「我能爲你作什麼?」

蕭貞的臉上全是汗汚，但是目光却清澈無比，目光往往是心靈的反射。齊曉天再也沒有理由去懷疑她。

「妳爲什麼要反叛彭立標?」

「不知道。」她的脚尖在滾滾黃砂中畫着圈圈。

「妳爲什麼要跟我往前走?」

「喜歡你。」

如此坦率，如此眞誠，齊曉天像是挨了一記霹靂，渾身一震。

她又繼續說下去：「我知道你還是懷疑我，那是免不掉的，我絕不怪你。」

「蕭貞！」齊曉天激動地叫着。

「不必解釋，也不必安慰我，有一天，我或許會有機會爲你而死，那時你就再也不會懷疑了。」

齊曉天沒有再說什麼，他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三匹馬又開始出發了，在滾滾的黃砂中，在炎炎的烈日下。

一遍火熱，他們的心中也是一遍火熱。

齊曉天從來沒有感受過這種情愫，當這種感情來臨的時候，他昏迷，沉醉，振作……雖然有三個過程，轉變却很快。

現在，他變得精神抖擻。

蕭貞的坐騎靠過來，問他：「曉天，你走過這條路嗎?」

「從未走過，你呢?」

「我也沒有走過，聽彭立標說，從這裏去，還有四十里路。」

「那就快了。」

「兩個人走比一個人走要快得多。」

「爲什麼?」

「因爲你不再寂寞，不再孤單。」

是的，齊曉天同意這句話，孤單與寂寞的確是啃蝕意志的惡魔。

如果不是顧慮昏迷中的樊正，他們也許還可以走得更快。

即使不算很快，他們在黃昏時候也來到了玉川縣。

這個小城小縣的規模並不大，但這裏畢竟是有人的地方，有飲食可用的地方。

一個冷水浴，一盅凉茶，一頓豐富晚餐，日間的經驗就變成了惡夢，不再困擾他們了。

現在，他們想到了來此的目的。

方小龍在何處呢?

× × ×

對面坐着一個年約四十出頭的中年人，他的眉毛很濃，配上他那張四方臉，顯得格外威嚴。

旁邊站了四個人，他們的面目，都木無表情。

在那貌相威嚴的中年人的對面站着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他的神情疲累，衣衫不整，而且臉頰，額頭都有明顯的傷痕。

中年人開口說話了，很慢，很有力：「你是十二飛燕的弟兄?」

「不錯。」神情倨傲，語氣有力，似乎因十二飛燕而引以爲榮。

「高姓大名?」中年人在措辭之間倒是挺客氣的，顯示他曾經受過相當敎養。

「魯屏。」

「你今天在途中殺死我們一個弟兄，殺人償命，古有明訓，你明白嗎?」

「明白。」回答永遠是如此簡短。

「我這個人最講道理，你想自由，你想逃，自然先要殺死看守你的人，所以我決定姑且饒你一命。」

無言。魯屏一定非常倔强。

「現在，我要請敎你幾件事。你不知道的我不怪，倘若知道的不說，我就不客氣。」

仍是無言。

「你們十二飛燕爲什麼要逮走方小龍?」

「不知道。」

「你負責執行，怎能說不知道?」

「的確不知道。」

「我不信。」

「我只是奉命行事。」

「奉誰之命?」

「當然是我們大哥。」

「彭立標?」

「是的。」

「如果方小龍中途被我們刦走，你的任務失敗，你將得到何種懲罰?」

「死！」

「你現在承認失敗嗎?」

「不承認。」

「你認爲還可以把方小龍救回去嗎?」

「機會不大。」

「不是機會不大，而是絕無機會，你已經註定失敗，也可以說是死定了。」

又是無言。

中年人的口氣轉變了：「不過，倒有另外一條活路可走。」

「哦?」

「投靠我們。」

魯屏捲起衣袖，露出手臂上的刺青：「你知道我們爲什麼要刺上這個?」

「不知道。」

「十二飛燕一經加入，永不准退出，一直到死。」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願你明白。」

中年漢子不再說什麼，只是揮揮手。

站在一邊的四個壯漢立刻圍了過去，氣勢洶洶，似乎要有什麼行動。

魯屏絲毫沒有動。

中年人也站了起來，他沉聲說：「我再問一次：你們逮走方小龍的動機究竟何在?」

無言。魯屏眞沉得住氣。

那中年男人不再說什麼，他似乎已不屑再問，只是輕輕地一揮手，他雖是輕輕一揮，却爲魯屏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那隻揮動的手還沒有落下，魯屏已經挨了重重的一拳。

魯屏步履踉蹌，連退數步，他還有能力還擊，但他沒有還擊。八拳環伺，還擊的結果，只有使自己遭受更嚴重的傷害。

儘管他如此忍受，打擊還是從四面八方集中在他身上。當他心中怒火旺升，想要拚命反擊時，他已經沒有反擊的力量了。

接着，他的身體像有千斤重，一直往下沉，沉向無底的深淵。

魯屏醒過來時，是睡在一張潔淨的床上。

他像是經歷了一個冗長的惡夢。現在，夢境已毫不存在。他的身子已經洗滌，衣衫也換過了。唯一使他感到有些不滿意的，就是他的肚子餓了。

他試着坐起來，這才感到四肢的脹疼，同時，屋子角落裏響起了一個聲音：「不要動，你的傷勢不算太輕，亂動只會增加痛苦。」

現在，魯屏才發現屋角落有一個人，藍色的衣服與帳幔的欵色相近，幾乎看不出來。

他盡量睜大了眼睛去看，見到了長長的頭髮，原來是一個女人，難怪說話的聲音尖尖細細的。

他非常渴望她能轉過頭來，讓他能看到一張白皙柔美的臉，也許可以治療他那渾身的脹痛。

但是，她並不了解他的欲求，坐在那裏一動也沒有動。就像帳幔上綉了好看的花。

「我很餓。」這是魯屏的第一句話。

「忍耐一下。」她仍然沒有轉過頭來。

「先來點水……」

「忍耐一下。」

「難道這裏沒有吃的，喝的嗎?」

「已經張羅去了，馬上就來。」

魯屏不禁暗暗嘀咕：這是什麼地方呢?連杯水都沒有，這是不近情理的呀!

「妳是誰?」魯屏提出了新問題。

「靜靜地養傷，說話也同樣耗精神。」

「是妳救我來的嗎?」得不到答案，魯屏更加好奇了。因此問個不停。

「不是。」

「那又是誰救我的呢?」

「不知道。」

「這是你的家嗎?」

「不是。」

「妳好像很神秘，其實，對我不必隱瞞什麼，我對你根本就不生威脅。我只想了解一下，我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

那女的現在連話都不想講了。

魯屏突然發現自己問得太愚蠢，自己根本沒有被救，而是方才那幾個殘忍的傢伙認爲自己還有利用價值，所以才爲自己渾身換衣，療傷敷藥，這個女的一定是看守監視的人。

他不再說話了，甚至閉上了眼睛。

但是，耳邊却又响起了一個輕柔的聲音：「讓我扶你坐起來。」

那個藍衣女人已經到了他的床前，現在，魯屏看到她的面貌了。她並不是什麼漂亮的少女，而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但是，她對異性的吸引力似乎比一個年輕少女還要强烈。

可惜，在魯屏的眼前還有比她更吸引人的東西，那是一大碗粥，一個鹹蛋，一碟小菜，放在一個托盤上，捧在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手裏。

魯屏被那婦人扶着坐了起來，托盤放在他的腿上，這張床也就變成了飯桌。

人是鐵，飯是鋼，這話一點也不錯，一碗粥下肚，魯屏的精神大不相同，他突然發現，他的估計似乎有了錯誤，倘若他還在那幾個殘忍的傢伙手裏，絕不可能待他這麼好。

「妳是誰?」魯屏又是舊話重提。

「你奄奄一息，生命垂危，不管我是誰，都應該救你。」

「哦?妳發現我時，我在什麼地方?」

「後面的巷子裏。」

「這裏是什麼地方?」

「客棧。」

「客棧?」魯屏放眼打量着，最後，目光落在她的臉上。「那麼，妳也是外來的?」

「嗯!」

「就妳一個人?」

「還有一個，想必你也看到了，剛才端粥來的那個小女孩，她是我女兒。」

「哦?妳的……?」

「你意思是問我女兒的父親嗎?……他死了。」

魯屏想支撐着下床，四肢的疼痛立刻使他嗞牙咧嘴，難以動彈。

「你要幹什麼?」

「我不應該住在這裏。」

「爲什麼?」

魯屏攤一攤手，他實在沒有什麼貼切的解釋。

「我另外又租了一間房，」那婦人落落大方地說。「別亂動，養傷要緊。」

「我……我怎麼稱呼你呢?」

「你今年多大?」

「二十八歲。」

「你就叫我孫姐好了，我要比你大上好幾歲。」

「孫姐!」魯屏立刻就這麼喊叫了，現在，他躺在床上，心裏負擔已減輕多了。「妳發現我的時候，還見到別人嗎?」

「見到過。」

「什麼人?」

「兩個漢子，他們把你扔在地上就走。」停頓了一下，她突然又問：「你什麼地方得罪了宋天岡呀?」

「宋天岡?宋天岡是誰?」

「你不認識?」

魯屏搖搖頭：「我從來就沒聽說過這個名字。」

「那兩個漢子就是宋天岡的手下，你不是被他們打傷的嗎?」

「是呀!但是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那就怪了，」她蹙着眉尖，喃喃地說：「宋天岡雖然是一個睚眦必報的小人，却不是一個惹事生非之徒，如果你沒有得罪他，他怎麼會這樣對待你呢?」

其人其事

葉問師傅空手奪槍

慧心

詠春派拳術是很文靜的，但却有另外一種强勁，最特別的就是黐手，一經黐着，便會贏了九分，李小龍以前從詠春派學技，後來他能够奪取萬邦空手搏擊的冠軍，跟詠春那種黐手有關，後來李小龍名成利就，返港問候師傅，謁見葉問，最低限度他沒有否認他的技擊根底是從詠春出身，可見葉問師傅確有資格做詠春派的掌門人，那時葉問師傅已屆高齡，絕不與別人交手，再又因爲他經常穿着長衫，彬彬有禮，似乎是一個教書先生，因此，有些人看了發生錯覺，以爲他只是教授詠春派的拳脚，沒有甚麼戰績，事實上並非如此，葉問師傅曾經有幾次大戰小戰，不過他很少把那些英雄的事跡談述而已。比較接近葉問師傅的門徒，都知道他曾經在佛山長與街南海縣商會大禮堂跟當地的名拳師溫大牛公開決鬥，打贏那一場仗。

當時各界名流以及武林高手在旁觀看，並由中醫譚尚志任公證人，譚尚志大喝一聲：「開始！」之後，兩人便即交手。

詠春派一向就有君子之風，所謂「敵不發時我不發」，十居其九是以守爲攻的，先行讓對方發招，溫大牛在佛山也是一個拳師，而且體型粗大，拳脚有力，稱做溫大牛，名符其實，他以爲出手就可以把葉問擊倒，但見葉問攏下二子鉗羊馬之後，那個招式相當古怪，不敢輕舉妄動，先在五尺過外站定脚步，等候機會，然後進攻，後來他看見葉問始終兀立不動，手脚也沒有絲毫改變，知道對方等候自己發招了，如果雙方各不發招，那場比武就虛有其表，給人恥笑，故此，溫大牛繞到左方，打算使葉問分心，然後發招，殊不料葉問始終是眼隨身轉，溫大牛轉到左方，他就轉到左邊去，仍然用雙眼注視對方，後來溫大牛轉到右方，他也是如此，詠春派作戰有一句術語，叫做「照面追形」，表示面對面，鼻對鼻，那就佔了上風，溫大牛發覺對方有所準備，不易取勝，便採取影打姿勢，忽然撲攻，左手向上一揚，右手隨即以抛捶姿勢由下邊斜角打到上邊去。

他這一手是同時出擊的，抛捶快而有勁，跟着影手一齊發招，葉問必須把左右手同時招架，看來不易抵擋，實則不然，葉問掰兩隻手一陰一陽，向上招架之際，剛剛黐住對方的手，正想運消帶打，溫大牛已發覺不妙，疾退五步。

這是兩人交手的第一個回合，看來好像彼此打個平手，對武功缺少研究的人，看在眼裏，實在是難分勝負的，甚至以爲葉問只能守而不能攻，但以實情來說，顯然是剛剛交手已經分出勝負來，因爲溫大牛退了幾步就有輕微的氣喘，臉白如紙，葉問則臉露微笑，等候再戰，當時做公證人的名中醫譚尚志看在眼裏，已經心裏有數。

稍停，溫大牛再度進攻，展開第二個回合，溫大牛所學的是外家拳，長橋大馬，突然撲攻，右拳以金星掛角的姿勢向葉問左額太陽穴打去，他的左拳護胸，打算葉問招架之後，左拳跟着出擊，殊不料葉問已經看準了來勢，雙拳齊出，左拳擋住來手，右拳疾忙劈向溫大牛的中路，拳快如箭，溫大牛的右拳被制，左拳無力把他招架，想向後退，已來不及，顯然是吃了一拳，因爲葉問點到即止，沒有眞正發勁，譚尚志眼明手快，立刻大喝一聲，叫他們停止，於是葉問收招，溫大牛只是退後兩步，仍然站定，雖然沒有倒下，却是身體搖晃的，面色也相當蒼白。

譚尚志當衆宣佈，認爲今夜之戰，兩人打個平手，希望各人不必催促他們繼續交手，一定要分出高下。

其實圈裏的人看在眼裏，已經明白，不必報導，顯然是葉問打贏，那晚的收入達三千元之多，葉問知道溫大牛的經濟環境並不很好，便把所有收入，全部送給溫大牛，溫大牛亦深知技不如人，葉問竟如此量大，十分感激。

以上的事情，發生在抗戰之前，抗戰勝利後，葉問因爲許多朋友在縣府做官，第一任的南海縣長王俊文到佛山上任，早已聽到葉問的大名，登門拜訪，希望他爲了鄉里的安全着想，協助當局治安，聘他做偵緝組的組長。

葉問一向過看公子哥兒的生活，家裏相當富有，根本上就不想出頭露面跟匪稍周旋，但因縣長王俊文盛意拳拳，三次拜訪，且亦感到抗戰勝利之後，有些人做過漢奸兼大天二，仍然逍遙法外，應該把他們拘捕，義不容辭，考慮多次，終於點頭答應。

葉問一向沒有跟警界連絡，那一次負責維持佛山的治安，只是爲鄉里着想而已，絕對沒有做官的想法，當時佛山鎮附近各鄉的匪徒，非常之多，特別是大富，紫洞，低田各鄉，盜賊更多，著名的珠江三角洲匪首羅鷄洪，歪咀裕等，都是在大富紫洞一帶出沒，勝利後威震佛山的劇盜兼漢奸大碌竹伏法身亡，仍然有些悍匪以前做過漢奸，身上有槍，擄人勒贖，其中有一個劇盜姓羅，單名一個灶，最爲沙膽，此人身段高大，雙臂有如木柱，發拳銳不可當，一拳就有三百斤力，身上帶槍，百發百中，橫行佛山以及附近各鄉，視軍警如無物，往往在佛山昇平公正馬路繁盛的市區，到三品樓吃柱侯鷄，甚至夜間還在酒店召妓伴宿，這樣劇盜，居然在勝利後仍然逍遙法外，實在意想不到，何況他仍然擄人勒贖呢？因此之故，縣長認爲這一個劇盜必須把他捕捉，置之於法，通知葉問，此時葉問已經上任，身爲偵緝組長，應該執行任務，於是，立刻派出綫人，帶齊人馬，準備擒虎。

不久之後，他就接獲綫人的情報，知道劇盜羅灶已經在公正路的三品樓飲茶，雖然只有一人，可是，腰間揷着一支大號左輪，等閑之輩，不敢上前，葉問認爲時機已至，便找幾個探員同往，分別埋伏於門外，其中有一個探員叫做陳爲，此人的上排門牙突出，綽號哨牙爲，非常精警，葉問走近茶樓的門外，就吩咐哨牙爲在左邊門外等候，葉問站在右邊等候羅灶出來，準備一齊出擊。

羅灶飲完茶，還吃過午飯然後從三品樓走出大門，他平時出入，都非常小心防範，可是，那天，他剛剛走出三品樓的門外，就突然聽到呼喝之聲，從左邊發生，他向左邊一望，看見哨牙爲，正想拔槍，葉問突然閃出，即向右邊襲擊，因爲兩人一喝一攻，羅灶拿不定主意向誰發槍，又因葉問已經迫近，拔槍也來不及，索性發拳向葉問的上門劈落。照他的想法，葉問的身型並不十分粗壯，難以抵擋這一拳，準備打低葉問，然後拔槍向哨牙爲射擊，仍未爲遲，殊不料這一拳向葉問迎頭劈落，葉問即時擺出詠春的黐手，搭住羅灶的右拳，隨即把另外一隻手向前衝去，羅灶左手正想向葉問進攻，但給葉問的右手封住，兩手被制，葉問一招以短拳姿勢向羅灶鼻上便勁一拳，當堂打出鼻血來，羅灶頭暈眼花，幌了一幌，哨牙爲立刻衝出，閃電般把手銬扣上羅灶的一雙手了，跟着由葉問繳去他的手槍，就此落網。

葉問就有這種本領，愈是大敵當前，危機四伏，就愈加冷靜，不管一個鬥一個，抑或一個鬥幾個，甚至赤手空拳跟一個懷槍客相鬥，也是如此，從來不會氣喘，更不會因此頭暈眼花。

一九五一年，葉問已經來港教授詠春拳，因爲那時他經常在天台乘涼，深水埗大南街港九飯店工會的理事長梁相非常喜歡練武，已經苦練外家拳多年，武功不弱，他多次走進葉問的武館，看見他教授詠春拳，橋馬狹窄，而且很少轉身，更加沒有踢脚，以爲這種拳脚只是隨意玩玩，爭取健康，要是用來打鬥，不很實用，一向有點輕視。那晚他偶然在天台跟其他會友閑談，而且談及詠春的拳術，梁相有意無意的趨前說：「葉師傅，我看你的詠春拳脚，軟手軟脚，實在難以估計你如何擊倒敵人，拳擊有云，拳怕少壯，棍怕老郎，看來如果你跟力猛氣雄的外家拳相鬥，未必打贏。」

葉問聽了，笑着說：「並非如此，普通打鬥，當然是拳怕少壯的，但以拳師眼中看來，中國功夫千變萬化，絕非靠蠻力就可以打贏，拳術有如讀書，愈讀就愈加知道這一種功夫變化莫測，非常深奧。」

梁相聽了，莫名其妙，當然是心裏不服的，說：「葉師傅，我不同意你的說法，如果對方以四百磅重的一拳迎面打來，你根本就無法招架，如何能够把他擊倒呢？」

葉問微笑，說：「這是你的想法，證明你還沒有知道拳脚的眞正功夫，如果你懂得較多，就不會這樣想。」

梁相聽了登時怒火攻心，說：「葉師傅，我確是想領教你的詠春拳，不過，不敢向你談及而已，本人學過十多年的外家拳，你有沒有勇氣應戰呢？」

葉問道：「既然理事長有興趣，葉問樂意奉陪！」葉問說完，便即依照詠春門派的規矩，擺下二子鉗羊馬，並把兩手以陰陽掌的姿勢護住中路，等候進攻。

他擺好姿勢，梁相就大聲說：「看招！」跟着由中門出擊。

梁相根本就輕視詠春拳，兼且輕視葉問，故此他毫無顧忌，突然標馬，右拳直衝過來，以長拳大馬的正宗外家拳進攻。

殊不料葉問一個黐手，拈住來拳，順勢運消帶打，用破牌手姿勢向梁相中門打去，這一手非常厲害，梁相幾乎倒下來，登時頭暈眼花，無力再鬥，只是一招，梁相已經心悅誠服，立刻拜師。

根本上梁相有非常粗壯的體型，氣力沉雄，不過，拳脚沒有根基而已，經過葉師傅細心教授，他又肯苦心練習，不久之後，就變成詠春派的高手，與駱耀同在該飯店工會苦練，天天紮馬打沙包，後來他不但學會了詠春拳，而且知道並非單靠氣力和衝勁就能够擊倒對方，必須有涵養，虛懷若谷，待人接物，有如教書先生，跟以前判若兩人。

魯屏沉默了，內情能告訴一個初次相識的人嗎？

「你好像有什麼難言之隱。」她畢竟多長幾歲，立刻一語道破。

「孫姐，妳必須諒解我，有許多事情我絕不能够隨便出口，這不但關係我個人的生命，更可能會影響另一個人的生命。」

「哦？有這樣嚴重嗎？」

「我不騙你，你大概也可以看得出來，我這個人是不會說假話的，要不然，我也不會被他們打得那樣慘。」

「有一點使我感到奇怪。」

「妳是說……？」

「宋天岡的個性是不達目的誓不休的，他用刑逼供，想知道某一些秘密，結果，你是隻字不吐，而他就這樣把你放了，這不是很奇怪嗎？」

現在，魯屏也發現這個疑問了。宋天岡的作法的確有違常情。他應該繼續拷問，即使認爲已無希望，也應該殺他滅口。

就這樣把他往街上一丟，就任自生自滅，道上的朋友不會有這種婦人之仁。

「你對我有點畏懼嗎？」她輕輕地問。

「孫姐！怎麼會呢？」

「可是，你又不肯把你心中的疑懼說出來，讓我帮你合計，合計。」

「孫姐！內情實在太複雜了。」

「唉！」她站起來，離開床邊，「談去下也只是白耗你的精神，好好休息吧！」

「孫姐！」魯屏突然有了一種衝動，一種要傾吐一切的衝動。

「嗯？」她回過頭，並沒有轉過身來。

「別人的一個小孩子跟在我身邊，被宋天岡那夥人搶去了。」

「小孩子？」她顯得很吃驚。「幾歲的小孩子？」

「七歲。」

「宋天岡竟然會作這種事？」

「孫姐！聽你的口氣，好像宋天岡從來就不會作這種事？」

「我告訴你吧，宋天岡雖然在外面混，但他還不至於作綁匪。」

「孫姐！你這樣說就不對了，他帶走了小孩，並沒有勒索，這怎麼能算是綁匪呢？」

「我看得出，你的心情負擔很沉重，如今你又躺在床上不能動彈，一定有許多事需要我帮忙。別看我是個女人，也許，我的力量比你還大。」

「孫姐……」

「說！不必顧忌什麼。你必須對我冒險，人生在世，總是要冒一點風險的。」

人生在世，總是要冒一點風險的。這句話能從一個女人口裏說出來，那麼，這個女人就一定不是平凡的女人，魯屏開始對她刮目相看了。

「你應該相信我，依賴我……」

魯屏道：「孫姐，妳能够只帮我的忙，不問原因嗎？」

她稍稍猶豫了一下，點點頭，說道：「好吧！」

「請你帮忙把那個小孩追回來。」

「照說，我該問你，那是誰的孩子，你回答了，我又會問，那孩子爲什麼會跟在你身邊……這樣問下去，就變成追問原因了，也就違背我剛才許的諾言。好……我什麼都不問。」

「孫姐，謝謝你！」

「可是，我仍然要問一個問題，這問題實在很重要，因爲我不能帮着壞人幹壞事……」

「孫姐！妳認爲我是壞人？」

「不！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壞人，那要看他

的行爲而定。壞人會作好事，好人也會作壞事。這個問題我必須要問，你也必須答覆。這孩子不是你的，爲什麼要跟在你身邊？」

「因爲我受他祖父之托，保護他。……孫姐！妳信嗎？」

「我信。」

「爲什麼？」

「因爲你爲那孩子受到很嚴重的傷害，若不是一片愛心支持，你會承受不了。」

魯屏吁吐了一口氣，也許對方的說法並不正確，但她能够相信他的話也就使他安心了。

「孫姐，這裏安全嗎？」

「絕對安全，」她的語氣很肯定。

「那是因爲妳在這兒，若是妳離開呢？」

「同樣安全。」

「孫姐，妳這樣說，是爲了安我心嗎？」

「不！」

「可是，這裏是客棧呀，任何人都可隨意進出，我傷勢未癒，又沒有抵抗的能力……」

「放心，」她的手撫着魯屏的肩頭。「在這段地頭上，沒有任何人敢找我孫鐵玉的廝煩，即使宋天岡也不敢。」

孫鐵玉？魯屏心頭一怔，脫口呼道：「孫姐！妳就是鐵玉娘子？」

「孫姐！我聽到許多有關妳的傳說……」

她以溫和的目光望着他，柔柔地問：「幹嗎這般吃驚？」

「說我是個壞人？」

事實的確如此，但是魯屏却難以出口。

「我方才就說過了，壞人也會作好事。如今你孤伶伶的跟夥件分散了，就只有我這個朋友，就算我是壞人，你也得信賴我。」

魯屏閉上了眼睛，他突然覺得，好累，好累。

「對了！」她又開口了：「我忘記問你的名字了。」

「魯屏。魯國的魯，屏風的屏。」

「魯屏？你是單闖獨走呢？還是……」

「我是十二飛燕的弟兄。」

「十二飛燕？」孫鐵玉似乎非常驚訝，語氣和態度立刻就改變了：「我不交十二飛燕的朋友。」

魯屏倒眞是吃驚了，倦意突然消失，他疾聲問道：「爲什麼？爲什麼你不交十二飛燕的朋友？」

孫鐵玉一個勁兒地搖頭，却不言語。

魯屏道：「孫姐！是十二飛燕的弟兄得罪你了嗎？」

孫鐵玉還是不開口。

「孫姐！你總得說過道理出來呀！」

「沒有什麼道理，」孫鐵玉像瘋子似地吼了起來：「我討厭聽到十二飛燕這幾個字，我恨，我恨……你給我滾，滾得遠遠的……」

這個變化不但突然，也劇烈，柔柔的細語變成了瘋狂般的嘶吼，任何人都一時無法適應，何況一個身受重傷，元氣消耗盡淨的人呢？

魯屏在這一瞬間差點暈了過去。

孫鐵玉也在這一瞬間楞住了，她似乎不相信自己的心情會如此浮躁，性格是如此乖戾，當一個孤苦無援，需要帮助的人向她伸手時，她却踢人一脚，打人一拳，這……這算人嗎？

她的情緒突然又低落下來，輕輕地說：「對不住！魯屏！我不該對你這樣的。」

「孫姐！我不怪妳，一定是十二飛燕傷透了妳的心，妳才會這樣憤怒，不過，到底是怎麼回事，你總得告訴我呀！」

「算了！過都過去啦！」

「不！孫姐！你一定要說，我有義務維護十二飛燕的榮譽，也許是誤會……」

「不是誤會。」

「你爲什麼不能對我說個明白呢？」

「你們的大哥是誰？」

「彭立標。」

「我恨他，恨他，恨死他！」

魯屏現在明白了，那一定是私人的感情問題，如此一來，他倒不方便問了。

然而，孫鐵玉却自動地說下去：「他對每一個人都很寬厚，唯獨對我非常刻薄，平心而論，我不能因他而遷怒每一個十二飛燕的朋友，可是，我就是怕聽到十二飛燕幾個字。」

「孫姐！他使妳傷透了心嗎？」

「豈止傷透？簡直巳粉碎。現在，我成爲一個無心的人。」

「不！妳還是有心，妳救我，帮助我，這不是最了不起的愛心嗎？」

「魯屏！你很會說話。」

「但不是花言巧語。」

「我相信。」

「那麼，你可以把心裏的恨意稍稍化解一點吧！恨，不能傷害別人，却能傷害自己。」

「好吧！不要說那麼多，現在，你好好休息，我要去替你辦事了。」

「謝謝你。」緊張後突然鬆弛，顯得格外疲累，魯屏一閉上眼，就睡着了。

孫鐵玉爲他蓋上了一床薄被，然後悄悄地走了出去。

接着，那個少女又進來了，她將房間收拾了一下。

夜很靜，也很詭譎。當她退出房間後，似乎有一隻魔手逐漸伸入了這間寧靜的屋子。

× × ×

客棧裏進來三個人，兩男一女，他們是齊曉天、樊正和蕭貞。店堂裏正好滿堂，幾十隻眼睛都投射過來，因爲樊正還搭拉着腦袋，在昏迷狀態之中。

一進入縣城，齊曉天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個冷水浴，但是，肚餓遠比身上骯髒更需要立卽解決。於是，他們先在一個吃食攤上塡飽了肚子才來尋找客棧。

掌櫃的一眼就見到了昏迷不醒的樊正，連忙關心地問道：「這位怎麼啦？」

「路上太熱啦！」蕭貞搶着回答。「身子骨太軟弱，支撐不住暈了，歇會兒就好啦！」

「快！快！」掌櫃的倒是挺熱心的。「小二！快帶路……你們要幾間房呀？」

「兩間。」

孫鐵玉剛好走出來，彼此都不認識，只是相互瞟了一眼而已。

兩間廂房是毗隣的，齊曉天和蕭貞商量好，兩人輪流照料樊正，輪到休息的人就到隔壁去睡覺。

二人先後洗了澡，不過却沒有衣衫可換，齊曉天順便把上衣洗了，就那麼光着膀子。反正蕭貞是個在外面走腿闖道的非常女性，也不在乎這些。

很疲累，尤其是齊曉天，蕭貞巳決定由齊曉天先休息，可是，齊曉天仍想支撐着和她聊聊，話題一拉開，立刻就轉到方小龍身上。

「他們跟我們一樣，也需要休息，所以，我判斷他們今晚也停留在這裏。」蕭貞首先表示了她的看法。

「我們明知道他們在這裏又有什麼用？地方如此大，怎麼去找？」

「曉天！」蕭貞以關切的目光望着他。「我覺得目前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立刻到隔壁房裏去睡覺。」

「我不敢睡。」

「爲什麼？」

「這一睡，眞不知道何時再醒，也許，最好的機會將在睡眠中錯過。」

「唉！」蕭貞以憐愛的眼光瞟向他。「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說你，作什麼事都需要精力，精力需要培養，儲蓄，聽我的話，趕快去睡覺吧。」

「好吧！」齊曉天的確不忍辜負對方的一番好意。「我就去睡，妳什麼時候叫醒我？」

「下半夜。」

「足够了。如曰你不好好休息，明天我就要照顧兩個人啦！」

齊曉天到隔壁房裏去了，可以想像得到，只要他的後腦一接觸枕頭，就立刻進入睡鄉。

蕭貞雖然也略有倦態，但是看上去她仍然精神抖擻，由她支撑到上半夜，那是沒有問題的。

她坐在床邊一張椅子上，聚精會神地注視着床上的樊正，幾乎連眼皮都沒有眨一下。

也不知過了多久，門上突響起彈指之聲。

蕭貞並未感到吃驚，也未問是誰，就立刻站起，走向門口，而她也沒有開門，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裏。

「蕭貞！」一個男人的聲音在門外輕輕地呼叫。

「嗯！」她漫應了一聲。

「情況怎麼樣？」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回答道：「還不錯。」

「他一點都不懷疑嗎？」

「嗯！」她似乎懶得說話。

「千萬提高警覺，不要過份輕視對方。」

「我知道。」

「繼續控制。沒有別的事需要我轉告老大嗎？」

「請轉告老大，有一件事我無法確定。」

「說！」

「不知道齊曉天是眞的聽信了我的謊言？還是佯裝中計，另有打算？」

門外是一陣沉默，久久才又响起話聲：「這種情況卽使咱們老大也無法作出更正確的判斷，總之一句話——一切小心。」

「我知道了。」蕭貞滿臉馴服的神色。

「好！我走了，下一次連絡的時間和地點都不一定，隨時保持警覺。」

「我知道。」

輕得不能再輕的聲音逐漸遠去，蕭貞吁吐了一口長氣。長途跋涉似乎都沒有消耗她什麼體力，這短暫的一刻却使她疲累交集，由此可見，她在方才那一段時刻中一定非常緊張。

她重回床邊坐下，巳經不像方才那樣神采奕奕了。她漸漸地將上身倚靠在床欄上。

開始時，她也許只想消除一些肢體上的疲累，但是，過不了多久，她竟然睡着了。

蕭貞不但睡着了，而且還睡得很沉。

房門上有輕微的响動，輕微得像是虫子在咬着木頭。門閂在緩緩移動，一定是門外有人在用刀尖撥動。可是，蕭貞完全沒有發覺。

門閂滑落，發出咚地一响，蕭貞還是沒有動。門輕輕推開，一個黑衣人緩緩地走進。

由於他的面部紮了一條黑巾遮住口鼻，能看到的只是一雙眼睛，那是一雙發出熠熠光芒的眼睛。

那雙眼睛向屋內每一角落掃視了一遍之後，這才邁步而進，輕巧無聲地掩上了房門。

他的動作很輕，也很穩定。幾乎完全沒有聲响地向床邊走過來。

蕭貞仍然沒有覺察，警覺性與精神狀況永遠是成正比的。

黑衣人拔出了一把晶光閃閃的七首，但他並沒有進一步的動作。他似乎在選擇對象，或者他在選擇先後的順序。不過，按照常情來說，如果他來此的目的是行兇殺人，他就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第一個對象一定是活生生，有反抗能力的蕭貞。那麼，他還在猶豫什麼呢？

終於，他手中的七首緩慢地舉了起來。但他手裏的刀並不是指向任何人，而是指向床頭邊的茶几。他的腕力很不錯，一點聲响也沒有發出，刀身竟然有一半嵌進了茶几。

這又代表什麼呢？一個訊號？或者是示威性的？

現在，他又回身向外走去。他來此的目的只是爲了留下一把炫耀武力的七首。

一切都是那麼順利，但也沒有想到當他拉開房門時却有一個人在等着他——是齊曉天。

齊曉天的精神並不見得十分旺盛，但他的目光却十分明亮，簡直像兩盞明燈。

蒙面人吃驚自是難免的，但他却很鎭定，甚至連本能的退後動作都沒有表現出來。

齊曉天輕輕地問：「你是幹什麼的？」

無言。

齊曉天巳經看淸楚了屋內的情況，蕭貞在沉睡，几上揷着一把刀，樊正的胸腹還在起伏呼吸，一切都很正常。這個蒙面人的來臨並沒有改變什麼，也沒有傷害什麼。

他又問：「那把刀是你留下的嗎？」

仍是無言。

「如果你不回答我的問題，你是無法離開的。」儘管措辭如此嚴峻，齊曉天的態度仍然非常溫和。

仍是無言。

齊曉天不禁有些光火了。不過，在一聲暴叱未出口之前，腦海裏突然閃過一絲意念，難道他是啞吧？

他飛快抬手，想去撕下對方的蒙面黑巾，但他竟然失敗了。對方閃避的動作更快。

「蕭貞！」齊曉天需要帮手了。

人不管沉睡到什麼程度，只要有人呼叫自己的名字，一定會立刻驚醒。

蕭貞就是如此。

她不但醒得很快，而且顯悟力更快，立刻就了解眼前發生了什麼情況。

但她並沒有任何動作，似乎在等待齊曉天進一步的指示。

齊曉天高聲喊道：「蕭貞！看看樊正怎麼樣？」

「沒事。」蕭貞只瞟了一眼。

「來！帮我逮住這個人。」

蕭貞撲了過去，但是那個黑衣人很快滑開。動作之靈巧，使得齊曉天大爲讚嘆。

齊曉天不希望聲响太大，時間太長，而驚動了整個客棧，所以也連忙上前帮忙。

但是，他這個決定却錯了，他如果不離開門口，也許對方逃不出去，現在，他一旦離開門口，黑衣人就像蛇一樣地溜了出去。

蕭貞要追，却被齊曉天攔住了。

「爲什麼不讓我追？」

「蕭貞！妳追得上嗎？那是不可能的，這個人脚下的功夫是我生平所見到的最好一個，只怕還沒有人可以追得上。」

「唉！我眞該死！」蕭貞跺着脚說：「怎麼會突然睡着了呢？」

「蕭貞！這也實在難怪，一路跋涉，實在太疲倦了呀！」

「曉天，你看他留下這刀的用意何在？」

「不知道。」齊曉天巳經關上了房門。「是示威嗎？也不像，是警告嗎？又沒有留下一個字……」

蕭貞拔出了那把刀，仔細地觀賞着。

許久她才喃喃說：「這把刀非常名貴。」

「名貴的刀一定出自一流的高手。」

齊曉天的話可說是唯一綫索，但他却無法想透這把七首揷在几上代表什麼。②（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文·馮嘉
圖·盧令

英雄無價（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在狼山偵查古爾文的下落，遇一神秘少女李茵，她願付出萬元，但要司馬洛帮她活捉古爾文。那晚偵查證實古爾文匿居在狼山老虎帮分部後，司馬洛電召史勿夫率人到來圍捕，惜被古爾文乘直昇機逃去。返回市鎭後，司馬洛跟踪李茵，至一山頭，李茵被老虎帮的神射手李海偸襲，司馬洛正欲設法帮助李茵時，李海巳被李茵所殺，事後，李茵因殺人而感到難過，伏在司馬洛身上大哭一場，司馬洛等李茵哭了一陣止住哭聲之後，帶她返回市鎭，問她要往何處，李茵反問他可否請她往喝一杯酒——

梟雄悲末路　美女弄機玄

「我也正想這樣提議，」司馬洛說，「不過我又不敢開口！我怕從來沒有殺過人的淑女，也許不是從來沒有喝過酒的。」

李茵瞥了他一眼。「你很不高興我剛才說你是兇手，是嗎？眞對不起！」她說起話來，似乎是眞有誠意的。

「不要緊，」司馬洛聳聳肩，「現在，讓我們找個喝酒的地方吧！不過，恐怕要花一點時間了，因爲，你知道，這一區內是沒有酒吧或夜總會的。」

李茵無可不可地一攤手。「我們有的是時間。」

車子在沉默中前進了一會，司馬洛忽然又開口問：「你究竟到那裏去幹什麼，李茵？」當李茵遲疑着不回答時他便代替她提出答案：「你是去找楊球，是嗎？」

李茵詫異地轉過頭來看着他。「你認識楊球？」

「不，」司馬洛搖搖頭，「我祇是知道楊球住在那間木屋裏，也知道楊球是老虎帮在這裏的另一個比較高級的人物，他也許會知道古爾文給運到那裏去了的。」

「你怎知道這許多？」李茵皺眉看着他。

「小姐，」司馬洛微笑，「如果你能查出的我也查不出，那我還值得你出一萬元請我嗎？事實上，我倒也想問你一個問題，小姐——你又怎知道那許多呢？」

「我——祇是知道，」李茵吶吶地說。

「但是，」司馬洛說，「楊球顯然也知道你會來，所以不但不在屋裏等你，而且還派了個百步穿楊李海，在那裏等着取你的性命。」

李茵咬牙。「我會殺死他們。」

「但你又不是兇手，」司馬洛諷刺地說，「這些骯髒的工作，還是等我來做吧！」

李茵聳聳肩：「我巳經道歉過了，你從來不肯原諒人的嗎？」

「好吧，」司馬洛微笑地從駕駛盤上騰出右手伸向她，「讓我們做朋友，不要做敵人吧，怎麼樣？」

李茵看着他的手，沉默了一會，忽然微笑，和他相握了。

「李茵小姐，」司馬洛說，「如果你不介意，希望你對我解釋兩件事。第一件，怎麼在狼山上的時候，你會忽然失了踪呢？」

「我不想見你老板。」李茵馬上回答他。

司馬洛點點頭。「第二件，爲什麼李海不

殺死你呢？」

「什麼意思不殺死我？」李茵瞪目看着他道，「如果不是我先殺了他，你以爲他會放過我嗎？」

「唔，」司馬洛聳聳肩，「有點道理！」

雖然這樣說，這一點他却是保留判斷的。

他們找到了喝酒的地方，是一家夜總會，情調很好，這種地方，人們通常是不單止來喝酒而巳，但她却祇是喝酒。

但是可惜，她喝酒的本領並未好到能制止自己喝醉。司馬洛是勸過她的，但她還是一杯又一杯地灌下喉嚨，也不知道究竟有些什麼心事！最後，她便醉倒了。她正在說：「你知道嗎？司馬洛，我現在是給夾在一條夾縫裏——」然後她便忽然在桌上一伏，就睡着了。司馬洛嘆一口氣，推推她，沒有用，她好像死了一樣，馬上發出鼾聲了。這樣也好。酒醉是有好多種模樣的，有許多人醉了之後大吵大鬧，有些人大嘔大吐，有些人則祇是睡着了。當然，這其中以最後一種最可愛，因爲最容易處理。李茵是一個美麗的女人，醉酒也醉得很可愛。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決定把李茵送回自己所住的酒店，於是他輕輕把李茵抱起來，抱出那間夜總會，放到了自己的車子上。……

× ×

郭佳在那座大廳中踱來踱去，臉上的表情是猙獰可怖的，拳頭一開一合着，就像要擇人而噬似的。這個高大而禿頭的人，有着魁梧壯碩的身裁，就像一個摔角家。

「李海死了！」他吼道：「怎會死的？給那黃毛丫頭殺掉！那簡直是笑話！」

面前那個皮膚黝黑的大漢祇是聳聳肩。「李海的確是去殺她的，而且李海的確是給槍彈打死了，還是在正面打死的。」

「這是不可能的。」郭佳揮着拳頭，「和李海面對着面，沒有理由死的會是李海。卽使我，也沒有膽量和李海面對着面開槍。」

「也許——」那個皮膚黝黑的大漢說，「李海是逼不得巳的。他不能下手，祇好——這差不多是等於逼他自殺。」

「胡說！」郭佳吼道，「胡說八道，我們是老虎帮！他奉命去做一件事，他就得盡力去做得好好的。他沒有權抗命，我是最高統師——古爾文養傷，最大就是我了，我的命令就是法律！」

「也許就是因爲古爾文還未死，」那大漢有點畏縮地說，「李海就祇有這樣做了。他巳經盡了他能力，李海是一個忠肝義膽的人。」

郭佳的眼睛瞇成兩綫，裏面的眼珠在危險地閃爍着。「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你說話就像一個謎。這些沒有人高興的話，你最好不要再對什麼人說，也不要再對我說。」

那大漢恭敬地點着頭。「我明白了。」

「現在，」郭佳的眼睛又張大了，「我要找的人呢？怎麼還不來？」

那大漢看看錶，點點頭。「快來了，我猜他隨時會的。」

郭佳不耐煩地看看錶，又來來回回地踱起步來。「貞不守時，如果他連時間也不守，他怎能做大事呢？」

「但——」那大漢有點難爲情，吶吶地說，「我們是約了他五分鐘之後的，現在時間還沒有到。」

「閉咀！」郭佳暴躁地一喝，那人便不敢再做聲了。

郭佳繼續踱步，就像一個重量級的摔角手總不見對手出場而感到不耐煩。後來，那個大漢又開口了。「那麼司馬洛又怎樣呢？」他問，「他也是我們應該除掉的一個人，他替我們惹來太多麻煩了。」

「我用不着你參加意見，」郭佳圓睜雙眼怒目看他，「我認爲誰是應該除掉的，我自然就會除掉。」接着聲音又柔和下來，「你不明白了，這個司馬洛是一個最難對付的人，省得了的話，我們還是不去惹他的好。」

「我們老虎帮也要怕什麼人的嗎？」那皮膚黧黑的大漢不平地道。

「不是這個意思，」郭佳狡滑地斜睨着他，「大無畏固然是我們老虎帮的美德之一，但是，智慧也一樣是我們的美德之一。當我們覺得應該避重就輕的時候，我們就不要强來了，明白嗎？」

那大漢聳聳肩，接着說：「咦，他來了。」伸手指指窗外，同時站到了窗前，向外觀望。果然，他看到了一部跑車正沿着公路飛馳而來，那馬達的怒吼老遠就可以聽聞了。「不錯，是他，就是他。」

郭佳沒有到窗前去看，祇是在沙發上坐好了。「那麼你去領他進來吧。」

那大漢出去了。他聽見跑車在門外停下，聽見車門打開又關上，有人交換了兩句說話，然後兩個人的脚步聲便走進屋內，終於出現在視綫中，那大漢和一個中年男人出現了。這個中年男人穿得很講究，一套窄身的新潮西服，名貴的襯衣和領帶，光亮的皮鞋，頭髮也是油亮而整齊的。身裁也很高。可惜的祇是面目猥瑣而且缺乏血色，就像營養極度不良或者經常睡眠不足。

「這就是彈簧刀張良，老板，」那大漢介紹，「你要解決什麼人，祇要給張良一個好價錢，張良的彈簧刀就會爲你解決。」

× ×

大酒店的房間裏，李茵從沉醉中慢慢醒來，覺得自己是睡在床上。她慢慢地張開眼睛，看見司馬洛就坐在床邊，吃了一驚，馬上坐起來。

司馬洛微笑。「很好，你終於醒來了。」

「你——」李茵慌張地揭開被子看看自己的身體，「你沒有？——」她身上的衣服還是整整齊齊的。

司馬洛搖頭。「我沒有，李小姐，你以爲我是一隻狗嗎？」

「但我聽說你——」李茵吶吶地說。

「你聽錯了，」司馬洛說，「也許我對女人很感興趣，這是事實，但我是從來不會强姦或者迷姦一個女人的。難道你沒有聽過我沒這習慣嗎？」

「那麼——」李茵困惑地看着他，「你爲什麼又留在這房裏呢？」

「第一，」司馬洛說，「這是我的房間。第二，你醉了，也許需要人服侍。第三，也許這才是更重要的理由，就是：你在醉中也許會說出一些我喜歡聽的話。」

李茵推開被子，伸脚下床，有點恐慌地瞪着司馬洛。「我說了些什麼？」她問。

司馬洛却不告訴她，祇是微笑。「小姐，」他說，「你以爲你會說了些什麼呢？」

李茵呆了一陣，終於毅然站起來。「我得回家去了，現在是幾點鐘？」

「還有三個鐘頭才天亮，」司馬洛說，「如果你喜歡的話，我可以把這房間借你，你就睡在這裏吧。」

「不！」李茵固執地搖着頭，「我喜歡睡在自己的地方，雖然同是租來的房間，我也喜歡睡在我自己租的一間。」

「好吧，」司馬洛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李茵是住在另一間相當豪華的酒店，她的房間是有露台的，露台向着海，本來這是一座風景很好的露台，但因爲天氣熱，要開冷氣，露台門就得緊緊地閉着了。因此，躱在露台外

面的彈簧刀張良覺得很安全，祇要他不進去，不會有人開門出來發現他的。他的手伸在衣袋裏，把玩着一把彈簧刀，眼睛則窺進露台門內，通過開了一綫的簾子，注視着房內。

忽然，使他很高興，房門打開了，把光綫讓進來，然後，房間本身的電燈也開了。李茵踏進來。張良認得李茵，李茵就是郭佳叫他解決的人，郭佳告訴了他李茵住在何處以及他看過了李茵的照片。至於李茵是什麼人他就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個職業殺手是不需要知道太多的。而且，殺一個女人，這應該是一件很容易做的工作。

但是，使他很失望，跟着李茵進來的是司馬洛。

張良也不知道司馬洛是誰，他祇知道有一個男人跟了李茵進來。多了一個人在場，就使他行事起來比較困難一點了。所以他祇好蟄伏不動，在那裏等候着。

司馬洛送了李茵進房，說：「晚安！不過，現在也差不多是應該說早安的時候了。」他轉身要走。

「等一等！」李茵說。

司馬洛再轉過來看着李茵，發覺她的眼中有着一種奇怪的表情，「有什麼吩咐嗎？」司馬洛問。

「我——」李茵的眼睛忽然變得很溫柔，充滿了感情的，「我不想一個人在這裏——我——是那麼寂寞——」

司馬洛在這世界上對兩件事情是經驗最豐富的，第一是危險，第二就是女人，他當然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應該做些什麼，而他也做了他所應該做的事，就是輕輕把她擁進懷中。

「不要——離開我。」她呻吟地說。

司馬洛當然知道她需要的是什麼，也知道如果繼續下去，他可以得到什麼。女人就是這樣奇怪的一種動物。當她以爲你是一隻大色狼的時候，她就會害怕你和躲避你，但是當你在她的面前表現了君子風度，證明她是多麼錯誤時，她就反而要得到你了。現在的李茵很可能就是如此。如果是在平時，司馬洛很可能會和她繼續下去的，但這一次却不了。很奇怪，司馬洛祇是在她的額上輕輕一吻，然後就溫柔但是堅決地把她推開。「小姐，」他柔聲地說，「你還是睡一覺吧！你需要好好地睡一覺。」

李茵迷惘地看着他。「你——使我覺得意外，司馬洛！你原來不是我想像中那個人。」

「使人意外是我的擅長，」司馬洛說，「將來你會發現我更多意外的。明天見。」說完，他便轉身出了門外，把門關上了。

李茵呆呆地看着門口，好一會，然後頹然地倒在床上。露台門外的張良鬆了一口氣。現在沒有人阻止他執行他的工作了。

在房門外，司馬洛到了走廊的盡頭，就給一個人阻住了。這人是一個史勿夫的手下，他繞過走廊的轉角，匆匆而來。由於李茵被人企圖刺殺，司馬洛當然不會放心讓她一個人回酒店的，所以他已佈下了一些人在她的住處周圍保護着。這人就是其中之一。這也是司馬洛不和李茵「繼續下去」主要原因。知道有人在監視着和等待着，他怎會有興趣幹那種事情呢？

「怎麼了？」他問那人。

「有一個人在她的露台外面，」那人焦急地說，「我們剛剛看見。」

「什麼？」司馬洛頸背上的汗毛直豎，槍巳拔出在手中。這時，彈簧刀張良，巳經推開了露台的門，一踏進去，一聲尖叫從李茵的喉嚨間噴出。張良那鋒利的彈簧刀一閃，人巳撲到了李茵的身上，就把李茵壓在那床上，刀子刺下去。如果是普通的女人，生命就到此爲止了。但李茵都不是普通女人，連司馬洛也可以給她擊倒，她當然不會那麼容易，一下子就被殺掉的。因此，一刀刺下來，她拚命地一閃，刀子就僅可在她的頸旁掠過，然後，她一拳擊在張良的牙床上，張良整個人飛開了，摔落在地毡上。

很可惜，李茵並沒有帶槍在身，早些時用過的槍，司馬洛巳經替她收起來了，她也忘記了向司馬洛拿回，因此現在她並沒有可以抵抗的武器。而且，張良的動作之快，也是出她意外的。張良好像背上也裝了彈簧，一跌在地上，馬上又一彈飛起，再向李茵撲下來。

李茵用脚撑開他也來不及了，祇能够再度拚命地向旁邊一滾。刷！張良的刀子刺進了她身邊的枕頭裏。但這一次李茵却不能把他打開了，因爲李茵這一滾身，姿勢巳變成了是伏在床上，看不到張良的動作，而且看來是很難躲過張良的下一刀的。

張良的刀子拔回，又舉起來。李茵的背脊是一個毫無抵抗的目標。接着一聲槍响，房門的鎖變成了一塊扭曲着的廢鐵，整個飛進來，跌在地毡上。門給撞開了。撞門的是那個史勿夫手下的人員，而在他旁邊的則是司馬洛，司馬洛手中槍咀還在冒烟，顯然打掉門鎖的那一槍就是他所放的。

現在，司馬洛手中的槍又响了。

張良手中的刀子沒有機會刺下去。他的頸部忽然血花飛濺，整個人像騰雲駕霧似的飛離了李茵的身上，槍聲的迴响在室內極其刺耳。

伏在床上的李茵慢慢地用手支起身子，首先是瞥一眼地上的張良。張良躺在那地毡上，兩眼圓睜而突出，頸子扭曲，頸間一個大破口正在流着血。他一動不動，人巳經死去了。

「天！」李茵忽然掩着臉，再伏下來，哭泣起來了。

一隻手搭在她的肩上，溫柔有力地把她扳轉身來。她看見那是司馬洛。「你沒事吧？」司馬洛問。李茵搖搖頭，表示她還好。「你那一萬元眞花得有價値，」司馬洛冷笑，「替你捉人之外還得附送一次免費的救命。」

那個史勿夫的手下巳經繞到床的另一邊，蹲下來看那具屍體，現在他詫異地說：「唏，是彈簧刀張良。」

「我猜你也不認識這人吧？」司馬洛諷刺地問李茵。

李茵搖搖頭。

「但，」司馬洛搓着自己的下頷，「不論是誰請他來，總之一定是付了很高的價錢，因爲彈簧刀張良不是小錢可以請到的。」

李茵用床單抹去眼淚，强自鎭定下來。她又怔怔地看着張良的屍體。

「可惜他死了，」那個史勿夫的手下說，「不然他也許能回答我們一些問題的。」站起來，「好了，我去找人設法靜靜地解決這屍體吧！」他走出去了。

「小姐，」司馬洛說，「現在你可有所解釋了吧？」

李茵皺眉看着他。「什麼意思？你要我解釋什麼？」

司馬洛聳聳肩，指指那屍體。「這巳經是第二次了，有人要殺死你！而這一次的一個却不是老虎帮的人，你可以告訴我爲什麼嗎？」

「爲什麼？」李茵聳聳肩，「這不是很簡單嗎？他們知道我要捉古爾文，他們當然想殺我了。」

「但是爲什麼不來殺我呢？」司馬洛說：「我也是要捉古爾文，他們當然也知道的。」

「爲什麼你不問他們，爲什麼要問我？」李茵不耐煩地睜大眼睛，瞪着司馬洛，「你可以不騷擾我，讓我一個人靜一靜嗎？」

「我不是來騷擾你，小姐，」司馬洛恨恨

地說，「我是來救你的命的。難道你也不歡迎嗎？算了吧，我走了，你好好休息吧！」他走到門口，拉開房門。

「唏，等一等，」李茵叫住他，「等一等，我不能睡在這房間的，這裏有個死人。」

「如果你要換房間，你去跟酒店方面商量吧，」司馬洛說，「我又不是酒店的經理。」他大力碰上門，把李茵和那具屍體留在房中。他走到升降機前面的時候，那個史勿夫的手下巳經回來了，帶着二個同件。

「她要換一間房，」司馬洛吩咐爲首的一個人，「替他辦理吧，但繼續注意她，似乎有人很想她死掉。」

× × ×

三小時之後，郭佳憤怒地擲下了電話，擦擦自己那光秃如鏡的頭頂。電話剛剛來了消息，告訴他張良巳經死掉了。他煩躁地在那間大廳裏踱來踱去，等候着，那雙强有力的大手一開一闔地，似乎有一條隱形的頸子給他一次又一次地捏碎。

十五分鐘之後，車聲响在窗外，郭佳從沙發上跳起來，大踏步走到窗前。一部汽車剛剛在窗外停下來，開車的人推開車門下了車，幾秒鐘之後便進入了廳中。就是郭佳手下那個皮膚黧黑的大漢。

「他巳經死了。」那大漢頹喪地說：「張良巳經死了。」

「我知道，」郭佳暴躁地道，「你在電話上巳經告訴了我，但——怎會的？張良也敵不過那臭丫頭？」

「司馬洛，」那大漢報告，「當時司馬洛把張良槍殺了，而且警方也沒有驚動，祇是有幾個人來把屍體悄悄搬走了。司馬洛似乎不是一個人，而是有很龐大的後台。那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有一具屍體，那是命案了，可不能悄悄搬走便算的。」

「我知道，」郭佳點着頭，「和他一起的，就是那個史勿夫。那個史勿夫是和他合作慣了的。司馬洛這傢伙，祇要有錢，就什麼都肯做。」

「那麼——」那黝黑的大漢似乎想到一個好計劃，「我們何不把司馬洛收買下來呢？如果——」

郭佳的眼一瞪，就使他住口不敢說下去了。「我們不要買司馬洛，」郭佳咬着牙，「用錢買是懦弱的表示，我們是老虎帮，我們絕對不能表示懦弱的。」

那大漢聳聳肩。「我也聽過這個史勿夫了，如果司馬洛是和史勿夫合作，那就很麻煩！史勿夫的人會像一張網一樣保護着那丫頭，我們沒有機會碰她的。」

郭佳又踱步起來，沉吟着。終於，他嘆一口氣。「好吧，我們暫時放過她吧！我不相信她知道古爾文現在是給收藏在何處，我們這一次收藏古爾文的地方，連她也沒有去過的。」狡猾地微笑，「就讓她盲目地找尋好了，也許當她找到來時，我們的事情巳經辦好，那就什麼都不怕了。來，你送我回去，我們還要與古爾文好好地談談。」

他們離開了那間屋子，上了那個大漢開來的那部汽車，開走了。

× × ×

一個小時之後，郭佳巳經出現在古爾文的病床前面，那是一間很舒適而寬大的病房，有一扇風景大窗，從窗口下望，可以看到一片翠綠的山景。一個穿着白袍的醫生正在床邊，看見郭佳，點點頭說：「他剛剛醒過來。」

郭佳揮揮手示意他走開。

「但，」那醫生皺着眉頭，「我認爲病人最好是進醫院去，這裏的設備——」

「我說滾出去！」郭佳吼道。

那醫生顯然很不高興郭佳這樣呼喝他，不過却也無可奈何，祇好聳聳肩，離開了。

郭佳等房門關上了之後，便繞到了床的另一邊，朝着古爾文，兩臂交抱在胸前。「老朋友，」他說，「我們來談談怎樣？」

古爾文張開眼皮看着他。「醫生說我該送進醫院去，你沒有聽到嗎？」

「我聽到，」郭佳點頭，「而且他不是第一次這樣說了。但我們不能送你進醫院，司馬洛正在找你，沒有一間醫院是安全的。」

「榮頓醫院怎麼樣？」古爾文問，「榮頓醫院是我們的。」

「榮頓醫院的危險性正是最大，」郭佳說，「由於那是我們的醫院，司馬洛一定知道的。你以爲他不派了人在那附近留心着嗎？」

「我要進榮頓醫院！」古爾文喝道，「這是一個命令。」

「不！」郭佳很乾脆地搖頭。

「郭佳，」古爾文警告說，「我還是老虎帮最老的人，你不服從我的命令就是反叛！」

郭佳輕蔑地揮揮手。「你的身體不好，健康影响了頭腦，你的決定暫時不能作準的。」

「你——」古爾文哽塞地說着，臉脹得通紅的，「你想我死，你想我傷重而死！這正是你所想的，是不是？」

「卽使傷重而死，也比較落在司馬洛手中好一些的，對不對？」郭佳平淡地說，「但，不！請相信我，古爾文，我不想你死，事實上我正盡我的能力保護你，不然你也不能活到現在了，對不對？不，你不能死，你對我們老虎帮太寶貴了，」一個狡猾的微笑，「對我太寶貴了。」

古爾文恨恨地瞪着郭佳。「我知道你要的什麼，郭佳，但我不會給你的。你可以盡一切手段，但我不會給你。」

郭佳走了兩步，用背對着古爾文。「你並沒很多時間堅持己見，古爾文！在你死前，或者落在司馬洛手中前，你最好先如我所願。」

「不！」古爾文暴躁地叫起來，接着又長嘆一聲，「麗麗，麗麗呢？找到了她沒有。」

郭佳轉過身來，對他搖搖頭。「沒有，找不到你女兒的下落，她似乎巳經躲了起來。」

「不會是你把她收藏起來了吧？」古爾文軟弱地問。

「當然不，」郭佳表示寃枉，「我也希望她出現呢，起碼她會帮忙勸你別那麼固執。」

「麗麗，我的女兒。」古爾文喃喃着，「我得在死前見到她。」

「你不會那麼快死的。」郭佳說。

「但躺在這裏，我却非死不可了。」古爾文說。

「告訴你吧，古爾文，」郭佳微笑着，「我可以給你請個醫生來駐在這裏，另外也請幾個護士來長駐在這裏，那麼你就和住在醫院裏差不多了，那是說，假如你給我所要的。」

古爾文冷笑着搖頭。「不，郭佳，我巳經是一個老人，不是一個小孩子，如果我給了你，就等於叫你提早謀殺我了。不，我不會上當的。」

「但你不給也反正會死的，」郭佳不耐煩地吼道，「爲什麼不博一博？」

古爾文搖着頭：「我反正是會死了，爲什麼要給你？」

「古爾文，」郭佳把臉湊到他的臉前，「我再對你說一次，你把你的寶藏交出來，我就送你進醫院。你會活下去的，這是我的諾言。我答應你，你知道我是很少會食言的。」

古爾文仍然在得意地微笑。「我知道，但這諾言並不能使我安心。你雖然答應讓我活下

去，但你不會答應不把我交給司馬洛他們的。把我交給他們，我不是又要完了嗎？」

「你這老頑固！」郭佳頭筋暴現地伸出一隻手指着他吼道，「我會親手殺死你的。我眞的會。」

古爾文眼睛忽然變得呆滯了。「我——覺得很疲倦。我睜不開眼睛，我——要死了？」

「別胡思亂想。」郭佳不屑地叱道，「祇是醫生給你注射了鎭靜劑吧了！」古爾文沒有再做聲，他的眼皮闔上，很快便睡着了。郭佳一揮拳頭，轉身走出去了。

但是當郭佳走了之後，古爾文的眼皮却又張開來了，他敏捷地伸脚下床，站了起來，首先是走到窗前去看看。現在是晚間，窗外是黑暗的，景物看得不大淸楚，祇知道這房間所在的是很高的地方，但古爾文是老虎帮的頭號人物，他馬上就知道他所在的是一個什麼地方了。「唔，觸天堡。」他喃喃着說。

不錯，這是一座堡壘，是建築在一座險惡的山的頂上的，好像一座鷹巢一般高高在上，俯瞰着下面的平原澤地。一個很理想的隱居之所，也是老虎帮的另一個大據點。

「觸天堡，」古爾文喃喃着說，「這地方要攻進來眞不容易，但是，要逃出去却不難的。我此生已逃出過不少比這更艱難的地方，不見得就逃不出這裏。」他說着又轉身走到房門口去，把房門打開，向外面張望一下。外面是一條走廊，是那種堡壘的走廊，很高也很長，在這走廊的盡頭，樓梯開始通向下面的地方就坐着一個年輕人，靠在一張木椅子上，正在看報紙。

古爾文微笑，低聲地喃喃着對自己說：「這個小伙子無疑地也是他們的人，正在那裏守着不讓我離開。但，我可以闖過去的。」接着，他忽然不由自主地伸一隻手上去掩着前額，「唉，那鬼醫生，他眞的給了我鎭靜劑，……」身子搖幌起來，搖搖欲墜的，「我……得再躺一會。」他離開了門口，踉蹌地走回床邊，在床上躺下來，蓋好了被子。他祇有時間這樣做好，之後他便睡着了。……

× × ×

第二天中午，離開觸天堡十哩左右的一片山坡上來了一部旅行車。這塊山坡就是公路的盡頭了，要走得再遠，就要步行才行。這部旅行車上下來了一男一女二個人，就是司馬洛及李茵。他們身上穿着是旅行的裝束，車上也滿載着露營的用具。看起來，他們像是一雙新婚夫婦，而選擇了露營作爲蜜月的節目。

這一區內露營也的確是適合不過的，因爲這裏山明水秀而風景優美，可以行獵，可以野餐，可以釣魚，甚至還有好幾座相當險惡的小山，可以滿足那些愛好爬山的人。

「好了！」司馬洛拍拍車子的擋泥板，「地方已經到了，讓我們找一個適合的地點紮營吧！」

李茵祇是神往地抬着頭望着前面。觸天堡雖然在十哩之外，在這裏却還是遙遙可見，由於它所在的那座山，山勢有如鶴立鷄羣，事實上，它也正是因此而得名的。

「古爾文也許就是囚在那裏面了。」李茵喃喃自語地說着。

「我們慢慢就可以知道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先把營地弄妥吧！我們外表的身份是來這裏露營，我們看起來也要像才行。」

李茵轉過頭來。「這些事情，有什麼理由要小姐動手呢？」

司馬洛聳聳肩。「沒所謂，又不是很難的事情。但，如果你想早點有午飯吃，生一個火吧！」

「這倒可以。」李茵點頭。

× × ×

天黑之後大約一個鐘頭，古爾文在床上張開眼睛，坐了起來。他從枕頭下面取出二顆藥片，放進嘴巴，拿起床頭的一杯開水送下了。那是醫生留下來給他的止痛藥片。古爾文知道以他的傷勢，他行動起來是會很痛苦的，所以他就先服一些止痛藥。

「沒有人可以把我關住的，」他喃喃自語，「我並未老！我並未老！」其實，這已經是老的跡象了。祇有老的人才喜歡喃喃自語的。不過，古爾文自己並未覺察自己的老態。

他放下杯子，順手執起了床頭几上那隻厚玻璃的花瓶，便走到房門口，輕輕扭開房門，向外面窺望一下。在走廊的盡頭，一個青年人正無聊地靠在一張椅子上，閉着眼睛。看守着一個受傷的老人，他認爲是不費吹灰之力的，所以一點戒備都沒有。

古爾文閃出了走廊中，一步一步向他走近，光着脚踏在地上，一點聲音也沒有。

花瓶在手中拿得緊緊的，古爾文一步一步走近那個年輕人，而那年輕人却渾然不覺。跟着古爾文已經到了他的旁邊，花瓶高高舉起，敲下去，擊在那人的後腦上。

這一下的氣力用得很恰當，那隻花瓶並沒有碎掉，但是，那個青年却已經頹然暈去，仆倒在地上了。這一用力，古爾文感到胸膈間一陣痛。不過，這痛一部份已受到了剛才所服的止痛藥的鎭壓，所以並不太尖銳，他還可以忍受着。他在那裏用手按着腰部，站了幾秒鐘，便可以再站直了。這時，一陣就像喝醉了酒似的舒快之感浸浴過他的全身。他又覺得自己未老了。不是嗎？他仍然可以輕易地解決一個比他年輕許多的人。

古爾文放下花瓶，向那青年人的身上搜索一下，便找出了一把手槍來。他把這手槍收藏在自己的腰間，便沿着梯級下樓。那個青年人是看守着梯級的口頭的，祇要解決了他便可以下樓了……

× × ×

司馬洛和李茵手拉着手，好像一雙情侶一樣，通過黑暗的樹林。李茵無限依戀地把頭靠在司馬洛的肩上。他們的距離，現在是縮短了，他們已經親切得無可再親切，然而司馬洛對於她却還是覺得陌生。她究竟是誰？和古爾文究竟有些什麼過不去？她都沒有說，而且也不肯說。

後來，他們便忽然穿出樹林，到了一條公路。李茵拉他停下來。

「我們就在這裏等吧！」她說。

司馬洛也停下來了。「你肯定你不會找錯對象吧？」

李茵搖着頭。「相信我吧！我對老虎帮淸楚得一如我自己的手掌。」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已經對你說過了，別問。」李茵有點不耐煩地說着，然後看看腕錶，「時間差不多，也該來了，我們躲好位置吧，我在這裏，你到路的對面。」

司馬洛點點頭，便離開了李茵的身邊，而輕輕地奔到了路的另一邊，躲進一棵大樹後面，槍仍拿在手中。就用那大樹蔽着身子，他等着。

李茵悠閑地在路邊一塊大石上坐下來，等着。

他們不用等多久，果然，準如李茵所說的時間，一對車頭燈在遠遠的路上出現了，是沿着公路向觸天堡的方向駛去的。這條路是一直通到觸天堡去的。

「來了！」李茵指出。

「記得怎樣做嗎？」司馬洛在樹後叫着。

「我當然記得。」她理所當然地答。

躲在路的兩旁，他們等待着。那部車子很快便到了面前，是一部貨車，可以看到祇有一個人駕駛着。

這時，李茵就忽然跑到路中心去，揮舞着雙手，就像有什麼急事的樣子。車頭燈猝然照見了她，司機大吃一驚，連忙刹車，伸頭出車窗外，叫道：「唏，你怎麼了？」

「你——可以帮帮我嗎？」李茵哭喪着臉，走到車子的一旁，「我的妹妹——我們在那邊露營，她跌倒，扭傷了脚踝——」她的手在指劃着。

「哦？」那司機是一個年輕人，半信半疑地看着她，但先已被她的面貌所吸引了；長得美麗的女人，做事永遠都是佔便宜的。「在哪裏？」

「那裏！」李茵轉身指着樹林裏，那司機也不由自主地把身子傾得更出，向那樹林張望。這樣，他就完全注意不到在路的另一邊的司馬洛了。

司馬洛悄悄地走到車子的另一邊。

那司機忽然聽見身子後面的車門給人拉開，吃了一驚，連忙要回轉身來，可是司馬洛的一隻槍咀已經抵住了他的耳後。「不要動！」司馬洛沉聲地警告他。

這邊，李茵也拉開車門上了車，她和司馬洛二人把那司機夾在中間。

「你們找錯對象了！」那司機吶吶地說，「我沒有錢，我的車子裏也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

「車上的祇是伙食。」司馬洛說，「我們知道的。」

「知道就好啦。」那司機陪笑着，「你們捉住我也沒有用——」

「我想問你一些問題，」司馬洛說，「如果你不想遇到什麼不測，你就要好好地回答我的問題。」

「你們究竟是誰？」那人開始覺得反感了，「你們不能這樣，你們可知道，這是犯法的嗎？」但是司馬洛的槍咀在他的耳後用力一戳時，他又馬上改口了。「好吧，」他說，「你問吧！」

「我們知道你這車子是開回觸天堡去的，」司馬洛說，「你是觸天堡的廚子，你是到城裏去採辦這一星期的菜式伙食。你祇是受僱的，你不是他們的一份子——」這些資料實在全部是由李茵供應的。

「不錯！不錯！」那廚子連忙說，「我不是他們那種人，我從不講打講殺，我是正正經經地做工作的——」

「這樣正好，」司馬洛微笑，「就是這樣一個人才會肯回答我的問題。如果是他們，就寧死也不開口了。」

那人忽然呆住了，嘴巴大大地張開着。「我——」他吶吶地說，「我對他們實在也不知道什麼的。」

「祇要你告訴我你所知道的就行了。」司馬洛說，「首先，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嗎？」

「我——不大淸楚，」那廚子吶吶地說，「不過我知道他們並非易與的人！他們有槍，又常常講那種話——但他們沒有對我不好，所以我也不管了。」

「唔，你聽到他們常常講那種話，這就很好了。」司馬洛點頭：「現在告訴我，觸天堡裏面是不是新來了一位重要人物呢？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們很隆重和招待的。」

那廚子皺着眉頭，搔着後腦。

「一個老人，」司馬洛補充着，「是一個受了傷的人，他是來養傷的，因此吃的東西一定有所不同。你是廚子，你應該知道的。」

「你的意思是那個給關在頂樓的老頭子？」那廚子問。

「什麼意思關着？」司馬洛愕然，「那是他們的大頭目。」

「也許正是他了，」李茵插咀，「你有見過他的樣子嗎？」

「沒有，」那廚子搖頭，「照我所知，那上面是有禁令的，沒有得到郭大哥的准許不准擅自上去——」

「郭大哥？」司馬洛。問

「禿頭有鬚的那個，」廚子說，「你認得他吧？他的名字叫郭佳，老頭子好像祇和他一個人接觸，甚至吃的東西也經由郭大哥的手拿進去。郭大哥說老頭子的精神受了傷勢的影响，有點問題，所以不適宜讓他和什麼人見面，也不好讓他到處亂跑。」

司馬洛迷惑地瞥一眼李茵。「這究竟算是怎麼回事呢？」

李茵聳聳肩。「我不知道，不過毫無疑問，我們是已經找到我們要找的人了。」

「現在，你告訴我你的工作情形吧，」司馬洛的槍咀在人的身後一緊，「你這車子回進堡中之後會到什麼地方去，你會遇見些什麼人，要做些什麼事？」

那廚子遵命說了一遍，司馬洛馬上要他再說一遍，當他說了第二遍之後，司馬洛又要他說第三遍。三遍說過了，前後都並無一點矛盾，司馬洛就知道他不是說謊的了。

「好吧，」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和你一起進入堡內。」

「你們進去幹什麼？」那廚子詫異地問。

「進去把那老人捉出來。」司馬洛微笑。

「你在開玩笑，」廚子叫道，「你們不能的。他們有槍！」但司馬洛的槍在他身後一緊，提醒他他也有槍的。

「好吧，」那廚子頹喪地嘆口氣，「你想我替你們做些什麼呢？——」

半個鐘頭之後，那部貨車又駛在公路上了，這一次以從容不逼的速度接近觸天堡的大門口。車中那個司機似乎若無其事似的，其實他內心却是緊張萬分，因爲現在，他的頸間正給一條很幼，幼到幾乎看不見的黑綫纏着。這條黑綫是尼龍質，雖然幼，却是很靱的，普通一個人的力氣也不容易把它扯斷。這條綫就通進車子的後廂，而通到司馬洛的手中。這廚子所緊張的是，司馬洛祇要用力一扯，那條黑綫是會深深陷進他頸間的皮膚之內，把他的氣管勒住，使他無法呼吸了！剛才司馬洛已經示範過一次，把幼綫一扯，痛苦得使他幾乎死了過去，還是要李茵帮手，才能把他解鬆。受過了那一次示範之後，廚子已經下了決心完全照足司馬洛的吩咐去做，不想他再來一次。

那觸天堡的入口處是在一條斜路的盡頭，一度高高的，張了鐵絲網的圍牆上一度大鐵門。廚子把車子在鐵門前面停下來，按响號角。他一面低聲說：「如果守門的忽然決定上車來搜搜，那是不干我事的。」

「我知道，」司馬洛低聲說，「但你說過平時是不會搜的。」

廚子聳聳肩。「希望今次不會破例吧！」

那度大鐵門打開了，廚子把車子開動，緩緩地開進去，車頭前面就有一個荷着長槍的守門人揮着手出現。「唏，等一等！」他叫道。

「我的天！」廚子恐怖地低聲叫道，不得不停住了車子。

那人走到車窗的旁邊，廚子連忙伸起一隻手詐作搔抓臉皮，也提防那人看到他的頸間纏着的黑綫。

「喂，廚子，」那人說：「我想問你，這幾天會有什麼菜吃？如果又是天天都吃牛肉，

我會謀殺你的。」

廚子鬆了一口氣。「不，不是牛肉了，本星期的菜色是以豬肉為主！」

「唔，」那人點着頭，「還好，豬肉是最好吃的肉類！」他繞到貨車的背後。這貨車是有篷的，他要走到車尾才可以看到車廂中的情形。現在他望進那黑暗中，就看見一籮一籮的食物放在那裏。靠最裏面那兩籮的後面其實就躲着司馬洛和李茵，不過他却並沒有看見。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外頭的一隻籮上，那籮的上層有幾十隻紅熟的蕃茄。他拿了一隻蕃茄，啃着，又回到車頭，對廚子舉一舉那蕃茄：「這也是好東西，以後別忘記買這個，懂嗎？」

「呃——是的！」廚子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

「開車吧！」司馬洛在後面低聲命令。

那廚子把車子開動了，繼續向前。進了閘門之後，還有一段山路才到達堡壘的本身。這段山路上是沒有什麼人的；事實上，觸天堡的周圍都是空曠的野地，有草地也有樹林。車子離開了那個守衞的視綫之後，司馬洛才鬆了一口氣，在車子後面站起來。「好了，」他說，「依你說，這前面沒有什麼障碍了是嗎？」

「應該是的，」那廚子說，「除非有特別變化。」

車子再轉了幾轉，便到了堡壘，但是並沒有在正門的前面停下來，祇是繞到堡壘的後面，由於廚房是在那後面的。車子到了堡壘後面，在一座天階上停下來。

那座天階上是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一個黑暗的門口裏面就是廚房。「好了，」廚子說，「我們已經到了。」

司馬洛仍然拉着那條細細的黑綫，李茵推門下了車，悄悄地走向那門口，閃了進去。司馬洛在車上等着，那廚子也在車上等着。那廚子說：「那裏面是沒有人的，你們放心。」

但司馬洛還是在等着。他們花了這麼大的心機才進了這裏面來，總不能因為一時魯莽而被人發現的。過了一會，李茵在廚房門口出現了，點點頭。

「看，」那廚子道，「我不是告訴你嗎？裏面沒有別人的，這廚房是我的王國，」有點得意之色，「是由我一個人統治的。」

「好了，」司馬洛點頭，「我們下車吧！」他放鬆了黑綫，便和廚子分頭下車。

李茵仍然站在門口，手上一把槍指着那廚子，因此那條黑綫雖然放掉了，那廚子也沒有什麼機會做古怪，而且也不想做古怪。司馬洛和他一起進入了廚房。廚子可憐地看着司馬洛：「有兩件事我是不能不做的，就是開燈把那些伙食搬進去。」

「好吧，」司馬洛說，「你搬，我們等着你，然後你就睡覺吧！」

於是那廚子開了燈，動手把那些伙食從車子搬進廚房。司馬洛躲在屋後的黑暗中監視着，李茵則在那寬大的廚房的一角落裏，也監視着。因此，那廚子還是不能做什麼古怪的。那廚子匆匆地把那些伙食搬完了，又把他當天應做的事做完，然後可憐地看着司馬洛。「現在，」他說，「我可睡覺了嗎？」

「是的，」司馬洛獰獰地微笑，「到你的宿舍去吧。」

那個廚子睡覺的地方，就是在廚房旁邊的一間房間裏。在司馬洛和李茵的威脅之下，他很不願意地回進了這間房間。司馬洛把他推到床的前面，問道：「這就是你睡的床子嗎？」

「當然了，」廚子感到這話有點多餘，「難道還有別一張——」這時，司馬洛的手掌就劈中了他的頸後，他感到眼前一陣金星直冒，便暈了過去。而，李茵也合作得很好，順手就把被子一拉拉開，廚子倒下了，她才把被子再蓋回，於是那廚子就躺在床上，蓋着被子，好像睡着了似的。

司馬洛微笑着向李茵伸出右手，李茵和他一握。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去找古爾文吧！」

「我認得路，」李茵說，「我猜這一次他是逃不了的，跟着我來。」

司馬洛跟着李茵離開了那廚子的睡房，沿着一條走廊的內部，一面在奇怪，為什麼李茵對老虎帮的事怎會知道得那麼多。似乎她的所知比史松山還要多呢！「究竟你怎會知道這許多的？」司馬洛終於忍不住又問她道。

「有一天我會告訴你的，」李茵一捏他的手，「但不是現在。」

他們沿着走廊前進了一段，接近了一個房間的門口。那房裏是亮着燈的，有人聲透出來。他們二個人伏在門口旁邊的牆壁上，小心地向門內窺探一下。門內有四個人，正在玩紙牌，一面在談着話。他們並沒有注意門口，而且，由於他們是正在玩紙牌，所以一時大概是不會出來的了。司馬洛鬆了一口氣，向李茵做個手勢，示意她繼續前進，但李茵却反做一個手勢，說她要留下來聽一聽。於是他們閃過了房門口，在門口的另一邊聽着。

那四個人一面玩牌一面在閒談，談得相當嘈吵。這些談話的內容，對他們倒不是沒有用處的。他們正在讚美郭佳的忠心保護古爾文，說這眞是英雄肝膽！而且他們也希望有機會表現一下他們的忠心。他們談話的內容大約就是如此；在言談之間，他們透露了兩個重要之點，第一點當然就是：古爾文的確在這裏。第二點就是：郭佳目前並不在這堡內。這後一點是對他們比較有利的。

忽然，前面走廊的轉角處傳來腳步聲。李茵對司馬洛做了一個手勢，兩個人就像影子一般一跳而前。一個人轉了轉角，兩個人的槍都指着他的脅下，把他推回轉角後面了。來人一時目瞪口呆。

司馬洛一條手臂穿到他的頷下，把他的頸子勒住了，低聲說：「好了，別做聲了！」一面，他却實在擔心這人會不聽從他的命令。這些老虎帮的人全部都是死硬派，英雄心理很重，如果知道他們來幹什麼的，可能就寧死不屈了。並不是說司馬洛害怕，他身上是有充足的秘密武器（例如濃縮成藥丸的炸藥），足以把一隊軍隊也擊退的，他祇是不喜歡衝突，不喜歡太多痲煩。

但是那人却沒有抗命，也許這人還不知道他們是來幹甚麼的，所以決定還是暫時保存着性命了。

「我們一起走。」司馬洛在他的耳邊低聲地說，「別吵，不然我們就先殺你了。」

「你們——究竟想幹什麼？」那人吶吶地問着，聲音放得很低。他的低聲使司馬洛安慰得多，因為這表示他是在珍惜自己的性命了。

「別問，」李茵說，「我們走吧。」

那人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便給他們押着向前走。這是唯一的辦法了。他們不能把那人擊暈而丟下算數的，否則，再有人經過而發現的話，就會鬧起來，而一切都完了。司馬洛倒有點擔心，如果再遇到多兩個人，那怎辦好？難道就押着一整隊人操上去？

好在，他們再沒有遇到什麼人了。這座堡壘地方很大，而人不多，所以碰面的機會是比較少的。他們走完了走廊，到了一度樓梯的梯口，李茵指指上面：「我們由這裏上去吧！」

「天！」那人低聲叫，「你們是來——」

「我們是來要跟古爾文說一些秘密的話。

」司馬洛說謊道：「一些很重要的話，我們非這樣趕來不可。如果正式來求見，很可能沒有人會承認他是在這裏的，明白嗎？」

「哦，原來如此。」那人顯然是個渾人，司馬洛這樣一說，他就相信了。他們沿着那樓梯走上去，到了頂樓，首先就發現了那個暈倒在地上的打手，李茵吃驚地一跳上前，蹲下來檢驗一下。「他是給人打暈的，」她詫異地說，「這究竟是怎麼同事？」

那人也目瞪口呆。「這——不是你們幹的嗎？他——他是在這裏值班守衞的，你知道，郭佳大哥說古爾文的神經有點問題——受了傷勢影响，所以派人守着這個門口，不讓他亂跑的。」

司馬洛和李茵交換了一個眼色，三個人連忙跑過那條走廊，來到了那間古爾文養傷的房間。

裏面病床是仍然在着的，可是人却已經不見了。一套睡衣還棄在地上。

司馬洛和李茵都發愕地面面相覷着，連那個人也瞪大了眼睛。司馬洛的槍無情地在那人的脅下一撞：「這是怎麼一同事，告訴我。」

「我——我不知道，」那人低聲尖叫起來，「我——我不明白！」他的確不明白這是怎麼同事。古爾文應該是給關在這裏的，怎麼却會變得踪影全無了。

「看來他是逃走了。」李茵嘆一口氣。

「逃走？什麼意思逃走了？」司馬洛當然是不明白那內情的，「為什麼他要逃走，他不是正是在自己的人保護之下嗎？他逃什麼？」

「你沒有聽見嗎？」李茵似乎很聰明的。「受了傷勢的影响，他的神經可能有了一點問題。」

司馬洛仍然不相信，但事實擺在眼前，似乎却正是如此的。

「他一是逃了，」那個人也附和着，「郭佳大哥就是為了防他亂跑而派阿堅在這裏守着的。」他指指走廊外面；阿堅就是那個已經暈倒了的打手。

司馬洛皺眉了好一會，結果也不能不相信了。他搔着頭：「這就奇怪了，古爾文竟然也不想留在自己的地方，他竟然也想逃走，但——也許他還沒有逃出去？他是已經受了傷！」

他和李茵一時都呆住了。這眞是一件尷尬的事情。算古爾文是還沒有逃出這裏吧，那又如何呢？這裏是別人的地方，他們不給別人發現已經不容易了，他們怎能還在這裏面鑽來鑽去，去找尋另一個人呢？

李茵終於說：「如果我沒有猜錯，古爾文一定已經離開了這座堡壘，他不是一個跛子，他既然能離開這間房間，他就也能離開這座堡壘。」

「那我們怎辦好？」司馬洛問，「我們走嗎？」

「看來是祇好如此了！」李茵說，「我們總不能在這裏等他的。」

「好個倒霉的一天！」司馬洛說着，手中的槍便迅速一揮：「咯」！那人的後腦中了一擊，便頹然仆倒，暈過去了。司馬洛轉對李茵：「好了，我們走吧！」

× × ×

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古爾文正從一部汽車的行李廂中爬出來。這個地方已不是觸天堡，而是市區內的一條小街了。他果然是已經離開了觸天堡。他也離開得眞不容易。首先，他得躲避堡中的每一個人，好不容易才到達了堡外的天階。

然後他便到了觸天堡後面的車房裏，選擇了這一部車子，而爬進車後的行李廂中。他是老虎帮的頭號人物，他對老虎帮的情形當然是瞭如指掌的，他知道這部車子快要離開觸天堡而進入市區了。

果然，在他躲進了車尾行李廂之內不久，便有人進入車房來，把那部車子開動，而離開了觸天堡。這個人是老虎帮中人，要進城裏去辦一件事的。命運眞奇怪，古爾文逃出的時間，和司馬洛及李茵潛入的時間祇差了一點點，事實上，在路上的時候，那部汽車與廚子的伙食車還碰面擦過，但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車中是躲着什麼人。

現在，那部汽車已經停了很久，古爾文斷定那開車的人是已經離開了很久了，他才掀開行李廂的蓋而爬出來。

他發覺那外面是一條僻靜的小街，街上沒有人，沒有人注意他這古怪的行動。古爾文頹然地靠在車尾上，身上的傷口痛得要命。止痛藥的效力已經過去了，而且，他實在是一個傷得太重的人，止痛藥的效力是有限度的。

一時，他連走也走不動，眼前的景物搖搖幌幌。他連忙鼓動那隱隱作痛的肺部，深呼吸着。過了一會，他是比較好一點了。現在他起碼可以吸到一些新鮮空氣。剛才困在車子的行李廂裏，既窒悶又波動，對一個全身都是傷的人簡直是一種苦刑。

現在，他到哪裏去好呢？這座城市他是認識的，在這座城市裏他也認識一些人，然而他却不敢去找這些人了，因為這些人很可能已經轉為忠於郭佳，如果他去投靠，那豈不等於自投羅網？

一部的士轉了街角駛過來了，古爾文連忙揮手去截它。的士在他的面前停下，古爾文上了車，司機對他並沒有什麼懷疑，因為古爾文在逃出之前已經找到了一套衣服換上了，而且這套衣服的袋裏還有一點錢。古爾文說了一個地址，車子開動了，他便在座位上一靠，閉上了眼睛。半小時之後，古爾文已經坐在一間小小的公寓房間的床上，閉目養神着，一把手槍就放在身邊的枕頭上。他擊暈了那個看守他的打手之後便順手牽羊，而把這手槍取到了的。

電話忽然响起來，古爾文忽然霍的張開眼睛，精神一振。他拿起聽筒，公寓的管房的聲音說：「先生，你的長途電話已經接通了。」

「很好，」古爾文興奮地說，「讓我聽吧！」這個長途電話花去了他相當大一筆錢，而且要先付現錢給管房才能打通。

電話機內格格地响了一陣接綫的聲音，然後有人說：「喂！喂！」由於是長途電話，綫路吵得很，所以那人的聲音提得很高，而且顯得不耐煩似的。夜間這個時間接到一個長途電話，總是覺得不高興的了。

「喂，」古爾文也大聲叫道：「是大虎嗎？是不是大虎？」

那邊靜了一陣，然後那個人的聲音才繼續响，有點戒懼地：「你是誰？」

「我是古爾文。」那邊那個叫大虎的人吶吶地，驚異地說：「你在那裏？」

「你通知得到麗麗嗎？」古爾文問，「我的女兒麗麗。」

「我想可以的，」那人又想了一想同答，「你想怎樣呢？」

「告訴麗麗我在這裏，」古爾文說，「叫她來接我，盡快來。因為我帶傷在身，我不能支持很久的。」

「但你在哪裏？」那個叫大虎的人問。

古爾文把他所住的地址說了，然後大聲問：「你可以馬上通知到她嗎？」

「唔——我想我可以的。」大虎說。

「那馬上去做吧！」古爾文叫道，「但是記着，不要讓別人知道，這時不能讓別人知道我在這裏的，我還是剛剛逃出來。」

「逃出來?」大虎表示迷惑，「但我不明白——」

「我沒有時間解釋了。」古爾文暴躁地叫道：「祇是照我所說的去做吧。」

「好吧，我馬上去做。」大虎把電話掛斷了。

古爾文舒了一口氣，把聽筒放回，忽然感到很疲累，就像剛剛完成了一件壯舉。他的眼皮一閉，便沉進了朦朧的境界，是半昏迷，半睡眠的境界。……也不知過了多久，忽然有人把門推開。

古爾文正在睡覺，所以反應遲滯了一點。他慢慢地張開眼皮，看見出現在門口的是一個高大而禿頭的大漢，上唇有鬚——是郭佳，郭佳的身後還跟隨着二個打手，其中之一就是那個很忠於郭佳的，皮膚黝黑的大漢了。

古爾文連忙伸手去摸枕邊的槍，但他的手的動作却是乏力而緩慢的。那個黑大漢一跳而前，在古爾文碰得到那槍之前就已經把槍沒收了。

郭佳仰起頭，雷鳴一般哈哈大笑起來。笑聲是那麼洪亮，使這間小小的房間整間都震起來了。

古爾文勉強睜着眼睛，迷惘地看着他。

「你怎逃得出來的，老頭子?」郭佳笑完了之後問。

「你——怎找到來的?」古爾文問。

「大虎!」郭佳又哈哈大笑起來了。

「大虎——他不會出賣我的。」古爾文的頸筋忽然暴現了。

「他並沒有出賣你，」郭佳笑得彎下了腰，「但是大虎是唯一不會出賣你的人了，因此當你一逃出來時，我就知道應該找誰去打聽消息了!這不是很簡單嗎?」

「他——」古爾文強睜着眼睛。

「很抱歉，大虎並沒有機會通知你的女兒麗麗，」郭佳搖着頭，「在他有機會這樣做之前我已經找到你了。」

古爾文閉上了眼睛，表示絕望了。

「你知道一件事嗎?」郭佳上前一步，伸手碰碰古爾文的肋骨，這一碰就使得古爾文痛到不得不再張開眼睛，人也暫時清醒過來了。「你這一逃走，對我是很有利的。我可以不承認我找到了你，我會把你關到一個秘密的地方去——一個屬於我自己的地方。老虎帮的人不會知道我怎樣對你，我在那裏可以用任何辦法對你，老頭子，這一次我是沒有顧忌了!你非把秘密告訴我不可，多謝你這一逃，老頭子，這眞是求之不得的變化。」

古爾文祇是瞪着郭佳。「你這——」他吶吶地罵着，要跳起來撲向郭佳，但是離床還不到一呎，便又仆倒下來，不動了。他已經再度暈了過去。郭佳冷笑一聲，揮揮手：「我們坐下來，等一等吧!」

他就在床邊的沙發上坐下來，那二個跟隨他來的打手則祇是站着。

過了一會，那個皮膚黝黑的大漢又說：「你以爲司馬洛那方面又如何呢?」郭佳又哈哈笑起來了。「古爾文這一逃走，就連司馬洛和那個臭丫頭也悶倒了。他們不會知道下一步該到哪裏去找他的。我們祇要裝作若無其事，繼續虛張聲勢，派人去找老頭子才行。最妙的是他們準會到觸天堡，他們親眼看見古爾文逃走了的。」他又哈哈大笑起來了。

那個皮膚黝黑的漢子也笑起來了。「嘿，這一次眞是悶倒他們了，他們可以找遍我們的每一處總部，但是不會找得到的。」

這時，一陣警號聲由遠而近，郭佳站起身。「好了，」他說，「我們的車子來到了。」他走到窗前，向下望望，果然，一部白色的救傷車在門口停住了。

車門打開，二個穿着制服的救護人員下了車，進入樓下的門口。郭佳滿意地點着頭，又回轉身走到床邊。一分鐘之後，脚步聲來到房門口了，有人敲門，那個皮膚黝黑的大漢走過去拉開門，那兩個穿白色制服的人便進來，那個皮膚黝黑的大漢向床上的古爾文指一指，二人便把架床放下，隨即把古爾文搬到架床上，抬出去了。郭佳對他的二個手下招招手：「我們走吧。」

他們到了樓下的時候，古爾文已給抬上了救護車上，救護車的馬達已經發動了，不過車子還沒有開動，仍然在等着。郭佳等三個人上了路邊的另一部汽車，救傷車才開動。郭佳所坐的車子也開動了，跟在後面。救護車一直向城外駛去，不過那邊是另一邊的城郊，而不是往觸天堡去的那一邊。

× × ×

大虎是一個肥肥矮矮的人，肥得像一隻肉球，如果他不是那麼矮，也許他會好看一點。但是他是那麼矮，看來就和一隻肉球一樣了。大虎的身上沒有一個地方像老虎或者有老虎氣的，人們之所以稱他爲大虎，其實是帶着諷刺性的，那是因爲他的名字裏有一個虎字，但是他的樣子却又不像老虎。

第二天傍晚的時候，大虎由兩個人押着，坐車子回到他的家門口。右邊的一個人替他把車門打開了，讓他下車。

「記着，大虎，」那人說，「不要對什麼人亂說話，好好地在家裏休息休息——爲了你的健康着想。」

大虎點點頭，便下了車。那車子的車門關上了，車子絕塵而去。大虎蹣跚着踏上行人路，踏上了他家的樓梯口，脚步很慢，而且小心的，似乎他是一個帶傷在身的人。他上了幾級樓梯，便停一停，休息着，休息了差不多兩分鐘，他才能夠再動，而這一次，他的支持力比較久一點了，他一直上到了二樓的樓梯轉角，才再度停下來。他伏在牆上，用臉貼着那淸涼的牆壁，深呼吸着，歇息着。

忽然，身後一些異聲使他驚覺了。他再張開眼睛，回轉頭來，就看見了李茵。李茵就站在比他高二級的樓梯上，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出現，從什麼地方出來的。「你——」大虎張開嘴巴。

「別做聲，大虎，」李茵扶着他，「先回到你家裏去吧，我有話要跟你說的。」李茵附耳再對他說了幾句話，祇有大虎聽到她說的是什麼。大虎閉着眼睛點點頭，李茵便用肩頂着他的腋下，把他整個抬了起來。

李茵是一個本事相當大的女人，她的力氣實在比許多男人都要大，所以，毫不費力地，她便把大虎扶上了幾級樓梯，而到了二樓。她也不用動手開門，門就自動打開了，一個男人站在門框內的燈光中。

大虎眼睛恐懼地一睁。「這——是誰?」

「這是司馬洛先生，」李茵低聲說，「他對你是沒有惡意的，你祇要合作就行了。」

司馬洛對大虎點點頭，然後把大虎接過來，代替李茵扶了他進屋，放在沙發上。李茵已經把門關了，而且不知道什麼地方找到了一瓶白蘭地，正把酒斟進一隻杯子。大虎躺在沙發上，看看李茵，又看看司馬洛，後來李茵把一杯酒交給他，大虎一飲而盡，然後長嘆一聲。

「大虎，你還好吧?」司馬洛正在解開他的衣鈕，要檢驗他的傷勢，但大虎搖着頭推開他的手。「我——還好，」他吶吶地說，「他們祇是打了我幾拳，沒有斷掉骨頭，祇要休息一下就行。」

「大虎，」李茵嚴重地說，「我們知道你是最忠於古爾文的人!你有接到古爾文的消息嗎?」

大虎點着頭。「我——不大明白!我還以爲古爾文是已經受着我們的保護——」

「你有沒有古爾文的消息?」司馬洛不耐煩地追問。

「昨天晚上，」大虎有氣無力地說，「昨天晚上，我接到了他一個電話——長途電話，他說他已經逃出來了——我不明白，他從哪裏逃出來呢?總之他說他逃出來了，他叫我通知他的女兒麗麗去救他——」

「麗麗?什麼麗麗?」司馬洛皺眉。

「他的女兒，」大虎的眼光不敢與司馬洛接觸，「很少人知道有這個女兒，但她是一個很本事的女人，如果麗麗知道，她一定可以帮助古爾文——」

司馬洛把這一點記牢在心裏。古爾文有個叫麗麗的女兒，這倒是新鮮的情報;史松山的錄音帶裏也並未提到這一點的。

「總之——」大虎閉上眼睛，「我也沒有機會通知麗麗，因爲昨夜他們就把我捉住。」

「他們——?」

「也是我們老虎帮的人，」大虎說，「我們自己的人!郭佳也來了一個電話——你知道，郭佳就是我們坐第二把交椅的——」

「我知道。」司馬洛不耐煩地說。

「他們問我古爾文的下落，因爲古爾文已經逃走了。」大虎說。他又搖起頭來。「我不明白，爲什麼古爾文要逃避自己人呢?但古爾文吩咐過我不要做聲的，所以我就沒有做聲，我不承認聽過古爾文的電話，他們就打我。」大虎頓一頓，苦笑起來，看他那笑容，却就像他是在哭。

「於是你告訴了他們古爾文的所在，」司馬洛說，「好一個忠心的人。」

大虎又苦笑。「叫我去打人我是很本事的，但叫我去挨打——」他搖起頭來，「這我却不慣!是眞不慣!而且，他們說郭佳是善意的，他們說古爾文的傷勢影响了神經，若是想逃走，他們就祇好把他捉回了。我覺得這個說法倒有點道理，不然的話，古爾文爲什麼要逃避自己人呢?」

司馬洛看着李茵，皺着眉頭。「我不相信什麼傷勢影响神經，但古爾文要逃走，郭佳要把他關禁着，這却似乎是事實。」

「總之，」李茵啃着自己的指甲，「現在他們是已經把古爾文捉回，而且已經在另一個地方藏起來了。」

「我們又要到下一個地方去找了，」司馬洛說，「下一站是哪裏呢?吉基島嗎?」這是史松山的錄音帶所供應的資料。

李茵想了一會，搖着頭。「不會在那裏的!那裏是另一個老虎帮的總部。郭佳不是叫大虎不要把這事告訴任何人嗎?」

「嗯，」大虎點頭，「包括我們自己帮裏的人。」

「因此，」李茵慢慢地說，「我認爲郭佳已經把古爾文收藏起來，藏在另一個地方——一個他私人的地方。」

司馬洛看着她，眉頭皺得更深了。「你好像很明白郭佳的心事，事實上你就像郭佳肚裏的一條虫!」他們所發現的資料是不足够支持這個判斷的，除非李茵是知道另一些司馬洛所不知道的內幕。

「司馬洛，」李茵沒好氣地看着他，「請你相信我好嗎?我知道情形是這樣的。現在，我們要研究的是，郭佳究竟把古爾文收藏在何處?」

大虎搖着頭。「這我可不能帮你的忙。」

「你說古爾文是在什麼地方打那個電話給你的?」李茵轉問大虎。

「一間公寓。」大虎回答，並且說出了那間公寓的名字。

「唔，」李茵點着頭，站起來，「我看首先，我們應該到那裏去查一查。」她向司馬洛招招手，「來，我們走。」

司馬洛莫明其妙地站起來，一面瞥了一眼大虎，表示不放心。李茵按着他的兩肩，你先出去，在樓下等我，我來處理他。」

司馬洛祇好先行下樓，心中有着一種做夢一般的感覺。李茵這是在幹什麼。眞是莫名其妙!不過到了這個地步，李茵的所知似乎比他多，他就由她去作主算了。

大約五分鐘之後，李茵也從樓上下來了。

「你怎樣處置他了?」司馬洛忐忑不安地問。

「我祇是和他談過，」李茵說，「他會爲我們守着秘密的。」

「我的天!」司馬洛圓睜着眼睛叫起來，「祇是跟他談過，你就相信他會替你守秘密了?你什麼時候開始對人類這麼有信心的?」

「別傻吧!」李茵說，「我是認識大虎，大虎和我是老朋友。不然我怎會找到他呢?」

「老朋友不老朋友是另外一件事，」司馬洛說，「現在他一定已經知道了我們是來捉古爾文的，你以爲他眞會帮忙我們嗎?」

「他不會帮忙我們，」李茵說，「但他也不會設法阻止我們。第一，他不想郭佳知道他已把秘密告訴了我們，如果郭佳知道了，會要他的命的。第二，他已經知道郭佳對古爾文是心懷不軌——」

「郭佳對古爾文是心懷不軌?」司馬洛皺着眉頭，有點難以置信的。

「是的，」李茵說，「你看，以古爾文的傷勢，他是非進醫院不可的。但郭佳有送他進去嗎?沒有，我們去過的兩個地方都不是醫院，似乎，郭佳不大想古爾文醫好。」

「郭佳有什麼特別的理由這樣做嗎?」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李茵說，「但他意圖不軌，不是很明顯了嗎?我認爲古爾文的企圖逃走並非神經有問題，他祇是想救自己的命吧!」

「你想像力倒眞豐富!」司馬洛聳聳肩。

「這是不難猜到的，」李茵說，「郭佳一定不甘心坐第二把交椅!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總是野心最大的。」

「我不知道，」司馬洛攬着李茵的腰，扶她回車子去，「我祇知道要把古爾文捉住;不管他坐第幾把交椅。」

「現在我們的事情會易辦得多了，」李茵微笑，「起碼我們去捉古爾文的時候，古爾文本身不會抵抗。」

「但——古爾文現在給關在哪裏?」司馬洛皺着眉頭。

「有辦法查出來的。」李茵說，「讓我們先到那間收容過古爾文的公寓去看看吧!」

司馬洛發動了車子，轉出了郊區，以相當高的速度馳行。他們是要花八小時的時間才能回到公寓所在的那一座城市的。

實在，當他們到了那間公寓時，已經是十個小時之後了。李茵提議就在那裏租一間房住下來，因爲他們反正也是要找地方歇宿的。司馬洛也沒有反對，雖然，以他的眼光水準來看，他總覺得這間公寓未免蹩脚一點。李茵那滿含深意的眼光使他不便反對。

他們要了那裏最大的一間雙人房，由於他們是以夫婦的名義住進去的，而且，李茵又不肯分開兩間房間。侍者出去了之後，李茵向床上一倒。「你出去探探消息吧!司馬洛，讓我洗一個澡。」

（未完）

奇招絕技

希華‧文
盧令‧圖

風擺殘荷破袖裡藏花

廣東十虎中，以王隱林為首，稱做「俠家拳」，暗指他游俠仗義，身經百戰，至於王隱林在廣東享譽，不但置身於廣東十虎之內，而且還是第一頭猛虎，可見他曾經有些非常出色的表現。照武林中人稱述，王隱林在廣州剛剛開設武館，就給旗下人妒忌，分別向他挑戰，他能夠戰勝了兩名旗下籍的高手，然後站得穩，當時旗下人的拳師當中，以七爺的武功最高，稱做旗下七，有一天，旗下七故意到王隱林開設的武館之內，入門就大聲呼喝，旁若無人，分明是蓄意挑戰了，王隱林正在武館之內教授拳腳，忽見一個旗下人好像武官的模樣走進來，背後還跟着幾個彪形大漢，知道那些人必然是不懷好意的了，但仍拱手為禮，問問對方是誰。

那時旗下七在廣州大北和西門一帶很有威勢，王隱林在小北開館，他認為不滿，故此登門挑戰，站在王隱林武館的天階之上，伸手指着王隱林，喝道：「我是旗下七，命令你立刻收檔，拆下招牌，搬到別個地方去，不得在此教授拳腳，如果你不把招牌拆下，立刻走人，別怪我的拳腳無情。」

王隱林雖然年紀較輕，自信武功不弱，聽了哈哈大笑，說：「旗下七，你有心踢盤，當然是準備交手了，如果你能夠打贏我，我立刻遵命走開。」

王隱林握着雙拳，向上一揚，表示他隨時應戰。

旗下七一向橫行無忌，從來沒有人敢在他臉前說出這種硬話，王隱林的身型體態沒有他那麼高大，那雙拳頭也不是特別粗壯的，居然違抗命令，口出大言，旗下七聽了，怒火攻心，不由分說，大喝一聲：「看招！」

剛剛喝了一聲，他就標馬直衝過來，第一招就長白山派，叫做長拳的金星掛角打出，右拳向王隱林右邊額角太陽穴打去，拳快如箭，王隱林立刻應戰，把身體稍為偏側，急退半步馬，雙手向上提高，用兩隻手同時擋住對方打來的右拳，隨即騰出右手來，向旗下七上門一幌，好像想打對方的眼鼻，實則起腳。

旗下七以為王隱林用凹撞打來，他的左手空着，立刻把左拳向上擋格，準備先守後攻，怎料王隱林的右腳跟隨那一個右拳同時踢出，右拳是虛的，右腳却是實的，這一腳快如閃電，打中旗下七的小腹，說也湊巧，旗下七連退幾步，仰天摔倒，剛剛天階那邊擺放着一個大金魚缸，旗下七的後腦撞在金魚缸上，登時發生劇痛，流出血來，金魚缸也被撞破，缸水和金魚一齊噴出，旗下七的衣裳盡濕，混和着血水，十分狼狽，那幾個手下看在眼裏，大驚失色，立刻上前把他扶起，奪門而出。

因為王隱林一招「白鷺橫江」，就把旗下七打到毫無招架之力，他們不敢向王隱林挑戰，只好急急忙忙的走避。

當時旗籍的一個惡霸叫做馬虎城，一向愚弄廣東人，欺善怕惡，他知道旗下七到王館踢盤，以為必勝，他絕不擔心，獨自在花廳閒坐，玩鼻烟壺，拈鬚微笑，怎料他洋洋自得的時候，忽聞家人衝入回報：「七師傅回來了！」跟着看見三四個人扶着旗下七，渾身鮮血，水淋淋的一步一擺的走進來，馬虎城大驚失色，趕快叫人協助，把旗下七扶入客房，洗去血漬，換過衣服，並替他敷上止血藥，然後看他休息一會，再喝跌打酒。

救傷完畢，兩人就在房中密談。

馬虎城說：「老七，你怎會給王隱林打傷的呢？」

旗下七嘆息一聲，說：「大爺，今日之敗，完全因為我太過輕敵，實在不是眞打輸。」

馬虎城說：「你以前擊敗過不少英雄好漢，你是長白山武功中的一流好手，他却打到你的後腦開花，實在了不起，究竟你們如何作戰呢？快些把當時情形告知。」

旗下七聽了，說：「大爺，你有所不知了，這傢伙的招數很快而且很怪，神出鬼沒，我用長拳打他的太陽穴，他先守後攻，我正想退馬，已經慢了一步，小腹竟被他踢中，本來，一腳不會使我受傷的，更不會打到我的後腦，因為我向後連退幾步，忽然仰天摔倒，後腦碰着金魚缸，魚缸也打爛，故此受傷，衣裳盡濕，以致如此狼狽。」

馬虎城聽了，眉心一皺，說：「聽說王隱林的絕技稱做俠家拳，這個名詞十分新鮮，我們從來沒有聽見過，你懂得甚麼拳腳叫做俠家拳嗎？」

旗下七說：「我也沒有聽見過這個名稱，我的老表童福，他是少林高手童千斤的孫兒，或者會知道，最好由大爺派人請他到來問問便知其詳。」

馬虎城想了想，便派人到豆腐巷請童福到來談談，當時少林子弟中有兩個人是旗下籍的，這兩個人就是陸阿采與童千斤，一向居住惠愛三約的豆腐巷，童千斤就是童福的祖父，故此，童福與旗下七是姨表，現年二十八歲，平時兩人的感情倒不錯，當時他不知道馬虎城為何召見，便到馬家一行。待見面之後，他看見旗下七受傷，吃了一驚，追問根由，問個明白之後，童福冷然說：「表哥，今次我無法幫忙你，所謂幫理不幫親，武林中人應有此認識，你雖然是我的老表，但是，你無緣無故找王隱林算賬，準備拆他的招牌，太過不講理。」

馬虎城搶先說：「童賢侄，你說得有理，我們也知道自己這樣做是不對的，今天請賢侄到來，並非請求你幫忙阿七報仇，相反的，希望你能替我們講和，而且順便問問王隱林來歷

的。」

童福聽了，信以為真，說：「既然如此，我是很樂意幫忙你們調解的，至於王隱林的來歷，我却略有所聞，他是廣東西江的高要縣人，當時鼎湖山慶雲寺有一個少林和尚，叫做昇隆長老，精通拳術，王隱林在那裏學習多年，盡得其秘，他不想這一派的技擊失傳，故此設館授徒。」

旗下七懂得馬虎城的意思，跟着說：「表弟，你說得對，我後悔已遲，你是少林子弟，與王隱林雖然不是同門學習，最低限度也是少林中人，我實在不應該跟他作對的，不過，不該幹的事情已經幹出來了，希望你到王館請他來此，讓我向他道歉賠罪。」

童福還沒有開口，馬虎城就搶着說：「這是最好不過的辦法，賢侄，請你替我邀請王師傅明晚降臨舍下，我準備酒菜欵客，跟他暢飲，並且讓你的表哥向他賠罪。」

馬虎城說罷，便叫人拿出名柬交給童福，童福接過，隨即告辭。

童福走後，旗下七說：「大爺，你眞的想請王隱林到此飲酒嗎？」

馬虎城哈哈大笑，說：「老七，我怎會誠心請他喝酒呢？坦白點說，我請他到此，目的是教訓他一頓而已，我是一個武舉人，故此，誘他到來，乘其不覺，讓我施展袖裏藏花的絕招，相信必然把他打倒，童福是王隱林的同門，正好利用他引王隱林前來。」

不消說，旗下七聽了這話，喜出望外，欣然點頭。

童福離開馬府，便即到王館，向王隱林說明來意，而且送上馬虎城的名柬，道達來意，王隱林笑着說：「童師兄，俗語說得好，宴無好宴，會無好會，馬虎城與旗下七狼狽為奸，旗下七給我擊敗，馬虎城忽然請我到他家裏喝酒，依我看，這一頓酒，當然不是好酒，不喝也吧！」

童福聽了，接嘴說：「王師弟，你打傷的旗下七，是我的表哥，我保證他們不敢對你不利的。」

王隱林愕然，說：「童師兄，眞是對不起，如果我知道他是你的表哥，我就不會出手打傷他了，現時已經打了，再說也沒用，還是不談它吧。」

童福說：「王師弟，我雖然沒有親眼看見你跟表哥交手，可是，我只見他的傷勢，已經知道你腳下留情了，我也是少林子弟，深知少林的腳法，無毒不丈夫，一出手就展施撩陰腿，你只是踢他的小腹，可見你並非想把他置於死地，至於他後腦的傷勢，不過是他倒霉，撞正金魚缸，並非你打傷他的，放心赴宴可也，萬一馬虎城對你不利，我一定會協助你殺出重圍。」

王隱林聽了，慨然說：「既然如此，我就尊重你，明天與你一同到馬府好了。」

翌日黃昏，王隱林暗藏一枝五節鞭，放在懷中，以防不測。他知道馬虎城最厲害的一招叫做「袖裏藏花」，乘其不覺，雙手攔腰一壓，那個人腰骨和筋骨盡碎，如此厲害，非小心戒備不可。

不久，童福來到王館，王隱林與他同行，根本上王府與馬府相隔一條街，轉瞬便即抵達。家丁入報，馬虎城由石階出迎，臉露笑容，雙眼炯炯生光，可見是個武林高手。

他以武官的身份抱拳說：「王隱林師傅，老夫久仰大名，昨日我的手下阿七，太過魯莽，開罪師傅，給師傅教訓了一頓，應有此報，王師傅跟老夫已屬芳隣，彼此街坊，應該和平相處，故此有勞童賢侄請王師傅前來，杯酒言歡，王師傅肯惠然降臨，使寒舍增光，確是喜出望外，請王師傅上座。」

王隱林抱拳還禮，謙遜一番，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小心提防，同到客廳，賓主坐下，便有小童進茶，王隱林說：「晚輩初出茅廬，經驗甚淺，馬大爺是武林前輩，並且是街坊的鄉紳，希望以後多多賜教。」

兩人又再客套一番，所談的全是普通言語，毫無殺氣。半個時辰後，家丁入報，酒席已準備好。

馬虎城起立，拱了拱手，向王隱林說：「王師傅，請！」

意思是想王隱林先行。

王隱林絕不介意，向花廳左邊走去，跟飯廳相去不遠，他在前面走，馬虎城跟隨在後，童福則在馬虎城背後。快要進入飯廳，馬虎城忽然發動攻勢，趁着兩人彼此十分貼近，雙手一抱，打算施展袖裏臧花這一招，把王隱林壓死。

不料王隱林早有準備，他雖然在前走動，左右手却是故意搖搖擺擺的，一隻手搖到背後，另一隻手就在前面，反之，轉過來就是另外一手在前，又有一手在後，背後必有一手，這一招叫做「風擺殘荷」，乃是準備防別人暗算，如果有拳腳打來，接觸他的手，立刻變招出擊。

故此，馬虎城雙手齊出，想把他抱住壓扁，左手先行碰到王隱林的左臂，王隱林立刻轉身，馬虎城的右手就撲了個空，不但如此，王隱林剛剛轉身，就用右拳劈去，以凹撞的姿勢向對方打去，馬虎城還未看得淸楚，已經砰然一聲，口鼻之間中了一拳，頭昏腦脹，口血和鼻血一齊噴出來。

王隱林趁着他搖幌之際，左手抓住他的頸，右手拉出五節鞭來，就在這時，飯廳已經殺出二三十個彪形大漢，手執鋼刀，寒光閃閃，但因馬虎城給王隱林抓住，不敢衝來，王隱林對他們說：「各位兄弟，切勿動手，如果再走近一步，我就一鞭打下，馬大爺立刻變成肉漿，反之，我們到了戶外，各走各路，事後各不追究，一言為定！」

馬虎城無可奈何，只得揮手揚聲，命各大漢散去。

王隱林脅持馬虎城離開，直出馬家門外，然後把他釋放，手持五節鞭掩護自己與童福兩人一齊離去。

很快他們就回到王館，童福非常不安，打躬作揖，說：「王師弟，今晚實在對不起，我信任旗下七，險些害了你！」

王隱林忙說道：「童師兄，你亦被人所騙，我不會怪你，相信今晚之後，旗下七與馬虎城絕不會再來騷擾我，還是讓我留你在這裏喝酒吧。」

王隱林說完，便即叫人端上酒席，與童福共飲，到了那時，童福才知道王隱林早有準備，不但身帶五節鞭，而且準備酒菜，預知那一場酒吃不來，不覺十分佩服，喝了兩杯，然後說：「王師弟，我極端佩服，你憑甚麼知道馬虎城對你不利呢？」

王隱林道：「童師兄，我在小北開設武館之前已經研究附近有那一個武林高手，最擅長的是那一招，包括馬虎城在內。照理他決不會無緣無故請我喝酒的，可見他一定是有些陰謀詭計施展出來，我故意行快一步，料想他一定以袖裏藏花這一招進攻，果然不出所料，僥倖我及時制服他，否則，一人難敵二三十名刀客，總算是身臨險地，死裏逃生！」

經過了這一場會戰，王隱林的名氣就更响了。後來他在羊城擺擂台，打贏各路英雄人物，奪取錦標，稱為嶺南第一虎，不必細表。

——完——

新穎俠情故事

黃鶯·文
盧令·圖

毒連環（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球在美人樓驗完水觀音的死因後，他心中雖不信殺人兇手是金滿樓，但在無其他綫索可循之下，亦只好前往金家找金滿樓，抵埗後，撲了個空，據金家管家說金滿樓在昨日已偕兩友好挾妓往平山堂遊玩，石球立趕往平山堂，果發現金滿樓正與徐，張二友人擁妓歡飲，石球將水觀音遇害及懷疑金滿樓之事說出，金滿樓辯稱自昨日迄今未離開過平山堂，妓女錦香力證，石球問他可知水觀音些舊事，金滿樓答稱彼此離開已年餘，無從記憶，石球問他已是好友怎會如此，金滿樓反問石球可否不回答問題？——

醇釀美人酒　餽贈美人嘗

石球道：「不可以。」

金滿樓搖頭道：「看來我眞是已變成一個殺人嫌疑犯了。」

石球道：「目前嫌疑最重的，事實是你。」

金滿樓忍不住又問道：「爲什麼？」

石球道：「先回答我的問題。」

金滿樓歎了一口氣，道：「我與水觀音其實並不是好朋友，也沒有什麼特別關係，只是姘居過一個時期。」

聽他的說話，對於兩人的姘居，他似乎並不放在心上。

他接道：「這約莫半年左右，大家都厭了，她看上了另外一個男人，我也看上了另外一個女人，勉强繼續下去，實在不是味道，既然大家都同意，也就散了。」

石球道：「你眞的同意？」

金滿樓道：「我知道很多人都認爲水觀音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不過這只是看表面，如果深入了解，就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

石球道：「哦？」

金滿樓道：「她並不是一個男人就能夠滿足的女人。」

石球恍然道：「這看來，你們的分手，最初只怕是出於她的主意。」

金滿樓道：「是她。」

石球道：「當時你一定很生氣。」

金滿樓道：「我高興都還來不及。」

石球道：「這樣的一個女人，你竟也毫無留戀？」

金滿樓一笑道：「上了床，所有的女人其實都一樣。」

石球道：「你沒有找她麻煩。」

金滿樓淡應道：「總捕頭相信還不知道一件事。」

石球道：「請說。」

金滿樓道：「我這個人一向都不將男女關係放在心上，合則來，不合則去，我記得，最多的一個月，曾經換過十五個女人。」

石球相信這是事實。

以金滿樓的人才，錢財，應該有這個資格。

他連隨問道：「她也沒有再找你？」

金滿樓道：「一次也沒有。」

石球又沉默了下去。

金滿樓再次問道：「她被殺，爲什麼懷疑到我頭上？」

石球終於說了出來：「因爲昨夜你在美人樓買了一瓶美人酒。」

金滿樓失笑道：「難道，我懂得分身術？」

石球沒有作聲。

金滿樓笑接道：「即使我不在這裏，在城內，以我的身份，要買美人酒，難道還用得着我親身到美人樓？」

他接又問道：「當時有誰看見我？」

石球道：「美人樓一個叫做小欣的女孩子。」

金滿樓道：「她是什麼人？」

石球道：「在美人樓賣酒的，除了她，還有美人樓的另外三個女孩子。」

金滿樓道：「她們也看見？」

石球點頭。

金滿樓連隨追問道：「她們也都認識我。」

石球道：「其中的三個曾經在路上見過你幾面。」

金滿樓又問道：「是否也都看清楚那個買酒的人就是我？」

石球道：「沒有看清楚。」

金滿樓道：「怎會這樣？」

石球道：「因爲你頭上戴着一頂竹笠，遮住了臉龐。」

他的目光忽然落在金滿樓的身上。

金滿樓的身上穿着一襲鸚哥綠兩上領長衫。

他連隨問道：「昨夜你身上穿着什麼衣服？」

金滿樓道：「就是現在這套衣服，昨夜出現在美人樓的那個我是……」

石球道：「身穿錦衣！」

金滿樓道：「那個我既然以竹笠遮住了臉龐，她們怎知道是我。」

石球道：「你曾經自報姓名。」

金滿樓道：「是麼？」

石球道：「案發後，我們亦查出，以前你到美人樓，每當下雨天，習慣都是頭戴竹笠，身穿錦衣。」

金滿樓道：「我現在也是有這個習慣，因爲打傘麻煩，錦衣之上濺上泥濘，也不礙眼。」

石球道：「昨夜與今日都有雨。」

金滿樓道：「昨日我們來平山堂的時候可沒有雨。」

石球道：「哦？」

金滿樓轉回話題道：「那個我不過買了一瓶美人酒，怎麼就變了殺人兇手。」

石球道：「在今天早上，你將那一瓶美人酒當做生日賀禮，送給水觀音，水觀音喝下那瓶酒，立即毒發身亡。」

金滿樓動容道：「那一瓶是毒酒？」

石球道：「你可知水觀音在床頭暗格中藏有兩瓶火蜈蚣的毒血？」

金滿樓搖頭道：「那是什麼東西？」

石球道：「一樽毒藥。」

金滿樓道：「我從來都沒有聽過，有這種毒藥，你爲什麼，忽然問起我那種東西？」

石球道：「酒中所下的，就是那種毒藥。」

金滿樓一怔，道：「以美人樓的美人酒送給美人樓的主人，以美人樓主人所藏的毒藥下在那一瓶美人酒之中毒殺美人樓的主人，這件事倒也奇怪。」

石球道：「很奇怪。」

金滿樓問道：「會不會酒中早已下了毒？」

石球道：「美人樓昨日一共賣出了三百六十七瓶美人酒，只有水觀音死在美人酒之下。」

他一頓又道：「況且酒是那位小欣姑娘隨手拈來，並非那個你指定。」

金滿樓又問道：「那個我將酒送給水觀音的時候，是否又有人在場？」

石球道：「你一早偷入美人樓的院子，正預備將酒送去，就看見那位小欣姑娘出來，於是你索性就將酒交給她。」

金滿樓道：「那位小欣姑娘以前見過我？」

石球點頭。

金滿樓接問道：「當時她是否能夠看清楚我的面目？」

石球道：「不能夠，你頭上仍然戴着竹笠。」

金滿樓道：「她這個人的說話有沒有問題？」

石球道：「已證實沒有。」

金滿樓領首道：「怪不得我變了殺水觀音的嫌疑兇手。」

他突然板起臉龐，斬釘截鐵的說道：「那個人並不是我。」

石球道：「是不是有待證明。」

金滿樓道：「我沒有理由，殺死水觀音。」

石球道：「這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金滿樓道：「我要殺她，無須自己出手，如果她與我分手，是我殺她的理由，絕不會等到一年後的今日。」

石球道：「君子復仇，三年不晚。」

金滿樓道：「我什麼時候，變成君子了。」

他冷笑一聲，又道：「誰都知道我這個人鐵面無私，做事爽快，若是有人令我非殺他不可，我當場就已殺他！」

他冷笑接道：「不過到現在爲止，還沒有這樣的人！」

石球道：「哦？」

金滿樓語聲一沉，道：「總捕頭應該已發現有一點很值得懷疑的地方。」

石球道：「那一點？」

金滿樓道：「那個人既然已自承是金滿樓，何以還要用竹笠遮掩面目？」

石球道：「我已經考慮到這一點。」

金滿樓道：「由此可見，那個人並不是我，所以他由始至終不敢取下竹笠。」

石球說道：「你是說，那是別人冒充你？」

金滿樓道：「不錯！」

石球道：「你以爲是什麼原因他要冒充你毒殺水觀音？」

金滿樓道：「還不是爲了陷害我。」

石球道：「這若是一如你所說，你又以爲是什麼人？」

金滿樓道：「不清楚，這幾年來我得

罪的人已實在太多，其中相信最少有一半巴不得害我一害。」

石球道：「事實有沒有人害過你？」

金滿樓道：「沒有，他們不敢！」

他冷笑一聲，道：「因爲他們都已明白我這個人絕不簡單，除非不給我知道，否則一定會招致我兇狠的報復。」

石球道：「哦？」

金滿樓冷笑接道：「却也就因爲從來沒有人嘗試過我眞正的厲害，有機會，他們總是要試一試，所以有現在這件事發生！」他一再冷笑，道：「那個人顯然已在冒[illegible]我這方面花了不少心思，可惜他百密一疏，事先沒有查清楚我昨夜是否在城內，好好的一個計劃也就因此完全失敗！」

石球忽問道：「怎麼這樣巧，你不遲不早，也就在昨日與張徐二位突然走來平山堂？」

金滿樓說道：「這不是突然決定的事情。」

石球道：「你們早已有這個主意？」

金滿樓道：「張徐兩位與我在生意上一直有往來，早幾天，我們一齊在百花院喝酒，無意中提起歐陽修當年做揚州太守，設宴平山堂，召妓傳花的風流韻事，一時間與緻勃勃，訂下了這個約會，誰知道天公不造美，再加上現在這件事，實在是掃興得很。」

一頓他又道：「不過這一來，却壞了一個陷害我的毒計，亦未嘗不好。」

石球點點頭，道：「昨夜兇手在買酒之後，還在美人樓之內用美人箋寫下了一張字條。」

金滿樓道：「寫些什麼。」

石球道：「美人樓中何不盡一瓶美人酒。」

金滿樓道：「這張字條想必是連同那一瓶美人酒送給水觀音。」

石球道：「不錯。」

金滿樓道：「兇手實在是一個極工心計的人。」

石球道：「不錯。」

金滿樓道：「你現時對我提起這件事當然有目的。」

石球道：「你知道？」

金滿樓一頷首，回身道：「宋老闆，勞煩你給我準備文房四寶。」

× × ×

宋老闆想到在平山堂買賣酒菜，當然亦想到來平山堂這種地方的人隨時都會寫寫詩，繪繪畫。

所以他隨時都準備着文房四寶。

金滿樓要來文房四寶，並不是寫詩繪畫。

他只是在紙上寫下了一行字。

——美人樓中何不盡一瓶美人酒。

他是用左手握筆。

筆走龍蛇，字跡與那張美人箋之上的看來是有些相似。

可是到石球拿出那張美人箋一比較，便發覺不同。

石球盯着金滿樓的左手，道：「怎麼你用左手來寫字？」

金滿樓一愕，道：「我自小就習慣用左手寫字。」

石球道：「是麼？」

金滿樓道：「那個人不是用左手？」

石球搖頭，說道：「你用右手再寫一遍。」

金滿樓一聲「好」，筆交右手，再寫一遍。他右手寫出來的字最少差一倍，與那張美人箋之上的字跡更就是截然迥異。

石球只等他將筆放下，忽然伸手到他的面前，道：「你看這個是什麼東西？」

他的手中已多了一隻玉指環。

金滿樓目光及處，一怔道：「這隻玉指環你從那裏得來？」

石球不答反問道：「你認識這隻玉指環？」

金滿樓點頭，道：「這隻玉指環根本就是我的。」

石球冷笑。

金滿樓却還有說話：「不過這已是很久之前的事情。」

石球一愕道：「很久之前，是多久之前。」

金滿樓道：「約莫兩年。」

石球追問道：「之後怎樣了。」

金滿樓道：「一個朋友喜歡，賣了給他。」

石球道：「你那個朋友是誰？」

金滿樓道：「柳三風。」

——又是柳三風。

石球怔在那裏。

他是省起小欣說過，水觀音臨死之前，提過柳三風這個人。

在水觀音的口中，柳三風却是個王八蛋。

不過女人口中的王八蛋，往往是一個親暱的稱呼。

金滿樓看見石球一聽到柳三風的名字就發呆，試探着問道：「柳三風與這件事莫非也有關係？」

石球道：「也許有，是了，你當年與水觀音相會，是不是一重兩輕來敲門？」

金滿樓一怔道：「你如何知道？」

石球道：「那個人今天早上正是這樣吩咐小欣敲門。」

金滿樓道：「他知我的事眞不少。」

石球道：「這是一個秘密。」

金滿樓道：「可以說是。」

石球道：「除了你與水觀音，是否還有人知道？」

金滿樓道：「我與她分手之後，好像曾與幾個好朋友提過這件事。」

石球道：「你是否還記得那幾個好朋友？」

金滿樓搖頭。

石球問道：「柳三風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金滿樓道：「以前是。」

石球道：「後來爲什麼交惡？」

金滿樓道：「爲了錢銀爭執。」

石球道：「能否說清楚一些？」

金滿樓道：「有此必要？」

石球點頭。

金滿樓沉吟着道：「他在快活堂賭錢，賭輸了拿不出來，我着人追討，他怪我不够朋友……」

石球道：「他難道不知道你在那方面『鐵面無私』？」

金滿樓道：「一個人賭起來，很少會

想到那許多，當時他只知道我是他的好朋友，就算欠多少，也不會與他計較。」

石球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金滿樓道：「約莫三個月之前。」

石球道：「結果，他還清那筆賭債沒有？」

金滿樓道：「還沒有，我念在多年朋友，已經例外，寬限了他三次，如果這個月底之前，他仍然還不出來，就不再客氣的了。」

石球道：「屆時如果他仍然還不出來，你準備怎樣？」

金滿樓道：「沒收他的全部產業。」

石球一驚道：「他當時以全部產業抵押。」

金滿樓道：「不錯。」

石球道：「他賭的未免太兇。」

金滿樓道：「一個人除非不賭，否則一定越賭越兇。」

他冷冷一笑道：「贏了想再贏，輸了望翻本，這本來就是一般賭徒的心理。」

石球道：「你沒有勸止他。」

金滿樓冷笑道：「我是賭場的老闆，不是善堂的老闆，何況一個人賭開來，所有勸止他賭下去的人在他的眼中都不是東西。」

他冷笑又道：「當時我就算趕他離開，他也會到別處賭，這等如將錢往人家袋裏倒，只有傻瓜才會那樣做。」

石球道：「你當然不是一個傻瓜。」

金滿樓一笑。

石球道：「不怕他懷恨在心。」

金滿樓道：「這個也怕，我那間賭場早就關門了。」

石球摸着下巴，好一會不說話。

金滿樓等着，忍不住問道：「總捕頭還有什麼要問？」

石球道：「沒有了。」

金滿樓道：「仍然懷疑我是兇手？」

石球道：「你雖然有足够的不在場證據，在未找到殺人的眞兇之前，還是這件案的嫌疑犯。」

金滿樓道：「那麼總捕頭準備拿我怎樣？」

石球道：「現在你必須隨我回城，往美人樓走一趟，如果那四個女孩子都認爲昨夜那個人不像你，就無須再到衙門，直接可以回家去。」

金滿樓道：「好，我這就隨你們回城去。」

石球道：「事非得已，萬勿見怪。」

他忽然變得客氣起來。

莫非他經已有所發現，認爲金滿樓不是兇手？

金滿樓一笑，道：「我明白。」

他態度從容。

難道他眞的不是毒殺水觀音的兇手？

× × ×

四個女孩子的三個，果然都見過金滿樓。

是以一見面，她們就知道金滿樓來了，六道目光立時集中在金滿樓的面上。

還有那一個從來沒有見過金滿樓的女孩子也沒有例外。

金滿樓畢竟是一個很迷人的男人。

她們都不認爲昨夜所見的那一個錦衣人是金滿樓。

「身裁雖然差不多，舉止却不像。」

「聲音也不像。」

小欣亦是這樣說。

石球到此才死心。

他們只有陪笑將金滿樓送出美人樓。

× × ×

目送金滿樓遠去，石球不由得一聲歎息。

這件案實在曲折離奇。

北彪即時道：「頭兒，我們現在又怎樣？」

石球道：「仍然是找人。」

北彪道：「柳三風！」

石球道：「正是柳三風！」

一聽到柳三風的名字，小欣就叫了出來：「柳三風今天早上曾經來過這裏。」

石球霍地回身道：「是眞的？」

小欣道：「有人見到他。」

石球道：「今天早上怎麼你不說？」

小欣道：「你們走後我們才知道。」

石球道：「哦？」

小欣道：「我不是說過，今天早上我拍門，好一會我們的老闆才開門出來？」

石球道：「你不錯這樣說過。」

小欣道：「當時我聽到房中不停响起穿衣服的聲音，可是我們的老闆，你們也見到的了，穿的衣服並不多。」

石球點點頭，說道：「這些你也已說過。」

小欣道：「我當時已經懷疑房中除了老闆之外，還有其他人，但到我進去，却不見有人，只見一扇窗戶打開來。」

石球道：「我們到來的時候窗戶仍然打開。」

小欣道：「我實在有點懷疑，房中眞的還有人，不過因爲聽到敲門聲，以爲金滿樓到來忙穿上衣服打開窗戶溜出去。」

石球道：「有這種可能，這一點你却沒有跟我說及。」

小欣道：「你們走後，我心神定下來，才有這念頭。」

石球道：「那你又怎樣？」

小欣道：「於是我繞到窗那邊院子去，果然發覺有人走動過的痕跡。」

石球道：「是什麼痕跡？」

小欣道：「男人的脚印。」

石球道：「雨水打濕了地面，人走過，的確不難就留下脚印，那些脚印是通往什麼地方？」

小欣道：「園牆下。」

石球道：「後來又如何？」

小欣道：「後來我見到了李大媽。」

石球道：「李大媽是什麼人？」

小欣道：「打掃地方的工人，她告訴我今天早上在廚房燒好了茶水，方要拿出來，才走到院子，就看見一個人急奔到園牆下，越牆跳出去。」

石球道：「她認得是柳三風？」

小欣道：「是。」

石球道：「她認識柳三風這個人？」

小欣道：「柳三風本來就是我們老闆的好朋友，不時來找我們老闆坐，尤其近日，差不多每天都到來。」

石球道：「昨日你們有沒有看見他到來。」

小欣道：「一早就來了。」

石球道：「什麼時候離開？」

小欣道：「不知道。」

石球道：「哦？」

小欣道：「每次他到來，都是留在老闆的房間，有時到第二天才離開。」

石球道：「他昨日到來，只怕是留到今天早上才離開。」

小欣道：「可是他爲什麼要跳牆？」

石球道：「因爲你那一重兩輕的敲門聲。」

小欣問道：「難道，他害怕遇見金滿樓？」

石球道：「怕得要命。」

小欣道：「爲什麼？」

石球道：「金滿樓是他的債主。」

小欣道：「他借了金滿樓的錢，沒有還？」

石球道：「是。」

小欣道：「這就難怪了。」

石球摸着下巴道：「看來我們眞的非要找這個柳三風談談不可了。」

他話口未完，身旁小欣突然叫起來：「是她！就是她！」

石球給她嚇了一大跳，連忙問道：「誰？」

小欣道：「昨夜買酒來殺人的那個鬼女人。」

石球道：「在……在那裏？」

小欣手指那邊街道。

一個美麗的女人正從那邊走來。

× × ×

慘白的臉龐，慘白的衣裳。

正是仇夫人。

她手中竟然還拿着那柄紅色的雨傘。

爲什麼她又入城？

× × ×

其實不用小欣指，石球已看見。

他目光一寒，問道：「你有沒有認錯人？」

小欣道：「我沒有認錯，就是她！」

石球頓足道：「那些飯桶怎樣搞的，人來到這裏，也竟沒有一個截下她！」

北彪慌忙道：「我已經吩咐清楚我們那些兄弟的了！」

石球道：「幸好給我們遇上！」

他一個箭步標了出去。

北彪林雄那裏還敢怠慢，雙雙跟在石球之後。

× × ×

石球人雖然矮胖，行動倒也算敏捷。

他竟然一直領在前面。

可是到他來到仇夫人面前，却已像爬過兩座大山，連連在喘氣。

北彪林雄反而沒有喘氣。

三個人連隨將仇夫人圍在中央。

無論那一個女人，突然看見三個大男人向自己衝過來，少不免都會大吃一驚。

仇夫人雖然好像沒有大吃一驚，却已怔住在當場。

石球一收步，就一聲：「站住！」

仇夫人還笑得出來。

好冷的笑容。

石球竟然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

北彪林雄也沒有例外。

三個人一時間竟好像變了三個傻瓜。

仇夫人也不知是否因爲看見這樣，笑得更開心。

她笑得越開心，笑容也就越冷。

——這個女人果然是大有問題。

石球一沉臉，道：「你在笑什麼？」

仇夫人道：「笑難道也有罪？」

石球怔住。

仇夫人冷笑接口道：「三位好像是做官的。」

石球道：「我是這個地方的總捕頭——石球！」

「副捕頭林雄。」

「副捕頭北彪！」

林雄北彪的反應並不慢。

仇夫人好像吃了一驚似的，一收笑臉道：「原來是三位大捕頭！」

她又笑了出來，道：「三位大捕頭好像是衝着我來的。」

石球道：「一些也不錯。」

仇夫人道：「我好像沒有犯過罪。」

石球道：「好像？連你自已也不敢肯定？」

仇夫人道：「我的記性實在太壞。」

石球道：「昨夜的事情相信你還沒有忘掉？」

仇夫人道：「你是說甚麼事情？」

石球道：「昨夜你有沒有在美人樓買一瓶美人酒？」

仇夫人道：「這件事我記得。」

石球道：「買酒之前你有沒有說過因爲只想殺一個人，所以只買一瓶酒？」

仇夫人一笑道：「那是氣話，好像我這種弱女人，連螞蟻都踩不死一隻，怎會有胆子殺人？」

她就像昨夜那樣，又作了一個弱不禁風的姿勢。

石球眼都直了，厲聲道：「那瓶美人酒你拿到那裏去了？」

仇夫人道：「我送了給一個人。」

石球忙問道：「誰？」

仇夫人道：「忘記了。」

石球瞪眼道：「買酒的事情你都還記得，將酒送給了誰人你豈會忘掉。」

仇夫人道：「我胆子小，你不要這樣兇好不好？」

石球冷聲道：「少廢話，快與我說清楚。」

仇夫人道：「你眞的認爲我會拿那瓶酒去殺人？」

石球道：「如果你不會，爲什麼不肯說出來。」

仇夫人忽然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一眼，冷冷道：「看來城中只怕出了人命案子了，你那麼緊張找那瓶酒，莫非是與酒有關？」

林雄脫口道：「已經有一個人被人用一瓶美人酒毒殺！」

仇夫人連隨問道：「那個人是誰？」

林雄道：「美人樓的老闆水觀音！」

「是她！」仇夫人這一次顯然是眞的大吃一驚。

石球看在眼內，喝問道：「你認識水觀音？」

仇夫人不答反問：「水觀音眞的被人用美人酒毒死了？」

石球瞪着她，試探着問道：「你這樣

關心，莫非與這件案有關連？」

仇夫人笑道：「我不過好奇問問。」

她笑得有些勉强。

石球冷笑道：「你的好奇心，倒也不小。」

他語聲一頓，叱喝道：「那瓶美人酒你拿到那裏去？說！」

仇夫人不說。

石球等了一會，才道：「你最好立即說出來，否則莫怪我拿你回衙門去用刑迫問。」

仇夫人忽然嘆了一口氣，道：「我眞的忘記了，你叫我如何說。」

石球冷笑道：「看來你眞的要到衙門一趟，記憶力才會恢復過來。」

仇夫人叫起來：「你眞的要抓我回去，衙門用刑？」

石球道：「你不說，就只好這樣！」

仇夫人又歎了一口氣，道：「我本還想到處走走，現在却非要回家不可了。」

石球道：「你家在那裏？」

林雄跟着問道：「你到底是誰？」

北彪亦問一聲：「水觀音的被殺與你到底有沒有關係。」

仇夫人又笑了，道：「你們一齊問，我回答那一個是好？」

石球道：「那一個都要回答，所有的問題都要回答。」

仇夫人道：「可惜，我現在眞的要走了！」

她眞的提起脚步。

林雄猛喝一聲：「那裏走！」一手抓過去。

他只道手到拿來，誰知道眼前一花，竟抓了一個空。

北彪那邊亦已動手，雙手！

仇夫人避開了他的右手，却迎上了他的左手！

他大笑道：「我看，你能够走到那裏去。」

在大笑聲中，他左手一抓，再抓，三抓！

仇夫人一閃，再閃，三閃！手中那柄紅雨傘突然敲落在北彪的手背！

北彪大叫一聲，一隻左手幾乎沒有給那柄雨傘打到地上去！

他忍痛跳開去，大叫道：「她那柄是鐵傘！」

石球一驚道：「好傢伙，原來是個會武的？」

他連隨吆喝一聲：「兄弟動兵刄，莫教她走了。」

嗆啷的他那柄長刀已出鞘！

林雄的一條天門棍亦已撤出來。

他頭腦雖然不大靈活，身手倒迅速得很，北彪那一句話才說完，那條天門棍已在他手中。

仇夫人正向他這邊走過來。

林雄一聲「那裏走？」天門棍「老樹盤根」，掃向仇夫人的雙脚。

仇夫人動人的身子即時飛起來。

棍從她脚下掃過。

林雄招變的也够迅速，棍一挑，仍然掃向仇夫人的雙脚。

仇夫人手中紅傘幾乎同時一沉！

「叮」一聲傘棍交擊！

那竟眞的是一柄鐵傘。

仇夫人的手力也算厲害，林雄的天門棍竟給他一傘打了下去。

她那柄鐵傘却向上反彈起來。

借力使力，她的身子飛的更高，一飛竟飛上了旁邊一間屋子的瓦面上。

北彪那邊看的眞切，一個箭步標過來，脚一頓，縱身亦向那屋子的瓦面躍去。

他的輕功也實在不錯，一躍就上了瓦面！

脚步却還未站穩，仇夫人的鐵傘已向他掃至。

他一雙飛蜂鈎已在手，左右忙架去。

叮叮的兩聲，鐵傘掃在那一雙飛蜂鈎之上！

北彪立時感覺一股奇大的力量排山倒海般衝撞過來！

他驚呼未絕就連人帶鈎，給仇夫人那一傘硬硬掃下了瓦面！

總算他身手敏捷，半空中一個翻滾，穩住了身形，雙脚先着地。

石球林雄都看的清楚，忙奔了過來。

「怎樣了？有沒有受傷？」

北彪搖頭道：「那個女人武功高强，我顯然不是她的對手。」

林雄道：「三人聯手又如何？」

北彪道：「也許可以制住她！」

石球立時一幌刀，道：「我們上！」

他矮胖的身子旋即彈起來，居然彈上了瓦面。

北彪只怕他有失，忙亦拔起了身子。

林雄更不敢怠慢，他竟然也躍得上，却落於瓦面邊緣，一個身子在搖搖欲墮。

石球在一旁連忙伸手將他扶住。

仇夫人若是仍然在瓦面上，趁這個機會出手，相信又是只需一鐵傘，就可以將他們趕下去。

她却已不在。

三人站穩了身子，才發覺仇夫人已遠在好幾丈之外。

她身形如飛，瓦面過瓦面，也不知道是否看見了石球三人已躍上來，那身形再落下，竟回頭招招手，好像還一笑。

石球三人看得目定口呆。

仇夫人的身形連隨又飛起。

飛起又落下。

這一次落下便不見再飛起。

石球三人等了一會仍然不見人，不由都上前兩步。

林雄脫口道：「她那裏去了？」

北彪道：「好像是跳下去了。」

他問石球：「頭兒，我們怎樣。要不要追下去？」

石球反問道：「你認爲我們能否追得上？」

北彪搖頭道：「我認爲就不能了，她身形起落簡直就飛鳥一樣。」

石球道：「既然是這樣，我們現在就是不想暫時放過她也不能了。」

他沉吟接道：「不過好像這樣的一個女人，定必然相當受人注目，要追尋他的下落，相信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也就在這個時候，有幾個捕快已經聞訊趕來，紛紛高呼道：「頭兒，發生了什麼事？」

石球應聲往下瞟一眼，道：「來得好

，林雄你吩咐他們通知其他的兄弟，那邊去仔細打聽，如果發現了那個女人的行踪，或者她的巢穴，盡快回來報告，切莫輕舉妄動，打草驚蛇。」

林雄道：「此外頭兒還有什麼要吩咐他們？」

石球道：「沒有了。」

北彪道：「我這就下去。」

他一收天門棍，縱身跳下。

石球亦將刀入鞘，目注那邊道：「再遇上，我們且用繩網對付他！」

北彪道：「這也是辦法。」

石球道：「如果繩網也沒用，就眞的不知如何是好。」

北彪道：「頭兒放心，我看這個女人還不至於繩網也對付不了。」

石球沉吟着又道：「以她這樣的武功，竟還要利用酒來殺人，她要殺的那個人，武功豈非很可怕？」

北彪道：「最低限度必在她之上。」

石球道：「那個人，現在也許已死於那一瓶美人酒之下，否則亦必已正在步向死亡。」

北彪微喟道：「我們雖然已知道，却無法阻止，因爲連她要殺的是誰我們都不知道。」

石球道：「如果是這樣反而簡單，只要我們弄清楚水觀音那件案，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北彪道：「那麼我們現在是不是仍然要去找柳三風？」

石球道：「非找他不可！」

北彪道：「這個人好找。」

石球冷笑道：「因爲他到底是這個地方的名人。」

× × ×

柳三風事實是揚州的名人。

尤其是歡場女人，大都認識這個人而且非常歡喜這個人。

一個男人要做到這樣，據講必須先具備五個條件，也就是所謂「潘」、「驢」、「鄧」、「小」、「閑」。

這五個條件柳三風據講一個都不缺，所以在歡場女人的心目中，比金滿樓還受歡迎。

金滿樓雖然已具備潘安的相貌，鄧通的財富，其他的三個條件，據講還不大足够。

不過，年來，柳三風却已很少在歡場中出現。

有人說，是因爲他已經沒有錢。

這並不成爲理由，歡場中不少女人早已表示，只要柳三風來找她們，她們非獨不要柳三風出錢，而且還送錢給他使用。

也有人說，是因爲他迷上了水觀音。

這個倒成爲理由，這一年以來，柳三風的確總是在美人樓出入。

但很多人都認爲完全是因爲胡香的關係。

這才是主要的理由。

自從胡香公開在柳三風家中出入之後，除非胡香已保鏢外出，人不在揚州，否則就是美人樓，也一樣不見他的踪影。

事實胡香不單止武功高强，吃醋的本領亦是非同小可。

有一次柳三風去了百香院，給她知道找到去，整間百香院幾乎都給她拆掉。

那一次之後，柳三風才知道弄上了一條母老虎，却已絕無方法擺脫。

胡香在城內之時，他只有正經起來，就算忍不住，想去某些不正經的地方，想幹某些不正經的事情，也只有在極度秘密的情形下，才能够採取行動。

幸好胡香外出保鏢的時間，也實在不少。

很多人都奇怪，以胡香這樣本領的女孩子，相貌又不是醜陋，甚至可以說相當美麗，竟會迷上柳三風這種男人。

這就連胡香本人，也無法解釋。

或者這就所謂前世孽債。

每一次保鏢歸來，她在鏢局將行裝卸下，整理好一切之後，第一個要去的地方就是柳家。

這一次也沒有例外。

× × ×

院中有芙蓉，還有菊。

菊蕊香猶淺，芙蓉秋正嬌。

胡香找到柳三風之際，柳三風正獨立書齋窗前，彷彿在欣賞着窗外盛開的芙蓉，眼睜睜的老大，瞬也不一瞬。

胡香來到他身旁，他竟也未覺。

等了好一會，他仍然沒有反應。胡香忍不住叫一聲：「三風！」

柳三風渾身一震！

「誰？」他脫口驚呼，忙回過身來。

胡香道：「是我！」

柳三風定睛一望，道：「原……原來是你。」

胡香道：「你以爲是那一個？」

柳三風道：「我？我沒有以爲……」

胡香道：「你好像非常驚慌。」

柳三風道：「這只是因爲你來得太突然。」

胡香道：「你呆呆的站在這裏，幹什麼？」

柳三風吞吞吐吐，道：「我不過在看那些芙蓉。」

胡香奇怪的道：「那些芙蓉有什麼好看？」

柳三風道：「這個時候，這個院子，除了那些芙蓉花之外，還有什麼可以一看的。」

胡香道：「據我所知，你以前並不喜歡花草樹木。」

柳三風冷聲道：「現在喜歡可以不可以？」

胡香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一眼，道：「你以前說話也不是這樣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柳三風道：「沒有事情發生。」

胡香道：「沒有就最好，怎樣，今天沒有地方去？」

柳三風道：「恰好沒有。」

胡香道：「省得我到處找你。」

柳三風淡笑。

胡香轉問道：「午飯吃過了？」

柳三風點點頭，反問道：「剛押鏢回來？」

胡香道：「已回來兩個時辰，不過先回去鏢局打點一下。」

柳三風道：「這一趟路上如何？」

胡香道：「還好走，回來的時候我看

見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柳三風便問道：「是什麼事情。」

胡香道：「我路經瘦西湖柳堤，見到一個人。」

柳三風道：「誰？」

胡香道：「金滿樓，他策馬狂奔，好像他這種身價的人，大清早那樣趕路，是不是奇怪得很？」

柳三風道：「也許他什麼親戚死了，管他那許多幹什麼？」

他忽然問道：「你拿在左手的是什麼東西？」

到現在他才發現胡香的左手拿着一個錦盒。

胡香道：「是仇夫人送我的禮物。」

柳三風道：「仇夫人？」

胡香道：「也就是我最近接運三趟鏢的鏢主人。」

柳三風道：「你接連三次都是替這個仇夫人押鏢？」

胡香道：「嗯。」

柳三風道：「押的是什麼東西？」

胡香道：「珠寶。」

柳三風道：「三次都是珠寶？」

胡香道：「都是。」

柳三風道：「找到你來押運，而且接連三次，那些珠寶的數量只怕不少。」

胡香道：「事實不少。」

柳三風道：「當然也是值錢珠寶？」

胡香道：「當然。」

柳三風奇怪道：「這個仇夫人到底是什麼人？」

胡香道：「一個寡婦。」

柳三風更加奇怪，道：「一個寡婦何來那麼多珠寶？」

胡香道：「她死去的丈夫，就是仇子野。」

柳三風道：「月華軒的仇子野？」

胡香道：「正是。」

柳三風道：「這就怪不得了，怎麼從來都沒聽你提到這個人？」

胡香道：「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她是仇子野的老婆。」

柳三風道：「接連三次都是押運珠寶，你早就應該問清楚她的來歷。」

胡香道：「現在也不遲。」

柳三風道：「如果一開始你就告訴我是替人押運珠寶，我一定建議你先問清楚，萬一對方是一個接贓的女賊，可就麻煩了。」

胡香道：「我不是不想將那些事告訴你，可是你對於那些事一直都表示不感興趣，甚至曾經叫我不要在你面前再嚕囌，所以年來我都沒有再多嘴。」

柳三風悶哼。

他記得自己是曾經那樣說過。

胡香道：「不過你放心，我也是老江湖了，她要是一個女賊，如何瞞得過我的眼睛。」

柳三風道：「我知道你江湖經驗豐富，可惜十年如一日，到現在你仍然是那麼粗心大意，只要對方行動上小心一點，對方是什麼人，你瞧得出才奇怪。」

胡香道：「你這麼淸楚。」

柳三風道：「相處這麼久，怎會不清楚。」

他忽然歎了一口氣，道：「你人也算美麗，如果學得小心一些，溫柔一些，是必很可愛，又何至於現在仍然找不到一個如意郎君。」

胡香嬌笑道：「誰說找不到？」

柳三風道：「哦？」

胡香道：「你不就是了。」

柳三風苦笑。

胡香忽問道：「什麼時候你才讓我名正言順的……」

柳三風截口問道：「那個仇夫人到底送了什麼禮物給你？」

胡香歎息道：「每當我問起這件事的時候，你總是……」

柳三風又截斷了她的說話，道：「打開來看看。」

胡香只有歎息道：「好。」

她將錦盒在書案上放下，接道：「這樣禮物，我想你也會喜歡，所以我帶來與你分享。」

柳三風道：「到底什麼東西？」

胡香一隻手已準備將錦盒打開，聞言又停下，道：「是一瓶酒。」

柳三風失望的道：「只是一瓶酒？」

胡香道：「我担保你也想不到那是一瓶什麼酒？」

柳三風道：「酒有多種，想得到才奇怪。」

胡香道：「總之你一定會很意外，很意外。」

柳三風說道：「現在我已經够意外的了。」

他話是這樣說，但到胡香將錦蓋打開，還是不由得怔在當場。

錦盒內的確是一瓶酒。美人酒！

胡香一直在留意柳三風臉上的神情變化，立即道：「我說的對不對，很意外是不是？」

柳三風冷笑一聲，道：「我以爲是什麼東西，原來不過是一瓶美人酒，仇子野生前出了名吝嗇，想不到他的老婆也是一樣。」

胡香道：「你再看這張美人箋之上寫什麼？」

她拈起放在酒旁邊的那張美人箋，遞給柳三風。

柳三風接在手中看，道：「美人酒贈美人嚐——這個仇夫人倒懂得討好你。」

胡香道：「這樣的禮物，不是很有意思？」

柳三風冷笑道：「有意思極了，你既然這樣高與，還不趕快喝掉它。」

他立即將一隻杯子遞給胡香。

胡香道：「你也陪我喝一杯。」

柳三風道：「你自己喝好了！」

胡香道：「爲什麼你不喝，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歡喝這種美人酒？」

柳三風道：「一直都喜歡，但現在已經不喜歡。」

胡香道：「爲什麼？」

——因爲近來老是陪着水觀音，這種酒我喝的已太多。

柳三風這句話在咽喉打滾，幾乎沒有說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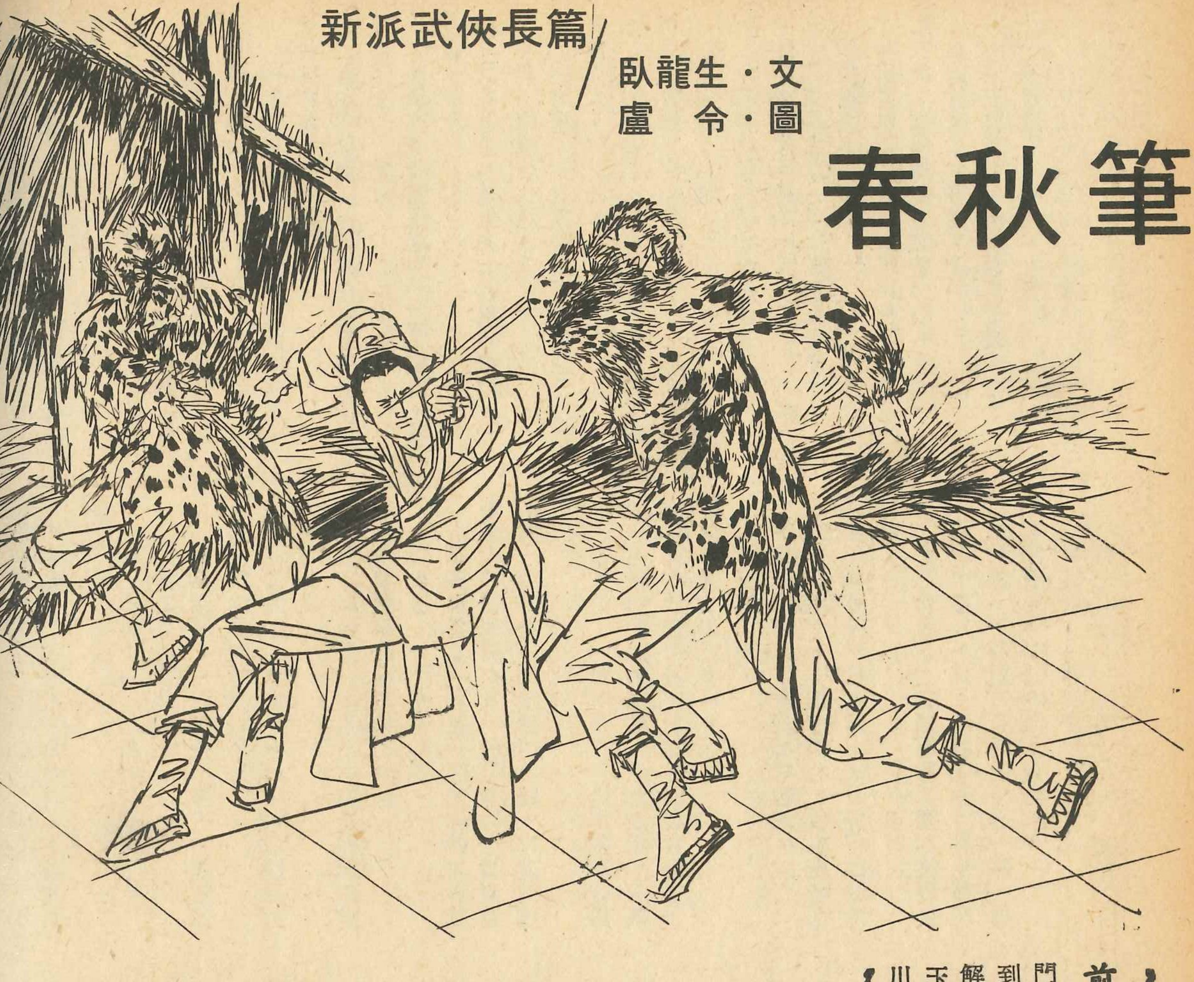
他好容易才壓下那句話，道：「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卧龍生・文
盧令・圖

春秋筆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楚小楓以看馬老陸所授奇書上的解穴手法，暗助丐帮帮主黃天斗解去五毒玉女身中池天化的獨門點穴手法後，返回丐帮爲無極門佈置的臨時居所，向白鳳、成中岳、董川說出日來經過，未幾，丐帮中人將池天化押到，白鳳要他說出如何跟黑豹谷的人連絡，冀能從而救援被擄的宗一志，池天化要求先解去他身中五毒玉女之毒，並保證能生離而去，白鳳點首答允後，命董川往丐帮向五毒玉女討取解藥，楚小楓一直沒開過口，只靜看池天化，似要看透池天化的肺腑，未幾董川取來解藥，那是一粒白色丹丸——

短劍破快劍　赤手屠殺手

董川緩緩行到池天化的身前，道：「吞下去。」

池天化望了丹丸一眼，吞了下去。

等了足足有一盞熱茶工夫之久，白鳳才冷冷說道：「是不是解藥？」

池天化道：「是。」

白鳳道：「你準備幾時開始？」

池天化道：「我雙腿，雙臂，穴道受制，夫人可否替在下解開？」

白鳳道：「好！董川，解開他的穴道。」

董川應了一聲，雙手連揮，拍活他四處穴道。

池天化緩緩站起身子，活動了一下雙臂，雙腿，長長吁一口氣，道：「夫人，在下有一個不情之求！」

白鳳道：「你說吧。」

池天化道：「我要飽餐一頓。」

白鳳道：「立刻吩咐送上酒飯。」

池天化坐下就大吃大喝，直吃個杯盤狼藉，才站起身子，說道：「夫人，你如何調配人手？」

白鳳道：「你準備怎麼和他作連絡。」

池天化道：「很簡單，我們有約定的信號，放出信號，他們就會來找我。」

白鳳道：「在什麼地方？」

池天化道：「地方由夫人選吧，希望你們佈置一下，不過，盡量不要露出痕跡。」

白鳳道：「如是他們不來呢？」

池天化道：「我盡心力而爲，但能够作到什麼程度，我就無法預料了。」

白鳳道：「只要眞的盡了心力，就算是不成功，那也不能怪你了！」

池天化道：「好！夫人如此明理，在下感激不盡。」

白鳳道：「不過，你如在暗中弄鬼，被咱們發覺了，那可是自找苦吃。」

池天化苦笑一下，道：「夫人應該知道，在下這件事，如若被黑豹劍士們知道了，他們也不會放過我。」

白鳳點點頭，回顧了董川，楚小楓一眼，道：「你們設計一下，如何一個去法。」

楚小楓道：「這個不勞師母煩心，小楓已經和師兄研商好了！」

白鳳道：「哦？」

池天化道：「夫人，恕在下多一句口。」

白鳳道：「你請說。」

池天化道：「貴門中這點力量，只怕難對付黑豹劍士，最好邀請丐帮中人帮帮忙。」

楚小楓道：「這方面，咱們自有準備，不敢勞池兄費心，不過，在下倒是想請教你幾件事？」

池天化道：「你請說！」

楚小楓道：「我記得池兄說過，那一天夜襲迎月山莊時，閣下也參與其事了。」

池天化道：「不錯。」

楚小楓道：「由頭到尾，全部在場？」

池天化點點頭，道：「是！」

楚小楓道：「我們十二個師兄弟，有十個人留在家中，但事後只見六具屍體，聽說你們只擄去一個人，小師弟宗一志，我那二師兄，五師兄，九師弟，到那裏去了？」

這才是人人最大的關心事，但白鳳成中岳等，問了半天，都沒有提出來，楚小楓却一語道破。

池天化點點頭，道：「他們都還活着！」

楚小楓呆了一呆，詫聲道：「他們都還活着？」

池天化說道：「是！我知道無極門中十二個弟子，武功最好的是老大，老七，和宗一志，連宗一志都被活捉了，其他的人，自非黑豹劍士之敵手，但他們能活着，這其中自有原因了！」

楚小楓道：「他們是奸細？」

池天化笑一笑，道：「這個，在下不便多說了，你們自己查吧！」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多承指教。」

池天化大吃一頓，精神好了很多。目光轉注白鳳的身上，道：「夫人，我只負責引出他們的人，妳就要履行承諾。」

白鳳點點頭。

池天化道：「萬一引不出他們的人，夫人又準備如何處置我？」

白鳳道：「你希望我們怎麼處置你？」

池天化道：「在下希望不處置，這大概有一點不可能吧？」

白鳳道：「不可能，引出他們的人，你可以全身而退，引不出他們的人……」

池天化接道：「殺了我！」

白鳳道：「那倒不會，你別忘了我是宗領剛的妻子，他一生沒有說過一句謊言，沒有違背過一次承諾，我答應放了你，就不會殺你，不過，我會廢了你的武功。」

池天化苦笑一下，道：「廢了我的武功，那還不如殺了我。」

白鳳道：「你們夜襲迎月山莊，動過一點慈悲心腸沒有？」

池天化沉吟了一陣，道：「不過，我相信十之八九，可以引出他們。」

這時，董川突然行到白鳳的身側，低言數語。

白鳳點點頭，道：「好！池天化，現在，咱們可以走啦！」

池天化道：「你們都準備好了！」

白鳳道：「準備好了。」

池天化道：「好！那麼，你們那一位跟我走！」

楚小楓緩步向他行了過來，說道：「我跟着你。」

池天化轉頭看去，只見楚小楓已然換了一件青色長衫，完全是一副讀書人的打扮。

成中岳，董川，急步行了出去。

池天化也未多問，舉步向外行去，一面說道：「你是叫楚小楓，在無極門十二個弟子中排行第七？」

楚小楓點頭道：「不錯啊！看來，你對無極門中事，十分熟悉，大概，化了不少的工夫吧！」

池天化道：「唉！楚小楓，你們眞的想引出黑豹劍士。」

楚小楓道：「難道，你心中還有些懷疑不成？」

池天化道：「在下只是奉勸楚兄幾句，眞的引出他們，對貴門和你楚兄，只怕都沒有什麼好處了。」

楚小楓道：「願聞其詳。」

兩人已經行出了大門，池天化暗中注意，不見一個防守之人，心中倒是有些奇怪，暗道：「他們眞的對我如此放心不成。」

跨出大門池天化突然停下了脚步，長長吁口氣，笑道：「楚兄，你知道，在下現在有一種什麼樣子的感覺？」

楚小楓道：「龍歸大海，虎回深山！」

池天化道：「對！在下確有這一種很舒暢的感受。」

楚小楓道：「咱們無極門中人作事，一向堂堂正正，很信任朋友。」

池天化道：「可惜，江湖上，陰詐重重，如……」

楚小楓接口道：「閣下總不致於施用詐術吧！」

池天化道：「誰說啊！楚兄弟。」

楚小楓笑一笑，道：「希望你池兄不會，我師娘也是當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也許她會早有準備。」

池天化回顧了一眼，笑道：「說的也是，無極門剛剛遭過大變，白鳳怎會掉以輕心。」

楚小楓道：「何況，丐帮高手，已然大部份集中於此……」

池天化接道：「對！對對，楚兄弟，咱們剛才說到那裏去了？」

楚小楓道：「閣下似乎很擔心引出黑豹劍士。」

池天化道：「你們心切無極門被毀之仇，却不知道，那黑豹劍勢的兇厲……」

楚小楓沒有接口，只是很用心的聽着。

池天化沉吟了一陣，接道：「楚兄弟，你見過黑豹沒有？」

楚小楓道：「在下沒有見過，但却聽過黑豹是一種很兇殘的動物了。」

池天化道：「對！黑豹劍士向人攻襲之時，就有如黑豹撲來一樣，唉！那是一場很可怕的回憶，兇猛的黑豹劍士，動如怒矢，快速兇厲，兼而有之，兄弟走了不少年的江湖，從沒有見過那樣的武士，他們已經不像人了……」

楚小楓接道：「不像人像什麼？」

池天化道：「黑豹，全身黑色的皮衣，冷厲的目光，出手無情的劍勢，像極了攫人而噬的黑豹。」

楚小楓道：「這麼說來，你池兄和他們並非一伙的了。」

池天化道：「我原想引他們作我的一股力量，想不到，最後，反而爲他們所困了。」

楚小楓道：「池兄說那些黑豹劍士，穿的黑色皮衣。」

池天化道：「對！全身都包在黑色的皮衣之中，只露出眼睛，嘴吧，和兩隻施用兵刃的手。」

楚小楓道：「這是一種很怪異的裝束，平常時間，他們大概不會穿在身上吧？」

池天化道：「問題也就在此了，如果他們脫了皮衣，就算你會經見過，你又如何認識他們。」

楚小楓道：「不錯，他們穿着那種怪異的皮衣，用心就在隱藏自己。」

池天化道：「那皮衣靱度很强，不畏懼一般細小歹毒的暗器。」

兩人談話之間，已然行到了大街上。

楚小楓道：「池兄，你準備如何召集那些黑豹劍士？」

池天化道：「咱們先到望江樓去。」

楚小楓心中暗道：又是望江樓，這一座襄陽名樓，看來，已給了不少的武林人物借用。

到了望江樓，池天化和楚小楓選了一張桌子，點過酒菜，却要了三副杯筷。

楚小楓也不多問，只是暗中留心着池天化的舉動。

只見池天化站起身子，先把空位上的酒杯斟滿，神態間十分恭謹。

楚小楓心中奇道：難道還會有人來麼？

池天化斟滿了三杯酒，端起酒杯低聲對楚小楓說道：「來！咱們請莊大哥一杯。」

誰是莊大哥？那座位上明明的空着，怎會憑空多出一個莊大哥來。

楚小楓心中在想，但却沒有問出來。

看到池天化一臉誠懇的神情，好像那莊大哥眞就在他的身側。

酒樓上已上五成座，這座襄陽名樓，生意一直很好。

雖然有很多的人，但池天化的舉止，一直使人有着詭異的感覺。

楚小楓舉起酒杯，喝乾了一杯酒。

池天化道：「現在，咱們可以隨便的吃喝了。」

楚小楓道：「可不可以隨便說話呢？」

池天化道：「最好不要。」

楚小楓閉上嘴巴。

池天化的酒量不錯，一杯一杯的喝下去。

楚小楓却淺嚐即止。

一壺喝完了，那上首的座位，仍然空着。

楚小楓心中狐疑不定，忍不住說道：「那位莊大哥，不來陪陪咱們。」

池天化又乾了面前一杯酒，道：「他已經來過了。」

楚小楓道：「哦！」

池天化站起身子，舉步向外行去。

楚小楓丟下了一塊碎銀子，緊追在池天化身後。

池天化心中好像已有了目的行出襄陽城，直奔東南方向而去。

片刻已走出了七八里路。

地勢愈來愈荒凉，四處不見人踪。

楚小楓够沉着，一直也不多問。

池天化突然間停下了脚步，回過身子，緩緩說道：「咱們這一路行來，後面有沒有跟踪之人。」

楚小楓搖頭道：「沒有，至少，我沒有看到。」

池天化道：「我也沒有看到。……」

神態曖昧的笑一笑，道：「兄弟，咱們就此分手吧。」

楚小楓一點也沒有意外驚奇的感覺，而淡淡一笑，道：「你就這樣走了麼？」

池天化道：「君子欺之以方，你們無極門中弟子，個個都是君子，所以，很容易受到欺騙。」

楚小楓道：「無極門下都是君子，一點也不錯，只可惜有一個人不太君子。」

池天化道：「那個人是誰？」

楚小楓道：「就是我。」

池天化打量了楚小楓兩眼，一笑道：「你好像很年輕啊？」

楚小楓道：「閣下的年紀也不太大啊！」

池天化詭秘一笑，說道：「小兄弟，你覺着在下是不是已經逃出了天羅地網，還了我自由。」

楚小楓道：「哦！你想變卦了。」

池天化道：「唉！這實在是一個太好的機會，我雖然很想履行自己的承諾，但又不忍放棄了這個好機會了。」

楚小楓道：「那你的意思是……」

池天化接道：「天空任鳥飛，所以，我想走了。」

楚小楓道：「你不是已經約好了黑豹劍士了麼。」

池天化道：「是啊！而且，他們也告訴我會晤的地方。」

楚小楓道：「現在，咱們是不是已經到了約晤他們的地方。」

池天化抬頭望望天色，道：「只不過還有兩三里路。」

楚小楓道：「眞要如此的話，我想勸勸你，還是別走的好。」

池天化雙目瞪着楚小楓道：「這麼好的逃走機會，如是那個人不知道逃走，那個人定然是個傻瓜，幸好我不是傻瓜。」

楚小楓道：「我看你實在是傻的厲害。」

池天化笑道：「我自己怎麼一點也不覺得呢？」

楚小楓道：「你如想到了，你就不會有逃走的打算了。」

池天化冷笑一聲，道：「小兄弟，看來，你很沉着，說你是無極門中很傑出的人，傳言似是不錯。」

楚小楓道：「我如是很差，師娘又怎會派我來跟着你。」

池天化道：「這麼說來，我得向你領教領教了。」

楚小楓道：「你非得領教不可。」

池天化道：「可惜，我不太相信你，兄弟，咱們就此別過了。」

楚小楓道：「好！你請候吧！就算我不攔阻你，丐帮中人，也不會放過你，就算丐帮中人放過你，你騙了黑豹劍士，他們也不會放過你。」

池天化怔了一怔，道：「這個……」

楚小楓接道：「池天化，你是不是看不到我們跟踪的人，所以，你就想逃了。」

池天化嗯了一聲。

楚小楓說道：「我們要對付的不是你，而是那些黑豹劍士，那自然，要有着很充份的準備。」

池天化突然歎一口氣，道：「楚小楓，我如帶你去見了他們，無極門中，又會減少了一個人。」

楚小楓道：「爲什麼？」

池天化道：「他們殺了你。」

楚小楓笑一笑，說道：「我想，你不會很關心我的生死，這件事，咱們似是用不着商量啦？」

池天化歎口氣，道：「你一定要死，我只好成全你了，走吧！」

楚小楓暗暗吁一口氣，迅快的留下暗記，追在池天化身後行去。

一片淺林，環抱着一座茅舍。

一座廢棄了的舊屋。

那地方實在太荒凉，兩三里內不見人家。

指指那間茅舍，池天化冷冷說道：「你聽着，踏入那茅舍一步，你就算死定了。」

楚小楓很仔細的看那茅舍一眼，笑一笑，道：「走吧！進去瞧瞧。」

池天化對楚小楓的膽氣，實在很佩服了，點點頭，道：「楚小楓，你眞不錯。」

楚小楓道：「誇獎，誇獎……」

池天化舉步向前行去。直奔茅舍。

楚小楓膽大心細，人雖瀟洒而行，但却暗中運氣戒備。

池天化當先而入，直進茅舍。

茅舍中不見積塵，而且，擺了一張紅漆的八仙桌子，和四張太師椅。

這擺設的家俱，和這座破爛茅舍，很不陪襯。

而且，桌椅上不見積塵，那說明了，這裏經常有打掃。

但茅舍中却不見一個人影。

打量過茅舍中的形勢之後，楚小楓緩緩說道：「池天化，這就是黑豹劍士們的停身之處麼？」

池天化道：「他們居住之處，大都是神秘絕倫，除了他們黑豹劍士之外，別的人大概都不會很清楚，這個地方，只是他們很多的約會在下的地方之一。」

楚小楓道：「在下很留心閣下在酒樓上的舉動……」

池天化接道：「但你却沒有看到，他們怎會把在此會面的消息告訴我。」

楚小楓道：「可不可以說出來，讓在下也一廣見聞。」

池天化道：「我既然帶你來了，不是死於此地，就是血拚，以後，他們不會再相信我了，說說無妨。」

楚小楓道：「在下洗耳恭聽。」

池天化道：「一個店小二，在給咱們送茶時，放了三個茶杯。」

楚小楓道：「咱們本來是放了三副杯筷，他送上三杯茶來，那也沒有錯。」

池天化道：「杯中已倒好了茶……」

楚小楓點點頭，道：「我明白了，如是約定幾號會面，杯子裏就先倒好了幾杯茶。」

池天化道：「對！」

楚小楓道：「這法子實在很聰明，不過，要得那茶房合作。」

池天化道：「你是懷疑，茶房也是黑豹劍士？」

楚小楓道：「如若不是，他們又怎麼如此合作？」

池天化道：「楚兄，在那種地方，化上個一、二兩銀子，還能辦不通這點小事麼？」

楚小楓說道：「好！好！羚羊掛角，不着痕跡，這黑劍豹士的主事，是位很有心機的人了？」

池天化道：「如若沒有心機，明明知道他們都住在襄陽城中，却沒有人知道他們住在那裏？」

楚小楓道：「包括你池兄在內。」

池天化道：「說來，實在慚愧！」

楚小楓笑一笑，道：「池兄，他們什麼時候來？」

池天化皺皺眉頭，歎一口氣，說道：「楚兄，你很輕鬆，也很愉快，似乎是一點也不擔心。」

楚小楓道：「池兄，在下如若心中害怕，池兄又有什麼辦法保護兄弟呢？」

池天化怔了一怔，笑道：「我保護你？」

楚小楓道：「你既然不能保護我，那就不用爲我擔心了。」

池天化笑一笑，道：「楚小楓，你年紀很輕，但却給人一種堅定，沉着的感覺，如是咱們之間仍然是敵對相處，你也是一個很可愛的敵人。」

楚小楓瀟洒一笑，道：「池兄誇獎。」

池天化道：「楚小楓，你眞的一點也不害怕麼？」

楚小楓道：「這情勢很詭異，黑豹也很神秘，實在說，我也有些害怕，不過，就算害怕，也要面對要來的凶險。」

池天化道：「但你表面上很冷靜，冷靜的像一座小山一樣？」

忽然間，響起了一個冷冷的聲音，道：「那是因爲他沒有見過黑豹劍士。」

楚小楓道：「現在，不是見到了。」

池天化已然臉色蒼白，道：「諸位剛才到麼？」

三個穿着黑色皮衣的人出現在矛舍門口。

三個人都佩着一樣的長劍，黑色的劍鞘，黑色的劍柄。

除了劍柄上兩個白色豹眼形的寶石之外，整柄的劍，全是黑色。

三個人，站成品字形，當先一人，後面兩個。

黑色的皮帽，形如豹頭，只露出了雙目，雙耳，鼻子和嘴吧。

楚小楓神情冷肅的打量了三個黑豹劍士一陣，說道：「那晚上，夜襲迎月山莊的也有三位了。」

當先一個黑豹劍士，道：「咱們向來不答覆敵人的問話。」

楚小楓道：「住在襄陽的黑豹劍士，有十幾個，爲什麼只來了三位。」

當先一個黑豹劍士，冷冷說道：「池天化，你洩漏了我們不少隱密。」

池天化原本有些畏懼，猶豫的臉色，突然間沉靜下來，緩緩說道：「記得，你們說過一句話，保護我的安全，但你們沒有守約，我爲丐帮所擄……」

當先黑豹劍士冷冷接道：「你沒有爲我們保密，你也沒有向我們求救，你爲了一個跛脚的女孩子，躱在那山下小屋中……」

池天化厲聲接道：「住口，那是我的私事，不在我們的約定之內。」

這時，楚小楓已發覺了黑豹劍士的帽子上，有一個號碼。

只不過，那上面劃了一個豹頭，花紋縱橫交錯，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

事實上，大部份的人，都不會留心這些。

可是楚小楓會留心，他想到這樣同樣衣服，應有一點分別的標識，那也代表了他們的身份。

所以，他觀察的很細心，終於，被他發覺了。

那當先一個人，是黑豹五號，後面的兩個是七號和九號。

他們自己的人，一眼間，就可以分別出對方的身份了。

楚小楓暗暗忖道：大約，號數愈小的，身份愈高。

只聽黑豹五號劍士冷冷說道：「所以，我們已經決定不再保護你，但你竟敢帮助敵人，所以，我們要殺了你。」

楚小楓道：「這就是你們對待朋友的方法了？」

黑豹五號劍士喝了一聲，道：「還有你，也是非死不可。」

池天化臉色更是蒼白，身子也微微有些發抖，但他還算挺得住，站那裏沒有倒下去。

楚小楓却緩緩上前一步，擋在池天化的身前，笑一笑，道：「三位穿上這樣的衣服，倒是眞像三頭黑豹。」

黑豹五號劍士，突然一擺頭，九號黑豹劍士疾衝而上，右手一抬，寒光閃動疾劈而下。

好快的一劍。

楚小楓長衫飄動，迅如星火般閃開五尺。

順手一帶，池天化也被帶退了五尺。

黑豹劍士果然是捷如豹子，身軀閃動，長劍連發。

就借這一閃之勢，楚小楓已然抽出了長袍掩遮下的短劍。

那是一把不足兩尺的短劍，爲了不讓人瞧出他帶有兵刃，楚小楓沒有帶長劍來。

一陣金鐵交鳴，楚小楓封開了黑豹九號運攻的五劍。

楚小楓沒有反擊，那黑豹九號劍士，也沒攻進一步。

看楚小楓封擋對方快劍攻勢，池天化心中微微震動了一下。

他參與過迎月山莊夜襲之戰，也和無極門下弟子們動過手，青萍劍法雖然很精博，但要一口氣封住黑豹劍士的快劍攻勢，却是極不容易的事。

至少，也會被這快劍攻勢，逼退數步。

但楚小楓却揮洒自如的封開了對方的攻勢，而且，還像有着反擊的能力。

他沒有看到過宗領剛的劍法，但楚小楓却表現出了過人之能，是池天化所見到最傑出的劍手，也是無極門中最傑出的弟子。

黑豹五號劍士冷冷說道：「兩個人一齊上，殺了這兩個人。」

楚小楓冷冷一哂，說道：「你們已經被包圍了，……」

五號黑豹劍士厲聲大喝道：「上……殺了他。」

兩個黑豹劍士應聲出手，寒光閃動，雙劍如剪，絞襲而至。

這是很凌厲一劍，也是黑豹劍士們雙劍合璧的殺手。

很少有人能避開這一劍。

池天化就自知不能。

但楚小楓一卜子避開了，一種奇幻莫名的身法，由雙劍合襲中一閃而出。

但兩個黑豹劍士立刻追了過去，就在茅舍中展開了一場激鬥。



成中岳被黑豹劍士迫得採取守勢。

池天化吸一口氣，凝注了全身的功力，順手抓過一張太師椅，卸下了兩根椅腿，準備隨時出手帮忙。

這時，他已經完全明白了自己的處境，黑豹劍士決不會留下他的活口，楚小楓和他已生死相連。

雖然楚小楓表現出了使人驚異的武功，但池天化估算他無法支撐過五十招，任何無極門中弟子，也無法擋住兩個黑豹劍士的合擊。

但五十招很快過去了，楚小楓不但毫無敗象，而且打的更爲瀟洒自如。

池天化幾乎不相信這是事實。

但雙方的搏殺，却仍激烈，兇厲。

黑豹五號劍士雖然沒有出手，但兩道目光，却一直盯住在雙方搏場中。

忽然間，響起了一聲大喝道：「住手。」

楚小楓奇招忽出，一劍擊落了七號黑豹劍士手中的兵刃，疾退三步。

七號劍士呆住了，黑豹九號劍士，也停住了手。

轉頭望去，只見陳長青，白梅，白鳳，成中岳，董川，都已到了茅舍外面。

陳長青冷笑一聲，道：「原來充滿着神秘的黑豹劍士，就是這個樣子。」

楚小楓出人意外的高明劍招，使得黑豹劍士們的速戰速決辦法，失去了效用。

他們原來準備在五招之內，殺死了楚小楓和池天化，但雙劍合璧的攻襲，仍然不能殺死楚小楓。

這是精密的估算，有不得毫厘之差。

一錯着失，滿盤皆輸，黑豹劍士的太過自信，使得他們失去了主動神秘。

楚小楓也不貪功，停下了手。

黑豹劍士也未再攻襲。

五號黑豹劍士，回過頭去，望了陳長青一眼，道：「你是什麼人？」

陳長青冷冷道：「老叫化是丐帮中人。」

五號黑豹劍士望了陳長青一眼，道：「丐帮有很多人，你是什麼身份？」

陳長青道：「老叫化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丐帮長老陳長青。」

五號黑豹劍士哦了一聲，道：「聽說丐帮的帮主也來了？」

陳長青一皺眉頭，道：「老叫化子這一生中，見過不少壞人，但他們還是人，穿着衣服，還是人的樣子，至多戴一個黑色的面巾，遮住了他的臉，那是因爲他們自覺着作的事沒臉見人，但還不像你們，披上片裝模作樣的獸皮，明明是個人，但却裝作了不是人的樣子。」

這些黑豹劍士的臉，完全被黑皮掩遮，看不到他們臉上的表情，但陳長青這幾句話，却駡的十分尖酸，刻薄。

五號黑豹劍士聲音十分冷厲的說道：「有一件事，在下要說明白。——」

陳長青接道：「不要緊，咱們不怕你拖延時間。」

五號黑豹劍士道：「江湖上有很多人怕你貫帮，不過，黑豹劍士不怕……」

左手一揮，接道：「上！殺了這個老叫化子。」

黑豹九號應手而出，突然欺上，一劍刺向陳長青的前胸。

這時黑豹七號突然一伸右腿，脚尖微挑，跌落在他手上的長劍，離地而起，飛入手中。

陳長青一吸氣，疾退了三丈。

黑豹劍士的撲出之勢太快，快的陳長青根本來不及招架。

一支長劍，斜裏飛來，攔住了黑豹九號，道：「你們都是襲擊無極門的兇手了？」

黑豹劍士冷哼一聲，道：「你是無極門中

人？」

出手的是成中岳，冷冷一笑，道：「不錯，在下成中岳。」

黑豹九號道：「你該死。」

揮劍攻上。

白梅，白鳳，董川，陳長青，都向後退了數尺，默注那黑豹劍士的劍法。

白梅看了一陣，突然歎息一聲，道：「老叫化子，你瞧出什麼門道沒有？」

陳長青道：「這些披獸皮的人，十分勇猛，是江湖上第一流的劍手。」

只見他飛躍撲擊，勇猛異常。

白梅道：「我是說他們的武功路子。」

陳長青道：「像什麼？」

白梅道：「黑豹，你看他們的飛躍撲擊，完全像黑豹撲食的樣子，黑豹是豹中最兇猛的一種，老夫看到一隻黑豹，和一頭大牠一倍的獅子相搏，結果，那獅子敗在了黑豹的利爪之下。」

陳長青點點頭道：「他們的攻勢步步飛騰，果如黑豹。」

白鳳道：「他們的路子，也似乎是配合着他們武功路子。」

董川道：「師母，師叔恐怕支撐不下去了，要不要弟子去替他下來？」

白鳳也轉頭望去，只見那黑豹劍士飛騰，翻轉的撲擊已然把成中岳凌厲的劍法，完全給壓制下去。

成中岳已然完全被迫的改採守勢，青萍劍法本是一種很凌厲的攻敵劍法，但現在，却似乎是一點也發揮不出威力了。

黑豹劍士們的打法很怪異，整個劍勢的變化，完全配合着飈然如風，進退似電的撲擊身法。

這就便一般的刀法，劍招，根本失去了作用，縱然有着精妙的變化招數，也無法施展出來。

除非有一套可以制服這些撲擊身法的劍法，那就只有憑着個人的智慧和經驗，應付強敵忽進忽退的撲擊之術。

成中岳在青萍劍法上，下了不少工夫，但青萍劍法，却無法剋制黑豹劍士的武功。

白鳳突然向前行了幾步，走到白梅的身側，低聲道：「爹，你瞧到了沒有，成師弟似乎是已經無法再撐下去了。」

白梅道：「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武功，我走遍了大江南北，見識不謂不多，但却從沒有見過這樣的武功。」

陳長青也看得十分入神。

他們都想從對方的武功中，看出對方一些門道來。

但他們都失望了。

那攻向成中岳的黑豹劍士，忽然怪吼一聲，整個人翻滾過來。

成中岳全神貫注着敵人的動向，眼看敵人翻滾而來，忽然一呆，一時找不出應付之法，只好一振長劍，化出一片劍芒，推了過去。

事實上，以白梅見識之廣，也想不出應付敵人這一招怪異的攻勢。

但聞一陣兵刃交擊之聲，黑豹劍士繞着成中岳打了一轉，又回原位。

看上去，就好像是成中岳的長劍封住了對方的攻勢，逼得那黑豹劍士，繞着成中岳打了一個轉，人又退了回去。

但事實，却不是這麼回事，成中岳身上的衣服，裂開了數處，鮮血淋漓而下。

白鳳手握劍柄，一按機簧，嗆啷一聲，長劍出鞘，冷冷說道：「中岳，你下來，我會會他。」

董川也抽出了長劍，準備出手。

成中岳道：「不要緊，小弟這點傷勢，還可以支撐得住，這些人劍法怪異，完全找不出他們的劍路。」

白鳳道：「我們却要試試這些人的劍路，日後遇上了，大家也好有個應付之法。」

話說的很婉轉，成中岳借機下台。

董川沉聲道：「師娘，弟子來吧。」

忽見人影一閃，楚小楓由兩個黑豹劍士之間，滑了過來，笑道：「師兄是一派掌門之尊，怎麼和這種人動手……」

回顧了白鳳一眼，接道：「師娘是千金之軀，更不能和這種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的東西動手了。有事弟子服其勞，這三個黑豹交給弟子了。」

白鳳道：「小楓，你一個人……」

白梅接道：「鳳兒，全給小楓處理吧！他如果應付不住，你們再接手也不遲。」

白鳳應了一聲，向後退去。

楚小楓緩緩收起短劍，道：「三位，一起上吧！」

五號黑豹劍士，嗯了一聲，道：「你真是無極門的門下弟子？」

楚小楓淡淡一笑道：「你很懷疑我的身份，是麼？」

黑豹五號道：「但你用的劍法，却不是無極門的劍法。」

楚小楓道：「無極門中劍法，山藏海納，豈是你們這等人能够瞭解的，出手吧！」

他雖然言詞如刀，但聲音却一點也不激動，神色一片平靜。

陳長青回頭望了白梅一眼，低聲道：「白兄，小楓他……」

白梅道：「看看下一代的吧！年輕人嘛，失敗幾次，也不算什麼！」

陳長青道：「對！像小楓這樣的年輕人，實在是應該多磨練一下。」

五號黑豹劍勢一直冷冷的望着楚小楓，却沒有下令出手。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閣下再不下令出手，在下只好出手了。」

五號劍士冷然一笑，道：「你真的要以空手，接在下的攻襲麼？」

楚小楓道：「咱們敵對相處，在下用不着和閣卜談什麼條件，赤手空拳也好，施用兵刃也好，是我的事，用不着告訴你們什麼。」

黑豹劍士的遲遲不肯出手，使得白鳳和陳長青等都有些疑慮不定。

想不出兇厲的黑豹劍士，何以會對楚小楓這麼樣畏懼。

忽然間，五號黑豹劍士一揮手，九號黑豹劍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疾撲而上。

那是凌厲絕倫的一擊。

白鳳感覺到那一種強烈一擊。有如巨浪掩襲一般，不禁心頭一震，大聲喝道：「小楓當心……」

喝聲中，忽見那撲襲楚小楓的黑豹劍士，身子一偏，直向茅舍外面飛去。

只聲到蓬然一聲大震，九號黑豹劍士一劍洞穿了一株數人合圍的大樹，但他人却撞在了樹上。

樹身搖動，枝葉紛飛，黑豹九號的一個腦袋，也完全撞碎，腦漿濺飛。

那黑豹劍士的一次衝擊之力，何止千鈞。

奇怪的是，他竟然無法控制住自己，長劍洞穿了大樹，人却撞在樹上。

對一位武林高手而言，這完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不但白鳳，陳長青等有些意外，就是兩個黑豹劍士，也是心頭震動，想不出來，這是怎麼回事？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斷劍殘鈎

（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商泓洋與司馬湘蓮假扮三皇教令旂使者，誅殺紅綠雙煞，拯救了甯小萍之後，商泓洋在紅煞身上搜獲一本名爲石燕秘笈，與司馬湘蓮雙雙研練，習得其中奧秘後，兩人假扮紅綠雙煞，前往鄱陽世家，因紅綠雙煞乃奉三皇教主令諭要去協助仁義孟嘗金介岳完成東南半壁的大一統，兩人抵埗的翌早，卽奉令往殺岳槐，商泓洋和司馬湘蓮雖不願濫殺無辜，但以頂着紅綠雙煞的身份，又不能不遵命行事，只好依言前往東院，故意放刁要管事給他們找女人，驀聽一女人出語譏誚，女人而能擠身東院自是不凡——

僞作殘暴客　暗爲正義人

再說鄱陽大豪金介岳，是人人敬重的武林泰斗，否則鄱陽五院就不會被人目爲登龍的捷徑了。

這位女人的語氣居然對鄱陽大豪頗爲不敬，難道她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不成？

不，她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她原本就是一頭豹子。

雌豹子焦姣，在江湖道上頗負盛名，只要是江湖中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這頭雌豹子。

她無門無派，誰也摸不淸她的來歷，只是她的武功極高，在江湖道上經常是獨來獨往，而且多年萍踪無定，過着浪跡天涯的生活。

她潑辣，豪放，行動又十分迅捷，眞像一頭不易捉摸的豹子。

論聲譽，她已是江湖公認的一流高手，似乎勿須再經鄱陽世家的品題。

不過雌豹子焦姣的性格不是常人能够捉摸的，興之所至，什麼事她都能做。

像這樣的一個女人，人們自然不願開罪，她雖是出言不遜，廳上之人也只是向她投下一瞥而已。

商泓洋與司馬湘蓮就不同了，他們知道鄱陽大豪是三皇教的重要人物，爲了取得三皇教的信任，這件事他們不能不管。

因此，商泓洋雙眉一挑，向雌豹子冷冷道：「妳適才說些什麼？」

雌豹子道：「對不起，我說話一向不願重複，你如果沒有聽明白，可以問問別人。」

商泓洋道：「我聽明白了，我只是想知道妳說話的用意。」

雌豹子道：「沒有什麼用意，我不過隨便說說吧了。」

商泓洋道：「妳久走江湖，應該知道多言買禍的道理，何況鄱陽大豪俠名滿宇內，仁義披四海，豈能容妳肆意侮辱！」

雌豹子啊了一聲道：「這麼說你是找碴來的了？」

商泓洋道：「老夫從不向人找碴，只不過要給妳一點教訓。」

雌豹子哈哈一陣大笑道：「久聞紅綠雙煞有點玩意，能够領教一下也是好的，你說吧，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只要你划下道來，雌豹子一定奉陪。」

此時一名儒衫打扮，風度翩翩的中年文士道：「一句閒話吧了，兩位何必傷了和氣，請看在兄弟的薄面，這件事誰也不要再提。」

商泓洋道：「你是誰？」

中年文士道：「在下岳槐。」

商泓洋道：「哦，你就是岳槐？」

中年文士道：「是的，岳槐就是在下。」

商泓洋道：「你是金沙門的？」

岳槐道：「不錯。」

商泓洋說道：「好，老夫與焦姑娘的事可以暫時擱在一邊，對閣下咱們却有一篇賬要算算。」

岳槐道：「前輩！咱們素昧生平，有什麼賬好算的？」

商泓洋道：「你認不認識一個姓許的？」

岳槐道：「姓許的？不認識。」

商泓洋道：「你自然不認識了，因爲你不敢承認與他相識。」

岳槐道：「在下不明白前輩此話何意，但在下的確沒有姓許的友人。」

商泓洋道：「你倒是推得乾淨，可惜姓許的在臨死之前將你的惡行都告訴了咱們，今日不期而遇，老夫要替姓許的復仇，爲江湖除害，咱們到院中去。」

商泓洋與司馬湘蓮走向院中，準備執行三皇教交待的任務。

但商泓洋却不安的道：「姊姊！姓岳的滿臉正氣，必然不是一個壞人。」

司馬湘蓮道：「不錯，我有這樣感覺。」

商泓洋道：「也許岳槐跟咱們抱着相同的主意，咱們殺了他豈不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脚，而且小弟也下不了手。」

司馬湘蓮道：「這樣吧，待會他出來之後，你再以他害姓許的事相責，如果他堅決否認，咱們就趁機下台。」

商泓洋道：「可是……」

可是什麼？他不便再說，因爲岳槐出來了，還跟來一批瞧熱鬧的人。

在商泓洋身前八尺之處，岳槐停了下來，與他並肩而立的，還有神刀蒲昌，雌豹子焦姣兩人。

不待商泓洋開口，雌豹子焦姣首先說道：「請問胡前輩，那姓許的是怎樣對你說的？」

商泓洋道：「他說岳槐謀財害命，殺了他的全家。」

雌豹子焦姣道：「這就不對了，金沙門富可敵國，岳大俠何須謀財害命。」

商泓洋道：「妳說我在說謊？」

雌豹子焦姣道：「不，我只是說金沙門十分富有，岳大俠不可能做出謀財害命之事，而且一個人在臨死之際，已經神智混亂，言語不清，此等人的話怎能作準！」

司馬湘蓮道：「老二，焦姑娘說的不無道理，此事咱們還是等再作查證之後再說。」

商泓洋道：「好吧，咱們走。」

他們離開大廳，回到他們居住的精舍，小芸替他們泡了兩盅茶就默默的退過一邊。

司馬湘蓮覺得小芸神色有異，而且沒有見到小姹，因而詢問道：「小芸，小姹呢？」

小芸道：「小姹調回去了，改派了楮大娘來伺候。」

司馬湘蓮道：「爲什麼？」

小芸道：「這個婢子就不知道了，大概是楮大娘做事比較週到吧。」

商泓洋道：「楮大娘呢？」

小芸道：「拿飯去了。」

商泓洋與司馬湘蓮互相瞧了一眼，表示他們對付小姹的計劃已經成功。

現在雖然還有一個小芸，不過這位姑娘比較穩重，而此時的表現，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色，豈不是正中下懷。

×　×　×

「兩位前輩，咱們主人有請。」是一名勁裝大漢，到精舍來請紅綠雙煞。

司馬湘蓮道：「貴主人是金大俠？」

勁裝大漢道：「是的。」

司馬湘蓮扭頭對商泓洋道：「老二，能够被金大俠召見，是咱們兄弟的榮幸。」

商泓洋道：「不錯，咱們應該去拜候金大俠。」

司馬湘蓮道：「好，咱們走。」

×　×　×

中院重門深邃，廻廊九轉，建築的雄偉爲諸院之冠。

勁裝大漢將商泓洋及司馬湘蓮帶至一扇紅色木門之前道：「進門是一片花圃，沿白石小徑前進就可直達望月軒，三教主及家人夫婦均在軒中相候，兩位請。」

勁裝大漢略作說明，雙拳一抱，便轉身離去。

商泓洋向紅門之內瞥了一眼，眉峯一皺道：「姊姊！這將是咱們的一項考驗！」

司馬湘蓮道：「不錯，紅綠雙煞是三皇教某一位教主的僕人，咱們冒充紅綠雙煞，却與三位教主，素昧平生，今日……的確是一項考驗。」

商泓洋說道：「姊姊！如果萬一咱們被識破……」

司馬湘蓮道：「搶先出手，就此爲江湖除害。」

商泓洋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司馬湘蓮道：「我想不至於如此之糟，咱們只要小心一點，隨機應便，也許能够通過這項考驗。」

商泓洋道：「姊姊說的是！」

司馬湘蓮道：「走吧，兄弟，咱們在此地待久了會惹起他們疑心的。」

商泓洋道：「好，咱們走。」

他們跨進紅門，便嗅到了一陣陣沁人心脾的花香，及縱目一瞥，只見亭台水榭，姚紫雜陳，令人一眼瞧去，就有一種心曠神怡感覺。

商泓洋自幼習武，可以說是一個武人，而且他年齡還輕，按說他是不會留連於山水草木的。

但他目覩美境，終於情不自禁留連起來。走在他身旁的司馬湘蓮悄聲道：「兄弟！留心一點，注意你目前身份。」

他目前的身份是綠煞胡帝，一個除了女色只會殺人的煞星，如果此人也會欣賞花木山水，豈不成了一件奇聞！

經司馬湘蓮這一提醒，商泓洋不由心頭一懍，他不敢再稍分心神，却對司馬湘蓮的細心十分欽佩。

×　×　×

望月軒美奐美侖，華麗無比，商泓洋活了二十出頭，就從來都沒有見過如此堂皇陳設。

雕花軒門是敞開的，但因門內掛了一幅琥珀做成的門簾，他們無法一眼瞧入。

門旁侍立着兩名少女，一律雲帔紅衫，頭梳雙辮，當商泓洋與司馬湘蓮到達軒門之時，她們一個唱名「胡天胡帝到」，一個替他們挑起琥珀門簾。

商泓洋踏入軒內，目光微一流轉，已瞧淸上方虎皮交椅之中，正坐着一男兩女。

那男的乾癟瘦小，狀如猿猴，他的衣着雖是十分華麗，仍無法掩飾他那副猥瑣之相。

難道他就是鄱陽大豪金介岳？

鄱陽大豪名滿江湖，會像他如此窩囊？

如果他不是鄱陽大豪，誰敢這麼放肆的坐在虎皮交椅之中？

而且引他們來的勁裝大漢說過，是鄱陽大

豪召見，並說三教主及他們的主人夫婦正在軒中相候。

那麼那猥瑣的男子必然是鄱陽大豪金介岳了，眼見的事實，他不得不信。

再瞧那兩名女的。

坐在鄱陽大豪身旁的約莫三十上下，生得杏眼桃腮，算得是一個美人兒。

只是這位美人像是由冰窖中走出來的，不僅全身都在放射着冷氣，還有一臉令人發抖的嚴霜。

這名女人的對面，是一個蒙面女郎，她穿着一身寬大的黑衣，令人無法知道她的年歲與美醜。

不過商泓洋有一點發現，他瞧到了蒙面女郎的一隻玉手。

不錯，那的確是一隻玉手，潔白柔美，晶瑩若玉，如果當眞與玉石相比，美玉只怕會爲之失色。

由這一點發現猜想，蒙面女郎的年歲決不會大。

以上是他目光一瞥所生出的概念，但他的行動却不能有絲毫遲疑。

「屬下參見三教主，見過金大俠，見過金夫人。」

兩名女人對他們沒有任何表示，只有猥瑣的男子站了起來。

「兩位不必多禮，請坐。」

聽口吻，這名猥瑣的男子，必然就是鄱陽大豪金介岳。

這當眞是人不可貌相，如此猥瑣之人，竟會是當代武林一代大豪。

不管怎樣，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因而司馬湘蓮道：「金大俠有話儘管吩咐。」

金介岳微微一笑，回顧金夫人，道：「如何？」

金夫人冷冷一哼，向蒙着面孔的三教主道：「妹子！還是妳問吧。」

三教主點點頭道：「胡天胡帝。」

商泓洋司馬湘蓮同時躬身，說道：「屬下在！」

三教主道：「我叫你們殺岳槐，你們殺了沒有？」

商泓洋道：「沒有。」

三教主道：「爲什麼？你們勝不了他？」

商泓洋道：「不，屬下只是覺得殺了未免可惜。」

三教主道：「哦，紅綠雙煞幾時變得如此仁慈的？」

商泓洋道：「並非屬下仁慈，只是如能將此人收爲己用，比殺他更爲有利。」

三教主怒哼一聲道：「你敢違背命令，擅作主張？」

商泓洋道：「屬下不敢！」

三教主道：「那你說說利在何處？」

商泓洋道：「屬下對金沙門雖然不太瞭解，但知道該門派十分富有，他們龐大的財產，對本教將是一種極大的幫助。」

三教主道：「你如此說法，是太小看金沙門了。實在告訴你吧，當今武林各派，被本教控制的已有十之七八，本教惟一無法滲入的只有金沙門，你知道這是爲了什麼？」

商泓洋道：「屬下愚昧……」

三教主道：「第一，金沙門人才鼎盛，高手如雲，而組織之嚴密，除了本教，無人能出其右，第二，金夫人在十萬大山主持的一處基地，竟被岳槐發現而破壞，他並且懷疑金夫人，一直追來鄱陽，此等之人咱們怎能利用？」

商泓洋道：「這就要看三教主要不要利用他了，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三教主道：「你似乎頗有自信？說說你的辦法。」

商泓洋思索一陣道：「屬下無法說出具體的辦法，不過屬下會說代姓許向他索命，如果我兄弟能夠再救他一次，事情就大有可爲。」

三教主沉思半晌，回頭對金夫人道：「琪姊！妳看怎樣？」

金夫人藍琪道：「辦法可行，只是咱們還得作一番詳細的安排。」

三教主道：「好，琪姊妳就費神計劃一下，胡天胡帝你們先回去，今日之事不得走漏半點風聲。」

司馬湘蓮道：「三教主放心，咱們兄弟不會誤事的。」

於是，他們不僅通過了考驗，還獲得意想不到的收穫。

回到精舍，司馬湘蓮由衷的讚佩道：「兄弟！你眞行，咱們這一次必會取得三皇教的信任。」

商泓洋道：「小弟只是投其所好吧了，三皇教既然極欲滲透金沙門，小弟這項建議，他們自然樂於採納。」

司馬湘蓮道：「咱們第二步該怎麼辦？」

商泓洋道：「現在還無法決定，待以後再說。」

司馬湘蓮道：「我看岳槐人雖正直，但不是傻瓜，咱們的計策只怕瞞他不過。」

商泓洋道：「姊姊說的是，這一點咱們還得用點腦筋。」

司馬湘蓮道：「咱們不妨先設法瞭解岳槐，如若他當眞是一個正義之士，我們就可以跟他坦誠相見。」

商泓洋道：「對，就這麼辦。」

×　×　×

「劉兄！你瞧到過金夫人麼？」

「朱兄是指那一個金夫人？」

「自然是二夫人藍琪了，大夫人終日禮佛，咱們根本無法見到。」

「瞧到過。」

「什麼時候？」

「我來此地將近三月，幾乎時常見到。咳，你問這個做什麼？」

「因爲我十天以前也見到過金夫人。」

「這有什麼稀罕，啊，不對，你昨天才來，怎會十天以前見到金夫人？」

「自然不是在鄱陽了。」

「那是在那裏？」

「馬金嶺。」

「什麼？懷玉山區的馬金嶺？」

「不錯。」

「這是不可能的，據我所知，她近三月來從未離開過鄱陽世家一步。」

「也許兄弟看錯人了！」

「這倒可能，江湖如此之大，長像類似之人自然難免。」

「劉兄說的是，不過……」

「怎麼，朱兄還有懷疑？」

「不，小弟怎敢懷疑劉兄，只是那女人在幹喪天害理之事，不明內情的難免會對金夫人發生誤解。」

「哦，她在幹什麼喪天害理之事？」

「她在種植一種毒花毒草！」

「有這等事？朱兄應該除掉她才對。」

「小弟何嘗不想除掉他們，可惜人單勢孤，鬥他們不過，如非跑得快，小弟的一條老命幾乎送在懷玉山區。」

「這是兄弟錯怪朱兄了！」

「這沒有什麼，小弟想請託劉兄一事。」

「什麼事？朱兄請說。」

「小弟想請劉兄轉告金大俠……」

「這個……」

「劉兄有不便之處？」

「不是兄弟不便，是金大俠偶染微恙，目前謝絕見客，反正並不是急事，等幾天兄弟定爲朱兄稟告金大俠。」

「多謝劉兄。」

×　×　×

言者有心，聽者却無意，朱劉這一段談話，正好被岳槐於無意中聽得一字不遺。

他隻身單劍，行道江湖，只是想作幾件有意義的事。

在十萬大山，他的確毀了一個種植毒花毒草的基地，當他殲盡羣邪之時，却被主持的首惡兎脫。

那名主持者酷似金夫人藍琪，這是他寄身鄱陽世家的原因。

經朱劉二人那麼活龍活現的一講，鄱陽世家他待不下去了，他要撲滅馬金嶺的邪惡，也要對金夫人作一個證實。

於是，他收拾了簡單的行囊，準備向東院的總管告別。

×　×

「喂，岳兄，你要走？」

「是的，蒲兄，在下另有待辦之事。」

「小弟明白，你是要去馬金嶺。」

「啊，蒲兄也聽到他們所談之話了？」

「是的，所以小弟想對江湖略盡棉薄。」

「好，咱們走。」

此人是神刀蒲昌，是一個頗爲狂傲青年。

他原想在鄱陽世家揚名立萬的，想不到却栽在綠煞胡帝的手裏，他想走，只因與岳槐頗爲投契，因而暫時留了下來。現在岳槐要走，他自然沒有再留的必要了。

但……

「別忙，還有我。」

說話的是雌豹子焦姣，她肩頭揹着包裹，手中抓着劍鞘，正匆匆奔來。

對於雌豹子焦姣的參與，岳槐未置可否，但神刀蒲昌却大表歡迎。

「焦姑娘，妳也願去？」

「不錯，在這裏太悶了，到馬金嶺找幾個魔崽子出出悶氣也是好的。」

原來她也聽到了朱劉二人的談話，願意參加岳槐蒲昌的行列。

×　×　×

馬金嶺在安徽休寧縣境，地當皖浙二省的邊界。

此地山嶺綿亘，地廣人稀，要在這裏尋找一個秘密的邪惡基地，的確十分不易。

一晃就是三天，岳槐等依然毫無所獲，好在他們對食物已有充份的準備，再找三五天還不至發生問題。

在第五天的晌午，岳槐與蒲昌正在一株樹蔭之下歇息，忽然聽到雌豹子焦姣呼叫道：「你們快來呀，這裏……」

呼聲尖銳急促，而且忽然中斷。

岳槐一躍而起，奔向雌豹子焦姣呼聲之處，但空山寂寂，萬籟無聲，那裏還有她人影！

岳槐眉峯一皺道：「蒲兄！焦姑娘只怕中了暗算。」

蒲昌道：「岳兄說的是，不過焦姑娘的身手頗爲不凡，她縱然遭到暗算，也應該留下一點痕跡。」

岳槐道：「不錯，咱們再仔細找找看。」

蒲昌道：「好。」

這一次他們不再放過一草一木，在紅日西斜之際，他們終於找到了一處可疑之點。

「岳兄！你瞧這裏。」

「啊，一道石隙。」

「是的，你再瞧瞧這個。」

「飛芒？是焦姑娘的獨門暗器。」

「三隻飛芒落在一處，這表示焦姑娘未及攻敵便已遭到毒手。」

「不錯，焦姑娘必然爲人所擄。」

「飛芒掉在石隙之內，這裏面必有古怪。岳兄，咱們要不要進去瞧瞧。」

「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況咱們不能丟下焦姑娘不管。」

「好，小弟打頭陣，請岳兄在後面照着一點。」

神刀蒲昌一馬當先，岳槐緊緊跟在後面。

石隙可容兩人併行前進，十餘丈後逐漸曲折。巨石中裂，一綫窺天，造物之巧，不得不令人嘆爲觀止。

約莫盞茶時分，視界豁然開朗，蒲昌腳下一窒，神色上是一片錯愕。

岳槐趕上兩步，與蒲昌併肩而觀，他向前面瞥了一眼，便已明白神刀蒲昌爲什麼會神色錯愕。

因爲前面是一個四面環山的盆地，其中樹木參天，怪石嵯峨，景象荒涼無比。

但有一條小徑，蜿蜒的進入密林，可見這個盆地，是有人類居住的。

如此荒涼恐怖的所在，怎會有人卜居？如果當眞有人，那人必然不是等閒之輩。

有了這樣一個推想，再加上在鄱陽世家聽到的，以及雌豹子焦姣的被擄，他們斷定已經找到了地頭。

岳槐拔出長劍，蒲昌也拔出了神刀，他們互相點點頭，逕自併肩沿小道向裏面闖去。

經過一片濃密的叢林，到達一塊空地，此時小徑忽然失踪，他們已不知道應向何方尋找了。

岳槐向四週打量一陣道：「此地鬼氣森森，令人不寒而慄，咱們要小心一些。」

蒲昌道：「岳兄說的是，你說咱們應該到那裏去尋找焦姑娘？」

岳槐道：「四週都是濃密的森林，瞧不出任何路徑，看來咱們只好碰碰運氣了。」

蒲昌說道：「咱們分開來，由兩面尋找如何？」

岳槐道：「不，此地危機四伏，咱們不宜分開，依小弟之意，咱們還是一起尋找的好，如果遇到攻擊，也好有個照顧。」

蒲昌道：「好的，咱們走。」

走，他們還沒有跨出一步，一陣箭雨忽然迎面射來。

岳槐蒲昌，都是年青一代中的高手，弓弦才響，他們已經有了驚覺。

他們以兵刃撥打亂箭，逃過了一場箭雨，但身後弓弦急響，勁矢又呼嘯而來。

岳槐一面舞劍護着全身，一面對蒲昌道：「蒲兄！咱們站在空地，正好成了箭靶，如果敵人四面攢射，咱們就無力防護了。」

蒲昌道：「對，咱們向右側衝去。」

岳槐道：「好，咱們衝。」

爲了逃避亂箭的攢射，衝進密林是對的，但兩桿長槍忽然悄悄的向他們後心刺來。

岳槐哼了一聲，身形陡的一旋，左手倏吐如風，以電光石火的速度一把將刺來的長槍抓着，同時向下一帶，一名黑衣大漢竟被他由樹椏上拖了下來。

不待黑衣大漢的身形落地，長劍一划，帶起一溜血光，黑衣大漢的喉頭開了一條血口，落地之時便已寂然不動。

蒲昌也殺了一名黑衣大漢，林中伏擊，敵人似未成功。

但森林茂密，濃蔭瀉地，他們自從進入其中，就不斷的遭到伏擊。

而且天色已逐漸昏暗，視綫變得模糊起來了。

森林太過濃密了，夜幕還未降臨，他們已置身目難視物的黑暗之中。

現在他們不僅是無法互相照顧，而且難分敵我，但為了避免自相殘殺，不得不向兩側分開。

無論他們怎樣分散，都無法擺脫四面被襲的險境。

他們似乎已成為籠中的鳥，網中的魚，這片密林，就是他們葬身之地。

× × ×

人處逆境，往往會心神紊亂。心神紊亂的結果，是逐步走向死亡。

岳槐蒲昌就是這樣。

強敵四伏，使他們受到無情的痛擊，再加上四週漆黑，他們無法瞧到敵人藏身的所在，無論他們走到何處，都會遇到沉重的一擊。

其實，他們瞧不到敵人，敵人同樣瞧不到他們，如他們心神不亂，未嘗不可反客為主。

但他們計不及此，一心想闖出這座密林。結果，他們不斷的受到攻擊，不斷的受到創傷。

最後終於一蹶不振，在遍體鱗傷之下倒了下去。

此時一陣扣人心弦的狂笑，由他們身側不遠之處傳來。

「岳槐，蒲昌，這是你們自己找死，休怪大爺心狠手辣。」

笑聲還未停歇，一股金刃破風之聽，已同時襲向他們的要害。

這是敵人最後的一擊，這一擊必然會奪走他們的生命。

他們明知必死，却已失去自救之力。

忽然噹噹兩聲脆响，襲向他們的金刃似乎已被人砸飛。

襲擊者大吃一驚道：「誰？」

「是老夫，紅綠雙煞。」

「你……你們敢管大爺的閒事？」

「嘿嘿，天下還有咱們兄弟不敢管的事？魔崽子，你認命吧。」

紅綠雙煞不愧是兩位前輩高人，如此黑暗的密林，他們依然縱橫自如。

適才自稱大爺的，第一個遭到報應，然後慘呼之聲此起彼落，似乎有不少魔崽子喪身在這雙煞星之手。

良久，才聽到紅煞胡天哈哈一陣大笑道：「過癮，今天總算殺了一個痛快，老二，你帶他兩位出去，我去找那頭雌豹子。」

綠煞胡帝應了一聲，找到岳蒲二人倒地之處，一手抓着一個，縱身躍上樹梢。

他仍由石隙奔出，腳下絲毫未停，一逕撲奔山下。

在一個小鎮的客棧之中，他將岳蒲二人安置下來，除了為他們治療傷勢，綠煞胡帝幾乎是一言未發。

片刻之後，紅煞胡天也將雌豹子焦姣帶來。這位姑娘竟然毫髮未損，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岳蒲二人經過兩夜一天的療養，傷勢已大有起色，他們在調息一陣之後，很自然的交談起來。

「岳兄！沒有想到紅綠雙煞竟然是性情中人。」

「是的，咱們誤會他們了，看來江湖傳言是不可置信的。」

「他們救了咱們，你說應該怎樣報答？」

「這就難了，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小弟眞不知道怎樣才能報答。」

「我倒有個主意……」

「哦，你說說看。」

「古往今來，無論是何等之人，總逃不過生老病死的規範，兩位胡前輩雖是功力通玄，但總是血肉之軀。」

「蒲兄之意是……」

「小弟是說兩位胡前輩年事已高，已該有一個頤養天年的安樂之地。」

岳槐道：「對，敝門不愁溫飽，只要兩位前輩同意……」

「這個……唉，寒家雖然無法與金沙門相比，自信還可以供養兩位前輩。」

「不，蒲兄你聽我說……」

「說什麼？我看你們是在白日做夢，枉費心機。」

最後這幾句又輕又快，像珠子走玉盤那麼悅耳，自然不是岳蒲二人說的。

原來是雌豹子焦姣來了，她聽到他們的談論，忍不住插上幾句。

岳槐微微一笑道：「焦姑娘有何高見？」

雌豹子焦姣道：「兩位胡前輩遊戲風塵，隨遇而安，他們豈肯受奉養？」

蒲昌道：「焦姑娘說的不無道理，不過咱們不妨試試。」

雌豹子焦姣道：「不必試了，他們明晨就要離開。」

岳槐一怔道：「此話當眞？」

雌豹子焦姣道：「自然是眞的了，他們如非關心你們的傷勢，早就離開此地了。」

蒲昌道：「那怎麼辦？岳兄。」

岳槐道：「咱們不能讓兩位前輩離開，走，咱們去留住他們。」

在食堂，他們見到了紅綠雙煞。

岳槐蒲昌同時雙拳一抱道：「參見兩位前輩。」

司馬湘蓮道：「不必多禮，請坐。」

他們在落座之後，岳槐首先說道：「聽說兩位前輩明晨要走？」

司馬湘蓮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咱們應該走了。」

岳槐道：「前輩救命之恩，咱們無以為報。晚輩之意，敝門尚堪溫飽，想請兩位前輩不必再浪跡江湖……」

蒲昌接道：「蒲昌也有此意……」

司馬湘蓮與商泓洋互相瞧了一眼，然後哈哈一笑道：「老夫兄弟是窮命，注定了要四海奔波，浪跡江湖的，兩位的盛意咱們兄弟實在無福消受。」

岳槐道：「前輩遊戲人間，過慣了無拘無束的生活，不過葉落歸根，人總要有一個安身之地。」

蒲昌道：「西川山河雄偉，景物秀麗，前輩如若居住寒家，一定會十分喜愛。」

商泓洋道：「兩位如此熱情，我兄弟深受感動，這樣吧，目前咱們還無法分身，半年之內定當往貴州及西川一行。」

岳槐道：「前輩既如此說，晚輩自然不便勉強，這裏有一面蟠龍金牌，是敝門信物，無論任何時間，敝門當對兩位前輩竭誠歡迎。」

蒲昌接道：「晚輩當在西川恭候兩位前輩的俠駕，半年之約請不要叫晚輩失望。」

商泓洋道：「好，老夫兄弟當儘快辦妥私事，提早赴兩位之約。」

× × ×

大王村，是寧國到蕪湖間的一個鎮集。由於它地當官道，因而來往的旅客十分之多。

這日午後不久，大王村來了一對怪人。

他們一個是身着紅衫，尖咀猴腮矮個子。另一名是綠衣飄飄，青面獠牙的大塊頭。

在村頭一株樹蔭之下，他們停了下來。

穿紅衫的向鎮集瞥了一眼道：「兄弟！在這兒打一個尖，好嗎。」

穿綠衣的大塊頭道：「好的，姊姊。」

聽他們的稱呼，這對怪人自然是司馬湘蓮與商泓洋改扮的紅綠雙煞了。

他倆離開了岳槐蒲昌，便一逕奔向寧國，這是商泓洋出的主意，他認為不應該跟岳槐他們一道走，紅綠雙煞是何等人物，怎能如此輕易的答允？

司馬湘蓮認為有點道理，因而他倆才直趨寧國。

這天由寧國北上，午間趕到了大王村，在鎮頭略作商議，決定在鎮上打尖。

燕京樓是大王村最大的客棧，樓下賣酒菜，樓上供住宿。商泓洋毫不遲疑的領先跨了進去。

但他目光微一流轉，神色不由一呆。跟在他身後的司馬湘蓮立即有了警覺，及順着他的目光一瞥，一股酸素忽然迅速湧上她的心頭。

原來商泓洋瞧着的是一位紅衣姑娘。

這位姑娘的確是人間絕色，她不僅眉目如畫，還有一股熔金鑠石的熱力。

於是，司馬湘蓮酸酸的一哼道：「美麼？兄弟。」

商泓洋啊了一聲道：「姊姊不要誤會，小弟只是……只是……」

司馬湘蓮撇撇咀道：「不必解釋，紅綠雙煞原本就是這副德性。」

她似乎越說越有氣，好在他們是以傳音交談，否則紅綠雙煞竟兄弟姊姊的相稱，不立即轟傳江湖才怪！

商泓洋不敢再跟她辯論，馬上選了一個距紅衣姑娘較遠的空桌，招呼店伙要來酒菜。

他喜歡以野味下酒，正好瞧到菜廚中有鹵好的兎肉，遂吩咐店伙切來一盤。

在飲食中他再度向司馬湘蓮解釋道：「小弟在鄂西九道梁，被人當做野獸，當亡命深山之際，正好碰到他們父女，估不到在此地又遇到他們。」

司馬湘蓮道：「哦，他們是誰？」

商泓洋道：「那老者是野郎中諫果，紅衣姑娘是他的女兒，人稱一朶紅雲諫瑤琪，那名少年是野郎中的徒弟司馬瑞琨。」

司馬湘蓮道：「啊，司馬瑞琨？他是我的弟弟，兄弟，走，咱們去找他。」

商泓洋一把抓着她的手腕道：「姊姊，千萬不可。」

司馬湘蓮一怔道：「為什麼？」

商泓洋道：「妳別忘了咱們的身份，咱們現在是紅綠雙煞！」

司馬湘蓮道：「我知道咱們是紅綠雙煞，但他是我的弟弟，咱們何必瞞他。」

商泓洋道：「不行，姊姊，妳這麼作準會出事！」

司馬湘蓮道：「你是信不過他？」

商泓洋道：「不，我是担心三皇教，我相信咱們的行動三皇教必有人暗中監視。」

司馬湘蓮一懍道：「對，這當眞是事不關心，關心則亂，我一時之疏忽幾乎誤大事。」

商泓洋微微一笑道：「還算好，咱們總算沒有弄出此漏。」

司馬湘蓮沉思半晌道：「兄弟，我跟瑞琨是一對孤兒，從小就分別被人收養，我曾經到處找他，但，人海茫茫，一直都沒有找到，現在……」

商泓洋道：「我知道姊姊的心情，這樣吧，咱們反正沒有什麼急事，倒不如跟着他們再相機與令弟連絡。」

司馬湘蓮道：「好，就這麼辦。」

他們吃喝未完，野郎中諫果已在結賬，好在諫果並非離去，結完賬逕自上了樓梯。

這倒好，只要野郎中不走，他們姊弟準可重逢。

於是，司馬湘蓮叫來店伙，道：「伙記，樓上還有房間麼？」

店伙微笑說道：「有，客官要兩間還是一間？」

司馬湘蓮道：「一間。」

店伙道：「五號怎樣？那是一間最好的上房，裏面有兩張床鋪。」

司馬湘蓮道：「好，就是五號吧。」

店伙轉身要走，司馬湘蓮叫住他道：「喂，伙記，適才上樓那三人是住在幾號？」

店伙道：「六七八號，在五號的對面。」

司馬湘蓮道：「沒有事了，你走吧。」

店伙走後，他們也付過酒菜賬立即上樓。

店伙說的不錯，六七八號的確是在五號的對面，不過是斜對面，要明瞭諫氏師徒的動靜，必須留點心才行。

晚餐時司馬湘蓮與司馬瑞琨曾經再度相遇，但以客人很多，她不敢與弟弟相認。

在回房歇息之際，司馬湘蓮眉峯一皺道：「兄弟！我有點担心。」

商泓洋道：「妳担心什麼？」

司馬湘蓮道：「跑江湖的行動不同於常人，我担心他們會忽然離去。」

商泓洋道：「有這個可能麼？」

司馬湘蓮道：「這就難說了，如果我與弟弟失之交臂，豈不叫我遺憾終身！」

商泓洋道：「依姊姊之意呢？」

司馬湘蓮道：「咱們分班睡覺……」

商泓洋說道：「妳要用一個人整夜守着他們！」

司馬湘蓮道：「只有這樣我才能安心！」

商泓洋道：「好吧，你先睡。」

司馬湘蓮道：「不，你先睡。」

商泓洋爭她不過，只好先行就寢，兩個時辰之後他醒來了。但司馬湘蓮說睡不着，就這麼兩人一直聊到天亮。

當窗紙映上晨曦之際，商泓洋微微一笑道：「別人還在高臥未起，妳却空緊張了一夜，天亮了我會注意的，妳快安心歇息一下。」

司馬湘蓮輕輕一嘆道：「你不要笑我，姊弟之情，使我不得不爾。」

商泓洋道：「我怎會笑妳，這樣足見妳是一個重視情義之人，好啦，快睡吧。」

司馬湘蓮的確緊張了一夜，一經就寢，立即呼呼入睡。

商泓洋向她瞧了一眼，然後取出盥洗用具前往漱洗。

盥洗之處是一個長枱，上面擺着五個面盆，用水是由缸中掏取。

商泓洋到達之時，已經有一個人先在，當他瞧到那迷人的嬌靨，鮮艷的紅衣，他又是神色一愣。

她是一朶紅雲諫瑤琪，一個動人心弦的美麗姑娘。

商泓洋不敢多向她瞧看，迅速一瞥之後，立即收回目光，逕向長枱的另一端走去。

他正要向缸中掏水，一朶紅雲諫瑤琪忽然呼叫道：「喂，那些面盆很髒，你用這個。」

商泓洋一怔道：「姑娘！妳……」

一朶紅雲諫瑤琪道：「我洗過了，這水是乾淨的。」

商泓洋道：「多謝！」

他不好意思拒絕，只得使用那個已盛有清水的面盆。

他將面盆端到另一端，一聲不响的開始漱洗。

洗面人人都會，十分簡單，也極為平常。

但一朶紅雲諫瑤琪却瞅着商泓洋剛洗過的面孔噗哧一笑，接着又撇撇咀道：「要易容麼

，也應該扮個好看的，扮個醜八怪自己也不覺得窩囊！」

商泓洋愕然道：「姑娘！妳在說什麼？」

一朶紅雲諫瑤琪道：「還在裝傻？你不妨瞧瞧那面銅鏡。」

柱上掛有一面銅鏡，商泓洋到鏡前一瞧，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他已不再是靑着面孔的醜八怪，適才盆中一洗，竟然恢復了他本來的面目。

這是不可能的，他面上所塗的色彩，如非使用特製藥粉，一般淸水不可能將它洗脫。

然而，事實是洗脫，他怎能不大爲吃驚？

隨後他終於明白了，野郎中諫果醫道十分高明，對一般的藥物自然也頗有硏究，一朶紅雲諫瑤琪是野郎中的獨生女兒，她會這一手算不得怎樣出奇。

不過，令商泓洋不解的是一朶紅雲諫瑤琪是怎樣瞧出他易過容。

他與司馬湘蓮經過高人指點，而且他們也十分注意，此次改扮紅綠雙煞，可以說維妙維肖，他們能在鄱陽世家通過考驗，爲什麼會在此地露出破綻。

於是他訝然道：「姑娘！妳怎會知……」

一朶紅雲諫瑤琪嫣然一笑道：「還記得九道梁鄒老爹館麼？」

商泓洋道：「記得，這與鄒老爹館有什麼相干？」

一朶紅雲諫瑤琪道：「在鄒老爹館你吃過兎肉，今天你又吃牠，我瞧到你的吃相，因而靈機一動……」

商泓洋一嘆道：「妳這靈機一動，可能害慘了我了。」

一朶紅雲諫瑤琪道：「衞桓武不在這裏，你怕什麼？」

商泓洋道：「在下並不是怕衞桓武，而是……唉，此事一言難盡，簡單的說，在下的身份如果敗露，個人生死事小，武林中將難免一次浩刼。」

一朶紅雲諫瑤琪啊了一聲道：「有這麼嚴重？」

商泓洋說道：「在下並沒有危言聳聽的必要。」

一朶紅雲諫瑤琪相信商泓洋不會騙她，對適才的行爲她感到十分後悔。

此時樓板上响起了一陣脚步之聲，似乎有兩人前來漱洗。

商泓洋剛剛神色一呆，一朶紅雲諫瑤琪忽然伸出纖纖玉手勾住他的脖子，他那張桃花似的粉頰也迅速的貼了上去。

自然，在公共場所如此親暱，他們將難脫淫娃浪子之嫌，不過，也惟有如此才能避免商泓洋的行藏敗露。

他們擁抱着，依偎着，緩緩向一朶紅雲諫瑤琪的房中移動。

這當兒商泓洋可忘了他姓什麼了，因爲他不僅與諫瑤琪身體相偎，臉兒相貼，爲了掩飾他的面目，他幾乎要擠進她的嬌軀之內。

一陣陣少女的體香，薰得他暈陶陶的，所謂溫柔鄉是英雄塚，他終於對這一點有了深切的體會。

當他們到達一朶紅雲諫瑤琪的門前之際，忽然傳來一聲嚴厲的叱喝。

「師妹！妳這是做什麼？」

聽口吻，那叱喝者必然是司馬瑞琨。

一朶紅雲諫瑤琪只是微微一呆，便迅速將商泓洋推進她的臨時香閨，然後橫身阻着房門道：「你管我做什麼！」

司馬瑞琨大怒道：「師妹！光天化日之下，妳竟會如此無恥！還不快將那個野男人攆出去？」

拍的一聲脆响，諫瑤琪賞了司馬瑞琨一記耳光，雙眉一挑，冷冷道：「你算什麼東西？居然管起我來了！滾，給我滾！」

他們這一爭吵，立即便引來了不少旁觀之人，野郎中諫果，及司馬湘蓮自然也被吵聲引來。

野郎中諫果見是他的女兒跟徒弟爭吵，不由大爲意外，急忙分開衆人擠到諫瑤琪的身前道：「什麼事？琪兒。」

諫瑤琪那原像塗丹似的粉頰，立即現出一股尷尬之色，雖然她問心無愧，但此等事兒却也難於啓齒。

野郎中諫果大爲詫異，回頭對司馬瑞琨道：「你說。」

司馬瑞琨道：「師妹將一個野男人帶進房中……」

野郎中諫果面色一寒道：「琪兒，此話當眞？」

一朶紅雲諫瑤琪急道：「不，爹！你聽我說。」

野郎中諫果冷冷道：「不管妳說什麼，妳的房中是否有一個野男人？」

一朶紅雲諫瑤琪道：「這……」

野郎中諫果哼了一聲，忽然一掌揮出，將一朶紅雲諫瑤琪打得滾進房中，跟着身形一晃，向裏面衝了進去。

及流目一瞥，房中陰暗之處果然立着一個男人。

那人身着綠衫，以洗臉的面巾將臉蒙着，雙目精光如電，靜靜的瞧着野郎中諫果。

當眞色胆如天，此人胆量倒是大得可以。

野郎中諫果冷哼一聲道：「朋友是誰？」

商泓洋道：「前輩不必管我是誰，但請相信在下與令嬡决無越軌的行爲。」

司馬瑞琨吐了一口口水道：「我親眼瞧到的還敢咀硬？哼，一個蒙着面孔見不得人的會是什麼好東西！」

野郎中諫果道：「取下你的面巾，否則休怪老夫出手無情。」

商泓洋一嘆道：「前輩不相信在下，也應該相信你的女兒，在下此舉實在情非得已。」

野郎中諫果縱聲一陣狂笑道：「無論你怎樣情非得已。野郎中却被你砸了招牌，今天老夫如若不能將你留下，實在對不起老夫自己，接招。」

這位野郎中雖然很少管江湖上的閒事，却十分愛惜自己的羽毛。現在他的女兒如此丟人現眼，今後叫他怎樣再行走江湖？

因此，他一掌揮出，勁風震耳，看情形他的確動了眞火，存心要將商泓洋留下。

商泓洋已經習得紅綠雙煞的武功，當然不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無論用石燕神罡硬接，或是以雷音指破解，野郎中的功力雖高，依然會對他無可奈何。

但他不願出手，因爲這是一場誤會。

於是，他身形就地一轉，十分輕巧的避過這一記石破天驚的掌力。

野郎中諫果見多識廣，他自然識得商泓洋所使的身法，因而神色一呆道：「擒龍身法！你是紅綠雙煞的門下？」

他語音才落，門外忽然响起一聲尖笑，一個紅色的人影，同時像輕風般捲了進來。

「你說的不錯，這的確是擒龍身法，不過你猜錯了，他却不是老夫兄弟的門下。」

進來的紅色人影，自然是司馬湘蓮了，她聽到瞧熱鬧的議論，知道商泓洋適才與一朶紅雲諫瑤琪那令人肉麻的行爲。

最初她十分生氣，明明瞧到商泓洋受到窘迫，她却袖手不管。

後來她想到商泓洋是一個不虧暗室的君子

，他所以如此，必定有他迫不得已的理由。

想通了這一點，她才現身爲商泓洋解除窘困。

野郎中諫果向她瞧了一眼道：「尊駕是胡大俠？」

司馬湘蓮道：「不錯，胡天就是在下。」

野郎中諫果冷冷道：「紅綠雙煞名滿武林，這倒是幸會得很。」

司馬湘蓮微微一笑道：「諫大俠不要生氣，依在下猜想，其中定有誤會，這樣，由在下問問咱們老二，必會還給諫大俠一個公道。」

野郎中諫果是武林高人，但紅綠雙煞名震江湖，他仍然不願輕易樹這麼兩個强敵，既然紅煞如此說法，他不得不暫作隱忍。

司馬湘蓮走向商泓洋，悄聲道：「兄弟！到底是怎麼回事？」

商泓洋將適才的情形簡畧相告，然後嘆口氣說道：「此種無妄之災，幾乎叫小弟窮於應付。」

司馬湘蓮道：「這眞糟，說不定三皐敎監視咱們的已起疑心。」

商泓洋道：「妳說咱們該怎麼辦？」

司馬湘蓮道：「你別急，讓我先跟野郎中談談。」

於是她回頭對野郎中諫果道：「諫大俠！咱們不是眞的紅綠雙煞，所以如此改扮，是關係武林一項驚人的刼難。」

野郎中諫果一怔道：「你們是誰？武林中有什麼刼難？」

司馬湘蓮道：「此事一言難盡，待以後找個機會再向諫大俠仔細陳述，只有一點要先告訴諫大俠，我的朋友是令嬡暗放藥物在面盆中洗掉他面上的易容之藥才弄到如此地步，爲了不使他本來的面目暴露，所以……」

野郎中諫果一哼道：「縱然如此，也不能敗壞一個女孩子的名節！」

司馬湘蓮道：「實在因爲此事關係太過重大，令嬡才甘願受點委屈。」

野郎中諫果道：「好，請問，此事如何善後？」

司馬湘蓮道：「先恢復在下朋友的綠煞面目，咱們再離開此地共議長策。」

野郎中諫果無可奈何，不得不接受司馬湘蓮的建議。

她先關上房門，以免外人偷窺，這才取出易容藥物替商泓洋重新改扮。

當商泓洋取下面巾之時，野郎中諫果及司馬瑞琨同時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你！」

在九道梁，諫氏父女師徒曾受過池魚之殃，他們自然認識商泓洋。

所以每當一朶紅雲諫瑤琪稱讚商泓洋之時，司馬瑞琨必然大吃飛醋，予以詆譭，現在瞧到與他師妹作肉麻表演的竟是商泓洋，他再也按捺不下。

於是他大吼一聲道：「姓商的，你敢侮辱我的師妹，大爺今天决不饒你。」

嗆的一聲拔出長劍，他就向商泓洋刺去。

野郎中諫果大喝一聲道：「住手！」

一朶紅雲諫瑤琪同時身形一躍，攔在商泓洋的身前。

司馬瑞琨呆了一呆，忽然身形一轉，逕向房外衝去。他又誤會了，諫瑤琪縱身攔阻，使他興起了無比的妒意。

司馬湘蓮向發怔的諫氏父女瞧了一眼道：「諫大俠可知道三皐敎？」

野郎中諫果不明白司馬湘蓮何以忽然有此一問，因而搖搖頭道：「諫某孤陋寡聞，從未聽到此一門派。」

司馬湘蓮道：「三皐敎是以瘋病毒控制武林，天下各大門派，多數已入其掌握，在下與商兄弟利用紅綠雙煞的面目已混入該敎，此事關係整個武林的安危，請諫大俠迅速制止令徒，千萬不可將咱們的眞像宣揚出去。」

野郎中諫果啊了一聲道：「有這等事？好，你們放心，我不會讓他宣揚的，琪兒，收拾一下咱們走。」

一朶紅雲諫瑤琪應了一聲，隨即收拾他們簡易的行囊，在離開之時，她瞅着已經回復綠煞面目的商泓洋，粉面含羞，欲言又止，最後那雙默默含情的目光向商泓洋深深的一瞥，才隨着野郎中快快而出。

司馬湘蓮盯着諫瑤琪的背影撇撇咀道：「好一個多情的姑娘，當眞是我見猶憐。」

商泓洋訕訕的道：「這眞是無妄之災，姊姊，咱們吃早餐去。」

在食堂他們吃着麵，司馬湘蓮忽然一嘆道：「我那位弟弟好像對諫姑娘十分喜愛，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我眞替他難過。」

商泓洋道：「不要說這些了，姊姊，他們已走，咱們應該追上去，否則你們姊弟何時才能相會！」

司馬湘蓮道：「別急，兄弟，只要知道他是野郎中的徒弟，就不怕找他不到，此時追上去似乎不太相宜。」

商泓洋道：「哦，怎樣不太相宜？」

司馬湘蓮道：「野郎中諫果，在江湖道上是一個知名人物，適才那一幕已經使他的臉上掛不住，咱們再追上去那不是欺人太甚？」

商泓洋道：「姊姊顧慮的是。」

司馬湘蓮一笑道：「另外，我還有點放心不下……」

商泓洋道：「什麼事叫姊姊放心不下？」

司馬湘蓮道：「咱們這兒有一個調情聖手，他們那裏有一個多情的姑娘，你叫我怎能放心得下？」

商泓洋尷尬的一笑道：「妳眞會寃枉人，我可不敢當那調情聖手四字。」

司馬湘蓮還想說什麼，但她忽然發現一位乾癟枯瘦的灰衣老者正向他們走來。

她示意商泓洋留意，要說的話不便再說。

灰衣老者走到他們的桌旁，同時乾咳一聲道：「小老兒可以坐下麼？」

司馬湘蓮道：「請便！」

灰衣老者坐下之後，目光向他們兩人一瞥道：「胡二俠適才……」

商泓洋面色一沉道：「適才怎樣？你管得着？」

灰衣老者一笑道：「是，是，小老兒怎敢管胡二俠，不過你們不跟姓岳的走，令小老兒有點不解吧了。」

司馬湘蓮道：「閣下是誰？」

灰衣老者伸出右手，一面綉着有三個連環金圈的三角小旂，正平平的放在他大袖之內。

司馬湘蓮與商泓洋同時面色一肅，他們正要起身，灰衣老者却搖搖手道：「這裏人多，兩位不必多禮。」

司馬湘蓮道：「是，使者有什麼指示？」

灰衣老者道：「對姓岳的，你們前半截很成功，但爲什麼不跟他走？」

司馬湘蓮道：「這一點，使者似乎應該明白。」

灰衣老者道：「哦，說說看。」

司馬湘蓮道：「這叫做欲擒故縱，使者想想我兄弟的身份，如果咱們就這麼跟他走，那就不成爲紅綠雙煞了。」

灰衣老者道：「有道理，那麼你們何時前往金沙門？」

司馬湘蓮道：「咱們應該以遊山玩水的姿態前往貴州，如若專程趕往，豈不引起金沙門的疑心？」

灰衣老者道：「這麼說你們尙無確期？」

司馬湘蓮道：「我想使者必然明白欲速則不達的道理，咱們如果輕率從事，弄砸了豈不可惜。」

灰衣老者道：「好吧，不過此事極端重要，希望兩位不要辜負三教主的付託。」

司馬湘蓮道：「使者放心，我兄弟自信可以完成任務。」

灰衣老者道：「好吧，我不打擾兩位了，今後兩位如果需要支持，無論是財力或人力，我都可以爲你們設法。」

司馬湘蓮道：「多謝使者，不過，今後咱們怎樣連絡？」

灰衣老者道：「兩位須要見我之時，可以在住處附近畫一個三環記號，三環之中再畫一條綫，綫頭則指兩位的位置或去向。」

司馬湘蓮道：「咱們記下了。」

× × ×

大關是北峽山以南的一個小鎭，因爲它正當皖鄂官道，往來的旅客倒也不少。

這天落日含山時分，鎭北來了一對長像獰惡的怪人，自然，他們是到鎭上投宿的。

當他們到達一片森林之際，身着紅衣的怪人忽然脚步一停道：「老二，你聞聞，這是什麼味道？」

老二是一個靑面獠牙，身着綠衫的大塊頭，他用鼻子吸了一下道：「野狗，只怕還有騷狐狸，否則味道不至於如此難聞。」

穿紅衣的道：「騷狐狸會跟野狗一道，這隻狐狸八成已經成精。」

老二道：「老大說的對，咱們應該小心一些。」

他語音未落，只見人影飃颻，由森林之中一連躍出一十三人。

瞧他們的裝扮，是一名女人，十二個大漢，每一個都手執兵刃，似乎來意不善。

他們躍出森林以後，立即對紅綠怪人形成包圍，這片原本十分平靜的曠野，忽然瀰漫着一片殺機。

那名女人似乎是這十三人的首腦，長像之醜，也數她第一。

她瞪着一對豬眼，向紅綠怪人一哼道：「你們適才怎麼說？」

穿紅衣的老大道：「咱們適才怎麼說？老二。」

穿綠衣的老二道：「怎麼說？沒有呀，哦，我想起來了，咱們是說騷狐狸的臭味比野狗還要難聞。」

醜女人面色一變道：「你敢對姑奶奶如此無理？你知道咱們是誰？」

穿綠衣的老二道：「聽口氣，你們必然是江湖上的名人了，說說看。」

醜女人哼了一聲道：「十三太保，你閣下總該有過耳聞。」

穿綠衣的老二道：「十三太保？嗯，名稱倒還好聽，可惜我老人家沒有聽過。」

醜女人撇撇咀道：「少跟姑奶奶賣老，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是什麼變的！」

穿綠衣的老二心頭一懍，暗忖：「這可是邪門，她似乎知道咱們的底細。」

他心中雖是疑慮，仍神色平靜的道：「哦，妳認識我老人家？」

醜女人道：「只要是江湖的事，沒有一件能夠瞞過十三太保，你們想扮紅綠雙煞來唬人，嘿嘿，簡直是痴人說夢！」

醜女人猜的不錯，他們的確是司馬湘蓮與商泓洋所改扮。

只是他們有點不信，醜女人如何會知道其中的秘密。

於是，司馬湘蓮面色一寒道：「十三太保竟敢侮辱咱們兄弟，老二，殺！」

殺，的確應該，而且不能留下一個活口，否則他們以往的努力豈不前功盡棄！

於是，一紅一綠兩條人影，像狂風一般的捲了過去。

十三太保的功力極高，他們縱横大江南北，很少吃過敗仗。

但，無論他們功力多高，仍無法拒抗紅綠雙煞的獨門武學。

擒龍身法配合石燕神岜，商泓洋與司馬湘蓮已立於不敗之地。再以雷音指攻敵，十三太保怎能不一敗塗地！

不足半個時辰，十三太保已有十二個喪生在雷音指下，惟一留得生命的是醜女人，因爲司馬湘蓮要問出消息的來源。

「妳想死還是想活？」

「想死。」

司馬湘蓮以生死來威脅醜女人，是想知道十三太保是怎樣知道她與商泓洋的秘密的，但醜女人不吃這一套，回答十分乾脆「想死」。

司馬湘蓮呆了一呆，冷冷道：「老夫本來不想妳死，妳既然不願再活，老夫只好成全妳了。」

「哼……」

醜女人哼了一聲，跟着豬眼一翻，口中吐出一股血水，不勞司馬湘蓮費神，她已經嚼舌自盡。

司馬湘蓮愕然道：「該死的女人，她竟不肯告訴咱們。」

商泓洋道：「其實不必她告訴咱們，小弟已能猜透幾分。」

司馬湘蓮道：「哦，你說。」

商泓洋道：「咱們能通過三教主及鄱陽大豪的考驗，足證咱們的易容決無破綻。」

司馬湘蓮道：「不錯！」

商泓洋道：「咱們以紅綠雙煞的面目走過不少地方，除了現在，並無人敢說咱們不是紅綠雙煞。」

司馬湘蓮道：「兄弟！你好像在兜圈子說話？」

商泓洋道：「不，小弟只是作一個分析而已。」

司馬湘蓮道：「好，結論呢？」

商泓洋道：「咱們惟一的破綻，是小弟被人發現本來的面目……」

司馬湘蓮點點頭道：「你分析的不錯，可能是瑞珉將咱們的秘密傳揚江湖。」

商泓洋道：「這只是小弟的想法，不一定能够作準。」

司馬湘蓮道：「錯不了，一定是他。」

商泓洋道：「不管是誰，咱們已經前功盡棄，今後也不便再以紅綠雙煞的面目行走江湖，否則三皇教及衞桓武都不會放過咱們。」

司馬湘蓮一嘆道：「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這當眞可惜得很。」

商泓洋道：「的確可惜，不過咱們還是有收穫的。」

司馬湘蓮道：「不錯，咱們最少除去了兩個煞星。」

商泓洋道：「而且咱們已知道鄱陽大豪是三皇教的重要人物。」

司馬湘蓮道：「咱們還可以藉蟠龍金牌連絡金沙門，咱們的力量並不孤單。」

商泓洋道：「姊姊說的對，不過，咱們應該何時改裝？」

司馬湘蓮道：「現在！」

商泓洋道：「現在就改？」

司馬湘蓮道：「是的，咱們總不能在住店之時是紅綠雙煞，離店之際就變作另外兩個人了！」

商泓洋道：「這有什麼不可，咱們不能不辭而別麼？何況沒有銅鏡沒有水，咱們如何改法？」

司馬湘蓮道：「對，咱們走。」

他們到達鎭上，住進一家客棧，吃過晚餐之後，立即開始改裝。

司馬湘蓮先替商泓洋改扮，將他扮成一個虬髯繞腮，英武絕倫的中年大漢，她自己也扮成一個年逾三旬的中年婦人。

然後，她嫣然一笑，瞅着商泓洋道：「兄弟！你看還可以麼？」

商泓洋一眼瞧去，立即感到兩眼發直，跟着心腔一陣震動，生理上忽然有一種亢奮的感覺。

這是十分自然的生理反應，並非商泓洋有什麼邪惡的念頭。

因司馬湘蓮實在太美了，美得令人無法自已，美得令人很自然的產生一種佔有的慾望。

她改扮的是三十歲的婦人，三十正是女人成熟的顚峯。

動人心弦的美麗，加上她成熟的熱浪，縱然是鐵錚錚的漢子也無法予以拒抗，何况她還有一股與生俱來的媚態，任是一瞥一笑，也足以勾魂攝魄。

再說，他們朝夕相處，同食同眠，雖然是稱兄道弟，並不能使到商泓洋忘記她是一個女人。

現在她回復女裝，再搔首弄姿，回盼一笑，商泓洋還能够不意亂情迷？

然後……

「兄弟！該歇息了。」

「這……」

「來嘛！」

無限的溫情，無限的挑逗，商泓洋無法再忍耐了，忽然雙手一抄，將她一把抱了起來。

商泓洋將她放置床榻之上，她却勾着他的脖子向裏一翻，他自然身不由己的滾倒下去。

最初他還有點胆怯，只是隔着衣衫撫摸她的背部。

這也不能怪他，對於此道，他還是一個雛兒。

司馬湘蓮似乎無法忍受此種隔靴搔癢的撫摸，她自己解開衣扣，將他的手引向胸前。

觸手之處，商泓洋的心頭猛的一跳。

因爲她未着內衣，而且肌膚細嫩，幾乎滑不留手。

他被情慾所激蕩，揚起了生命中的潛力。

於是……

× × ×

「姊姊！我……太無理了。」

「不，兄弟，對你……姊姊早已心許，只是……」

「只是什麼？姊姊。」

「姊姊雖然是行走江湖，却能守身如玉，現在我將什麼都給了你了，希望你不要始亂終棄。」

「姊姊放心，小弟不是無行之人。」

「我相信，我只不過提醒你一下吧了。」

「我會珍惜咱們的感情的。」

「多謝你，兄弟。」

× × ×

一般人眼中的貴州，是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其貧瘠窮困由此可知。其實貴州的礦藏十分豐富，只是未經探採吧了。

不過貴州的礦藏雖多，產金之處却只有一個，那就是銅仁縣屬的桃映及大興場一帶。

銅仁縣緊靠湘西，與湖南的鳳凰，麻陽縣十分接近，金沙門就在桃映及大興場之間。

門主岳長天就是「長天金礦」的礦主，也是名震西南的武林高人。

他組織金沙門，是爲了保護他的利益，所謂財帛動人心，他擁有金山金礦，怎能不注意防範？

他的夫人蕭紅菱不懂武功，但却是一個多才多藝的才女，金沙門嚴密的組織都是經由她一手所規劃。

岳槐是他們的獨子，他在父母薰陶之下，文才武功都十分出色。

這天傍晚時分，銅仁縣來了一對中年夫婦，男的虬髯滿腮，長像十分威武，女的風華絕代，儀態頗爲動人，只是面蒙輕紗，使人不易瞧到她美麗的面容。

他們正是商泓洋與司馬湘蓮，爲了撲滅三皇教，他們不得不僕僕千里，希望獲得金沙門的支援。

在一家五福客棧他們住了下來，晚餐之後，他們在房中閒聊着。

「兄弟！你瞧出來了沒有？」

「瞧出什麼？」

「這銅仁城裏似乎不太平常！」

「哦，怎樣不平常了？」

「此地是一個山城，交通又十分閉塞，爲什麼旅客會如此之多？」

「對，妳不提及我幾乎沒有想到，這般旅客好像全都身懷武功。」

「所以咱們要留點心，也許這般人對金沙門心懷異圖。」

「咱們去摸摸他們的底，妳看可好？」

「不妥！」

「有什麼不妥？」

「摸底難免動武，無論你使用你商門家傳，或紅綠雙煞的武功，咱們的身份可能立即就洩漏。」

「這個你放心，我早已有了打算。」

「哦，什麼打算？」

「近月來，妳不是時常瞧到我用空手比划嗎？」

「不錯！」

「我已由奔雷刀，七絕刀，以及蒲氏刀法之中悟出另一種刀法。」

「哦！」

「奔雷刀法過於剛陽，七絕刀法失於陰柔，蒲氏刀法則只有一個快字，如果將這三種刀法加以揉合，剛柔相濟，陰陽調和，就不會再犯孤陰不長，獨陽不生的毛病，然後加上一個快字，我想天下的刀法就無人能出其右了。」

「兄弟！你練成了？」

「練成了，只是還沒有試招。」

「走，咱們去找一個人試試。」

「好！」

他們在晚風習習中先在一家鐵舖中買了一把普通的長刀，及一柄長劍，然後走向大街，高聲的談笑着。

他們是存心惹事，所以在神態上故作旁若無人。

結果他們失望了，雖然走完了一條街，也碰到了不少武林中人，那般人最多只是向他們瞧看一眼，沒有一個敢向他們作進一步表現。

商泓洋眉峯一皺道：「奇怪，怎麼沒有人向咱們找碴？」

司馬湘蓮道：「還不是因爲你的原因。」

商泓洋道：「因爲我什麼？」

司馬湘蓮道：「你的長像原本英武絕倫，再加上一臉的虬髯，就會自然流露出一種令人望而生畏的神態，他們在氣勢上已落了下風，誰敢那麼不知死活？」

商泓洋微微一笑道：「替自己的丈夫戴高帽子，妳好意思！」

司馬湘蓮道：「我說的是實話。」

商泓洋道：「我想到個辦法。」（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古龍·文
盧令·圖

白玉老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唐缺懷疑曲平是趙無忌的化身，要眞正的趙無忌殺他，同時並願付出十萬兩酬金，當趙無忌接近銀票和長劍時，曲平却自願自戕，但出乎意料，唐缺忽又改變主意，不要曲平死，他要用曲平爲餌，誘出千千來，那晚，唐缺可以付酬的方法要無忌在三天內殺死小寶，無忌心中當然不願，但口頭上却絕不能不答應，當他回到房中，爲了曲平和小寶的事，感到不知如何應付時，突聽窗外傳來一片呼喝聲，聲音是從樹林裏發出來的，無忌忍不住推窗外望，林中果有人影火光閃動，他想不出有誰敢冒險到唐家來——

處處陷阱　步步死亡關

——▲上吊的人▼——

（一）

火光還在閃動，呼喝的聲音却漸漸小了。

就在這時候，無忌忽然又聽見另外一種聲音。聲音是從一棵樹的枝葉中發出來的，並不是風吹枝葉的聲音，是鐵鍊子震動的聲音。

樹林裏怎麼會有鐵鍊子震動？

無忌立刻想起了雷震天手脚上的鐵鍊子。

火光在遠處閃動，他已竄出了窗戶，竄入了另外一棵樹的枝葉中。

兩棵樹的距離很近。

他雖然看不見隱藏在枝葉間的人，却看見了一隻手。

一隻戴着鐵鎖的手。

一隻瘦長，有力，穩定，洗得很乾淨，指甲剪得很短的手。

這是雷震天的手。

無忌立刻竄過去，扣住了這隻手的脈門，穩住了手上的鐵鍊子。

雷震天居然沒有掙扎只問：「誰？」

「是我。」

他只說了兩個字，雷震天已聽出了他的聲音：「我知道一定是你。」

無忌冷笑：「如果不是我，現在你就已死定了！」

雷震天道：「可是我早就知道是你，我知道你住在對面的小樓上，我已經聽見你推開窗戶的聲音。」

他的耳朵眞靈：「我也聽見你竄過來了，所以我才伸出手，剛才我搖了搖鐵鍊子，本來就是要你聽見的。」

無忌道：「你怎麼前來找我？你怎麼能做這種事？」

雷震天道：「我一定要來找你。」

星光於枝葉間漏下來，照在他臉上，他本來全無表情的一張臉，現在却顯得很焦急：「我非要找到你不可！」

無忌問道：「是不是已經有人發現了你？」

雷震天道：「沒有，我很小心。」

無忌道：「可是這裏的暗卡已經被驚動了。」

雷震天道：「他們發現的是另外一個人。」

無忌道：「什麼人？」

雷震天道：「一個上吊的人。」

無忌道：「上吊？」

雷震天道：「就因爲有個人剛才在這樹林裏上吊，驚動了這裏的暗卡埋伏，所以我才有機會溜到這裏來。」

無忌道：「這個人是誰？」

雷震天道：「不知道。」

他嘆了口氣：「我只知道唐家堡裏想上吊的人絕不止他一個。」

無忌又問道：「你爲什麼一定要來找我？」

雷震天的手冰冷，道：「因爲蜜姬來了。」

無忌道：「蜜姬？」

雷震天道：「蜜姬，就是我以前的老婆！」

無忌道：「你怎麼知道她來了？」

雷震天道：「因爲今天有人把她一綹頭髮送來給我。」

每天都有個籃子從上面吊下來，把食物和飲水送給他。

今天，這隻籃子裏不但有一隻鹵鷄，十個饅頭，和一大瓶水，還有一綹頭髮。

雷震天道：「我雖然看不見，可是我摸得出那是蜜姬的頭髮。」

× × ×

他所製作的，是世上最危險的暗器，只有一點疏忽，就可能爆炸。

他已經是個瞎子，只能憑雙手的感覺來操作一切。

這雙手的感覺當然極靈敏。

蜜姬是他的妻子，他們同床共枕多年，他所撫摸的，又何止是她的頭髮而已。

他撫摸她的頭髮也不知有多少次了，當然能感覺得出。

想到這一點，無忌心裏竟忽然覺得有點酸酸的，忍不住道：「你既然連她的人都拋棄了，又何必在乎她的頭髮？」

雷震天道：「我不能不在乎。」

無忌道：「啊？」

雷震天道：「他們已經看出了我是在故意拖延，所以這次給了我十天限期。」

無忌道：「什麼限期？」

雷震天道：「他們要我在十天之內，完成他們交給我的任務。」

無忌道：「如果你做不到呢？」

雷震天道：「那麼他們就會每天給我一樣蜜姬身上的東西！」

他的聲音已變了：「第一天他們給我的是頭髮，第二天很可能就是一根手指，第三天也許就是鼻子耳朵了。」

第四天會是什麼？第五天會是什麼？

他不敢說，無忌連想都不敢想。

雷震天道：「我離開了她，的確有我不得已的苦衷，別人雖然不諒解，她却不會不明白的。」

無忌道：「哦？」

雷震天道：「她知道我信任她，除了我之外，只有她知道我的秘密。」

無忌道：「什麼秘密？」

雷震天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不防一萬，只防萬一，這是每個江湖中混過的人都應該明白的道理，只要是在江湖中混過的人，不管做什麼事的時候，都一定會先爲自己留下退路。」

無忌也明白這一點。

雷震天道：「我也可以算是個老江湖了，所以我在和唐家堡聯盟之前，已經爲我自己留下了一條後路。」

他說得雖然不太明白，可是無忌已經瞭解他的意思。

他到唐家來之前，一定已經將霹靂堂火器的秘密和歷年積存的財富隱藏在一個極秘的地方，除了他自己之外，只有蜜姬知道這秘密。

雷震天道：「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如果我替唐家做成了散花天女，他們絕不會再讓我活下去。」

無忌道：「如果你做不成，他們就一定會殺了蜜姬。」

雷震天道：「所以我一定要來找你，我也只有來找你。」

無忌道：「你要我去救她？」

雷震天道：「我也知道這是件很難做到的事，可是你一定要替我想法子。」

無忌沉默着，過了很久很久，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上官刃這個人？」

雷震天道：「我當然知道，可是我一向看不起這個人。」

無忌道：「爲什麼？」

雷震天冷冷道：「因爲，他出賣了大風堂。」

無忌詫聲道：「大風堂豈非是你的死敵？」

雷震天道：「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向認爲，一個人寧可去賣屁股，也不該出賣朋友。」

無忌道：「你知不知道他現在也快要做唐家的女婿了？」

雷震天道：「我知道。」

他冷笑，又道：「現在他住的屋子，就是我以前住的地方，我只希望他以後的下場也跟我一樣。」

無忌眼睛亮了：「我也希望你能替我做件事。」

雷震天道：「什麼事？」

無忌道：「唐家堡裏的地勢和道路你一定很熟悉，我希望你能告訴我，那座屋子在那裏？有幾間房？上官刃可能會住在那一間？一路上的埋伏暗卡在那裏？」

雷震天道：「你要去找他？」

無忌道：「只要你能帮我做到這件事，不管你要我幹什麼，我都答應。」

雷震天忽然不說話了，臉上忽然又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忽然道：「我知道你是誰了！」

無忌道：「我是誰？」

雷震天道：「你是不是姓趙？是不是趙簡的兒子趙無忌？」

無忌道：「不管我是誰，反正我們現在已經是一條綫上的朋友。」

他握緊了雷震天的手：「我只問你，你肯不肯爲我做這件事？」

雷震天道：「我肯。」

他的回答毫無猶疑：「我不但可以把那棟房子的出入途徑告訴你，而且還可以

替你畫一張圖，我雖然是個瞎子，但是我還有手，現在我雖然已經看不見，但是唐家堡的每一條路，每一處暗卡，我都記得很清楚。」

無忌道：「你什麼時候可以把這張圖畫給我？」

雷震天道：「明天。」

他想了想，又道：「有時候他們白天的防守反而比較疏忽，尤其是在午飯前後，你一定要想法子找機會到我那裏去。」

無忌道：「那條地道還在？」

雷震天道：「當然在。」

無忌道：「他們沒有到你那地室裏去找？」

雷震天說道：「沒有人敢到我那地室裏去，你就借給他們一個胆子，他們也不敢。」

無忌道：「爲什麼？」

雷震天又挺起了胸，傲然道：「因爲我是雷震天，江南霹靂堂的第十三代堂主雷震天！」

現在他雖然已一無所有，可是他那地室中還有足够令很多人粉身碎骨的火藥。

雷震天道：「沒有我的允許，無論誰進去了，都休想能活着出來。」

他冷冷的接着道：「因爲只要我高興，我隨時都可以跟他們同歸於盡。」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獅虎雖死，餘威仍在。

他的確是有他值得驕傲之處，不管在任何情況下他都絕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無忌輕輕吐出口氣，道：「好，我一定會去找你，只要一有機會，我就會去找你。」

雷震天道：「你交到我這麼一個朋友，我保證你絕不會後悔的。」

（二）

無忌又回到他的房裏，躺上了床。

他相信雷震天一定能够平安回去，有些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會失去保護自己的能力。

雷震天無疑就是這種人。

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就沒有人能够輕易擊倒他。

快天亮的時候，無忌終於睡着。

可是他睡得並不安穩，朦朧中，他彷彿看見了一個人在他面前上吊。

他本來明明看見這個人是上官刃，可是忽然間竟變成了他自己。（本章終）

——▲黑色的鴿子▼——

（一）

四月二十四，晴。

無忌從噩夢中驚醒時，陽光已經照在窗戶上。

唐缺居然已經來了，正在用那雙又白又胖的小手，替他把窗戶支起。

窗外一片青綠，究氣清爽而新鮮。

唐缺回過頭，看見他已張開眼睛，立刻伸出一根又肥又短的大姆指，道：「要得，你硬是要得。」

無忌道：「要得？」

唐缺笑道：「要得的意思，就是你眞行，眞棒，眞了不起。」

這是川話。

無忌道：「你說我硬是要得，就是說我眞是了不起？」

唐缺道：「完全正確。」

無忌道：「我有什麼了不起？」

唐缺又瞇起了眼，微笑道：「你當然了不起，連我都沒有想到你這麼快就能得手的。」

無忌道：「哦？」

唐缺道：「我也想不到你居然會用這種法子，除了我之外，絕不會有人知道是你殺了他。」

無忌道：「哦？」

他實在聽不懂唐缺是在說什麼。

唐缺道：「現在我才知道，我那十萬兩銀子付得實在不寃。」

無忌道：「哦？」

唐缺道：「你快起來，我們一道吃早點去。」

他笑得更愉快：「今天我的胃口雖然還不太好，可是我們一定要好好吃一頓，以資慶祝。」

無忌終於忍不住問道：「我們慶祝什麼？」

唐缺大笑，道：「你做戲做得眞不錯，可是你又何必做給我看呢？」

他大笑着，拍着無忌的肩：「你放心，在別人面前，我也會一口咬定，他是自己上吊死的，可是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你我心裏都明白，就眞是他自己要上吊，也是你替他打的繩結。」

無忌道：「然後我再把他的脖子套進去？」

唐缺大笑道：「完全正確。」

無忌不說話了。

現在他已經聽懂了唐缺的話。

——昨天晚上在樹林裏上吊的人，赫然竟是小寶。

——唐缺已經認定了小寶是死在無忌手裏的。

——因爲他知道小寶這種人，絕不是自己會上吊的人。

——因爲他已經給了無忌十萬兩，要無忌去殺小寶。

——會殺人的人，總會讓被殺的人看來是死於意外。

這幾點加起來，事情已經像水落後露出了的石頭那麼明顯。

連無忌自己都幾乎要懷疑小寶是死在他手裏的，因爲他也確信小寶絕不會自己上吊。

現在他已知道小寶負有極機密，極重要的使命，現在任務還沒有完成，他怎麼會無故輕生。

可是無忌自己當然已知道，他沒有殺小寶。

是誰逼小寶上吊的？

爲的是什麼？

這件事又在無忌心裏打了個結，這個結他一直都沒法子解開。

（二）

早點果然很豐富。

唐缺開懷大嚼，足足吃了半個時辰，連筷子都沒有放下去過。

無忌從來都沒有看見過一頓早點就能吃這麼多東西的人。

這茶樓也跟其他地方的那些茶樓一樣，來吃早點當然不止他們兩個人。

可是現在吃早點的時候已過去，別的

客人也大半都散了。

唐缺終於放下筷子，在一個銅盆裏洗過了他那雙又白又胖的小手，用一塊雪白的絲巾將他那張小嘴擦得乾乾淨淨。

他的確是個很喜歡乾淨的人。

無忌道：「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走了！」

唐缺搖搖頭，忽然壓低聲音，道：「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要你去殺小寶？」

無忌道：「因爲你討厭他。」

唐缺笑了：「如果我討厭一個人，就要花十萬兩銀子去殺他，現在我早就破產了。」

他又壓低聲音：「我要你殺他，只因爲他是個奸細！」

無忌的心一跳，道：「他是奸細，像他那麼樣一個人，怎麼會是奸細。」

唐缺道：「他看來的確不像，可惜他偏偏就是個奸細。」

他笑了笑，道：「眞正好的奸細，看起來都給不會像是個奸細。」

無忌道：「有理。」

唐缺又在用那雙尖針般的笑眼盯着他，道：「譬如說你……」

無忌道：「我怎麼樣？」

唐缺笑道：「你就不像是個奸細，如果派你去做奸細，眞是再好也沒有了。」

他吃吃的笑着，笑得就像是條被人打腫了的狐狸。

無忌也在看着他，連眼睛都沒有眨，淡淡道：「你也懷疑我是奸細？」

唐缺道：「老實說，我本來的確有點懷疑你，所以我才叫你去殺小寶。」

無忌道：「哦？」

唐缺道：「到這裏來的奸細，都是大風堂的人，因爲別的人既沒有這種必要來冒險，也沒有這麼大的胆子。」

無忌道：「哦？」

唐缺道：「如果你也是個奸細，也是大風堂的人，就絕不會殺他的。」

無忌道：「那倒未必。」

唐缺道：「未必？」

無忌道：「如果我也是奸細，爲了洗脫自己，我更要殺他！」

唐缺大笑，道：「有理，你想得的確比我還周到。」

他又道：「可是，有一點你還沒有想到。」

無忌道：「那一點？」

唐缺道：「他自己並不知道我們已經揭破他的秘密，你也不知道。」

無忌承認。

他們一直都認爲小寶把自己的身份掩護得很好。

唐缺道：「你們既然都不知道我們已發現了他的秘密，你的理由就根本不能成立。」

他又解釋：「所以如果你是奸細，就算殺了他，也不能洗脫自己，如果你不是奸細，當然也不會知道他是奸細，所以你才會殺他。」

這本來是種很複雜的推理，一定要有很精密的思想才能想得通。

他的思想無疑很精密。

只可惜這其中還有個最重要的關鍵，是他永遠想不到的。

無忌並沒有殺小寶！

×　×　×

是誰殺了小寶？

爲的是什麼？

這還是個結，解不開的結。

知道唐缺要殺小寶的原因之後，這個結非但沒有解開，反而結得更緊了。

幸好這個結是唐缺永遠都看不見的。

唐缺道：「你既然殺了小寶，就絕不會是大風堂的奸細。」

他微笑，又道：「所以我又找了件差事給你做。」

無忌道：「什麼差事？」

唐缺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上官刃是個什麼樣的人？」

×　×　×

他爲什麼會忽然提起上官刃來？

無忌想不通，臉色也沒有變，道：「我知道一點，可是知道的並不太清楚。」

唐缺道：「這個人陰陰沉沉，冷酷無情，而且過目不忘。」

無忌道：「這點你都說過。」

唐缺道：「這個人只有一點最可怕的地方。」

無忌道：「那一點？」

唐缺道：「他好像從來都不相信任何人，他到這裏已經來了一年，竟沒有任何人能接近他，更沒有人能跟他交朋友。」

無忌的心在往下沉。

如果連唐家的人都無法接近上官刃，他當然更無法接近。

如果他不能接近這個人，怎麼能找到復仇的機會？

唐缺道：「不過這個人却的確是武林中一個很難得的奇才，現在他在這裏的地位已日漸重要，一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他已不管了，所以……」

無忌道：「所以怎麼樣？」

唐缺道：「所以他要找個人替他去管那些小事。」

他又道：「我也認爲他的確有很多事需要一個人去照顧，所以我準備推薦一個人給他。」

無忌道：「你準備推薦誰？」

唐缺道：「你。」

×　×　×

無忌的臉上沒有表情，可是他的心已經跳得好像打鼓一樣。

他一直在找機會接近上官刃，一直在想法子到上官刃的住處去。

想不到這麼好的一個機會竟忽然從天上掉下來了。

唐缺道：「你不是唐家的人，你跟他完全沒有一點利害關係，你聰明能幹，武功又高，他說不定會喜歡你的。」

無忌道：「如果我能够接近他，我就會知道一些別人不知道的事，我就要來告訴你。」

唐缺大笑，道：「完全正確，正確極了。」

他又大笑着，拍着他的肩：「我就知道你是個聰明人，聰明絕頂。」

無忌道：「如果我眞的是個聰明人，我就不會去做這件事。」

唐缺道：「爲什麼？」

無忌道：「對自己沒有好處的事，聰

明人是絕不會去做的。」

唐缺道：「這件事，對你當然也有好處。」

無忌道：「什麼好處？」

唐缺道：「我知道你有仇家，想要你的命。」

無忌當然承認。

唐缺道：「如果，你做了上官刃的管事，不管你的仇家是誰，你都不必再担心了。」

無忌不說話了。

其實他心裏早已千肯萬肯，可是他如果答應得太快，就難免會讓人疑心。

唐缺道：「上官刃雖然陰險，却不小氣，你在他身邊，絕不會沒有好處的。」

他瞇着眼笑道：「你當然也應該看得出，我也不是個很小氣的人。」

無忌已經不必再做作，也不能再做作了。

他立刻問道：「我們在什麼時候去見他？」

唐缺道：「我們還要等一等。」

無忌道：「還要等什麼？」

唐缺道：「要到唐家堡來並不難，要到『花園』裏去，却難得很。」

無忌道：「花園？」

他的心又在跳，他當然知道「花園」是什麼地方。

但是他不能不問。

唐缺道：「花園是唐家堡的禁區，上官刃就住在花園裏，沒有老祖宗的話，我也不敢帶你到花園裏去。」

他嘆了口氣：「現在我雖然已完全相信你，老祖宗却一定還要我等一等。」

無忌問道：「等什麼？」

唐缺道：「等消息。」

無忌道：「什麼消息？」

唐缺道：「老祖宗已經派了人到你家鄉去調查你的來歷，現在我們就在等他們的消息。」

他微笑，又道：「可是你放心，我們不會等太久的，今天他們就會有消息報回來。」

× × ×

今天才二十四，距離無忌自己訂下的限期還有三天。

唐缺道：「別人去做這件事至少也要五六天，但是我們怕你等得着急，所以特別叫人加急去辦，恰好我們最近從一個破了產的賭棍廖八那裏，買來了一匹快馬，又恰巧有個人能騎這匹快馬。」

廖八的那匹馬，就是無忌的馬。

無忌雖然知道那匹馬有多快，但却做夢也想不到這匹馬竟落入唐家。

唐缺道：「我們派去的那個人，不但身輕如燕，而且精明能幹。」

他笑得非常愉快：「所以，我可以保證，最遲今天正午，他一定會有消息報回來。」

（三）

無忌臉上還是完全沒有表情。

如果他有表情，很可能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會是種什麼樣的表情。

他付出的代價，他經過的折磨，他忍受的痛苦，現在却已變得不值一文。

因爲現在他已沒有時間了。

沒有時間，就沒有機會。

現在已將近正午，距離他的限期已經只剩下一個多時辰。

在這短短的一個多時辰裏，他能做什麼？

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死。

如果換了別人，也許會立刻跳起來，衝出去，衝出唐家堡。

他沒有這樣做。

因爲他比任何人都能忍，比任何人都能忍得住氣。

他知道衝出去也是死！

不到最後關頭，他絕不放棄！

× × ×

除了他們之外，茶樓上還有六桌人，每桌上都有兩三個人。

這六桌人位子都坐得很妙，距離無忌這張桌子都不太近，也不太遠。

無忌這張桌子，剛好就在這六桌人中間。

如果他要出去，不管他往那個方向出去，都一定要經過他們。

如果他們要攔住無忌，絕不是件困難的事。

這六桌人年紀有老有少，樣貌有醜有俊，却都有一種相同之處。

每個人眼睛裏的神光都很足，長衫下靠近腰部的地方，都有一塊地方微微的凸起。

這六桌人無疑都是唐家子弟的高手，身上無疑都帶着唐門追魂奪命的暗器！

無忌忽然笑了：「你們的那位老祖宗，做事一定很謹愼。」

唐缺微笑道：「無論誰能夠活到七十八歲，做事都不會不謹愼的。」

無忌道：「那些人當然都是她派來監視我的？」

唐缺並不否認：「那六桌人都是的，每個人身上都帶着老祖宗親手發條子派下來的暗器。」

無忌道：「既然是老祖宗親手發的條子，派下來的暗器當然都是精品。」

唐缺道：「絕對是的。」

他又道：「不但他們身上帶的暗器都是見血封喉的精品，他們的身手，在江湖中也絕對可以算是第一流的，連我的幾位堂叔都來了。」

他嘆了口氣，苦笑道：「這當然不是我的主意，我絕對信任你。」

無忌道：「哦？」

唐缺道：「可是你在老祖宗面前說的若是謊話，那麼非但我救不了你，普天之下，恐怕再也沒有一個人能救得了你。」

無忌道：「你既然相信我，又何必爲我担心。」

唐缺又笑了：「我不担心，我一點都不担心。」

他當然不担心，要死的又不是他！他担心什麼？

× × ×

茶樓四面都有窗子，窗子都是敞開着的。

就在這時，窗外忽然有一羣鴿子飛了過去，飛在蔚藍色的天空下。

一羣黑色的鴿子。（本章終）

——▲花園裏▼——

（一）

每個人都抬頭看了這羣鴿子一眼，然後每個人的眼睛都盯在無忌身上。

唐缺道：「這些黑色的鴿子，是我七叔特別訓練出來的，比普通的鴿子飛得快一倍，遠三倍，在黑夜中飛行，很不容易被發現。」

無忌靜靜的聽着，他希望唐缺多說話，聽別人說話，也可以使到自己的神經鬆弛。

他不能不承認自己很緊張，直到現在，他還沒有想出對策。

唐缺道：「我七叔訓練出這批鴿子，雖然是爲了傳遞秘密的消息，但是據他說，在天下養鴿子公認的鴿譜中，這種鴿子也已被列爲一等一級的特優品種！」

他瞇着眼笑道：「但是我可以保證，這種鴿子一點都不好吃。」

無忌道：「你吃過？」

唐缺道：「只要是能吃的東西，我想盡千方百計，也要弄幾隻來嚐嚐滋味的，否則我晚上恐怕連覺都睡不着。」

無忌道：「據說人肉也可以吃的，你吃過人肉沒有？」

他並不想知道唐缺吃過人肉沒有，只不過在故意逗唐缺說話。

無論誰在說話的時候，注意力都難免分散，何況他們現在說的，正是唐缺最有興趣的話題。

如果他現在衝出去，並不是完全沒有希望，可是成功的機會却不大。

如果他乘機制住唐缺，以唐缺做人質，他的機會就好得多了。

可惜他實在沒有把握。

這個長得好像比豬還蠢的人，不但反應靈敏，武功也深不可測。

唐缺正在發着他有關人肉的心得：

「據說人肉有三不可吃，有病的人不可吃，太老的人不可吃，生氣的人也不可吃！」

無忌問道：「生氣的人，爲什麼不可吃？」

唐缺道：「因爲人一生氣，肉就會變酸的。」

無忌已經準備出手。

雖然沒有把握，他也要出手，因爲他已沒有第二種選擇。

想不到唐缺竟忽然站起來，道：「這些話我們以後再談，現在我們走吧！」

無忌的心沉了下去。

既然連唯一最後的機會都已錯過，他只有問：「我們到那裏去？」

唐缺道：「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無忌道：「去見誰？」

唐缺道：「老祖宗！」

他又道：「她老人家已經吩咐過，鴿子一飛回來，就要我帶你去見她。」

無忌立刻站起來，現在他最想去見的一個人，就是老祖宗。

他忽然想到這才是他的機會。

如果能制住老祖宗，以她爲人質，唐家的人不但要把他恭恭敬敬的送出唐家堡・說不定他還可以用她多換一條人命。

上官刃的命。

要對付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太婆，至少比對付唐缺容易些。

無忌微笑道：「你是不是還要蒙上我的眼睛？」

唐缺道：「不必了。」

他又瞇起了那雙尖針般的笑眼：「如果你說的不假，那麼你就是我們的自己人了，以後就可以在花園裏自由出入。」

無忌說道：「如果我說的，不是眞話呢？」

唐缺淡淡道：「那麼你這次一進去，恐怕就不會再活着出來，我又何必蒙上你的眼睛？」

無忌道：「你的確不必。」

（二）

看到了唐家堡的規模和聲勢，無論誰都可以想像得到，他們的「花園」一定是個範圍極大，警衛極森嚴的地方。

等你眞正進去了之後，你才會發現，你想得還是不太正確。

花園的範圍之大，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都要大得多，但却完全沒有一點警衛森嚴的樣子。

走過一座朱欄綠板的小木橋，穿過一片千紅萬紫的花林，你就可以看見建築在山坡上的，一棟棟規模宏偉的宅第。

從外表上看來，每棟屋宇的格式，都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外貌完全沒有特色，當然更不會有門牌路名。

所以你就算知道你要找的人住在那一棟屋子裏，還是很難找得到。

用青石塊舖成的小路兩旁，都是灰樸樸的高牆，看上去根本沒有什麼分別。

每條路都是這樣子的。

唐缺帶着無忌三轉兩轉，左轉右轉，終於停在一道極寬闊高大的黑漆大門前。

「就在這裏。」他說：「老祖宗一定已經在等着我們了。」

× × ×

大門後面是個很大很大很大的院子，穿過院子，是個很大很大的廳堂。

大廳裏擺着很寬大的桌椅，高牆上掛着大幅的字畫。

唐家堡的每樣東西好像都要比普通的規格大一點，甚至連茶碗都不例外。

唐缺道：「坐。」

等無忌坐下後，他的人就不見了。

無忌本來以爲他一定是進去通報，很快就會出來的，想不到他竟一直都沒有露面。

庭院寂寞，聽不見人聲，更看不見人影。

無忌一個人坐在這個空闊無人的大廳中，有幾次都已忍不住要衝出去。

此時此刻此地，他更不能輕舉妄動。

他雖然看不見人，可是老祖宗既然在這裏，這裏絕不會沒有警衛的。

看不見的警衛，遠比能夠看見的更可怕。

他明白這道理。

他遠比大多數人都能「忍」！

× × ×

剛才由一個垂髫童子送上的一碗茶，本來是滾燙的，現在已經涼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大廳中終於響起了一個衰弱溫和，却又充滿威嚴的聲音。

「請用茶。」

無忌聽得出這是老祖宗的聲音，上次他被盤問時，已經聽過她的聲音。

這次他還是只能聽見她的聲音，還是看不見她的人。

無忌的心又沉了下去。

如果他連她的人都看不見，怎麼能夠制住她？

他端起茶碗來喝了一口。

好苦的茶。

老祖宗的聲音又在說：「唐家以毒藥暗器成名，你不怕這碗茶裏有毒？」

無忌笑了笑，道：「如果老祖宗不想我再活下去，隨時都可以把我置之於死地，何必要在這碗茶下毒？」

老祖宗笑了，至少聽起來彷彿在笑。

「你很沉得住氣，」她說：「想不到你年紀輕輕，就這麼能沉得住氣！」

無忌保持微笑。

連他自己都有點佩服自己，在這種情況之下，居然還能四平八穩的坐在這裏喝茶。

老祖宗又說：「你是個好孩子，我們唐家正需要你這種人，只要你好好的躭下去，我絕不會虧待你。」

她居然絕口不提鴿子帶回來的消息。

難道這又是個圈套？

她這樣做是不是另有陰謀目的？

可是她的口氣不但更溫和，而且絕對聽不出一點惡意。

無忌雖然並不笨，也不是個反應遲鈍的人，也不禁怔住了。

他實在猜不透她的用意，也不知道老祖宗下面還要說什麼？

想不到老祖宗居然從此不開口了。

庭院寂靜，四下無人。

又不知過了多久，唐缺居然又笑嘻嘻的走過來，道：「你過關了！」

無忌茫然，道：「我過關了？」

唐缺手裏拈着個紙卷，說道：「這是那些鴿子帶回來的調查結果，你想不想看看？」

無忌當然想看。

攤開紙卷，上面只有八個字：

「確有其人，證實無誤。」

（三）

無忌想不通，就算把他的頭打破一個大洞，他也想不通。

——難道續溪的溪頭村眞的有「李玉堂」這麼樣一個人？

——難道唐家派出去調查的那個人，敷衍塞責，根本沒有去調查，就胡亂寫了這份報告送回來？

——難道這個人在路途中就已被無忌的朋友收買了，虛造了這份報告。

這種情況只能有這三種解釋。

這三種解釋好像都能講得通，可是仔細一想，却又絕無可能。

——就算溪頭村眞的有個人叫李玉堂，身世背景也絕不可能跟無忌所說的相同，世上絕不會有這麼巧的巧合。

——唐家門規嚴謹，派出去的子弟絕不敢敷衍塞責，虛報眞情的，更不可能被收買。

——這件事根本沒有別人知道，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會去收買他。

如果這三種推斷都不能成立，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 × ×

無忌沒有再想下去，這幾天他已遇到好幾件無法解釋的事。

這些事之中必定有一個相同的神秘關鍵。

只不過現在還沒有能找到而已。

不管怎麼樣，他總算又過了這一關。

他只有抱着「得過且過」的心理，靜觀待變。

他還要「忍」。

就因為他能忍，他已經渡過了好幾次本來絕對無救的危機。

無忌慢慢的將紙條捲起，還給了唐缺，淡淡的問道：「老祖宗呢？」

唐缺道：「老祖宗已經看過了你，對你已經很滿意。」

無忌道：「你不讓我拜見拜見她老人家？」

唐缺道：「我也想帶你去拜見她老人家，只可惜連我自己都見不到。」

他嘆了口氣，苦笑道：「連我自己都已有很久沒有看見過她老人家了！」

無忌道：「她很少見人？」

唐缺道：「很少很少。」

——她為什麼不見人？

——是不是因為她長得奇形怪狀，不能見人？

無忌還有另一種想法，想得更絕。

眞的老祖宗已經死了，另外有個人為了想要取代她的權力地位，所以秘不發喪，假冒她的聲音來發施命令，號令唐家的子弟。

那麼她當然就不能夠讓人看見「老祖宗」的眞面目。

這種想法雖然絕，却並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世上本來就有些荒唐離奇的事，眞實的事有時甚至比「傳奇說部」更離奇。

無忌也沒有再想下去。

唐家內部權力的爭鬥，跟他並沒有切身的利害關係。

他只問：「現在我們是不是已經該走了？」

唐缺道：「到那裏去？」

無忌說道：「我們難道不去見見上官刃？」

唐缺道：「當然要見的。」

無忌道：「那麼我們現在是不是就應該到他住的地方去？」

唐缺笑了，道：「你以為這裏是什麼地方？」

無忌道：「他就住在這裏？」

唐缺沒有開口，門外已經有人回答：「不錯，我就住在這裏。」

× × ×

無忌的心又在跳，全身的血液又已沸騰。

他聽出這是上官刃的聲音，他也聽見了上官刃的脚步聲。

不共戴天之仇人，現在就要跟他見面了。

這次他們不但是同在一個屋頂下，而且很快就會面對面的相見。

這次，上官刃會不會認出他就是趙無忌？

（本章終）

新派武俠長篇

鐵骨冰心

蕭逸·文　盧令·圖

終圓鴛侶夢　聯闖毒龍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空翼獨闖二十四令總壇，與鐵海棠訂約三招拚搏定輸贏，詎在第二招中鐵海棠就將落敗之際，沈傲霜突施暗算，以彈指飛針擊中朱空翼，使鐵海棠逃出生天，朱空翼大怒，以內力震傷鐵海棠後，又隔空點傷沈傲霜，然後破屋而去。郭彩綾在二十四令總壇外，得到朱空翼解圍，倖逃虎口，她離開現場後，隱居在離二十四令總壇不遠的一家農家中，農家一女孩三妞，向她報告說是鎮上這幾天都發現二十四令的人在搜查行人，又說她家遭受到的慘事，郭彩綾囑咐她如發現二十四令的人，速向她告知——

「啊——對了！」三妞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道：「今天早上，我看見一個人，奇怪——」

郭彩綾問道：「什麼人？」

「一個年紀不大的人，」三妞思忖着：「大概二十七八歲，個子很高，有這麼高。」她一面比着手式道：「當時我正在晒被子，看見這個人穿着一件紫緞子的漂亮衣服，他正在看大小姐妳騎的那匹大黑馬。」

彩綾微微一怔，問道：「啊——？他在幹什麼？」

三妞想着道：「這個人好像很喜歡大小姐這匹馬，一直在摸這匹馬的毛，怪事就在這裏，大小姐妳是知道的，這匹馬除了小姐妳以外，不是誰也不能接近嗎？怪吧，這個人却好像跟牠怪熟似的，這匹馬不但讓他摸牠的毛，還一個勁兒的用頸子在他身上擦呢。」

郭彩綾登時神色一變：「有這種事？——這個人長的什麼樣？」

「這……」三妞吶吶道：「我不是說了嗎，個頭很高，鼻子高高的，眼睛很亮……看樣子，倒不像是個壞人，怎麼，大小姐，妳難道認識他？」

郭彩綾呆了一呆，忽然眼睛裏射出了異光：「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是早上……」

彩綾忽然間像是亂了心思似的——

「早……上？」她急躁的道：「後來呢，他……人呢？」

三妞道：「大小姐妳聽我說呀！」

彩綾鎮定了一下，拉着她坐下來：「不要急，妳慢慢想着告訴我，不要忘了一句——」

「是。」三妞轉着一雙大眼睛道：「事情是這樣的，我當時看見他在摸那匹馬，只以為是什麼人要偷馬，就趕快走過去，那個人看見我來了，也沒有躲開，我還沒有問他，他倒是先問起我來了。」

「問妳什麼？」

三妞道：「他問我這馬匹是那來的？我因為怕他是壞人，就沒有告訴他……」

「你怎麼說？」

彩綾顯得很激動，舉起茶杯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三妞怔了一下道：「大小姐妳怎麼了……」

「我很好！」彩綾緊緊抓住她的肩：「妳快說，你怎麼告訴他的？」

三妞只覺得肩上一陣子疼，忍不住咧了一下嘴，連連點着頭道：「我說，我說——我的小姐，妳倒是輕着一點呀！」

彩綾收回了手，自己才似發覺到這番失態，不覺臉上一陣子紅，輕輕發出了一聲嘆息。

三妞想着前面說的，接下去道：「那個人問我馬是那來的？我告訴他說是一個投宿客人騎來的。」

彩綾道：「他怎麼說？」

三妞道：「那個人聽了以後好像很急，就問我那個投宿的客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妳怎麼說？」

「我說——」三妞吶吶道：「我當時沒有敢告訴他實話，就說我不知道。那個人就問馬主住在那裏，我就騙他說住在我爺爺那邊，就胡扯了個地方告訴他，就在這個時候，我娘叫我我就走了。」

彩綾睜大了眼睛道：「那，他……呢？」

三妞搖搖頭：「不知道——等到我再出來的時候，他已經走了。」

彩綾臉上頓時現出了一片失望神色！

三妞奇怪的道：「怎麼，小姐妳莫非認識這個人？」

彩綾苦笑着搖了一下頭道：「這件事妳應該當時就來告訴我，唉……妳……不該……」

三妞吶吶道：「可是大小姐妳住進來的時候，不是給我爹說過，不許把妳住在這裏的事情，對外張揚嗎？」

彩綾點點頭：「我是說過，可是不是為了他……」

一刹時，她整個心都好像亂了，黛眉輕顰，剪水雙瞳裏流露着無限情思憂怨——

「對……」她顯得十分猶豫的樣子：「妳這麼作是對的……我不要見他，不要看見這個……人！」

三妞奇怪的道：「小姐妳認識這個人？」

彩綾點點頭：「當然認……識！」又搖搖頭，「不——不認識……」

說着說着，大顆的眼淚忽然奪眶而出。

三妞似乎嚇了一跳，只是看着她，呆呆發楞！

彩綾背過身子來，掏出手絹抹了一下淚，聲音變着腔道：「下次再看見這個人，妳就說我已經走了，叫他把那匹馬牽走就是了。」

「把……馬牽走？」

彩綾點點頭：「那匹馬本來就是他的，叫他騎走吧。」

三妞心裏，雖是充滿了疑惑，却是沒敢出聲！

彩綾回過身看着她，微微一笑道：「妳回去吧！要不然妳娘又要叫妳了。」

三妞剛搖搖頭說不會——話還未完，就聽見她娘老遠在呼喚的聲音，不由吐了一下舌頭：「小姐，妳猜的可眞準，我走了。」

當下端起盤子，一溜烟似的跑了出去。

郭彩綾看着她背影笑了笑，剛想着伸手要去關門，眼睛却看見了洒落在院子裏的一抹夕陽。

帶着一種無可奈何的闌珊心情，她信步走到了院子裏，和煦春風輕輕揭起了她的裙角，飄飛起她披散的一頭秀髮。

佇立在池塘邊上，看着戲水的白鵝，那一面楊柳如絲飄拂在黃昏垂陽裏——她的心竟然像是被冰封死了一樣的不開朗……

緩緩走出門外，在矮低的黃土牆外，她瞧見了那匹愛馬「黑水仙」。

或許是因爲寇英傑的關係，使得她對於這匹馬，特別的寄以關愛，每一次當她看着牠的時候，就會情不自禁的想到他——尤其是寇英傑與自己負氣絕裾之後，這匹馬似乎已是他們雙方之間唯一的一點牽連。

看着牠，想到了寇英傑的英姿颯爽，郭彩綾的心情更由不住陷於感情低潮！

那一邊嶺陌上，幾個農家孩子正在放風箏，草地裏飛動着無數的蜻蜓。

彩綾心情沮喪的走過去。

看着孩子們天眞無邪的樣子，她情不自禁的也沾染了一些活潑朝氣！

這是一片高出來的嶺陌，下面是大片向陽斜坡，生長着高不過人的松柏，間以碧草，野花，奇石，流水，亦是出乎意料的美！

彩綾乍見之下，由不住心神一爽，難以想像的是這塊美麗的山谷，竟像是不爲外人所知似的，目光所及，在在洋溢着那種不沾世俗的原始處女地帶的美！

郭彩綾一刹間心情開朗了許多——當下情不由己的直向着嶺下走去。

在一片花樹繚繞裏，他發現到一片小小湖泊，湖水清澈，其中游魚歷歷可數——一雙野禽由湖邊鼓翅飛起，湖面上激起了層層漪漣，一切都像是夢境那般的迷惑溫柔。

郭彩綾彷佛感覺着輕快多了，她在湖邊一塊大石頭上坐下來，彎下身掬了一握清泉，在臉上洗了個痛快，湖水清涼透澈，抹在臉上透在心裏，眞有說不出的舒暢。

就在她第二次伸手湖水中，目光觸及湖面的一刹，驀地吃了一驚！

說得清楚一點，她看見一個人……

在層層顫動，琉璃般光華的湖水面上，疊印着兩個人的影子，一個是她自己，另一個却是……

水波漸漸恢復了平靜，那個人的影子也越來越變得清楚，郭彩綾呼息也越加變得急促！

那個人——高高的個子，一身灰色長衣，先不要細論那張臉，就只是這副魁梧的身材，已使她感覺到，似曾相識，漸漸的水面完全靜止了下來，她已能清楚的看見了那張臉。

長眉，俊目——那種含蓄着深鬱固執的目神，不正是長久以來魂牽夢縈的情結所在麼？

一刹時，她就像個石頭人似的呆住了。

那個人仍然沒有移動，直直的站在那裏。

郭彩綾陡然間轉過臉來，才發覺到對方站在自己面前，近到不能再近。

「你！寇師哥！」說了這麼一句，她的臉忽然紅了，兩汪淚水再也忍俊不住，簌簌的奪眶而出。

站在她面前的那個魁梧漢子，可不就是寇英傑嗎？看上去，他像是瘦些了，英俊的面頰上，着了一層風塵顏色，閃爍的目光裏揉着人世的坎坷歷練，却仍然是那麼倔强，堅毅——

然而，這一刹，當他目注着面前的這個姑娘，想到了彼此不平凡的一番情誼，激發起的萬縷柔情，不禁使得他一時「英雄氣短」，心裏一酸，幾乎落下淚來——

「師妹——」强自作出了一副笑容，他吶吶道：「妳別來可好？」

郭彩綾看着他眼淚只是不停的淌着，却掙扎出一副尷尬的笑：「我……我很好……好……寇師哥——」

再也沒有什麼力量能够阻止住她奔放的感情，在寇英傑張開的雙臂迎接之下，她猝然把身子投了上去。

兩個人緊緊的擁抱着——

在一陣天旋地轉裏，倒了下來。

天色在這一刹，忽然昏暗下來，四野蕭然，流水無聲——

兩個熱悉的人，恣意的擁抱糾纏着！

在翠綠如茵的草地裏，抱着，喘着，滾着，掙扎着——

忽然，郭彩綾用力的推開了他，抽個冷子爬起來就跑，却爲寇英傑餓虎撲羊的由後面撲上來抱住，又倒了下來。

「不……不……」她變得那麼嬌弱無助，用力的撐着他，推着他：「我不要——寇師哥……寇師哥……」

寇師哥已經不再是彬彬有禮的君子——他是一隻狼，一頭虎。

終於，在他無比的巨力之下，彩綾默默的屈服了。

四隻火熱的唇，緊緊疊在了一起。

無邊的情淚，汩汩的由她美麗的眸子裏流出來——透過眼淚，她打量着這個人，似欣慰又似委屈——一夥心跳動得那麼厲害。

這一輩子，何曾被人這麼欺侮過——？

然而這一刹，却像是一隻小羊般的，被人家馴服了——

嚇死了，羞死了，眞恨不能有個地縫，讓自己鑽進去，只是對方這個人，偏偏就不懂得這些——

他像是變了個人似的！他好大的膽——

郭彩綾簡直阻攔不住他凌厲的攻勢，在激動的慾火焚燒裏，她再次承受了一切……

×　×　×

天終於完全黑了。

流水輕潺！

四野無聲——

當天邊第一夥小星星現身穹空的當兒，大地已着了一層初夜的寒露！

兩個熱戀的人，直直的躺在地上。

未幾，其中之一——寇英傑，翻過身子，狼也似的爬向湖邊——

映着如銀月色，在水面上找到了他幾乎失去了的魂魄，找到了他的臉，忽然，他把整個的頭埋進到水裏，讓冰冷的湖水，猛厲的刺激着他的頭腦，刺激着他已經喪失了理智熱情！

從冰涼的湖水裏收回了頭，他冷靜多了。

「天哪！」他心裏叫着：「我這是怎麼了？我都幹了些什麼呀？」

心裏忐忑不停的跳着，頭腦雖然冷靜了下來，那張臉却覺得異常的熱！

獨自個看着倒映有天上明月的湖水，他發了一陣子呆，偷偷的轉過身來——伊人赫然就在眼前。

——她痴痴的盯着他，月色下那張臉異常的白，像是哭過了，臉上却找不到悲傷的痕跡，只是那雙充滿了迷惑，驚懼，客觀的神采，向他注視着——像是要看穿了他那顆心似的。

寇英傑窘態畢露，在她那雙剪水瞳子的注視之下，簡直無所遁跡。

「小師妹！」他吶吶的道：「我錯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麼會……？」

一隻纖纖玉手撫摸在他額頭上，滑膩的纖指移下來，輕輕按在了他的唇上，阻止住他繼續說下去——接着她另一隻手伸過來，撫弄着他濕淋淋的頭髮。

含着微微的笑，她搖了一下頭——像大姐關懷頑皮的小弟弟那種神態！

寇英傑一時情不自禁，緊緊抱住了她的腰，把整個的頭埋在了她的懷裏。

郭彩綾輕輕的發出了一聲嘆息——嘆息裏，包容看過往的無限惆悵，又像是相思得償——憶及數不淸的那些撲朔迷離，驚啼雁去的落葉惆悵……而此刻，在面擁心上人，相思得償的一刹，却像是亂紅繽紛裏的秋千人呀——帶着幾許的陶醉，總像是做夢那麼的不實際，眞個是「欲語還休」！

再眞實也不過的「現實」——目睹，手觸，甚至於在「血」和「淚」的承受之後，誰又能說仍然是幻想，而不切實際？

忽然，她垂下身子，抽搐着，伏在寇英傑肩上哭了！

×　×　×

她幾乎徹夜失眠，在牀上輾轉不寧，折騰到天光透曉，鷄鳴之後，才沉沉的，擁被睡着了。

現在，日上三竿——

一片陽光射透了銀紅的窗紙，小屋裏平添了無限光采……几上那束野蓓蕾像是湊趣似的，在陽光的感染之下，忽然綻開了。

彩綾發出了一聲嬰吟，在强光刺目之下，緩緩的睜開了眼睛——

那一頭黑油油的秀髮，烏雲也似的蓬散着，雪白的肌膚，輕染着淡淡的嫣紅！

好慵散的睡姿！

伸了個老長的懶腰，她欠身坐起來，這才覺出身子骨好痠好痠，彷彿全身的骨頭都散開了似的。

面對着被陽光渲染成金黃顏色的紙窗，她沉悶悶的在思索着什麼。

忽然她的臉紅了——眞是羞死人了！

「寇英傑——你這個壞……小子……」咬了一下唇兒，她欲笑又顰的嗔着：「哼——那能就這麼的便宜了你……看我不——」

「不」幹什麼？自己也拿不準兒。

想着想着，又像是受了大委屈似的，眼圈兒一紅，晶瑩的淚珠兒，却順着腮幫子淌了下來。

本來就是嘛——平素「金枝玉葉」的身子，就是被人家無端的看上一眼，也要叫他好看，想不到却叫他就這麼輕易的佔有了！

一想到「他」的那種恣意輕狂，她簡直羞死了，嚇死了，害怕死了！

「他怎麼會這個樣呢？——他以前可不是這個樣的——看上去挺斯文的嗎？怎麼會忽然變了……？」

從揉亂了的被子裏，她支起了頭，粉淚簌簌的錯綜在臉上，小心眼兒裏，可眞像是舊小說裏所形容的那種「倒了個五味瓶兒」似的，酸甜苦辣，什麼味兒都有。

還哭個什麼勁兒，反正，是什麼都給人家了。

獨自個挺委屈的下了牀，找到了牆角昨天洗剩下來的半盆水胡亂地洗了一把臉，腦子裏亂亂的，却只是敎一個人——寇英傑的影子給佔滿了。

站下身子來，想着想着，無可奈何的搖搖頭，嘆息了一聲——不經意的，那雙眼睛可就瞧見了低懸在牀頭上的那口寶劍了。

「我這是怎麼了？怎麼……？」

看着劍，越想發些「狠」，却越是狠不起來，此一刹可眞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往素那股子揮劍躍馬，騰雨嘯風的豪氣，可眞不知到那去了。

對着鏡子理了一下散亂的頭髮，換了一身乾淨衣服，昨夜褪下的褻衣，打點了一個布包，小心的藏起來，——眞是尷尬極了。

就在這個時候，門上「篤篤」的輕叩了兩聲。

郭彩綾就像是剛由睡夢中被人驚醒似的，嚇了一跳！

「大小姐是我——三妞，」三妞的聲音：「妳起來了沒有？」

彩綾站起來，走過去開了門。

三妞一脚跨進了門坎兒，又回頭看了一眼，像是防小偷似的，趕忙又把門關上了。

彩綾看着她奇怪的道：「怎麼回事兒？」

「大小姐——那個人可又來了。」

「那個人……？」

「那個……」三妞怪緊張的樣子：「昨天我跟妳說的那個人……」

彩綾臉上一紅，心裏自是有數：「他在那裏？」

「就在外面晒麥場上，」三妞說：「他跟我說話了，說是來看大小姐妳的。」

彩綾走過去推開了窗子——

可不是，跳過了這片小小院落，心上人就站在晒場上——一襲灰色長衣，英俊但顯然消瘦了的面頰——不知道怎麼，一看見他心裏就像是了揣個小鹿般的忐忑不安，再也把持不住原有的矜持！

看着看着，她那雙眼睛裏立時放出了異采，似乎先時所有的懊喪，愧恨，羞慚，一股腦的全都拋開了。

「寇師哥——」嘴裏含糊的喚了一聲，再也忍不住，倏地奪門而出。

三妞嘴裏叫着：「大小姐，大小姐——」也跟着跑過去——可是立刻，她就停了下來。

却只見晒麥場上，這位郭大小姐同那個陌生男人，親熱的拉着手，面對面的正在說着話，那副樣子好親熱——三妞的臉忽然燒了盤，趕快把頭低下來。

鄉下女孩兒家，那裏見過這個？——心裏越是害臊，眼睛却越是由不住想着。

却見柳蔭之下，郭大小姐跟那個姓寇的肩併肩的往前面走着，談着——

一會兒，他們倆個又手牽着手的走向那匹大黑馬。

和風廣披，麥苗兒青青。

兩個戀人併着肩兒，在窄窄的田陌上走着，一忽兒他把她擠下去，一忽兒她又把他擠下去，笑着，鬧着，像小孩子那樣的玩法兒。

看着看着，三妞臉上情不自禁的綻開了笑容——由衷的傾慕，好不爲他們開心！

自從這位郭大小姐來到他們這裏，一直都關在房子裏，整日價愁鎖眉間，還不曾見她這麼開心的笑過，看着她這麼高興，三妞心裏也跟着高興，却又有一種說不出的酸溜溜感覺！

就在這個時候，一隻長滿了厚厚老繭的巴

掌，驀地搭在了她肩上。

三妞嚇了一跳，趕忙回過頭來——咳，竟是她那個瘸了一條腿的老爸爸。

「爹——」叫了一聲，她情不自禁的紅着臉，垂下頭來，一個大姑娘，偷看人家談情說愛，可眞是怪不好意思的！

老爹姓韓，却也並非生下來就是幹莊稼的，早年也算在武林裏混過些日子，吃過幾天鏢行飯，後來因故歇業，才又棄武務農，重新回老家來種莊稼來的！

是以，他的那雙眼睛還露亮，耳朵也挺够聽——

「丫頭，妳這是在幹什麼?」向外面看了一眼，韓老爹半笑不笑的：「老大不小的了，也不怕被人家看見?」

「爹——」三妞臊着臉，說道：「人家沒有嘛。」

韓老爹含着笑，點點頭：「來來，爹有話問問你！」

父女倆個進到了堂屋裏坐下來。

三妞倒上了一碗茶，道：「爹，您今兒個沒下田?」

「沒有——沒有。」韓老爺含着笑道：「今天爹有事到鎮上去了一趟，聽見了一些傳說，心裏一高興可就又回來了，爹正有事要找妳呢。」

「找我?」

「不錯，」韓老爹粗糙的手摸着下巴上的短鬍子：「爹聽見了一個好消息！」

三妞喜道：「什麼好消息?」

「咳，」韓老爹乾咳了一聲：「妳是不知道啊——鎮上人都在傳說，玉觀音——玉小姐來到了咱們這個地方了！」

「玉……小姐?」三妞翻了一下眼皮：「誰是玉小姐呀?」

「傻孩子，」韓老爹謎縫着眼睛道：「你當然不知道，嘿，提起這位姑娘來，在江湖上可是大大有名，一身本事可眞是好樣的，要是在西北道上，一提起這位姑娘來，準保連三歲的小孩都知道。」

三妞撇了一下嘴，嬌聲道：「可我就不知道，這個玉小姐是幹什麼的?她來到咱們這又爲了什麼?」

韓老爹拿起了水烟袋在裝烟，一面捻着紙煤，「噗噗」一口吹着了，「咕嚕，咕嚕」吸了一陣子，這才緩緩的道：「我這不正是要跟妳說嗎?」

三妞沒答腔。

「是這麼回事，」韓老爹慢慢的說：「這個玉小姐家是開金礦的，她爹爹就是江湖上最有名的老劍客，也是最有錢的財神老爺，人家都管他老人家叫『金大王』，他老人家姓郭叫郭白雲……」

「姓郭?」三妞一驚：「那他女兒不也姓郭了?」

「當然——」韓老爹一笑道：「妳明白了吧?」

「啊——?」三妞幾乎怔住了：「您老是說：這位郭大小姐……就是住在咱們這裏的那個……?」

韓老爹「赫赫」一笑，「突」的一口把烟管子裏的烟都給吹了出來。

「對啦！丫頭，妳這算是想明白了，一點都不錯，」韓老爹直着眼道：「住在咱們這裏的郭小姐，就是『玉觀音』玉大小姐——」

「這……?」三妞驚喜的道：「怪不得呢！她原是個有功夫的人……」

「有功夫?嘿，功夫大着呢！」

三妞笑了一下，却又平靜下來：「可是，就算她是那位玉小姐，又怎麼樣呢?」

韓老爹「哼」了一聲，道：「妳這就不知道了，金大王郭老劍客，他們家跟金沙灘風雷堡裏面的鐵海棠他們仇可大了！玉小姐這次來，八成兒就爲着這個。」

三妞想起了彩綾對金沙灘風雷堡所抱持的神態，果然有幾分相似——

當下點點頭，却奇怪的道：「他們有什麼仇?」

韓老爺嘿嘿一笑道：「玉小姐的爹就是死在鐵海棠的手裏，妳說這個仇大不大?」

三妞呆了一下，吶吶道：「原來這樣……爹，這麼一說，這位郭小姐是來找『風雷堡』裏的人報仇來的了?」

「看樣子許是不錯——」韓老爹聲音忽然放低了：「我另外還聽見一個傳說，聽說風雷堡最近防範得很緊，而且由鐵海棠出面，又邀集了很多黑道高手，風雷堡裏現在是步步埋伏，我是怕這位姑娘不知道，冒冒失失的去了，只怕難免要吃大虧，所以要妳見機行事，把話給傳過去。」

三妞鬆了一口氣道：「原來這樣，這些話我早就跟她說過了，郭小姐她也承認她會武，只是沒說出來她就是『玉觀音』罷了——」

韓老爹點點頭道：「當然，她這種身份的人，是不會輕易就洩露出來的，妳也不要去問她——」

說着他站起來向外面看了一眼，又坐下來道：「妳可知道那個來找她的人姓什麼?」

「這個——」三妞思索了一下：「好像是姓『扣』什麼來着，郭大小姐管他叫師兄！」

韓老爹頓時一怔：「寇——啊，難道他就是江湖上傳說的那個寇英傑?」

三妞奇怪的道：「誰是寇英傑?」

韓老爹道：「我聽說郭老劍客臨死以前收了徒弟，把一身武功都傳給了他，而且把女兒的終身許配給了他……難道這個人就是……」

三妞一笑道：「這是眞的?」

剛說到這裏，就聽見外面院子傳過來一陣子腳步聲，二人趕忙住口——

就聽見郭彩綾的聲音遠遠叫道：「韓姑娘在麼?」

三妞答應了一聲，趕忙站起來，過去開門——郭彩綾與她師兄「寇英傑」赫然就站在門外。

韓老爹瘸着腿走過來，抱拳笑道：「大小姐回來了——請坐—請坐——」眼睛一瞟寇英傑：「這位相公是——?」

寇英傑一笑抱拳道：「在下姓寇，老人家請了。」

「不敢，不敢，」韓老爹彎着腰：「寇先生請坐——」

彼此落座之後，彩綾含着笑道：「這位是我師兄寇英傑——大概老爹你也多少看出來了一點，我們都是練武的。」

韓老爹連口的答應着：「是是是……小老兒，對於姑娘與這位寇少俠的盛名，是久仰極了！」

三妞爲二人獻上了茶，在一邊道：「我爹剛剛還跟我說來着，說大小姐——」

韓老爹插口道：「三妞——」

三妞頓時閉着嘴不敢再往下說了。

彩綾微微一笑道：「沒關係，三妞有什麼妳就說吧！」

韓老爹乾咳了一聲，低聲笑道：「是這麼回事，小老兒因爲看見了小姐您行李裏的寶劍，又知道您姓郭，所以斗膽猜測大小姐您就是名滿西北道上的那個俠女『玉觀音』——不知道猜的對不對，大小姐，您還別見怪，多多包涵?」

彩綾看了寇英傑一眼，微笑了笑，說道：

「你倒是猜的不錯，玉觀音我可不敢當，不過，在甘涼地方上，他們倒眞是這麼稱呼我就是了！」

韓老爹「啊唷」一聲，往地上一扒，就要跟她磕頭，却被郭彩綾一伸手給攙了起來。

「老爹，可千萬不要這樣，」彩綾含笑道：「你老坐下，我們才好說話。」

韓老爹連聲應着道：「在寇少俠跟大小姐面前，那有小老兒的座位……」

寇英傑搖搖頭，道：「老人家不要客氣，請坐。」

韓老爹這才却之不恭，侷促的坐在一邊。

彩綾一笑道：「既然你知道得這麼淸楚，我也就不再瞞你，這位寇師兄新近才來，現在住在鎭上一家客棧，因爲那個地方人太雜，所以我勸他搬到你老這個地方來，不知道你們這是不是可以湊合一下，再騰出一間房子來，我們住不了幾天，也就要走，不知道?……」

韓老爹笑逐顏開的說道：「有有有，我這就叫三妞去拾掇去，就在大小姐一個院裏，行不行?」

寇英傑抱拳道：「打擾，打擾，這樣就太好了！」

三妞聆聽之下，趕忙答應着，這就去拾掇房子。

郭彩綾却取出了一小錠金子道：「我們在這裏打擾，實在不好意思，這一點小數目，還請老爹不要嫌棄，收下才好。」

韓老爹突地漲紅了臉，攏着手道：「大小姐妳這是幹什麼?快收起您的錢吧，這個錢我怎麼能要?……我這個破家有幸能够招待兩位大俠客，眞是我祖上有福，大小姐妳要是這麼一來，豈不是比罵我還厲害。」

彩綾嘆息一聲，無可奈何的把出手的金子又收了回來。

「既然你這麼說，我也就不跟你客氣了，我和我師兄也許只住上幾天就走——」

韓老爹抱拳笑道：「大小姐千萬不要這麼說——我們巴不得寇英雄與大小姐能在這裏多住上幾天，也讓我們好好招待一下……」

郭彩綾微微笑道：「你們實在太客氣了，我和師兄實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等着辦……」

韓老爹乾咳了一聲道：「大小姐不說，小老兒我也不敢提，要是寇英雄跟大小姐是想去金沙灘『風雷堡』，那這兩天可得要十分的小心了。」

彩綾與寇英傑俱都有些出乎意外，情不自禁的對看了一眼。

寇英傑不便再作神秘，一哂道：「老爹怎麼知道?」

「唉！」韓老爹苦笑道：「江湖上誰又不知道貫門『白馬山莊』與『風雷堡』的深仇大怨，郭大小姐與寇英雄現在一出現，自然小老兒也就可以猜到了。」

寇英傑抱了一下拳：「這麼說，韓老爹，對於江湖中事相當的熟悉了?」

韓老爹當然聽出了對方言下懷疑之意，當下又自嘆息一聲，苦笑道：「既承寇英雄詢問，小老兒也就不再諱言過去一切了，小老兒姓韓名霜，過去確實也算得上是個江湖武林人物，是從事鏢局子生意的……」

寇英傑抱拳道：「失敬——」

韓霜連連道：「不敢，不敢……二位大俠一定懷疑小老兒如今何以會搖身一變而成了莊稼人吧?——這件事說來話長，小老兒也就不再嘵舌了，總之……」

說到這裏，這個「韓霜」緊緊皺着他那一雙灰白的眉毛，臉上充滿了痛恨之情——

「說起來……小老兒倒是與二位大俠同仇敵愾……」他吶吶道：「這都是風雷堡裏的那羣強盜，逼迫我不得不如此……」

彩綾微微點了一下頭，說道：「關於你們家遭受風雷堡欺凌的事，三妞也曾經與我談到過……」

「那是後一半，」韓霜苦笑道：「至於他們如何迫使我傾家蕩產，關閉鏢局子的事情，却是沒有人知道——提起這件事實在是令我痛心……總之，我這個家，等於完全毀在了金沙灘這幫子土匪強盜手上，……我恨不得吃他們的肉，剝他們的皮……」

說到這裏，他身子由不住一連串的顫抖着，臉色更是一陣陣的發靑！

三妞慌不迭上前照顧他，輕輕爲他捶着背道：「爹，你看看你又生氣了，小心氣壞了身子呀！」

「不要緊……」韓霜咳嗽了幾聲，喝了一口水，喘息着，他眼睛裏噙着淚，注視着當前他傾慕的這兩個人：「今天我這條老命僥倖不死，還能活着，這是天意……每一天我都在期盼着，能够在有生之年，眼看着這一幫子喪盡天良的土匪強盜遭到報應滅亡，却反而越來越強盛……我的心都枯了！」

「爹！」三妞一面輕輕爲他捶着背：「你老還是少說幾句吧。」

「不不！」韓霜笑着道：「我一定要說……等了這麼多年，今天總算要我等着了我要見的人，我太高興了！我太高興了！」

郭彩綾甚爲感動的道：「韓老爹，你放心吧，惡人惡報，鐵海棠這些人多行不義，一定沒有好報應的。這次我們來了，絕不會輕易的就饒了他們的——不過……」

她微微皺了一下眉又道：「……這個鐵海棠本人武功太高，手下的人個個厲害，只怕一時還不能把他們全部殲滅！」

「那也不一定，」寇英傑在一旁插口道：「在我來看，他們人雖然多，眞正對我們構成威脅的却是屈指可數，只要能把鐵海棠去了，其他的人不攻自破！」

韓霜點頭道：「寇英雄說的不錯——不過，這個鐵海棠確是極不好惹，寇英雄與大小姐雖然武功極高，却也千萬不可失之於大意……尤其是這兩天，堡裏面戒備極嚴，我還聽說了一個隱秘——不知道可不可靠?」

郭彩綾忙即問道：「什麼隱秘?」

韓霜道：「小老兒那個不成材的兒子，在鎭上開了個鐵匠舖，那地方距離風雷堡不遠，爲了要打探風雷堡的隱秘，我那個兒子不惜專門做他們的生意，所以日久天長，給風雷堡底下的人建立了一些關係……昨天晚上，我那個兒子告訴我說，爲了應付當前的緊急情勢，聽說鐵海棠竟然打發了他老婆沈傲霜去請討救兵去了。」

郭彩綾冷笑道：「沈傲霜去討救兵?」

韓霜點點頭道：「我那個兒子確是這麼說的，詳細情形是不是這樣，我就不知道了。」

寇英傑微微點頭道：「你這個消息對我們很重要，如果是眞的，我倒要防他一防。」

說到這裏他由位子上站起來，向韓霜暫時告辭，當下就由三妞帶領着他們來到了他的住處，遂即自去。

郭彩綾容三妞去後，看着他道：「你怎麼忽然走了，莫非有什麼話要對我說?」

寇英傑道：「韓老爹的消息眞要是可靠的話，我們就要快一點下手了。」

郭彩綾奇怪的道：「你想到了什麼?」

「小師妹！妳難道不知道?沈傲霜如果眞的去討救兵，這個人又該是誰?」

「是誰呢?」

寇英傑微微皺了一下眉毛，略有隱憂的道：「師妹莫非忘了沈傲霜出身的師門！」

「啊——」彩綾忽然想起道：「你難道是說的枯竹庵主……那個老尼姑？」

冦英傑默默的點了點頭：「據我所知，當今天下，再也沒有比這個老尼姑更難纏的人了……如果不幸的被她說動了這個老尼姑，對於我們復仇的任務可就大大的不妙——」

郭彩綾緩緩的搖了一下頭道：「我看還不至於吧……過去聽我爹說過，這個老尼姑好像為人十分正派，生平極少管人家閑事，而且我聽說她近幾年身子不好，好像得了一種什麼怪病！」

「朽骨症！」

「不錯——是朽骨症！」彩綾奇怪的道：「咦——你怎麼知道？」

冦英傑道：「我也是聽人家說的，但是詳細情形是不是這樣，却很難說——如果傳說不確，而這個老尼姑又眞的出山，可就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

郭彩綾看着他，含有無限怯意的道：「難道以你這身本事，也會怕了她？」

冦英傑搖搖頭道：「很難說——這件事我沒有十分把握，就連鐵海棠來說，在我沒有與他正式動手以前，也不敢穩操勝算——」

微微苦笑了一下，他顯得有幾分心虛又道：「如果我義兄在這裏就好了——」

「你義兄？」

冦英傑點點頭道：「這件事我還沒來得及告訴妳，我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固然得力於先師的器重；在臨終之前賜以口訣的傳授，最主要的猶在於義兄朱空翼的督促，造就，他對我的恩情實在太大了，要不是他的細心指點，我萬萬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郭彩綾忽然心裏一動，含笑不語。

冦英傑緬懷着恩兄朱空翼的隆情厚誼，以及他的豐神奇采，一時為之神馳不已。

輕輕嘆息了一聲，他吶吶道：「我這位朱義兄，稱得上是天地間的一個傑出奇人……只可惜他遠在『黃山』歸元寺作客，否則如能抽暇來到這裏，助我一臂之力，那才是鐵海棠的死期到了！」

郭彩綾瞧着他神秘的一笑道：「說不定你這位拜兄已經來了也不一定，只是你不知道能了。」

冦英傑搖搖頭：「不可能的事——」

「就是可能！」彩綾笑咪咪的道：「我問你，你那個朱拜兄可是個啞巴？」

冦英傑陡然一驚，極為驚異的道：「妳……怎麼知道？」

「你先別問我怎麼知道，」郭彩綾慢吞吞的道：「我再問你，你這個拜兄是不是一個大個子？我看比你還要高出半個頭，生就一副魁梧相貌——是不是？」

冦英傑大是驚喜的道：「不錯——妳難道見過他了？妳怎麼知道？」

郭彩綾神秘的一笑，道：「豈止是見過……而且他還是我救命恩人呢！」

「這是怎麼回事，妳快說吧！」

彩綾這才含着微笑，把那日溪邊邂逅朱空翼與「風雷堡」一場拚殺經過，詳細的說了一遍，冦英傑聽得目瞪口呆，又驚又喜——

容得彩綾說完了這段經過之後，冦英傑笑逐顏開的道：「想不到他眞的來了，以後呢，妳可知道他在那裏？」

彩綾擺了一下手：「對不起，我可是就知道這麼多，再往下什麼都不知道了。」

說着她的臉情不自禁的紅了一下，含有責怪的眸子向着他飄了一眼，微現羞澀的道：「你這位朱拜兄知道的事情好像還眞不少，你是怎麼回事，把什麼都告訴他了，是吧？」

冦英傑怪不得勁兒的笑了笑，道：「他都跟妳說些什麼了？」

「還能說什麼？他的嘴又不得勁兒——不過——」彩綾含羞的看了他一眼：「他倒是挺向看你，看樣子是在為你作說客的。」

冦英傑窘笑了一下：「朱拜兄對我可眞是仁至義盡了——既然他已經來了，我們早晚就能見着面。」

他興奮極了，先時的一些隱憂，頓時一掃而光。

郭彩綾忽然想起一事，道：「你先不要高興，我聽三妞說，風雷堡好像這兩天正在到處搜查一個人——說是要找一個受了傷的人，莫非……？」

「哼——」冦英傑冷冷一笑：「你莫非以為那個受傷的人是朱拜兄？絕不可能！」

郭彩綾點點頭道：「這位朱兄一身功夫果然高不可測，唉——經過這一番見識，我才知道這個天底下，敢情有這麼多奇人異士，我以前實在太也孤陋寡聞了！」

冦英傑看着她微微一笑，欲言又止。

郭彩綾嗔道：「你笑什麼？」

冦英傑道：「沒有什麼……我只是想到了過去……難免不無遺憾罷了！」

郭彩綾怪不好意思的說道：「過去什麼事呀？」

冦英傑黯然笑了笑：「那一日在賽馬會上，小師妹妳鞭下無情，把我打得好慘——」

彩綾面上一紅，却喃喃道：「我知道你心裏一直都記掛着這件事，你還在恨我——我知道。」

說着她情不自禁的垂下了頭，露出了白酥酥的一截粉頸，說着說着，她的眼圈兒可就紅了！

這副模樣兒看在冦英傑眼睛裏，一時好生疼愛——對於她，他早已在第一眼看見她的時候，就已經深深的種下了愛苗——到如今，這棵小小的愛苗，早已蔚然成蔭，變成了一棵巨樹。

感情一經發展到如此地步，無疑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是以才會使得他在幾經猶豫徘徊之後，毅然的排除了心裏的疑難，勇敢的來到了她的身邊。

自此，過去種種，已不復再像往常那般的對他構成遺恨，目睹着心上人的為情憔悴，他何忍再對她加以苛責？何忍再對她有所埋怨？

斗室情深——

心上人默默對守，可以暢所欲言，愛所欲愛，彼此既是磊落胸襟，躍馬揚威的武林人物，敢愛，敢恨，似乎不比一般時下男女的拘泥，小兒作態！

不知何時，冦英傑已勇敢的把她摟到了懷裏，讓她黑而細密的一頭秀髮，野性而兼具溫順的散置在他結實而寬敞的肩頭——那柔荑纖手，已不再是恃強爭勝時握劍的那隻手了——變得那麼溫順聽話的緊緊的被他握在鐵掌裏。

臉上染佈了一片紅雲，仍然拘泥着少女的羞澀——那麼緊張那麼熱的貼在他胸上。

「你知道吧——」她呢喃的撒着嬌：「現在想起來，我還恨你呢！」

「恨我？」

「當然！」緊緊的貼着他，她小鳥依人的說：「為什麼第一次見面你不告訴我實話！」

冦英傑道：「我怎麼會知道妳就是郭大小姐？人家都管妳叫玉小姐！」

「噗哧！」一笑，仰起臉來看着他：「那怪得了誰呢，誰叫你不肯把馬賣給我呢！」

冦英傑一笑道：「妳那麼橫，那麼毫不講理，我怎麼會把馬賣給妳？再說我那時也不知道是妳——」

「你要是知道我是誰呢？」

「那——我還是不賣。」

「哼！你個壞——東西！」

輕輕的在他胸上搥了一下，揚起臉，打量着他那張俊臉，情不自禁的輕輕嘆了一聲：「那一天在賽馬會上，我打了你，你知道我回去之後，心裏有多麼難受，整整的哭了一晚！」

冦英傑一笑道：「打了人妳還哭！」

「你知道什麼，」郭彩綾呢喃着道：「人家心裏難受嘛！我也不是天生不講理的人，我心裏一直想去瞧瞧你的傷，又怕被人家笑話，所以左思右想之下，才打發了我那個跟班的去跟你道歉！」

「那有這麼好的事！」冦英傑冷笑道：「把人打够了，說一句對不起就算完了！」

「那你要人家怎麼樣嗎？」

一面說着，她坐起身子來，看着他是眞氣還是假氣？

四隻眸子對視之下，冦英傑再也繃不住，輕舒鐵腕，再次把她摟到了懷裏……

兩個人廝混了一陣子——

郭彩綾忽然把他推開，站起來走向窗前。

理着散亂了的一頭秀髮，她似笑又嗔的道：「我可不再給你胡鬧了……大白天，又在人家家裏，再說……」

冦英傑眼睛直直的盯着她，那種眼神兒，她眞怕跟他接觸——

「唉！」郭彩綾無可奈何的看着他：「你呀——我可是說眞的，你又再這麼胡鬧法子，我可是不理你了！放着正經事不幹……」

才說到這裏，冷不防又被冦英傑緊緊的抱住，彩綾用力的掙，却是施出了全身的勁力，仍然掙他不開——忽然，她一時情急，忍不住重重的在他臉上摑了一掌！

這一掌猝然使得冦英傑清醒過來，呆了呆，霍地鬆開來緊緊抱着她的雙手。

彩綾不知道自己竟然會打得這麼重，一時看看他也呆住了——

簌簌情淚，由她美麗的眼睛裏淌出來——忽然，她伏在他肩上哭了！

冦英傑輕輕的為她抹去了臉上的淚痕，恍然由夢中驚醒——

「妳說的不錯……我們還有正經事要辦……我眞是糊塗！」他苦笑着：「幸虧妳這一巴掌，把我打醒了！」

郭彩綾看着他，不禁破涕為笑，紅潤的芳頰上，沾上些淚痕，宛若芙蓉着露，更增添無限嬌媚！

冦英傑欣然一笑，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我義兄既然來了，使我增添了無比信心——看來鐵海棠一定有見於此，才打發愛妾沈傲霜前去聲討救兵……」

微微思忖了一下，他看着彩綾道：「今天晚上，我打算到風雷堡去一趟，查看一下鐵海棠這個老賊到底是在弄什麼玄虛！」

彩綾笑道：「好——我也去。」

冦英傑點點頭道：「好吧，我這就去客棧，把我的東西拿過來，咱們晚上見！」

說走就走，旋即告辭退出。

× × ×

欸乃聲中，這艘小小漁船，已來到了「金沙灘」外。

划船的舟子，向着艙裏的兩位年輕男女道：「地方到了，客人再往前可就行不通了！」

郭彩綾還要爭，冦英傑却匆匆付了船資，偕同她一併上岸。

那艘漁船匆匆掉身而去，生怕為此會惹上什麼禍害似的！

郭彩綾皺了一下眉，說道：「在這裏下船算是怎麼回事？要到『風雷堡』，還要走好些路呢！」

冦英傑道：「我們原是要探查風雷堡的防務虛實，這樣更可以看個清楚！」

夜風颼颼的吹着，一彎下弦月偏向西天！

兩個人併肩前行，心心相印，興緻極高。

前行了約有半里光景，即可看見「風雷堡」設置在「金沙灘」前一處關隘。

那裏高挑着兩盞油吊燈籠，設有一個閘門，只有屬於「風雷堡」本身的船隻，才可任意通行，其它外船，即使從關隘前經過，也都是距離遠遠的繞着過去。

這地方方圓數百里內外，即使並非江湖道上的人物，也無不識得「風雷堡」的威名，俱都知道這裏面的人是萬萬開罪不得！是以日久天長，當前這片寬闊的水域，無形中已成了專屬於「風雷堡」的一條內流水域了。

那關隘左右，一邊建有一幢石屋，自此由左右伸拉下去，設有高高的竹園子，那屬於陸地的一部份，即是「風雷堡」的重要禁地了，內裏設有重重的關卡，除本堡人以外，任何人不得隨意擅越。

夜色裏打量着這片佔地，眞是太大了，圍牆之內更有重重的山嶺樹木，距離「風雷堡」本堡所在尙還有一段距離，二人如欲直接探堡，一是由水路䖈進去，直抵「風雷堡」，正前堡壘廳大門，另一條路，也只有翻越圍牆，由陸地撲向「風雷堡」背面。

由於二人所乘坐而來的那條漁船，不敢擅自闖關，把二人中途放下來，使得他二人，眼前只有捨近求遠，勢將只得由陸上探堡之一途了。

其實，自從那一日彩綾與朱空翼一度鬧堡之後，已使得「風雷堡」裏風聲極為緊迫，水，陸兩路都特意的加了防範，無論你走那一條路，如欲接近「風雷堡」本身，都大不簡單，設非膽大心細，而又身具有非常武功之人，簡直不可能接近本堡，只怕一入禁區，就成了「待死之囚」！

自然，對於眼前的這兩個少年男女，情形或有不同，因為他二人到底各具有一身不落凡俗，極為傑出的武功，尤其是冦英傑，在潛心苦習絕技經年之後，今夜將是他「牛刀小試」的時候到了。

冦英傑首先騰身而起，縱上了一棵大樹，向着牆裏面窺伺了一下，遂即向郭彩綾打了個手勢，後者纖腴輕擰，一縷輕烟似的已拔身在圍牆之上。

他足尖方自輕輕在牆上一點，耳邊上即聽得「叮！」的一聲輕微脆響——這才注意到，原來在竹園的內側，巧妙的設有一根細細的鐵絲，鐵絲上敢情拴有一枚枚小小銀鈴！——任何人如非事先知道有此一端，即使具有一等一的輕功絕技，在你冒然登牆之一刹，也完全誤踏繩鈴，而弄出一些聲息。

郭彩綾一驚之下，遂即飛身於五丈以外，飄身落地，冦英傑情知有故，緊緊躡着她縱身過去，身子一經落地，即向她招呼着道：「快走！」

二人雖然藝高膽大，到底此行旨在探查敵人虛實，並無意打草驚蛇，自不願一上來就驚動對方。

果然，就在他二人剛要第二次騰身縱起的一刹，耳邊上響起了一聲獸喘——

一條黑影，猛地由斜刺裏竄身而起，黑暗裏顯示着這畜牲兩隻明幌幌的眼睛，一經躍出，箭矢也似的直向冦英傑咽喉上咬了過去。

彩綾還沒有看清是一條什麼玩藝兒，耳聽得背後「嗚」地一聲，一股勁風直襲背頸，敢情又來了這麼一隻。

兩隻畜牲，在驀然現身的一刹，已分別各自照顧着一人，動作之快，簡直出人想像。

雖然這樣，却也難以傷着了眼前二人。

寇英傑其實在那畜牲方自騰起的一刹問，已經看淸楚了來者是一條罕見的靑毛藏犬！

這種狗頭大身小，一身長毛，略似鬈曲，動作靈敏，齒爪尤其鋒利，較之一般常犬，眞不知厲害多少！

通常，這類靑毛藏犬，是牧羊人用來放牧羊之用，由於性情兇猛，可用以敵對狼虎，尤其厲害的是，這種犬類齒爪上生具有一種特具的毒腺，一經着物，自可分泌毒液，人畜無治，端的是厲害之極！

寇英傑一經發覺到是這類毒犬，確是不敢掉以輕心——當前這隻藏犬來得速度極快，簡直不易閃避，當下招呼一聲：「小心！」

左手輕撥，用掌背倏地摒開撲來犬隻上軀，緊跟着他身軀半側，右掌上凝具了六成內力，霍地向着這畜牲背項上運力一掌擊出。

這一掌之力，休說是血肉之軀，即是一堵靑石，也能將之擊成粉碎。

頓時，只聽得這條藏犬在一聲低鳴中，沉重的摔在了地上，當場斃命就地。

幾乎與寇英傑不差先後，郭彩綾身子霍地向前一塲，耳後的另一條藏犬，緊緊擦着她的鬢梢掠了過去。

郭彩綾趨上一步，猝然掣出長劍，寒光電閃，這一劍循着那畜牲背項，刺了個透穿，劍拔血穿，這隻狗也不過翻了個身兒，頓時一命嗚呼！

寇英傑輕叱道：「快走。」

話聲方出，又是兩條黑影，由正面貼地箭矢也似的疾竄過來，四隻閃亮的瞳子，間歇着喋喋獸喘之聲，這兩條厲犬速度像是比剛才那兩隻更疾更快，一經着眼，已雙雙騰身躍起，直向着二人面上撲來。

寇英傑早已防到了有此一手。

就在對方兩隻藏犬方自躍起的一刹，他力貫雙臂，由臂而掌，迎着二犬來勢，霍地向前一伸——看來無形，其實却眞力內具！

兩隻惡犬來得快，退得更快。

那副樣子看上去就像是撞在了一堵牆上一樣，耳聽見「碰！碰！」兩聲大响，兩條惡犬車輪般的向後一個倒滾，相繼摔落地上，雙雙頭骨片碎，死於非命！

彩綾目睹着寇英傑如此神異功力，不免大生意外，心裏既驚又喜，却也不無感傷！

寇英傑以「劈空掌」力連斃二犬之後，一拉郭彩綾道：「我們走。」

二人相繼縱起，向側面避開。

似乎是慢了一步——

就在他二人身子方自閃開的一刹，一道孔明燈光，匹練般地由暗處射過來。

緊接着，一個沙啞的嗓音大聲叫嚷着：「報！」

原來「風雷堡」佔地遼闊，屬下弟子爲數衆多，再加上各處外壇舵上弟子，幾有數萬之衆，爲恐來往不便，或有誤傷起見，是以各弟子除備有進出總壇證物腰牌之外，並傳有暗語口令，以供聯繫。

眼前對方這人顯然還不知道殺星上門，只當是本門夜行弟子，是以上來還在討索口令，待到話聲出口，對方並無回音，這才大吃了一驚——

是時寇英傑却有如神兵天降般的來到了眼前——

暗中這個人就手上燈光，方自看淸了來人寇英傑的陌生面貌，後者已力聚掌心，陡地一掌迎面擊來。

——這人大驚之下，霍地向後一仰身子，竄出了一丈四五，「吱！」的發出了一聲尖銳哨音！

不容他身子站正，吹出第二次哨音，已吃寇英傑凌厲的掌鋒砍在頸頸上。

人不比獸，再者彼此初初一見，談不上深仇大怨，寇英傑特意的手下留了些情！

饒是如此，這人却也當受不起，隨着寇英傑落下的掌勢，噗通！摔倒地上，登時閉過了氣去，手上的那盞油紙燈籠被風吹得咕嚕嚕直在地上打着轉兒——郭彩綾起上去一脚踏住，三脚兩脚的踩熄！

二人一經會合，迅速的隱身暗處，退開一旁！

耳邊上聽得四下裏响起一連串的胡哨之聲，想是剛才提燈人那聲哨音，已經產生了效果，附近崗哨立刻有了聯繫，一時間此起彼應，响作一片。

二人在一片哨音中，遁出數十丈外，翻越上一片生有翠竹的山坡。

身形方自站好，即見三四道孔明燈光，由不同的方向射出，緊緊貼着地面，在附近搜索着！

須臾，即聞得一行急促脚步聲，在一片洋溢的燈光裏，現出了一行前進的人影，爲數約在四人左右。

走在最前的一人，身披紅色長披，身材看來不高，留有一臉的繞腮鬍子，手上却執着一對南瓜大小的流星鎚，身後三人，各着勁裝，一人揹有弓箭，一人持有鋼鑼，另一人背上却揹着一個奇形怪狀的筒狀物。

四個人快迅的來到了眼前，其中一人高舉着手上的燈籠，前後左右的照着。

另一人口齒不淸的嘟囔着道：「什麼也看不見呀！我看八成兒是老崔又喝多了！」

身着紅披的那個矮子冷冷的道：「總座有令，今後值更人一律不許喝酒，誰能抗命不遵？這是誰的卡子？」

背揹大筒的那個人答道：「這是第七哨——噢！不錯，是老崔的地方。」

紅披矮個子惡聲道：「叫他過來。」

一人應了一聲，遂即啣哨，發出了一長兩短的哨音，過了一會兒，却不見回音。

那人又吹了一次仍不見回音。

矮個子皺了一下肩頭道：「這是怎麼回事？莫非崔老三他眞的喝醉了？」

揹弓的那人冷笑道：「我去瞧瞧去。」

一面說肩頭輕晃，遂即縱身而出。

寇英傑見狀，輕輕的向彩綾道：「妳去照顧他去——這四個人一個都不能放走。」

彩綾心裏也正在這麼想，聆聽之下，悄悄抽身，施展「踏雪無痕」輕功，極其輕微的已繞到了左側方，恰恰阻住了揹弓箭那漢子的正前方。

她身子方自掩好樹後，即見對方那人大步快速的來到近前——他一面走一面叫着：「老崔——老崔！」

眼前這片地方太黑，什麼也看不見。

這人摸出了火熠子「叭打！」一下子幌看了，火苗子滋滋有聲的上竄着，附近兩丈方圓內外，頓時暴現於這個光圈之內。

郭彩綾忙即把身子向後掩了一下。

這人高舉着手裏的火，忽然嘴裏「咦！」了一聲，往前走了幾步，彎下身子來查看着什麼。

彩綾循着他手中的火光照處一看，心中驚了一驚——原來地上是兩隻死狗。

這漢子乍睹之下，頓時大驚失色，咀裏「啊」一聲，趕快蹲下來——

就在這一刹，彩綾已發出了她郭氏門中的獨門暗器——「銀頭小弩」。

一股尖鋒風聲，直襲過來，那漢子霍地抬頭，這一箭不偏不停的正好射中他的咽喉結上

，「波」一聲射了個透穿！

這人就像是忽然喉嚨裏卡進了一根骨頭那般的咳了一聲，登時翻身栽倒！

郭彩綾四下張望了一下，還好沒有驚動什麼人。

當下她匆匆把這人屍身拖進到一片林子裏，却聽得那邊傳來一陣子脚步聲。

燈光揚處，現出了前面三人，正自朝這邊快步趕來。

由於這三個人來得突然，郭彩綾又未曾料到，是以雙方乍然照了個對臉。

身披紅色長披的那個矮漢，人稱「矮太歲」姓尙名魁，在「風雷堡」內任職爲巡堡第三分舵舵主，今夜正好輪着他在前面當差，却碰見了這件棘手的事情！

由於郭彩綾來得突然，「矮太歲」尙魁一怔之下，才覺出了不妙，叱道：「拿人！」

「拿人！」二字方自出口，只聽得「颼！」的一聲，一點銀星由對面少女手腕間驀地飛來！

尙魁驚慌的一個快閃，躲開了咽喉要害，却沒有躲開別的地方——

只聽得「颼！」的一聲，這一箭擦着他的腮幫子滑了過去，頓時在他那些鬍子臉上，劃下了一道血槽！

跟在尙魁身後的兩個人，乍見此情景，俱不禁嚇了一跳，手持鋼鑼的那個人，慌不迭的由腰間拔出了鑼鎚，剛要想往鑼面上敲——

猛可裏，一股尖銳風力由他背後襲到。

——這漢子方自拿起了鑼鎚，還沒來得及敲下去，陡然間身子大大的戰抖了一下，登時目瞪口張，動彈不得——

他身側另一名漢子，還來不及回身察看究竟，驀地——一條人影，電也似的疾快，只一閃，已來到了他身後！——進步欺身，右掌倏出，只一掌已擊中這漢子身後右肋「腎俞穴」上。

這人只覺得一股子奇熱攻心，登時猥地斃命！

「矮太歲」尙魁猝然發覺到後來之人，是一個長身魁偉少年，一時大驚失色——

只聽他嘴裏怒吼一聲，倏地掄起了手裏的飛流星，斗大的一團銀光，夾附着一股子疾風，忽然悠悠直向着後來長身漢子迎面飛過去。

來人——寇英傑，如何會把對方這等角色看在眼中？循着對方飛錘的來勢，輕舒猿臂，只一把，「噗！」一聲已拿住了對方流星錘的錘索！

「矮太歲」尙魁用力的向後面一拉錘鍊，那裏能移動分毫？

——就在這當口，郭彩綾已由他身後快速襲了過來，「矮太歲」尙魁情急之下，霍地躍身而起，飛起足踝，朝着彩綾臉上就踢。

只是他身子自躍起一半，即爲寇英傑帶動的錘鏈；把他又拉得摔了下來——

「噗通！」一聲，摔得還眞不輕！

郭彩綾嬌軀前探，一口寒光閃爍的長劍，矯若游龍般地挈出，只一下已搭在了尙魁頸項之上，後者雙膝一軟，「噗通！」一聲跪倒在地，一時嚇得面色慘變，全身戰抖不已！

「姑娘……不要下手……不要……」

郭彩綾「哼！」了一聲，側過臉來望向寇英傑：「怎麼處置他？」

寇英傑道：「先別殺他，我有幾句話要問問他。」

一面說他已來到了尙魁身前站定。

黑夜無燈，借着天上那彎上絃月，也只能依稀的辨別出來人是一雙模樣兒很不錯的少年男女，性命攸關，「矮太歲」尙魁，却是再也不能恃強稱狠，尤其是在利劍壓項之下，更由不住他不抖成一團。

寇英傑目光炯炯的逼視着他道：「我有幾句話要問問你，你若據實回答，我可以饒你不死，若有半句虛言，管保要你腦袋搬家！」

尙魁牙關戰抖的應了一聲：「是……請……說……」

寇英傑冷笑道：「鐵海棠可在堡裏？」

「總令……主？在在……」

「另外還有什麼人？」

「還有……還有很多人！」

寇英傑冷笑道：「我是問，另外還有什麼人？」

「這……個……」尙魁吶吶的說：「另外有一位厲……老師父……住在南院裏。」

寇英傑道：「還有誰？」

「還有……」尙魁瞪着一雙大眼睛：「今天中午……來了幾個貴賓……總令主剛才正在設筵招待……至於來的是誰，我……我就不知道了。」

郭彩綾岔口道：「沈傲霜在不在堡裏？」

「不在……夫人前天走的，還沒回來！」

彩綾道：「她上那去了？」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寇英傑點頭道：「你站起來說話。」

尙魁答應了一聲，抖顫顫的站起身來。

寇英傑冷笑道：「由這裏去你們堡裏，還有多遠？」

尙魁道：「不怎麼遠，再有一哩多路就到了。」

彩綾道：「中途一共有幾道卡子？」

「這個……」尙魁想了一想，吶吶道：「共有三十幾道暗卡……還有十二道暗哨——」

寇英傑點點頭道：「很好，就煩你頭前帶路，把我們給送到風雷堡吧！」

「矮太歲」尙魁連連點頭道：「好……」

寇英傑冷冷一笑道：「你不要以爲這是一種輕鬆的事，我的意思你應該明白，我們不打算驚動任何人，要是中途遇見了任何厮煩，你就休想再保全活命……走。」

「矮太歲」尙魁呆了一呆，無可奈何的轉過身來，却斜過眼睛看向彩綾道：「姑娘請高抬貴……手！」

郭彩綾冷哼一聲，倏地收劍入鞘。

尙魁方自覺得身上一鬆，驀地另有一股冷森森的劍氣襲向後脊樑，使得他由不住打了個寒噤，偸目一瞧，才發覺到不知何時，對方那個長身少年一隻手，已經握在了劍柄之上——那股陰森森的劍氣，正是由對方那口連鞘的長劍上溢出。

「矮太歲」尙魁雖然難以領會這種上乘的劍道，但是那種陰森森的劍氣，他却是省得的，一時心裏發寒，只得死心塌地的唯命是從，嘆息一聲，轉過身來。

寇英傑道：「且慢——」

尙魁回身道：「是。」

寇英傑冷笑道：「這附近我聽見了一些脚步聲，我要你發出哨音，告訴他們沒有事，各自歸位。」

尙魁苦笑了一下，還有什麼話說，只得照做，當下取出口笛，按照規定信號發出哨音。

寇英傑候他吹完之後，仔細的聆聽了一下，微微點頭，說道：「很好——我們現在可以走了。」

尙魁莫名其妙的看着他，實在難以想像對方怎會具有如此靈敏的聽覺——

當然，對於寇英傑那等深奧莫測的造詣，他簡直是無從想像，莫深高深，心裏儘管奇怪，却也不敢出聲詢問，懷着一腔莫可釋懷的疑團，當下轉過身來，帶領着這男女兩個要命的煞星一路向「風雷堡」接近！



寇英傑選擇尙魁頭前帶路，這一着倒眞用對了，事實證明這裏面遍佈崗哨，埋伏重重，若非尙魁親自帶路，一路小心的避過，即使再行踪小心的人，也萬萬不會不露出痕跡來！

雖然以寇英傑與郭彩綾的一身武功來說，即便沒有尙魁的帶領，也定能通過無阻，只是那麼一來，勢將驚動全堡，攪弄得天翻地覆，那樣顯然大大有違二人來此的「初衷」了。

眼前，他們穿過了一片稀疏的樹林——在一片耀眼的奇亮燈光之下，看見了正面大片巍峨的建築物。

——毫無疑問的，那就是名震當今武林黑白兩道的「風雷堡」了。

却見環繞着本堡建築物四週，設置着一連串的哨站，哨與哨之間相隔甚近，且有燈光互通，穿着一身紅衣紅帽的本堡武士，人手一口明晃晃的大刀，彼此穿梭似的對行着，即使是本堡弟子來往通行時，也都要出示特別證物之後才可放行。

「矮太歲」尙魁苦笑了一下，看着二人說道：「再往前可就行不通了，我實在也沒有辦法！」

寇英傑冷冷一笑道：「你的腰牌呢！」

尙魁怔了一下，探手摸向腰側，寇英傑循其手觸之處，一伸手，即取了過來——那是一面上尖下圓，中嵌巧妙圖案龍符的紅色竹牌，竹質本身就是極為罕見的南天山產物，再加以火烙的圖案錯綜複雜，即使存心倣效，也是極其不易！

寇英傑將腰牌揞到手中，左手輕翻，已拿住了「矮太歲」尙魁脈門，後者一時身上發麻動彈不得！

寇英傑冷笑道：「我不得不點了你的穴道，要你先老實兩個時辰，天亮以前，你穴道自會解開，不必担心！」

說着駢中食二指，遂即在他前心偏側的「日月穴」上一指點下，尙魁雙目一翻，倏地閃了過去。

寇英傑緩緩扶着他身子讓他平倒下去，然後把他抱到一個僻靜之處放好。

郭彩綾笑向他道：「你是怎麼樣打算？兩個人一個腰牌，怎麼進得去？」

寇英傑道：「我自有辦法。」

一面說，遂即由尙魁身上脫下了那襲紅色披風，自己披上，彩綾笑道：「這樣行麼？」

寇英傑道：「還得麻煩你一下，先受點委屈！」

郭彩綾道：「你想幹什麼？」

寇英傑手腕輕振，龍吟聲中，一口長劍驀地掣出劍哨，閃爍出一片藍光！

郭彩綾猝然嚇了一跳！

寇英傑一笑道：「少不得委屈妳暫時充當一下俘虜，等到混進去以後再說。」

彩綾這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當時怪不得勁兒的笑道：「你倒想的好啊——」

似乎也只有這麼一個辦法可以一試，二人經過一番妥商之後，遂即照計行事。

當時彩綾走在前面，寇英傑在後；却把一口長劍比向彩綾後背，直朝着前面一處門哨大步走來！

門上立刻顯出一番緊張，兩名紅衣持刀武士頓時交插而出，阻住了二人去勢，却有一名着灰色長衣，身揹長劍的漢子大步上前，用手勢阻住了二人來勢。

「是那一舵上的？」

灰衣漢子一面說着，却把一雙十分詫異的眸子，頻頻在二人身上轉着。

寇英傑沉聲道：「我姓冒，乃是第十七分令副令主，奉令押要犯進堡！」

灰衣漢子聆聽對方身份之後，登時臉上現出恭敬神態，雙手抱拳道：「失敬——兄弟向大元，任職陸戰令第三分舵舵主，請冒副令主見諒，因最近風聲很緊，總座交待，各外壇入堡也得按規定處理，請出示尊駕腰牌，以資徵信！」

寇英傑點點頭道：「向舵主不必客氣，這是當然應該的事情——」

一面說遂即取出腰牌遞過去，向大元接過來正反面反覆的細看了幾遍，雙手遞上道：「謝謝！」又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郭彩綾幾眼，才回身揮了一下手道：「放行！」

兩名抱刀弟子聆聽之下，左右讓開，寇英傑乃作勢手推彩綾道：「走！」

郭彩綾撇了一下嘴，不屑的看了他一眼，才大步前進。

這一步「瞞天過海」似乎極其順利就通過了。

二人步下加疾快行，前行方自來到一道迴廊當前，就聽得身後快步聲弃近，一人大聲道：「冒副令主，冒副令主請等一等！」

寇英傑心中一動，暗忖着事情不妙，立即站定回過身來。

即見方才那個向大元氣吁喘喘跑到面前。

寇英傑情知有變，却十分鎮定的道：「向舵主還有什麼事麼？」

向大元站定了脚步，傻笑了笑，說道：「倒也沒什麼，只是冒副令主你深夜進堡，要見那個？」

寇英傑心裏一愣，冷冷的道：「自然是面參總座！」

向大元道：「既然這樣，副令主還要煩請回去一趟，補上一份公事，容得兄弟着人請示之後，才能放行！」

寇英傑冷笑道：「那有這麼麻煩？」

向大元嘿嘿笑着，那雙眼睛珠子，充滿了色情，只管上上下下來回的，在郭彩綾身上轉着——

「這也是沒法子的事——公事嘛！」一面說着，他伸手指了一下彩綾道：「這個小妞兒模樣兒長的還眞不賴——嘻嘻……按規定，她也得要塡上一份報表！」

寇英傑在他說話時，目光早已留意了四下情形，發覺到不曾有人經過，眼前正是下手時機，當下向前逼近一步，手中劍往側面一偏，一股劍氣襲向對方面門——向大元頓時打了個寒顫，却已吃寇英傑掌中長劍指在心窩！

「咦——這……這是怎麼回事？」向大元一時神色大變：「冒副令主你……？」

「沒什麼！」寇英傑冷冷一笑道：「只怪你管的事太多了。」

向大元睁大眼睛：「難道你不是……？」

寇英傑冷笑一聲：「我什麼都不是——」

向大元剛想抽身後退，郭彩綾猛然進身，突地駢指點出，正中他「日月穴」上，前者鼻子裏「吭！」一聲，頓時雙目翻白，全身像是一團棉花般的萎縮了下來。

寇英傑不待他身子倒下來，探手一挾，已把他挾了起來，左面一轉，把他掩身於迴廊之下，這個地方最安全，絕不愁被別人發覺。

打發了向大元之後，寇英傑收劍入鞘，二人大大方方的向前走了一段路，轉了幾個彎，換了另一個方向，才發覺到這「風雷堡」裏好大地勢，較之「白馬山莊」有過之而無不及！

鐵海棠無疑是武林中近年發跡的一個「暴發戶」，處處顯示着暴發姿態，是以這座「風雷堡」裝扮得堆金砌玉，在在炫耀着暴發豪富的強橫模樣，觸目所及，但只見雕樑畫棟，碧瓦美簷，尤其引人的是正中那座大廳，一溜十數根柱子，都漆成黃金顏色，燈光下燦若金猷，端的是十足氣派！

（未完）